# 武俠世界

司馬洛是——

一位作風新潮的現代奇俠，在馬戲團長大，使他學會了千變萬化的十八般武藝，貧寒出身祇有使他更富於仁俠心腸，對於金錢雖不特別愛好，也不討厭的，但最愛好的還是冒險，因此他的一生也是充滿奇行………

$2.00

928

## ◀編　後　話▶

「艷俠」傳奇故事：「劍氣美人恩」是今期特選之巨型小說，本故事銜接上篇「風雨斷腸情」情節發展，內容更見緊湊精奇，充滿蕩氣迴腸之感，纏綿悱惻，感人肺腑。是篇爲本故事集第四個故事，看過以上三集者，不可不看，未看過者，更不宜錯過。

＊＊＊　　＊＊＊　　＊＊＊

高皋先生之俠情中篇「狂飈」，故事發展接近尾聲，高潮迭起，黑白二道高手讙湧，楊金台調來大批官兵，把阿爾山鎮包圍得水洩不通，欲一網打盡黑白二道高手，且看十三把刀怎樣應付這場龍虎大惡鬥．下期有交代。

＊＊＊　　＊＊＊　　＊＊＊

「春秋筆」今期繼續刋出，故事情節奇峯突出，出人意表，楚小楓搗毁百花莊後，率領一衆羣雄，找到獨山玉塲，展開一場驚天動地的大混戰，風雲變色，精彩異常。

＊＊＊　　＊＊＊　　＊＊＊

「生死有命．富貴由天」，下期巨型小說是本刋獨家專刋的鐵拐俠盜故事「死期未到」。這是一個充滿懸疑性的神秘故事，情節發展波譎雲詭，令人無從忖測。誠然，人類本來就是爲了求生存而來到這個世界上，但偏偏有人千方百計去求死，無奈冥冥中有主宰，「死期未到」……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 | | |
|---|---|---|
| 港九連郵： | 半年港幣$ | 50.00 |
| | 一年港幣$ | 98.00 |
| 澳門．台灣： | 半年港幣$ | 58.00 |
| | 一年港幣$ | 114.00 |
| 外埠連郵： | 半年港幣$ | 71.00 |
| | 一年港幣$ | 140.00 |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 武俠世界

第92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艷俠」傳奇故事之四

蕭逸·文
盧令·圖

# 劍氣美人恩

## 雪中送炭　義結良朋

春雨霏霏，桃花片片——

柳英奇帶着無比沉重的心情，來到了郭飛鴻所居住的「宏安客棧」，時間已是黃昏日落時份。

宏安客棧內的一個夥計毛七，正端着一碗藥湯，向後面行去，柳英奇忙上前叫道：「喂！夥計！」

毛七站住怔了一下道：「客官是住店麼？」

柳英奇搖了搖頭道：「我是來找一個姓郭的朋友的，他住在那裏？」

毛七眨了一下眼睛道：「郭——你老是找郭大爺吧！我正要給他送藥去呢！」

柳英奇呆了一呆道：「他病了？」

夥計毛七咳了一聲，道：「這位爺也眞怪，昨天已能下地，說是今天要走，不知是怎麼回事，睡了一覺，今天竟又躺下了，好傢伙，這一次可眞病得不輕，全身滾燙，都燒糊塗了，嘴裏亂說糊話，我們老板可嚇壞了，招呼着我給他弄藥，要是再不退燒，還得馬上去請大夫。」

說罷，把手裏的藥碗，往柳英奇手裏一塞，咧嘴笑道：「大爺，你是他朋友，你來了那是再好也沒有了。」

柳英奇皺了一下眉，心說我可眞來着了，當時點了點頭道：「郭大爺住在那一間房裏，你領我去。」

毛七用手指了一下道：「呶！就是那一間，你老先去，我給你取茶去。」

柳英奇冷冷一笑，遂舉步向着夥計指處大步行去，才來到門前，就聽得室內有人沉聲喚道：「毛七！毛七！」

柳英奇推門而入，只覺得房中充滿濃重的藥味，靠窗的高榻上，那位不可一世的奇俠郭飛鴻，正側身睡臥着，柳英奇把藥放下，看了這間房間，十分簡陋，總共就是一張木床一張八仙桌，和兩條榆木板櫈，他就在櫈子上坐了下來。

郭飛鴻頭也不回地，冷冷笑道：「你放心，我死不了，怎麼，怕我不給你們錢麼？」呻吟了一聲，又道：「你給我擰一條冷手巾來，我身上燒得很厲害。」

柳英奇站起來，見桌上紅木盆裏，泡着四五塊布巾，就過去擰了一條，送到了郭飛鴻面前。

郭飛鴻閉着眼睛，翻過身來，柳英奇由不吃了一驚，只見他面紅如火，果然燒得很厲害，當時就把濕手巾輕輕壓在他前額上，嘆道：「郭兄，你病勢要緊麼？」

郭飛鴻驀地一震，睜開了眸子，「哦！」了一聲道：「你……你不是柳……」

柳英奇擺擺手道：「郭兄，你不必多說，我正是柳英奇，只是請放心，今日我不是來與你爲敵的，我是……咳！想不到你病勢如此沉重。」

郭飛鴻奇怪的道：「你怎會知道我住在這裏？」

說罷作勢要坐起來，柳英奇按着他道：「你千萬不要誤會，我只是來看望你的病情。」

郭飛鴻在床上點點頭，甚爲感動的道：「我不過是受了些風寒，一二日也就好了，何勞柳兄探望？」

柳英奇皺了一下眉，道：「我看你病勢不輕——先吃下這碗藥再說。」

隨即回身把桌上藥碗端起，然後扶着郭飛鴻坐起來，郭飛鴻點了點頭，把藥汁服下。

柳英奇又慢慢的扶他睡下去，郭飛鴻苦笑道：「我與柳兄，素昧生平，怎好如此。」

才說到此，柳英奇打斷了他的話，微笑道：「海內存知已，天涯若比隣，飛鴻兄，那一日在蔣霸之事，尚請不要介懷才好。」

郭飛鴻微微嘆息了一聲，道：「只要柳兄不介意，我那會放在心上——」

柳英奇又看了他胸前的傷，不由俊眉微皺，郭飛鴻嘆了一聲道：「這是我無意之間跌傷的，柳兄不要見笑。」

柳英奇明知究竟，却也沒有說破，只頷首道：「我身邊有家師所賜的刀傷藥，甚爲靈驗，我爲你上一些也就好了，只是使用前，須先以紫籐汁洗濯，才可化去血膿毒腫，你等一等，我去去就來！」

郭飛鴻要阻止，柳英奇已推門而去，郭飛鴻不由呆了呆，暗想莫非我爲雲思佳所傷之事，他已經知道了，再一想又似乎不可能，雲思佳是何等性情之人，怎會把這件事告訴他呢？至於柳英奇爲何如此熱忱，則更令他大爲不解！

想到此，內心甚覺愧疚，只覺得平日受郝柳英奇如此恩惠，心中實在不安。

他本已大有起色，只是心念雲思佳，思前想後，傷感不勝，偏偏傷處未經妥善處理，受了些風寒，店內照顧又差，才致於潰爛惡化，一夜之間，竟自大發，臥床不起，旅邸病倒，益發倍感凄涼，柳英奇這時來到，老實說他也實在無法拒絕對方的一片好意。

在床上他感傷了一陣，久等柳英奇不回，不覺沉沉睡去。

當他再次醒過來時，房中已多了一盞燈，柳英奇正自蹲地煎熬着甚麼，郭飛鴻只覺身上其熱如焚，口中低吟了一聲道：「柳兄，請給我一點水，我要水。」

柳英奇忙站起來，把他扶起，然後用燈照了照他的臉，皺了皺眉，郭飛鴻吶吶的道：「柳兄……怎麼敢當？」

柳英奇搖了搖頭，不發一語，他先餵郭飛鴻喝了幾口水，才輕聲道：「你胸前傷勢太重，再不去毒，可就難治了。」

郭飛鴻點了點頭，啞聲道：「一切只有麻煩柳兄了……」

他說完這幾句話，雙目微閉，出息極重，柳英奇嘆了一聲，說道：「我見市上紫籐太乾枯，恐怕藥力不够，所以，親自上山找了一些，不想躭誤了這麼久，眞對不起——」

說到此，燈光之下，郭飛鴻面色這一剎時，竟透出紫色，柳英奇不由大吃一驚，忙叫道：「郭兄，郭兄！你！」

郭飛鴻忽地開目，道：「雲思佳——妳好狠心。」

說完竟又沉沉睡去，柳英奇呆了一呆，嘆了一聲，他知道郭飛鴻這時已是燒糊

塗了，因而口不擇言，也許把自己當成了雲思佳亦未可知。

他望着郭飛鴻苦笑了笑，暗想此人對於雲思佳，似有很深的情意，否則何以竟連雲思佳的寶劍也是不避，以身試劍，果眞如此，他之痴情，也委實令人感動。

轉念至此，他不禁又想到了自己，那雲思佳對於自己，又何曾有一些情感，只一見面，非罵即躲，從無甚麼好臉色，此女之絕情，也眞是少見，只是她那冰冷絕艷的高華氣質，却令人神魂顚倒，她愈是無情，自己也更是捨不下她了。

想着想着，柳英奇嘆息了一聲，望着床上躺着的郭飛鴻，不免生出了一些同情之感。

當下試了試他的熱，不敢再多躭擱，他就關上了窗門，先把熬好巳將冷却的藥汁與棉花移到床前，然後小心翼翼的把郭飛鴻傷處解開。

只見郭飛鴻傷處，巳呈現紫色，傷口周圍巳潰爛發炎，週身燙得怕人，柳英奇咬了咬牙更覺得雲思佳下手之狠毒無情。

他小心地用棉花浸滿了紫籐汁水，把郭飛鴻整個傷處洗淨，費了半天的時間，才把一些膿血洗滌清潔，然後他由身邊取出一個小晶瓶，把師傅的刀傷靈藥，爲郭飛鴻上了整整半瓶多，等到包紮完畢，一切就緒，巳是夜深時候。

柳英奇再摸了摸飛鴻的額頭，似乎巳退了些熱，郭飛鴻只微微的睜了一下眼睛，便又於不知不覺中沉沉的睡去。

在燈下，柳英奇細細打量着郭飛鴻，心中生出了一些感嘆，他本來多少對郭飛鴻心懷一些敵意，可是這份敵意，在半日的相處時間裏，竟然消失了不少。

他慢慢站起身子，推開了窗戶，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忖思着郭飛鴻和雲思佳若是能成爲夫妻，倒也是郎才女貌，一對美眷，自己又何必介於其間苦苦不放，只是，那一日在湖邊，曾見楚青青與他，似乎也有些情誼，這就令人不解了，如果郭飛鴻是一個欺騙感情的風流情種，未免太委屈了雲思佳，自己不能就此任由他欺騙下去。

想到此，回身望了郭飛鴻一眼，心中這時眞是苦一陣，酸一陣，他關上了窗，方要坐下來，無意間却看見郭飛鴻枕邊有一方硯石，石質光潤，似非凡品，爲恐跌下來打碎了，就伸出手拿起來，目光掃處，忽然發現硯上有「思佳」兩個小字，不由心中一動，凑近眼前細看了看。

那是一方黑玉古硯，由石質上看來，似乎極爲名貴，入手冰寒透骨，柳英奇見其上右左右刻有兩行字句爲：「勸君惜時」「莫負光陰」，翻過來，又有一行新刻的小字，柳英奇這時一顆心跳動得甚是厲害，他本不該偷窺別人私物，可是這時却忍不住不看。

那行新刻的小字，經細看才知是：「乙丑年仲秋佳妹持贈，於病床」等字樣。

看到此，柳英奇止不住打了一個冷戰，爲之呆住了。

他拿着這方硯石，呆坐了甚久，只覺雙目裏酸酸地，幾乎要滴下淚來。

站起身來，他推開窗戶，望着室外的夜空，半天，他才轉回身，把這方硯石小心翼翼地又放回到郭飛鴻枕下，自忖道：「雲思佳，妳原來早巳和郭飛鴻定情於先，妳瞞得我好苦！妳又何必不告訴我？」

心中忖着，簡直好比當頭傾下了一盆冷水，頻頻苦笑不巳……

當空陡起一個閃電響了幾聲悶雷，不知何時，又嘩嘩的落雨下來，柳英奇忽然站起來，自語道：「忘了她吧！我來得太晚了！」

想着又望了郭飛鴻，閃爍的燈光，映着他那張英俊的臉，看來他似乎不要緊了，柳英奇眞想不聲不響的就此離去，可是一種義心阻止着他，使他不得不留下來，他務必要等到郭飛鴻痊癒之後才能離開，忽然，他想到了自身一件事情，這件事，他本來是猶豫不定，這一刹時，他竟然有勇氣決定了。

繼而，他心胸也似乎開朗了許多，他變得堅定了許多，他覺得那一天找郭飛鴻無理的打鬥，是一件多麼幼稚的事情！

想到這裏，只覺得臉上一陣發熱，再回過頭來看郭飛鴻，更有一種說不出的歉然之感，而對方那張英俊正直的臉，在他眼裏也變得益發可親了。

× × ×

在蛇形劍柳英奇耐心照顧下，郭飛鴻的傷勢，大有起色，不過是三天的光景，郭飛鴻巳可下地行走，對於柳英奇這麼一位古道熱腸，心存俠義的陌生友人，郭飛鴻內心眞是一百二十萬分的感謝。

反過來，柳英奇對於郭飛鴻，竟然巳完全改了觀念，他是抱着一種懺悔的心情來照料郭飛鴻的，只是三日來他却很少與郭飛鴻交談，彼此默默的相處着。

這一夜，郭飛鴻在燈下看了一卷書，覺得心中很是沉悶，他放下書本，長嘆了一聲，柳英奇正閉目假寐，聞聲開目道：「怎麼，覺得那裏不舒服嗎？」

郭飛鴻望着柳英奇笑了笑道：「柳兄你不要誤會，我只是心裏煩，這幾天要不是你，我眞——」

柳英奇由榻上翻身而起，一笑道：「還說這些作甚，只要你好了，就行了，甚麼事也別放在心裏。」

郭飛鴻點了點頭，遂不多言。

蛇形劍柳英奇忽然道：「郭兄，你傷癒之後，打算上那裏去？」

郭飛鴻一笑道：「浪跡天涯，四海爲家！」他說罷，面上浮起了一片凄慘的笑容，他腦子裏還放不下雲思佳，只是這話，却又不便與柳英奇說。

柳英奇聞言後，目光炯炯的注視着郭飛鴻，良久才嘆了一聲道：「實在說，郭兄，我是多麼的羡慕，比起我來，你該是幸福的了！」

郭飛鴻怔了一下，冷冷一笑，道：「你何必又打趣我！」

柳英奇面色微紅，有些吶吶的道：「能得到雲姑娘關懷的人，怎不幸福。」

郭飛鴻鼻中哼了一聲，垂下眼皮道：「這能說關懷嗎？哈——」

他幾乎有些憤怒了，接着慘笑道：「這件事以後不要提了，柳兄，你看我身上的傷，這傷並不是我摔傷的，而是——」

說到止，咬了咬牙，哼了一聲，不再言語。



他本想雲思佳的辣手無情，可是那夜雲思佳來此，雖是短暫的相晤，可是那種溫馨親密，却巳足足令他陶醉，那種感覺，使他無法對雲思佳作無情的斷語。

柳英奇點了點頭道：「郭兄爲雲思佳所傷之事，雲姑娘巳對我說過了！」

郭飛鴻「哦」一聲，柳英奇接下去道：「就是我來此，也是雲姑娘所托，她對你是心懷深情！你千萬不要錯怪了她！」

轉過身來，柳英奇推開了窗，目視夜空，冷笑了笑，又接道：「所以我說你是幸福的人！」

郭飛鴻驀地坐直了身子，道：「這是眞的？你……你怎不早告訴我？」

柳英奇苦笑道：「現在也不晚！」

突然回過了身子，劍眉微軒，道：「鴻飛兄，過去是我錯了，現在才知道一個人愛一個人，是怎麼也不能勉强的，過去我誤會你是一個朝秦暮楚的登徒子，可是現在，我想我錯了，你可以原諒我吧？」

他說完，伸出了一隻手，目光炯炯的看着郭飛鴻，郭飛鴻呆了一呆，才伸出手來握住了他那隻誠摯的手掌。

柳英奇朗笑了一聲，顯得很高興，又似有些凄涼的說道：「好了，我總算心安了！」

郭飛鴻劍眉未舒道：「柳兄，我欽佩你這種度量，郭某絕非是你所想的那種人。」說到此，搖了搖頭苦笑道：「至於我與雲思佳之間……」

他本想說出自己與她之間的關係，可是話到口邊又復忍住了，微微嘆了一聲，吶吶道：「英奇兄，我們之間，只怕都有難言的苦衷，今後到底如何，尚難預料，你知道，她是一個倔强的女子……」

柳英奇點了點頭，慨然道：「一個潔身自愛，永遠不落凡俗的女人！」接着，他重重地在桌上拍了一下，狂笑了一聲道：「郭兄弟，老實說，我剛才看見她給你的那塊硯台，整個心都碎了，可是現在，又說不出的爲你們高興，你們兩個若能結合，才是理想的一對，你比我强多了！」

郭飛鴻冷笑一聲，道：「你都看過了我的東西！」

柳英奇面色微紅道：「我情不自禁，兄弟，這樣也好，我也就死了心了，我也好放了心辦我的事……」

郭飛鴻看了他的臉，注目道：「莫非柳兄眼前有什麼爲難之事不成？」

柳英奇哂然一笑，搖搖頭道：「沒有，沒有，不過一點小事有待辦理罷了！」

郭飛鴻歉然道：「這幾日也實在是拖累你了。」

柳英奇一笑道：「這又算什麼，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現在你傷勢好了，我的責任也完了，更爲此交了你這個朋友，豈不是一件快慰之事麼！郭兄，你好好的養息，也許三四天就痊癒了，那時候，也許我們還能同一程路，我有事要到淮安去一趟！」

郭飛鴻似乎發覺柳英奇今天有點不對，說話有些顚三倒四，他似乎有一件心事盤據心中。

郭飛鴻不由暗暗地留下了心，他知道要想問是問不出個名堂來的，自己這數日來，承他忘寢廢食的照顧，才能轉危爲安，正是大恩待報，如果能爲他化解了這件盤據在內心的難事，也算多少報答他一份情誼，如此豈不是好？

這麼想來，郭飛鴻遂不再言語，柳英奇忽地想起一事，道：「你休息一下，我還要上藥舖給你配藥去！」

郭飛鴻正要勸阻，柳英奇巳推門而出。他走後，郭飛鴻不禁又興起了一番傷感，暗忖那雲思佳此刻也不知如何了，她既然托付柳英奇來看顧自己，想必巳離此他去了，今後自己再想找她，看來實是萬難了。

想到此，不由喃喃自語道：「恩師，你把愛女終身托付於我，看來是大錯特錯了！」

忽然，他聽見門外傳來一陣輕微的聲音。

雖是傷病之中，他的聽覺仍然是極爲靈敏，立時他就可以斷定出來，有一個人輕步向着這間房門掩來。

這個突然的發現，使他由不住吃了一驚，暗忖：莫非是柳英奇回來了？他又爲何要如此？

想到此，有意裝成半睡的模樣，微微閉上了眸子，靜觀發展。

那是一種凝神提氣的輕步，如非有郭飛鴻那麼高的武功造詣，是絕對聽不出來的，現在他幾乎可以斷定，那人巳立在了門前。

郭飛鴻微微運集眞力，貫之右臂，只要一旦發現不對，這一掌，可制對方於死地。

果然在他有了這種決定之時，那扇風門，竟然無風自開，發出了輕輕的「吱！」一聲。

門開後，久久不見有人進來，床上的郭飛鴻仍然是不動聲色，他身子倚在床欄上，裝成睡着的模樣，几上一盞油燈，被風吹得閃閃欲熄，室內顯得時明時暗。

就在這個時候，一團黑色的影子，像是一個幽靈也似的，驀的飄了進來。

這人身子落地後向牆上一貼，郭飛鴻才看清了來人那副樣子，不由暗吃了一驚，眞想不到，世界上竟然會有如此醜陋之人。

只見這人生就不滿四尺的身材，一顆大頭，足有巴斗那麼大，其上亂髮如草，色呈灰白，一根根都似刺蝟也似倒立着。

這人身上穿着一件皂色的長衣，長可及地，包裹着他那矮小的身軀，看起來有些個不倫不類，然而這個人，郭飛鴻却不能輕視他，由他那雙突出的瞳子看去，此人曾是一個身懷奇技的武林高手。

郭飛鴻表面上是紋風不動，可是，暗地裏此人一舉一動全在目中，他奇怪是對於這個人陌生得很，他來此又是什麼用意呢？

這怪人向郭飛鴻身上望了一眼，似乎有些驚異，一雙瞳子又在柳英奇那張空榻上望了望，顯得有些失望，遂見他面上帶出一絲冷笑舉步向着郭飛鴻身邊走來。

這種情形之下，郭飛鴻不再保持沉默了，就在這怪人即將靠近床邊時，他猛然張開了瞳子道：「什麼人？」

大頭怪客頓時一呆，突地站住身子，他那雙突出如珠的瞳子逼視着郭飛鴻，沉

沉一笑，道：「很好，你醒了，小朋友，你不要怕，你身上有傷，我不會怎麼樣對你，我只問你幾句話就走！」

郭飛鴻冷笑道：「深更半夜，我與你素昧生平，你有什麼事問我？」

大頭怪客陰森一笑道：「我是來找一個姓柳的，小朋友你可認得他？他叫柳英奇！」

郭飛鴻心中一震，當時冷笑道：「我不認識什麼姓柳的，你找錯地方了！」

大頭老人呆了一呆，面色驟變，搖了一下大頭道：「不可能，他必定住在這裏，你不要騙我！」

郭飛鴻坐正了身子，點了點頭道：「不錯，他是住在這裏，只是今晨有事出去了……」

老人點頭，道：「好，他什麼時候回來？」

郭飛鴻搖了搖頭道：「這個就不清楚了，也許一兩天，也許就此而去，就不回來了。」

大頭老人冷笑了一聲道：「好吧，他回來之後，就煩你轉告他一聲，三日後我在東城薛家祠堂等他，過了子時我就不等了！」

說到此，這醜怪的大頭老人，仰天一陣大笑。

這聲大笑，有如是當空一個霹靂，猛可裏把郭飛鴻嚇了一跳，大頭老人笑聲一住，含着十分悲悽，接道：「他要是不去，我也不再來找他，那時候我要廣發武林帖，請出幾個好朋友來評斷一下過去的一段是非，那時只怕他臉上不大好看呢！」

郭飛鴻怔了一下，道：「足下貴姓，大名是——？」

大頭老人冷笑道：「我姓雷，你只一提他就知道了！」

說到這裏，似乎有些悵悵地嘆了一聲，轉身一縱，已沒於黑暗之中，郭飛鴻本還想問他幾句，可是沒想到他走得這麼快，不禁甚是納罕。

大頭老人身子方縱出不久，風門再敞，柳英奇面色蒼白的匆匆進來，郭飛鴻驚聲道：「柳兄！」

柳英奇一指按唇，微噓了一聲，忙自把門關上，然後側耳聽了聽，等到確定沒有異狀之後，這才嘆了一聲，道：「那人是什麼時候來的？」

郭飛鴻道：「來了不久！」

柳英奇放下藥，神色很是黯然，過了一會兒，冷冷一笑道：「很好，我原本也要去找他，現在他既然找來了，就更好不過！」

說着，忽然「啊呀！」一聲，匆匆跑到床邊翻了翻，厥狀倉皇已極，口中連連道：「糟了！糟了！」

郭飛鴻奇道：「你找什麼？」

柳英奇站直了身子，細想了想，又在身邊摸了一下，才神色緩和的一笑道：「還好！還好！」

郭飛鴻不禁大是奇怪，但對方不明說，自己也不好細問，當時只是奇怪的望着對方，柳英奇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道：「郭兄，你不要見笑，唉！我眞是太沉不住氣了，其實這件事也沒有什麼好怕的！」言至此，又嘆息了一聲，道：「這一天，我早就應該想到的！」他似乎早已想到了有此一天。

郭飛鴻忍不住問道：「這人是誰？找你又爲了什麼？」

柳英奇定了定神，微嘆道：「此人姓雷名三多，人稱『黑羽』，又有人呼其爲『黑鷹』，是一個身懷絕技，難以應付的怪人。」

郭飛鴻皺了一下眉，冷笑道：「既是武林中高人，午夜來此刺探，未免太不漂亮了！」

柳英奇搖了搖頭，苦笑道：「郭兄，你錯怪他了，此人雖是貌相兇惡，可是內心並不是一個很壞的人，他來這裏，並非是想暗害我，而是——」

「是想什麼？」

「而是——」柳英奇嘆了一聲，冷笑道：「是想盜取一樣東西！」

郭飛鴻嘆了一聲道：「我想你們之間，必定有一件隱秘的往事，柳兄如不便說，我也不問就是！」

柳英奇搖了搖頭，道：「也沒有什麼不能講的，只是我知道得太少……先師一去世，就更莫測究竟了！」

郭飛鴻注目道：「令師莫非已……」

柳英奇點了點頭道：「是的！已經去世了，只是此事那雷三多也許還不知道！」說到這裏，柳英奇忽然問道：「那雷三多可曾留下什麼話麼？」

郭飛鴻點頭道：「三日後在東城薛家祠堂等你，午夜不至，他就自行離去！」

柳英奇冷笑道：「很好！」

郭飛鴻微微冷笑道：「他還說，如果至時你不到，他將要廣發武林帖，向你質問一段是非。」

柳英奇一聲狂笑道：「這麼說，我是非要見他不可了！」

旋即嘆了一聲，把買來的藥，倒在藥罐裏，微微一笑道：「三天時間還長，那時我想你身子應該復原了，我也沒有別的事，正好與他作一個了斷。」

郭飛鴻咬牙道：「柳兄對我恩重如山，三日後我自信身體可以復原了，這雷三多你就交與我來對付好了！」

柳英奇冷冷一笑道：「此事與你無關，郭兄你又何必插手！」

郭飛鴻尚要說話，柳英奇却冷然又道：「郭兄好意，我心領了，這件事你如出面，是非黑白就更說不清了，那時雷三多將更有說詞，笑我無能了！」

他說完，把藥罐裏滲上了水，然後置於小火爐上慢慢地煎熬，他一面用扇子煽着小火爐，一面有所感慨的道：「我是一個自幼喪父離母，孤苦無依的孤兒，如非恩師收留我，傳授我了這身本事，也許今天早已餓死在家鄉漢水江邊——」

他咬了一下牙，吶吶的又道：「所以說，我的一生蒙受恩師至多，現在就算他老人家死了，也沒有什麼好埋怨的——」

言罷，他又苦笑了笑，有些諱莫如深的味兒，過了一會兒，他把熬好的藥，斟出了一碗，送到了郭飛鴻面前，道：「吃了吧！」

郭飛鴻接過碗，慢慢的把藥服下去，柳英奇却走到了窗前，默默無聲的向窗外望着。



窗外月色朦朧，幾株青竹，在夜風裏悉悉瑟瑟的戰抖着，這客棧裏，還有人在吹着笛子，裊裊的笛音，益發使人平增一份傷感。

柳英奇回過身來，乾笑了一聲道：「我生平個性孤僻，故此從未交過什麼朋友，如果有，郭兄你是第一人了！」

郭飛鴻甚爲感動的笑了笑，他對這個年輕人，越來越具好感，而他一生所喜愛的就是如同柳英奇這種肝胆相照的人，他忽然覺得在某一方面，這柳英奇和鳳陽府的楚秋陽有些類似，起碼他們都有一顆赤誠的心，和勇於助人的豪情。想到這裏，他嘆了一聲道：「在鳳陽府我結識了一個至友名楚秋陽，此人是一個仗義輕財的豪爽漢子，此番事了，我三人如能結爲金蘭之好豈不是好？」

柳英奇不由一喜，道：「你說的是小孟嘗楚秋陽？此人我久仰得很，只是無緣識荆，哦！太好了，只是此事要待我會過雷三多之後——」

言方至此，床上的郭飛鴻突然劍眉一皺道：「有人——」

柳英奇也已驚覺，當時面色一變，只見他冷冷一笑，道：「我去去就來！」

話落右手一按窗沿整個身子就像一隻大狸貓也似的竄了出去，身子一落入院中，果見茅草的屋頂上，伏着一個人影。

那人似乎驀然發現有人出來，也似甚是吃驚，在屋頂上使了一式「金鯉倒竄波」，嗖，一聲，已竄出了三數丈以外，緊接着一長身，又拔上了另一處屋簷之上。

柳英奇本料是黑羽雷三多，可是這時由背影上看去並不像，心中大異，冷冷一笑，一個殺腰，已撲了上去。

簷上人影，身子再次倒仰，又竄出了丈許以外，前面是一堵圍牆，這人竟自騰身而過。

可是，柳英奇仍尾隨着追了過來，口中輕笑着：「相好的，你慢走一步！」

雙臂一振，也騰過了圍牆，眼前是一道溪水，溪水一頭却是一片密密的竹林。

柳英奇生恐這人遁入竹林，當時足下加勁，用「燕子三抄水」的上乘絕技，身子一連三個起落，已趕到了這人身後，右掌向下一沉，夾着一股勁風。直向着這人背上擊去。

夜行人身子向前一栽，身形至爲輕靈，只見他雙手一張，已把身子划到了一邊，接着合手向外一分，反向着柳英奇腋下一掌拍來。

柳英奇冷笑道：「好厲害！」

口中說着，左手向前一托，他本意是想把對方身子逼得右傾，然後用重手法傷他，可是來人並非那麼易欺，他那伸出的手不避反迎，手掌向後一扣，只聽得「拍！」一聲，兩隻手掌貼在了一塊兒。

柳英奇只覺得對方那隻手竟是柔若無骨，在滑潤的肌膚下，却透出一股無比的勁道。

柳英奇這一個感覺，立時使他驚覺出對方竟是一個女人，因爲男人絕不可能有這麼柔滑的肌膚，這一發現，頓時使得他臉上一紅，借着對方的手勁，身子向外一閃，同時口中叱道：「妳是誰？」

夜行人口中嬌聲喘着，說道：「要你管！」

說時，她身子向前一欺，雙掌齊出，直向柳英奇雙肩上按來。

柳英奇後退一步，用「二柳分楊」的手法，分開了對方雙腕，由於距離甚近，他看出了對方是一個身材頗高的姑娘。

這姑娘頭上紮着一襲黑色的薄絲巾，彎彎地一雙柳眉，一對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柳英奇看在眼中，只覺得極爲眼熟，偏偏一時記不起是在那裏見過。

有了這一層顧慮，柳英奇自是不便再下殺手，而對方那個大眼睛姑娘，也似沒有興趣打下去，她閃了個身，叱道：「失陪！」

嬌軀一彎，箭也似的竄了起來。

柳英奇一聲冷笑道：「休走！」

身形微挺，跟踪而起，二人一前一後，刹時之間，已馳出了里許以外，接近竹林，柳英奇生恐入林遁失，奮身縱上，一聲朗笑道：「姑娘休走，柳某得罪了！」

雙掌向外一探，向着少女肩上就搭。

長身少女似旋風也似的一個猛轉，月光之下，只見她柳眉倒豎，杏眼圓睜，不退反迎，駢二指，直向着柳英奇咽喉上點來。

柳英奇暗吃一驚，想不到對方手法如此厲害，連忙後退了數尺，口中道：「姑娘住手！」

少女收手退身，一雙眸子在月光下益發顯得明媚，她望着柳英奇冷冷的道：「你這個人眞是怪事，苦苦的追着我幹什麼？我莫非怕了你不成？」

柳英奇冷笑了一聲道：「姑娘夜半三更隱伏在我房上鬼鬼祟祟，意欲何爲？」

抖了抖肩膀，又接道：「姑娘如沒有一個合理的答覆，恕我要強留芳駕了！」

少女面上似有些訕訕地，她鼻中哼了一聲：「這也不關你的事……」

柳英奇怔了一下道：「怎麼不關我的事……？」

長身少女一雙瞳子，骨碌碌的在他身上一轉，冷哼了一聲，扭身就去，柳英奇一上步正要出手，少女已似先知，霍地又轉身來叱道：「你還要怎麼樣？」

柳英奇抱拳凌聲道：「請姑娘說明來意，否則恕不能放行！」

少女咬了一下咀唇道：「我偏不說，你要怎麼樣？」

說時右腕一翻，已把背後一口長劍撤了出來，秀眉一剔，冷笑道：「你如果再不知進退，可就怪不得我劍下無情！」

劍一撤，轉身又走。

柳英奇暗笑了笑，足下墊步，「呼！」一掌向着少女背上打去。

長身少女這一次是眞怒了，一聲嬌叱，霍地轉身，掌中劍「長蛇吐信」分心就刺，柳英奇納腹吸胸，如隨風飄絮似地蕩至一邊。

少女身形再進，掌中劍「怒劍狂花」帶起了一天的劍影，向着柳英奇雙肩前胸三處地方猛砍過來！

這一次勢劍厲害，柳英奇被逼得踉跟退身，幾乎跌倒在地，這才知道對方姑娘劍招厲害，他不禁暗恨自己來時匆匆，竟然忘記携帶兵刃，空手對敵，尚可制勝，此刻對方撤出了兵刃，自己就非敵手了。

長身少女一連兩招，迫得柳英奇無法立足，不由胆勢大壯，嬌軀連閃，第三招「秋茶遍野」，正要揮出，柳英奇身子倏地騰起，一雙鐵拳，夾着兩股勁風，直向少女側肋上搗去！

少女身子一個側滾，嘩啦！一聲，翻出了丈許以外，她似乎沒有戀戰之意，身子翻滾之間，來至一旁，劍交左手，獰聲道：「我對你巳是忍了再忍，你可不要再逼我！」

邊說邊自喘息不巳，柳英奇呆了一呆，道：「姑娘午夜來訪，必有原因，如不明說，請恕仍難放行！」

這長身少女一雙瞳子，睜得又大又圓，嬌哼一聲，說道：「我又不是賊，我不過是——」

說到這裏忽然頓住，顯得有些難以啓齒，跺了一下脚，掉頭又走，柳英奇嘿嘿一笑道：「姑娘不說明，我是絕不放你走的！」

身子倏地騰起，隨後疾追，眼看着前行少女，巳快到竹林旁邊，柳英奇情急之下，正要奮力騰身，忽見少女右肩一沉，不由心中一驚，果然那姑娘嬌軀一個翻仰，口中一聲叱道：「着！」

黑夜裏，但見兩點銀星，分左右疾飛而來。

柳英奇身子一個挪移，方自躲過，不意眼前銀光一閃，第三枚寒星又到，耳聞那少女一聲叱道：「右閃！」

柳英奇驚怒之下，只疑少女故佈疑陣，偏偏向左一閃，但聽少女一聲驚呼，他只覺得左肋下一陣刺痛，已爲暗器打中。

暗器中身發出了「波！」地一聲，好似打中不深，只受了些皮肉之傷，柳英奇身子落下來，有些個莫明其妙，這時那姑娘巳投身林內，杳然無踪。

柳英奇自忖追之不上，楞了楞，只得悵然而返。

在歸途中，他用手摸了摸傷處，似中有一支小鏢，雖是傷得不重，却也不便隨便處置，當時匆匆趕回客棧，越牆而入。

郭飛鴻見他進來，不由吃了一驚道：「你受傷了？」

柳英奇搖頭說：「一點小傷，不算什麼！」

說時他走到燈下，細看了看，一隻菱形的小銀鏢，深插肋內，不由吃了一驚，暗異既入肉如此深，怎地不覺疼痛，豈非怪事？

想着信手把那一鏢拔起，這一拔，才知道鏢頭原來嵌陷在一物之上，柳英奇探手一摸，口中「哦！」了一聲，遂由懷內取出一隻鑲滿了珠串的女子綉鞋，那一鏢無巧不巧，正中在鞋底上幾乎貫穿而過。

柳英奇面色微變，牙關緊咬，好似十分心痛模樣，冷笑了一聲道：「好一個賊人！」

郭飛鴻見他懷內藏有一隻女人的綉鞋，心中也甚是詫異，只是望着他發楞，柳英奇這時面色微微一紅，忙把那隻鞋收入懷內。

郭飛鴻裝着沒有看見，問道：「那人你追到了沒有？是一個什麼樣人？」

柳英奇隨便在傷處上了點藥，只不過是極輕微的一點破傷，聞言劍眉一軒道：「是一個年紀很輕的姑娘，追是追到了，却又爲她逃了——」

郭飛鴻微異道：「這姑娘可曾說過什麼沒有？」

柳英奇想了想，道：「奇怪……我一定見過她，她是誰呢？」說着，反覆的看着那隻小銀鏢，郭飛鴻見狀忽然心中一動道：「柳兄把暗器給我看看！」

柳英奇遞過來，道：「這姑娘並沒有惡意，只是她又爲什麼來呢？奇怪！」

郭飛鴻接過鏢來，略爲一看，不由道：「柳兄不必費解，這姑娘不是外人！」

柳英奇忙問：「你莫非認識她？」

郭飛鴻微微一笑，頷首道：「此女乃是我方才與你所說的那個小孟嘗楚秋陽的妹子，名叫楚青青，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奇女子！」

柳英奇「哦！」一聲道：「難怪我看她如此面熟，這就是了，那一日在洪澤湖上與你泛舟共遊的不就是她麼？」

郭飛鴻俊臉微紅，點了點頭道：「不錯，正是她！」

說着把銀鏢丟還，柳英奇接回手內，又細看了看，發現鏢尾上，果然有一個圓形的印記，其上有一個「楚」字，心知郭飛鴻說得不錯，當時鼻中哼了一聲，一面收鏢於懷，一面道：「有一天，我要再會一會這位女俠客，面謝她這一鏢之恩！」

郭飛鴻搖頭道：「柳兄弟，你千萬不可以，此女並非是壞人，這一鏢她亦絕非是有心要傷你！」

柳英奇忽然記起，那楚青青發鏢之後，曾招呼過自己向右面躲閃，只怪自己疑心，才會中鏢，如此看來，這位姑娘果然對於自己是心存仁厚了。

當時止不住面色也微微浮出了一些紅來，郭飛鴻看在眼中，忽然心中一動，當下道：「柳兄以爲這位姑娘人品如何？」

柳英奇搖了搖頭說：「初識一面，不便置評！」

郭飛鴻想到了楚青青昔日一段溫情，內心不免有一些感慨，只是他知道，自己是無論如何不能動這份感情的，否則誤人罪莫大焉！

想到此，就問柳英奇：「你當眞要去鳳陽府會會這位姑娘麼？」

柳英奇點了點頭，道：「我要還她這支鏢，就便還要領教她銀鏢特技，否則怎能心服？」

郭飛鴻淺淺一笑道：「那就太好了，我尚有一封書信托交楚秋陽，就便煩你帶去了！」

柳英奇隨口答應了一聲，就脫下了外衣，不想衣襟方啓，那隻綉鞋又落了下來，他忙自拾起，偏頭一看郭飛鴻，苦笑了笑道：「郭兄，你奇怪吧！」

郭飛鴻含有幾分同情的望着他道：「這必是那雷三多要找的東西了！」

他甚至於藉着這隻綉鞋，可以猜想出柳英奇的一段悲傷身世的大概！

果然柳英奇面上浮起了一片悲淒之色，他那雙深沉的眼睛無力的看着郭飛鴻道：「你說得不錯，那雷三多，就是要找這件東西，至於他爲什麼要，我却不知道了！」

郭飛鴻坐正了身子，吶吶問道：「這隻鞋是你……」

柳英奇苦笑道：「是我母親的……」

郭飛鴻微微一怔，柳英奇望着他冷然道：「你當然不明白，其實我也不明白，我只知道，我師父臨終時，把這隻鞋交給我，說我母親臨去時交與他老人家的，叫他轉交與我，將來用以爲我母子相見時的證物！」

郭飛鴻奇怪的問：「這又與雷三多有何關係？」

柳英奇納悶的搖了搖頭，慘然道：「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雷三多和我師父，昔日乃是同門師兄弟，至於他們後來怎麼成仇，我也不明白，就這一點，也是恩師臨終時才告訴我的……」頓了頓，他又接道：「我師父還告訴我這隻鞋內秘藏着地址，可以找到我的母親……」

「……至於我母親既仍在世，爲何不來見我，又爲什麼把這隻鞋交給師父，我都不清楚，我只知道我父親早巳死了，我是孤兒，是恩師把我撫養長大的……」

說到此處，他那雙虎目內，巳蘊滿了熱淚，郭飛鴻安慰他道：「這都是過去的事了，你也不必再多想，眼前既有這件信物可以找到令堂，倒事一件好事，你不可放過這個機會！」

柳英奇點了點頭，長嘆一聲道：「這是我的一件大心願，我師父故世時，要我妥收此鞋，尤其要防雷師叔偸竊，這一點我眞是不明白……」說着頻頻嘆息不巳，旋又道：「我想其中必有道理，也許那一天，雷三多能告訴我……」

他冷笑了一聲，來回的在室內走着，不時發出嘆息之聲，忽然立定脚步，又恨恨的道：「我只知道，雷三多是我師父的大仇人，可能是他逼走了我的母親，我那恩師晚年更是時常嘆息，可憐他沒有過一天好日子，那時我巳下了決心，有一天我必要手刃雷三多以謝他老人家養育之恩，可是奇怪的是師父却又不要我這麼作。」

「這都是爲了什麼？」

「爲什麼？」

他重重地在桌子擂了一拳，發出了「砰」！地一聲，郭飛鴻勸道：「早晚你會明白的，睡吧！」

柳英奇長嘆了一聲，冷冷一笑道：「三天之後，我與雷三多會面之時，也就是我與他分出生死的時候，他如不殺我，我就殺他！」

郭飛鴻微微一笑，他胸有成竹的道：「你不會死的！」

柳英奇冷冷道：「這也不一定，那雷三多在梅嶺被困經年，聽師父說，巳練成了絕世奇功，我只怕還不是他的對手！不過，如其叫我這麼糊塗的活下去，還不如叫我死了的好，我眞活膩了！」

郭飛鴻冷冷的道：「你不要忘記，令師交與你的任務，你還要找尋你的母親，否則你就是不孝！」

柳英奇面色微變，悲淒的道：「什麼孝不孝，她都能二十多年不要我這個兒子，把我寄養在師父家裏……我又何必苦苦尋她做什麼？」

說到此，熱淚滾滾而下，全身瑟瑟戰抖，悲憤巳極，郭飛鴻嘆了一聲道：「坐下來吧，你太激動了，你可曾想到，也許令堂有難言之隱，天下豈有不愛自己兒子的母親？這其中必有道理，有一天你見到了你母親，也許你會明白這原因的！」

柳英奇忽然以手掩面，號啕痛哭了起來，郭飛鴻慢慢下床，拍了拍他道：「不要傷心了，你要想開一點，睡吧，咱們明天再談，我想令堂既有此鞋交你，並有地址在內，這就不難找到，這件事我願意帮助你！」

柳英奇住聲，點頭道：「郭兄，我只有你這個朋友，這件事我只有托你了！」言罷，忽然自懷內取出了那隻綉鞋，交與郭飛鴻道：「這隻鞋暫請爲我收着！」

郭飛鴻一驚道：「這是爲何？」

柳英奇冷冷的道：「三日後我去會雷三多，要是活着回來，你再還我，否則就請你代我找尋我那可憐的母親了，你務必要答應我……好麼？」

郭飛鴻呆了呆，不禁也有些黯然，當時把鞋接過來，苦笑道：「我一定答應你就是，不過你放心，你是不會死的！」

柳英奇不由面上浮起了一層欣悅，他緊緊握住郭飛鴻的手道：「飛鴻！萬一……我柳英奇來世犬馬必報，你是我生生世世的大恩人了！」

郭飛鴻道：「別多想了，睡吧！」

## 反臉成仇　掌擊雙捺

夜色朦朧，四野蕭然——

一叢柏樹遮住了斜照的月光，在黑沉的祠堂上空，幾隻蝙蝠翩翩的低掠着，平張的翅膀就像飄舞在空中的海棠葉子。

「蛇形劍」柳英奇在子時前來到了這

裏，他抬頭認了認那塊正門上懸着的描金大銅匾，不錯，正是「薛家祠堂」，然後他雙手推開了低矮的欄柵，邁步進入。

他內心，此刻感覺到異常的平靜，生死二字對於他來說已不算是一回事，既然郭飛鴻已答應他，在他不幸身死之後，繼續他的志願去找尋母親，他已沒有什麼再值得牽掛了。

鵠立在一尊石獅旁邊的雷三多，忽然發現了柳英奇，不由冷森森的笑道：「很好，你踐約來了，是吧？」

柳英奇站定了身子，抱拳道：「幸會，幸會！」

月光下，美者益美，醜者更醜，柳英奇之英俊，雷三多之奇醜，顯然構成了強烈的對比。

大頭矮軀，亂髮如蓬，雷三多確實是夠醜的，當他目睹着柳英奇的從容鎮定，內心更是興起了無比的憤怒。

狂笑了一聲，雷三多點了點頭道：「小伙子，這件事是和你沒有什麼關係的，昔日你雖帮助你那無義的師父，百般的折磨我，可是我都能原諒你，因爲那也許並不是你的本意……

「現在你師父既然死了，我也可以不必與你過份計較，這些年以來，我對事情看開得多了！」

柳英奇微哂道：「我只是踐約而來，至於先師與你過去的經過我並不清楚，也不想多問，雷三多，你看着辦吧，你要想動手，我也奉陪，要是變了心不想再動手，那更好，我撥頭就走，怎麼樣，我全聽你一句話！」

雷三多發出了像夜貓子似的一聲狂笑，搖幌了一下那怪狀的身子，道：「小夥子，你眞會說話，每一句我都聽見了，成，眞有你的！」

柳英奇怒聲道：「什麼意思？」

雷三多咳了一聲道：「什麼意思？我們打開窗子說亮話，別再裝糊塗，姓柳的，我現在只問你要一樣東西，你給了我就沒事，一了百了！」

「什麼東西？」

「一隻女人的珍珠綉鞋！」雷三多上前一步，目光炯然地道：「這東西一定在你手裏！」

柳英奇冷冷一笑道：「你怎麼知道在我手裏？誰告訴你的？」

雷三多冷森森的道：「我當然知道，這是我自己的秘密，你就別問了，現在就是這句話，你把這隻鞋交出來，咱們怎麼說都好！」

柳英奇沉聲說道：「要是我不交給你呢？」

雷三多躍前一步，雙掌一分，直向柳英奇雙肩上抓了下來，柳英奇眞沒想到這傢伙打架就揪辮子，一時暗吃了一驚，身軀向下一矮，雙掌反向雷三多膝上托去！

雷三多怒叱一聲：「小雜種！」

雙手迎着向下一壓，四隻手抓在了一起，柳英奇頓時覺出由對方掌心裏透出極大的內力，有如是一股洪流一般，向自己五內逼了進來，止不住一陣心旌搖動，這才知道厲害。

他知道雷三多這種功力，名喚「五行眞氣」，所謂「五行」，乃是指的心肝胃脾腎五種內臟，由此而生的內力，也是旨在傷對方的內臟，端的是厲害無比。

柳英奇大意之下，險些就此受了傷，還算他見機得早，當時慌不迭的一個倒翻，滾出了丈許以外。

在碎石道上，他身子又一連五六個滾翻，總算把透入他體內的力道散出了體外，待他重新立定之後，已是面色蒼白，心旌搖蕩不已。

雷三多呆了呆，怪聲道：「好小子，算你機靈，可是你逃不過的，還是乖乖把東西交出來吧！」

柳英奇一聲厲吼，猛地騰身撲了上去，雙手是排山運掌直向着雷三多前胸襲去，後者發出了一聲怪笑，那矮小的身子屈伸之間，已由柳英奇頭上掠了過來。

好快的身法，就在這矮老頭身子甫一落地當兒，他左右手同時進招，一上一下向柳英奇「靈台」，「關元」兩處穴道上按去。

柳英奇一個旋身，怒叱一聲：「好。」雙掌相交，發出了「波！」一聲悶响，雷三多身子一震，說了聲：「好小子！」

另一方面的柳英奇，却止不住一連退了三四步，一時只覺得雙腕奇痠，彷彿腕筋都斷了一般。

他定了定神，才吐氣出聲，右手一領，把背後的「蛇形劍」撤了出來。

雷三多嘿嘿一笑道：「小夥子，你不行就是不行，動傢伙也是一樣！」

柳英奇最是聽不進這種話，他狂嘯了一聲，身到手到劍到，劍光一閃，蛇形劍「巧點天燈」，直向雷三多咽喉上點去。

雷三多口中冷冷一哼，點足退身，可是柳英奇這一手「定海伏波」一發就是三式，確有神出鬼沒之妙，雷三多身子不及退開，只聽見劍尖上發出兩聲極清脆的龍吟聲響。

霍然間，雷三多就覺得左右耳下同時生風，柳英奇這一招是「點中元，掛兩肩」，雷三多輕敵之下，右面的衣衫，竟爲劃了尺把長的一道大口子，雖然沒有傷着了肉身，却也嚇得他一身冷汗。

雷三多情急一個倒仰，有如半空秋千，翻出了丈許遠，身子一落地，這老兒雙手在長衫下一個交叉，已掣出了一對銀色的圈子。

這兵刃並非是「乾坤圈」，更不是「離魂子母圈」，倒有幾分與「五行輪」相似，整個的圈身，生有半圈倒刺，都有小指般粗細，伸出來有兩三寸長短。

柳英奇身形一個猛撲，來到了雷三多身前，掌中劍正要第二次攻上去，雷三多一聲斷喝道：「且慢！」

這聲斷喝，嚇了柳英奇一跳，他頓時立住了勢子道：「老頭兒，有何見教？」

雷三多把手中的兩個圈「噹！」碰了一下，鋼圈上的顫顫銀光，倒映着他那張憤恨的臉，他說：「柳英奇，老夫再給你最後一次機會，把那隻綉鞋拿出來給我，否則我就手下無情了！」

柳英奇橫劍道：「誰要你手下留情？快進招。」

雷三多冷冷的道：「這又何苦，那隻鞋，對你絲毫沒有用，對我，却是意義深厚！」



柳英奇怔了一下，冷然道：「你簡直是一派胡言，慢說這隻鞋不在我這裏，就是在我也不能給你。」

雷三多大聲怒喝，道：「爲什麼？你說！」

柳英奇一個字一個字的說道：「因爲它是我母親的，我母親的鞋，我怎能隨便給你？你——」

雷三多驀地臉色大變，抖動了一下道：「什麼？你說什麼？」

柳英奇冷笑道：「那隻綉鞋是我母親留交給我的，與你有什麼相干？」

雷三多身子一幌，「噗通！」坐了下來，他口中喃喃自語的道：「任寶玲是你母親……？」

柳英奇吃了一驚，他想奇怪，他竟知道母親的名字，當時癡癡的問：「你如何知道？」

雷三多「噹！」一聲扔下了圈子，雙手用力的抓着亂草也似的頭髮，口中怪聲笑道：「天……這是從何說起……這是從何說起，他們竟然連兒子都有了……」

柳英奇身子一越而前，厲聲道：「你在亂說些什麼？」

雷三多赫赫一笑，他緩緩抬起頭來，只見他涙流滿腮，牙關緊咬，道：「摩雲劍柳鶴，是你父親了？」

柳英奇一呆道：「你休要信口雌黃，他老人家乃是我的恩師……」

雷三多一聲狂笑，道：「孩子，這是一個天大的秘密，連我都有些糊塗了，你受騙了……那柳鶴不僅是你師父，他還是你的爸爸！」

柳英奇怒吼了聲：「胡說！」

他身子又復向前一撳，掌中劍劈頭蓋頂猛然砍了下去，雷三多順手操起地上的鋼圈，隨便一架，「噹！」一聲架開了對方的劍，口中冷笑道：「你竟是不知道，這太可笑了……」

柳英奇一時呆住了，他這一刹時身子抖得厲害，雷三多的話，似乎不是空穴來風，他不禁有一些感到迷惑了。

柳英奇眸子張得極大，忽然他像瘋子也似的撲上去，怒劍如同狂風暴雨一般，向着雷三多身子砍去，可是每一劍都爲雷三多那一對畸形的兵刃架在了一邊。

這矮老頭兒一面迎駕着，一面怪聲笑道：「傻小子，你不要發怒，你聽我說了你就明白了……天呀！我眞沒有想到，你——你會是他們的兒子！」

柳英奇退身向外一跳，把蛇形劍向地上一挿，手指着雷三多道：「你說……你說清楚一點，要不然我誓不與你干休！」

雷三多這時笑中帶哭，那副樣子簡直就像是一個瘋子一般，他狂笑說道：「小子，你要聽麼？好！好！我就告訴你，你聽了以後就知道了！」

說着，又丟下了兵刃，兩隻手交替着在臉上亂抹着，一面道：「這是很久的事了……小子，那時候，柳鶴和你那無恥的母親以及我，同在我父親『排雲翅』雷坤門下爲徒——」

柳英奇身形一震，後退了一步。

雷三多慢慢站了身子，赫赫一笑，道：「你現在知道了吧，說起來我還是你師叔。」

柳英奇點了點頭，說道：「你和我師父同門學藝我知道，只是我母親的事我不清楚！」

雷三多嘿嘿一笑道：「我說的句句實言，如有一字虛假，天誅地滅！」

柳英奇咬緊牙關道：「你說！」

雷三多又在臉上抹了一把，道：「柳鶴長我三歲居長，我居次，任寶玲最小是小師妹，我三人同室習武，我父親對我他二人和我沒有什麼分別，武功傳授一視同仁，絕無半點藏私，因此，他二人武功都不在我之下……可恨，他二人必是那時候就已有了私情了……」

言至此，咧開了大嘴，似哭似笑的又號了兩聲，慘笑道：「我父親因見小師妹秀外慧中，故此爲我與她訂下婚事……」

說到這裏，柳英奇不由大吃一驚，他面色變得慘白，打了一個戰抖道：「你說什麼？」

雷三多冷冷一笑道：「我父親竟是看錯了，婚後半月，我父親去世，就在出殯的當夜，我妻——也就是你母親，竟然跟着那忘恩負義的師兄私奔了……」

錯齒出聲，抬頭看了柳英奇一眼，又道：「——這都是你父母作的事……小子你聽着，他二人私奔後，在四川青城山另築香巢，嘿嘿……當時我心中的滋味是何等的難受？有一天……」

他瞇起了光燦的一雙眸子，頻頻冷笑道：「……那是一個陰雨霏霏的日子，我終於找到了他們兩個……」

柳英奇已如同一具呆偶似地，立在當地動彈不得，他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憤怒與羞辱，如非他想多知道一點，當時眞恨不能上前一劍結果了對方的性命。

「你那無恥的父母，非但沒有歉意，却與我定了端午之約，地點就是梅嶺！

「那一天端午節我去了，小子，你那無恥的父母，竟然早已設下了陷阱，我中計了！」

說到此，雷三多咧開巨口，「唬唬！」有聲的喘了兩聲，接道：「此後的事情，你也知道，在那個地方，我一直被困到今天，如非是那個好心的小姑娘吹開了陣門，至今我仍困在那裏，只怕永世也出不來了。

「小子，這個仇你說能不報麼？

「你怎麼不說話呀？」

接着，這雷三多發出了連聲的怪笑，繼續說道：「他們兩人以後也分開了，那是因爲江湖上人人恥笑他們，人人要得而誅之……

「大概就是因爲這個原因，所以柳鶴才冒稱是你的師父，他沒有臉告訴你，因爲你是他們私生的孽種……哈！哈。」

柳英奇呆瞪着瞳子，他聽進了雷三多的每一個字，可是他竟然沒有反應。

雷三多嘿嘿笑了幾聲，又接道：「我出來之後，發誓要尋仇，可是你父親已死，你母親涙跡無踪，可是我知道那一隻鞋，在你這裏……

「有了這隻鞋，我就能找到任寶玲，我要把這生平的積恨清一清，這是我畢生僅有的一點願望！」

「那隻鞋是在我這裏！」柳英奇冷冷一笑，說：「可是我已藏在另一個地方，

並且我不能給你！」

雷三多瞪目道：「爲什麼?」

柳英奇說：「只因爲她是我母親！」

雷三多怔了一下，桀桀怪笑道：「莫非你不相信我說的話是眞的?」

柳英奇抬頭看着當空的一輪明月，暗暗忖道：「果眞這雷三多所言是實，我柳英奇尚有何面目見人?」

然而從那一方面來說，自己也不能把母親那隻綉鞋給他，讓他循踪去殺害自己的母親。

他絕不相信母親是這種人，更不相信師父柳鶴會作出這種事情來，可是雷三多言之鑿鑿，豈能不信?

柳英奇左思右想了一陣子，轉望雷三多冷笑了一聲，道：「那隻綉鞋我絕對不會給你，你死了這條心……」

雷三多怪笑了一聲，雙輪驀地擧了起來，惡狠狠的道：「那我就殺了你——」

雙輪由上而下，猛地揮了下來，柳英奇用劍一撥，飄向一邊，口中叱道：「住手！」

雷三多狂笑道：「我就是殺了你這個小孽種，也是應該的，接招！」

說着身子一竄，雙輪齊下，有如泰山壓頂一般的又打了下來，柳英奇蛇形劍一翻，蕩開了雷三多的右輪，可是左面輪子，却似墜空的流星一般，滑空而下，柳英奇此刻心情，痛羞恨怒兼而有之，一顆心幾乎破碎，那裏還有心與他搏戰?

而，雷三多這種厲害的殺手，他也實在是無法招架，身軀向外一縱，只聽見「哧」一聲，左腿褲管竟爲雷三多輪上鋼刺，劃開了半尺許長的一道口子。

柳英奇一個踉蹌，退出了三尺以外。

雷三多大吼道：「我非劈了你這小子不可！」

身子再次一撲，雙輪在空中「噹」地一磕，正要猛擊了下來，柳英奇一聲朗笑道：「住手！」

雷三多終於又收輪，嘿嘿笑道：「你還有什麼好說的?」

柳英奇嘆一聲道：「我目前沒有興趣與你再打下去，我可以告訴你，果眞這事情是眞實的，由我母親口中說出來，我會橫劍自刎，現在，我還不想死！」

雷三多森森一笑道：「你這條命現在已不操在你手中，而是由我當家了，我要你死，小子，你動手吧！」

柳英奇冷冷一笑道：「好吧！你一定要打，我就奉陪，你也未必準贏！」

雷三多怪笑道：「殺了你這個孽種也算出了我一口怨氣，你就算是代你那老子死也不寃枉！」

說着一上步，正要揮輪打下去，當空一聲冷叱道：「住手！」

二人都止不住吃了一驚，這荒凉的野祠，竟然還會有第三人在此不成?這可就眞是怪了。

在他二人目光一齊抬望之時，一條白色的影子，自祠堂後瓦背之上，燕子也似的掠了下來。

來人現身之後，雷三多才看出，是一個微顯清瘦，長身俊秀的青年，這個人，他記得在客棧內見過，他就是臥病在床的那個人。

柳英奇注目訝然道：「咦！飛鴻……你怎麼來了?」

雷三多面色一沉道：「這人是誰?」

郭飛鴻冷然道：「雷老頭，你要的東西，在我這裏，你看是這個不是?」

隨卽探手入懷，摸出了珍珠綉鞋，在空中幌了幌，雷三多怔了一下，翻目喜道：「不錯，快給我！」

說着，竟自騰身撲來，柳英奇在一邊大驚道：「不能給他！」

郭飛鴻身子屈伸之間，雷三多已撲了個空，甚至於冷眼注視的柳英奇也沒有看清楚他這身法是怎麼個施展法的！

雷三多身子一翻，二次又待撲過去，郭飛鴻已冷笑道：「且慢！」

手指着雷三多，接道：「你要這隻鞋也可以，只是有一點，你要勝過了我這雙肉掌！」

雷三多白牙交錯道：「你是誰?干你什麼事，小輩，我雷三多輪下不死無名之輩！」

郭飛鴻抱拳一拱，寒面道：「在下郭飛鴻！」

雷三多陡然一驚，道：「啊……你就是鳳陽府來的那個郭飛鴻?」

郭飛鴻倒沒有想到自己名聲居然如此之大，不由甚爲驚訝，當時點了點頭道：「不錯！」

雷三多桀桀笑道：「久仰，久仰，郭少俠插足我們之間，意欲何爲?雷某並非是易欺之人，再說此事與你無涉，你要三思而行。」

郭飛鴻苦笑道：「此事我已聽了個大概，如果屬實，你老處境固堪同情，但是我這位兄弟，却更是無辜，上代的仇恨，與他應是無關……

「非但無關！」郭飛鴻接下去又道：「我這位柳兄弟更較你痛苦幾分，雷老兄，你不必逼人過甚！」

雷三多瞳子怒凸道：「放屁，這件事那有你這小輩說話餘地，你快快把綉鞋獻上，退開一旁，否則我這對『九齒輪』下可要送你命歸西天！」

郭飛鴻微微一笑，道：「你如非要如此，也就只好得罪了！」

這時柳英奇突然一步上前，冷冷的道：「郭兄，請你退出這是非之事，我來對付他！」

郭飛鴻一聲朗笑道：「天下人管天下事，雷老頭如此執迷不悟，我豈能不管，柳兄，你退開一旁，暫作壁上觀好了！」

柳英奇嘆了一聲道：「我知你武功高玄，可是究竟傷癒不久，這老頭兒武功頗是了得……」

雷三多這時滿頭亂髮，根根直立，在旁聞得此言，連聲怪笑不已，那一對「九齒輪」碰得叮噹直響，怒叱道：「不錯！先殺了這姓郭的小子也是一樣！」

他身子猛地向前一襲，已到了郭飛鴻身邊，「九齒輪」霍地一推，一上一下直向郭飛鴻前胸搗來。

郭飛鴻雙袖向外一分，兩袖有如是一雙捲起的白龍，袖風至處，雷三多身子由不住幌了一下，一雙九齒輪不知如何，竟然打了個空，再看郭飛鴻，依然立在原地，像是沒事人兒一般。



黑羽雷三多也是一個老江湖了，尤其是一雙眼睛慣於閱人，雖是在月光之下，他在打量了對方這個年輕人之後，也不禁暗暗吃驚。

在郭飛鴻那張清癯的面頰上，雖是大病初癒，可是却掩不住他內斂的潛力，他那種穩若泰山，從容不迫的樣子，說明了這位年輕人具有蓋世身手。

雷三多忽然看見了懸在對方胸前的那口短劍，不由口中「啊——」一聲，冷森森的笑道：「小子，你原來是『鐵』字門中的弟子！」

郭飛鴻冷漠的道：「雷三多，我勸你不要自討無趣，還是自己去吧，我並不想開罪你！」

雷三多呆了一呆，道：「江湖上提起『鐵』字門，人人聞名色變，老夫並不含糊你，好吧，既然你不肯停止干戈，我老頭子就陪你玩玩掌上的功夫！」

說罷雙輪往衣下一塞，隨着雙足一滑，其快如風地，欺到了郭飛鴻身前，這老頭兒一聲狂笑道：「請！」

雙掌一抖，用「朝天上香」的式子，兩隻大手雙雙向着郭飛鴻頸顎上托來。

郭飛鴻身形紋絲不動，雷三多雙掌已堪堪擊到，見狀暗吃一驚，趕忙一挫雙臂，可是郭飛鴻已在對方來去之間，找到了空隙。

這種招式之間的空隙，也就是動手制勝的竅門，郭飛鴻是絕不會放過這種機會的。

雷三多身子剛退，那郭飛鴻已改靜爲動，就見他雙膝猛然向前一曲，右掌平吐而出，口中沉聲道：「去！」

掌鋒一現，正是鐵氏門中不傳之秘「平步封雲」，掌力一吐，雷三多面色一青，「唔！」一聲，身子一陣踉蹌，一連後退了三四步。

郭飛鴻抱拳冷笑道：「承讓！」

雷三多這時表面上似乎沒有什麼，可是他自己心裏有數，對方手下留了情，否則這種「內烝」，最是厲害，以郭飛鴻這種身手，自己非死必傷。

儘管如此，他只覺得，一隻右手似乎整個都痲木了。

當着柳英奇的面，雷三多這張老臉可實在是有些掛不住，只氣得身子瑟瑟戰抖，一語不發。

郭飛鴻他知道厲害，冷冷一笑，轉身對柳英奇道：「柳兄，我們走吧！」

柳英奇怒沖沖的望着雷三多，說道：「此事暫時告一段落，澄清之後，我自會造訪！」

雷三多目光如炬，頻頻冷笑不已。

柳英奇這時內心確實是佩服郭飛鴻到了極點，如此一個大敵，在他手上，不過是一個照面，便使對方幾乎負傷，比起自己，眞不知高明了多少。

他腦中正在思索，郭飛鴻已又過來嘆了一聲催道：「走吧，有話回去再談！」

柳英奇向着他含愧的苦笑了笑，當着雷三多他也不便多說，當時就隨着郭飛鴻一齊轉身而去！

他二人走出了數丈以外，郭飛鴻低聲向着柳英奇道：「你要留意，那雷老頭技倆絕不止此！」

柳英奇一驚，道：「你是說他還要動手?」

郭飛鴻冷冷一笑，說道：「你等着看吧！」

柳英奇聽了這話，就留上了心，這時眼前來到一片樹林，斜坡上雖有一條羊腸小道，却爲橫生的樹枝，遮沒了一半。

郭飛鴻足步方自行抵坡前，只聽見樹梢上，有輕微的一陣響聲，彷彿是有人在踏枝行走，其聲極細，由此亦可知其人輕功之高了。

驀地，一聲厲嘯，樹梢上「嘩啦！」的一聲大響，技葉橫飛中，一條人影自空而下。

黑暗中，但見兩團銀光，夾着兩縷勁風，直向着郭飛鴻當頭猛然落了下來。

可是郭飛鴻早已料到了有此一着，雷三多齒輪向下一落的當兒，郭飛鴻却是不驚不急的，向前跨出了一步，探手處，劍光一閃，嗆啷啷一陣大響，雷三多又是「唔！」地一聲。

這老頭兒倒是來得快，退得快，一招不逞退身如風，他那矮小的身子，就空一個倒迎，翻了出去！

等他站定之後，一揚雙輪，才看見那雙所謂的「九齒輪」已是名存實亡，因爲輪內九齒，已經一個都不剩，齊根兒都叫人家給削平了。

雷三多這一驚，不由得頭皮發炸，他忽然想起了對方那口短劍，暗罵自己太大意，那口劍分明是當年那個怪人鐵雲的隨身之物，自己怎地忘記了。

想到此，呆了一呆，郭飛鴻冷笑一聲，已回到了柳英奇身邊，雷三多一咬牙道：「我和你這小子拚了！」

他說着一上步，右手鋼圈作「大鵬單展翅」狀，向外一送，向郭飛鴻右肩上砸來。

郭飛鴻將身一閃，雷三多左手鋼圈又下，却是向郭飛鴻左肩上落下來，雙輪之上霍霍生風。

郭飛鴻見他雙輪下來的式子太猛，對方集全身之力，作亡命出擊，已有拚命的意思，倒也不可輕敵，他左肩一沉，掌中劍「撥雲見日」，想去削他右面的輪子！

就在這個時候，雷三多一聲狂嘯。

這老兒就存下了黑心，他這「奪命三輪」乃是乃父雷坤獨傳之秘，在這一招三式下，不知毀過了多少人的「萬」兒。

郭飛鴻雖不識他這三招的厲害，可是在雷三多出第一輪之時，已感到了一些預兆，內心已留上了意。

這時雷三多左右三輪，霍然向正中一收，噹！一聲，碰出了幾點火星，而他那滿打算致命對方的第三手「天崩地裂」也在這時出了手。

九齒輪在正中一合，隨着雷三多點動的足尖，霍地劃了出去，正所謂「人到輪到」，一雙鋼輪，併合着直向郭飛鴻前胸之上猛擊了來。

這一招果然是厲害極了，一旁的柳英奇看在眼中，不由大吃了一驚，一聲斷喝道：「小心！」

他身子驀地騰過來，「蛇形劍」遞出去，想爲郭飛鴻解除此危，然而郭飛鴻却先他把此招化解了。

在郭飛鴻身軀伸縮之間，雷三多那麼凌厲的雙輪，竟然全數都落了空。

緊跟着郭飛鴻身子一長，雷三多只覺頭頂疾風一掠，他就知道郭飛鴻已向自己身後掠去，忙一咬牙，雙輪向空中一擧，「擧火燒天」，向郭飛鴻身上搗去。

空中發出了「錚！」一聲輕響，郭飛鴻像一隻大蝙蝠似地，已到了雷三多身後，隨即身子驀地向前一欺，已用「貼」字一訣，把身子附上了，這時候雷三多，再想擺脫掉對方已是不可能了！

郭飛鴻短劍向前一逼，雷三多只覺得頸後一掠，不由「啊呀！」大叫。

一旁的柳英奇突然大叫道：「不要殺他！」

其實郭飛鴻那裏有傷害他的意思，他左手駢二指，分向雷三多雙腕上一敲，嗆啷啷一陣響聲，雷三多手上的雙輪脫手而落。

雷三多驚嚇之餘，方要用重手法「五行眞力」，傷對方的天靈蓋骨，可是郭飛鴻那隻貼在他後頸上的劍，却使他打了一個寒顫，驀地如木偶般不再動了。

郭飛鴻微微一笑道：「雷三多，你的武功不錯，只是你找錯了對象了！」

這時柳英奇又跑過來大聲道：「不要殺他——」

雷三多面色發白，嘿嘿笑道：「你殺了我吧！有種你就下手！」

柳英奇却急道：「不要下手，這件事我與他還沒有了，放他走吧！」

郭飛鴻嘻嘻一笑，說道：「暗中傷人算是什麼人物，如此放了你，也太便宜你了！」說着短劍一震，唏哩一聲，雷三多忽覺面前冷風撲面，嚇了一跳，等他安下神來，才發現一臉的鬍子竟吃對方那口精光耀眼的短劍刮了個光。

雷三多並非是武功泛泛之輩，可是眼前這個郭飛鴻，那一身奇異的身手，確實是神出鬼沒，令他心悅誠服，當時面色通紅的點了點頭道：「姓郭的，老夫見識了，錯開今日，我們是來日再見吧！」

郭飛鴻還劍於鞘，冷笑道：「得放手時且放手，能容人時且容人，雷老兒，你且去吧！」

雷三多目視着柳英奇嘆息了一聲，用力的跺了一下脚，身子一個倒竄，已沒入黑暗之中。

他去之後，郭飛鴻望着柳英奇道：「你以爲我會對他下毒手不成？」

柳英奇望着雷三多的消失處，也嘆息了一聲道：「果眞他所說俱是事實，也莫怪他如此氣憤了。」

郭飛鴻生怕他憶及前情心中難受，當時微笑道：「我想此事在你找到伯母之後，也不難明白，我們回去吧！」

柳英奇十分感傷的嘆息了一聲，二人遂一路施展輕功，不一刻便返回客棧。

這時天交四鼓，不久就快要亮了，柳英奇落座之後，望着郭飛鴻，只見對方臉上雖顯得淸瘦了些，可是精神已不顯絲毫萎靡，觀諸他方才對敵情形，眞有如生龍活虎一般，料想他的傷勢是不碍事了。

柳英奇尋母心切，此刻不禁興出分手之意，而郭飛鴻自回來後，就伏案疾書，這時擲筆而起，回身道：「我料定你要走了，是不？」

柳英奇一驚，遂點頭笑道：「正有此意！」

郭飛鴻略一思忖，道：「這封信是給楚秋陽的，內中尙附有一物，就煩你路過鳳陽時轉交楚兄如何？」

柳英奇接過了信，在手中掂了掂道：「裏面是什麼東西，怪沉的？」

郭飛鴻面色微紅，一笑道：「沒什麼，只不過是一件金飾而已！」

柳英奇雖想到此中有因，可是却也想不到有什麼不妥，當時點了點頭道：「你放心，我一定爲你送到就是，我還要領敎那楚姑娘的暗器絕藝呢！」

郭飛鴻笑道：「楚青青絕非有意，你也就不必過於認眞了！」

柳英奇提起身邊簡單的行囊，嘆了一聲道：「我的事情只要有一些眉目，我自會去尋你，只不知你今後要去那裏？」

這句話，一時倒使得郭飛鴻難以作答，他沉吟了一下道：「你事了之後，可至南方尋我，否則我也會去找你，兄弟，你仍須防那雷三多一防！」

柳英奇劍眉一挑道：「我想他今日爲你玄功所懾，不會再輕擧妄動了！」

言至此，他冷冷一笑又道：「當初和我師父一同囚禁，尙有遼東五老，只是這五個人，如今活着的已只剩下一個，那雷三多勢必還會去尋那人，短時間內是不會再來找我了！」

郭飛鴻搖了搖頭，笑道：「這件事，我實在也想不明白，怎麼其中牽扯到這麼多人？」

柳英奇面色微紅，恨恨的道：「我更是不瞭解，看來只有尋着我母親後，才能明白此事的眞假虛實以及來龍去脈了！」

說時滿面凄容，頻頻苦笑不已。

郭飛鴻只怕又觸動了他的傷感，忙安慰他道：「不要再想了，我此去南方順便也爲你查訪一下令堂的下落，只是……」

柳英奇搖了搖頭道：「此事由我來作，你那裏找尋得到？我今日蒙你援手已是感激不安了。」

他伸出手緊緊握住郭飛鴻一隻手，面上現出一些難捨之情，良久才又道：「去找雲思佳吧，她絕不是一個無情的姑娘，這個天底下，也只有你才配得上她。」

郭飛鴻面上也不禁浮起一片傷感，苦笑未語。

二人對望了一陣，柳英奇莞爾一笑道：「我去了，你善自珍重！」

郭飛鴻點頭一聲：「不送！」

右手向空一推，窗門自開，柳英奇呆了一呆，笑道：「好一手『百步鳴鐘』，佩服！佩服！」言罷飄身而出。

他走遠了之後，郭飛鴻才慢慢走到窗前。

望着沉沉的夜空，他喟然長嘆了一聲，這數日來，他已然對柳英奇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乍然分離，心中不無凄凄之感，只是他們這類奇人，每每都把感情壓制着，而且他們一向是萍踪來去，習慣了孤獨生涯。

郭飛鴻試了試身子，知道已不碍事，他要做的事情尙多，不便在此久留，遂決定就此而去。



× × ×

「苗嶺」自雲南烏蒙山脈入貴州南部，蜿蜒而東，止於湘桂交界處，在黔省南部，形成了連綿不斷的山羣，其中一處最高大的山峯，名喚「雲霧」，在都勻縣西，周圍數百里，高千仞，巉崖峭壁，上入雲天青冥。

「雲霧」之所以爲名，顧名思義，當可知山多雲霧，這一帶森森密集，潮濕陰晦，晴日頗少，而瘴嵐時起，眞正是人跡罕到，望之生畏的絕險地方。

乾燥的秋風，方自迺迤而過，那瀟瀟的細雨，却又落個不住，悵望着雲封霧鎖的羣峯，「長青島主」金指段南溪不禁喟然發出了一聲長嘆。

他轉過身來，對着老伴兒金婆婆苦笑道：「人謂蜀道難，難於上青天，豈又知這黔道難，更勝蜀道百倍呢！」

金婆婆那鷄皮似的老臉上，綳出了幾道皺紋，勉强笑道：「這些都不去說了，只要能見着那位老前輩，也就值得了！」

金指段南溪嘿嘿一笑，手撫着那綹山羊鬍子，瘦削的面上湧起了一片怒容，鼻子哼了一聲，道：「妳以爲我會白跑這一趟？」

說罷，他伸出一隻手，抖動了一下身上的灰色布衫，其上沾滿了水珠兒，他膝下的青布長襪也有多處沾上了泥漿，看來他夫婦是經過一段長途跋涉，兩個人身上，都帶着風塵之色。

金婆婆皺着黃眉道：「不是說白來不白來，我總以爲這個人靠不着，可能早就死了，你上次見他之時，算算也有很多年了，現在怎麼能保定他老人家還在？」

金指段南溪冷冰冰的道：「他不會死的！」

金婆婆怔了一下道：「也許他已不在這裏了呢！」

金指段南溪搖了搖頭，有些不耐煩的道：「不會的，我說不會就不會，妳不要多囉嗦。」

碰了個釘子，金婆婆就不吭聲了。

一陣驟雨之後，天空又有了晴意，朝陽照射之處，樹林內蒸發着一股股嬝嬝的白烟，空氣並不朗爽，仍顯得有些悶熱。

金指段南溪向林內望了望道：「我們可以走了，如果我沒有記錯，繞過了這片樹林，就到了『雙魚嶺』，花老前輩多半在那個地方！」

金婆婆面上立時帶出了些微喜色；催促道：「那就快走吧！」

金指段南溪苦笑着搖了搖頭道：「記得當年，花老前輩把長青島交給我時，曾要我善自經營，不得變更失手，今天來此見他，眞是汗顏得很。」

金婆婆冷冷一笑道：「這有什麼辦法，我們又不是故意弄垮的，那鐵雲鐵舒眉他存心跟咱們過不去，又有甚麼法子？」

金指段南溪冷笑了一聲，恨恨的說道：「這個仇，我誓必要報，不過是早晚而已！」

言罷身形已撲縱而出，一路向着後嶺繞行而去，金婆婆緊隨其後，二人在這崎嶇的山路上，展開身法，兔起鶻落，不一刻已繞至後嶺。

但見兩行修柏，枝葉扶疏，一色的球菊，開放得無限芳菲，各色彩蝶穿插來去於花叢之間，比之先前的窮途惡道，眞不知相差幾許。

金指段南溪看到此情，神色大喜，轉身對着金婆婆說道：「這地方，就是雙魚嶺了！」

金婆婆抬頭掃目一看，果然石峯上的怪石，恰似兩尾極大的鯉魚，隔山相同，栩栩如生，她乍然發現如此美境，一時不禁爲之呆住了。

金指段南溪把長衫整理了一下，向着嶺上望了望，道：「妳隨我來！」

說完，他展開身形，倏起倏落的向半嶺上撲去。

在花樹如海間，築有一座茅亭，段南溪率先在亭前一落，他身子方自一落，陡然間一股極大的罡風，迎面捲來，金指段南溪如此機伶的身手，竟是不及閃躲，一直後退了三四步，差一點摔倒在地。

大驚之下，他脫口道：「花老前輩請住手……」

這時金婆婆也落身而下，二人同時向亭內望去，才見一個黑衣白面，頭梳髮髻，眉目淸癯的老文士，趺坐在一個大蒲團上。

這老文士左手持着一卷書，右手拿着一面芭蕉扇，正在煽着一個紅土的小爐，爐上正烹煮着一壺茶，濃醇的茶香，遠近可聞。

這老文士，聽到金指段南溪的話後，理也不理，仍舊慢慢的煽着爐子，聚精會神的看他手中的那卷書。

段南溪打量了一下這個人，不由肅然起敬，他上前一步，深深打了一躬，道：「後輩末學段南溪，偕內子金雨參見老前輩！」

說罷，他回頭向金婆婆遞了個眼色，金婆婆忙走上來，也認眞的向着亭內的老文士拜了一拜。

黑衣老文士，好似看書看到了妙處，嘻嘻一笑，丟下了手上的扇子，翻開了另一頁，又聚精會神的看了下去。

金婆婆不由皺了一下眉，目光向丈夫白了一眼，金指段南溪却微微示意，要她稍安勿躁。

二人在亭前足足立有半盞茶之久，才見那文士呵呵一笑，闔上了手上書，抬起頭來，向二人點點頭道：「賢伉儷遠道辛苦，請亭內就座！」

段南溪才算鬆了一口氣，當下又拜了拜道：「遵命！」遂向亭內行去。

二人進入草亭，却是不敢落座，只站在一邊，那黑衣文士口中嘻！一聲，笑道：「故人久已不見，見面都幾乎有些陌生了！」

他語音淸亮，含着極重的貴州口音，金婆婆如非深知，只憑眼見，斷然不敢相信，眼前這個人，竟是昔年名震海內的武林異人，看起來他的年歲，絕不會比金指段南溪大，因爲他滿頭頭髮，竟是沒有一根白的。

在他轉過身子時，金婆婆才發現，他下身竟穿着一件血也似紅的肥大長褲，上身的黑衣，不過僅僅蓋在膝上，紅黑顯明，確是怪異。

金婆婆還是第一次見過這種怪人，不

免一再地注意打量着他，只見對方生着一張「目」字形的長臉，面上皺紋甚多，尤其是雙瞳下的肉胞，深深的垂下來，一副沒精打采的樣子，眞正是典型的一個「病儒」。

段南溪兩次欠身道：「多年不見，老前輩金體看來似乎較以往更健旺了！」

病儒皮笑肉不笑的笑了一聲，惺忪的睡眼，向着二人望了望，點頭道：「段南溪，你找我有什麼事，不妨直說，無需拐彎抹角！」

段南溪面上一紅，乾咳了一聲搓着雙手，只是訕訕苦笑不已。

病儒又望了他一眼，冷漠的道：「長青島有事了不成？」

段南溪面色更是大紅，嘆了一聲，說道：「晚輩夫婦是專程來向老前輩請罪而來的！」

「請罪？」老文士有些不解的問：「有什麼罪？」

段南溪垂下頭道：「昔日前輩手交的長青島，如今已瓦解了！」

病儒嘻嘻一笑道：「我當是什麼事，原來是小事一件，不過……」

說到此，他站起身來，由石桌上拿起了茶壺，為二人各倒了一杯茶，自己也倒了一杯，冷冷的笑了笑道：「我却想知道一下原因與情形，你坐下來慢慢的說！」

金指段南溪答應一聲，就和金婆婆各自坐了下來，他咳了一聲，說道：「晚輩無能，因遇見了厲害的仇家，九華比武險些喪命，長青島金衣教被迫解散，晚輩今日來見，一為請罪，二為歸還前輩昔日所交的一顆金印！」

話聲一頓，轉臉對金婆婆道：「還不把金印奉上？」

金婆婆遂由背上解下了一個包裹，由內中取出了一個黃玉印匣，正待雙手奉上，病儒冷笑道：「不用了！」

金指段南溪一怔道：「後輩已無能掌管，前輩這顆『南天一霸』的金印關係非小，尚請再甄選適當人選才是……」

言未罷，這位面有病容的老儒士，忽然呵呵一笑，道：「段南溪，你倒推得乾淨，我花明所交待的事，你何曾見打過回扣來？」

段氏夫婦聞言吃了一驚，一起離座站了起來，金指段南溪更由不住打了一個冷戰，吶吶的道：「老前輩格外開恩……」

病儒花明望着二人，漠漠的道：「你二人身手，如今已是江湖罕見，什麼仇家會如此厲害？」

段南溪咬了咬牙道：「此人姓鐵單名一個雲，號『舒眉』，是一個十分扎手的人！」

花明長長地「哦……」了一聲，金指段南溪忙問：「老前輩莫非認識此人？」

病儒花明沉沉一笑道：「是他？……這就難怪了！」

說到此，冷冷的一笑，又道：「這老兒還沒有死？很好……他的壽數大概也到了。」

段南溪驚喜的道：「老前輩莫非要二次出山了？」

花明冷冷一笑道：「還不到時候！」

段南溪想起了一事，緊張的道：「聽說『湅水』石秀郎已現身江湖，老前輩可知道？」

花明陡然一驚，道：「聽誰說的？」

段南溪皺了一下眉道：「我倒記不起是誰說的了，只聽說有人在洪澤附近，發現了他的踪跡，我想此事老前輩必是知曉，原來你老人家也是不知！」

花明冷冷一笑道：「老和尚在龜山坐關，石秀郎竟敢近身？此事令人難以置信！」接着冷笑了一聲，望着段南溪道：「我過去怎麼關照你的？這地方你是不便來的！」

金指段南溪怔了一下，道：「後輩來此，並沒有外人知道！」

花明呷了一口熱茶，黯然一笑道：「你方才所說石秀郎出山之事，是如何聽說的？」

金指段南溪不禁心中一震，暗悔自己心直口快，把途聽之話道出，病儒花明生性多疑，最是陰險，自己一言之差，觸了對方隱密，只怕性命不保。

想到這裏，不由嚇出了一身冷汗，當時裝成一副迷茫的樣子道：「不過江湖上有此傳說罷了！」

此言一出，那老儒士花明赫赫一笑，放下了茶杯，眼望着金指段南溪，徐徐的道：「大概是你見着了他吧？是他要你來查我虛實的可是？」

金指段南溪倒抽了一口冷氣，驀地退身亭外，道：「老前輩，你怎可這麼說？這簡直是……」

金婆婆也慌忙搶出亭外，那病儒花明嘻嘻一笑，也跟着步下了亭階，他若無其事的道：「段南溪，如果我猜得不錯，我此處的地址，你必定已告訴了姓石的了！可是？」

金指段南溪面色一變道：「前輩你怎可武斷猜疑？」

花明陡然立直了身子，他身材極高，並不似一般老人佝僂，在他瘦削的面頰之上，此刻帶出了一團怒影。

他向前走了兩步，脚下八字式站定，嘻嘻笑道：「否則你好生生地，怎會想起來退還我的金印呢？」

段南溪咬牙憤恨道：「長青島瓦解，這顆金印原是您老人家的，我自然應該歸還！」

花明微微一笑，冷聲說道：「你的禮太多了……」

說到這裏，他猛抬頭，陰森森的道：「失長青島，情尚可原，洩我機密，却是罪無可饒！」

段南溪這時心神大亂，不覺又後退了幾步，吶吶的道：「老前輩，你不可妄加人罪！」

金婆婆這時睹情見狀，也是又驚又怒，忍不住在一旁冷笑道：「花老前輩，你如眞有能耐，可以去找石秀郎一了昔年恩怨，此事又與愚夫婦何干？」

段南溪聽金婆婆如此說話，不由重重跺了一脚道：「妳少說幾句吧！」

果然金婆婆那幾句話，更加重了花明對他二人的懷疑，聞言後，這位面有病容的怪老人陰森森的笑道：「我自然會去找他，只怕我不找他，他也會來找我了！」

說時，一雙瞳子時睜又闔，不停的打



量着二人，金婆婆咬牙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莫非我夫婦好心來此報信，竟然錯了不成？」

段南溪忙止住她，轉向花明抱拳道：「花前輩，我段南溪也是武林中有頭有臉的人物，豈能像老前輩所想之卑鄙，老前輩你既對愚夫婦有所懷疑，我們只有告辭了！」

說完轉身對金婆婆苦笑道：「我們走吧！」

金婆婆自一來此，即對病書生花明存有戒心，巴不得馬上離開，這時聞言自是求之不得，當下轉身就走。

他夫婦方邁出一步，就聽得身後的病書生花明一聲冷笑道：「太晚了，你夫婦這時走太晚了！」

段南溪眉頭一皺，金婆婆催道：「快走！」

可是金指段南溪却是知道，憑自己二人這身功夫，要想逃過眼前怪客手去，只怕是絕無可能，當時輕輕拉了老伴一下道：「不可妄動！」接着倏地回過身來，面有悽容道：「老前輩何忍對愚夫婦驟下毒手？務請網開一面，我夫婦感激不盡！」

說罷深深一拜，花明遠遠地望着二人，點了點頭道：「網開一面？你自己也承認了？」

這老文士說着，信步又向前走了幾步，一隻手輕揪着下巴上短短的鬍子，笑吟吟的道：「段老兒，虧你過去還跟了我幾年，你竟然連我花明的脾氣也沒有摸清楚，眞正是太有出息了！」

段南溪一怔，道：「老前輩這是什麼意思？」

花明斯文的道：「我花明生平行事，從不拖泥帶水，也不與任何人討價還價，你夫婦是自作自受，自投死路……」

金指段南溪銀眉一挑，面色慘變，說道：「前輩你莫非眞要對我夫婦下毒手不成？」

病書生花明點頭道：「還會有假？」

段南溪昔年在君山時，曾與此老共過一段歲月，深知其為人手狠心毒，他生平行事，無論善惡，出口成金，絕不反悔，今日情形，看來是難免刦難了。

段南溪想到這裏，不由把心一橫，仰天一聲狂笑，聲震霄漢，面色一冷，宏聲道：「罷！罷！想是我金指段南溪的刦數已到，當眞是上天有路不去，入地無門自投，只怪我當初雙目不明投錯了主子！」

話鋒一頓，向着金婆婆慘笑道：「老伴兒，打起點精神來吧，這雲霧山也就是我夫婦埋骨的地方了！」

金婆婆身子向一旁竄出了丈許以外，嘿嘿笑道：「島主，你往日的威風到那裏去了，我們要死也得死個痛快，可不能這麼窩囊！」

這婆子竟然豁了出去，她望着花明怪笑了一聲道：「花前輩，外子久道你是一個了不起的奇人，今日一看，實在是徒負虛名，令人齒冷！」

金指段南溪也森森笑道：「老前輩，你要三思而行！」

這位有海內雙奇之稱的老怪物花明，聽了之後，垂下了眼皮連連眨動，沉聲笑道：「我早就想過了……你夫婦莫非尚想以二敵一拚一拚麼？」

金指段南溪數年來功力大進，一向是目高於頂，昔年雖曾與花明共處過一段時間，但只知其功力極高，却始終未曾領教過他的身手，這時被迫之下，不禁生出與對方一拚之心！

這時再吃花明言語一激，更是心中不忿，當下咬牙冷笑道：「老前輩一再相逼，愚夫婦也只有以死相拚了！」

病書生花明陡然睜開眸子，道：「好！」說着，冷森森的嘻嘻一笑，道：「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段南溪，你夫婦領教領教我花明的手法，就知道比起那鐵舒眉來，又別有一番滋味了！」

在他說話之間，段南溪身子一轉，已來到了金婆婆的身側，二人背靠背立在一起。

金婆婆對自己丈夫知道得最清楚，他一生對敵，包括在九華山對敵鐵雲在內，一向都鎮定沉着，從來就沒有驚慌過，可是此刻的情形，却大異於平日。當他背靠着她站定之時，她竟覺出他全身上下，微微的顫抖着。

這種情形，使得金婆婆也為之驚心了，她吶吶的道：「島主，你怎麼了？」

金指段南溪冷笑了一聲，低聲說道：「注意，對付這個老怪物，千萬不可先出手！」

金婆婆道：「知道了！」

金指段南溪又道：「此老自負狂傲，倘能敵過他十招不敗，或可逃得活命！」

金婆婆不服道：「島主，你也不必太輕視了自己，我夫婦合力，尚不知鹿死誰手！」

金指段南溪嘆了一聲，說道：「但願如此……」

所謂「海內雙奇」，正是指的當今江湖上僅存的一對老怪物，也就是「花明水石秀」中的病書生花明，與湅水石秀郎兩個人。

這兩個老怪，如果携手合作，只怕普天之下，就算上龜山坐關的那個半佛半儒的老修士……雲海老人在內，也怕不是他二人的敵手，只可惜他二人並不合作，非但不携手合作，且相互為敵，數十年來，他二人無不在暗中算計着對方，只要一有機會，必欲制對方於死命。

因此，病書生花明，陡然由金指段南溪口中聽到了石秀郎的消息之後，立時就神經敏感起來，他生性多疑，更且聯想到段氏夫婦必已為石秀郎收買，而出賣了自己，縱然他夫婦並沒有出賣自己，也不能留他們活命，因為自己在此匿居的秘密，已為他夫婦知道，日後難免不洩漏出去，一旦傳入石秀郎或是龜山上那個老修士「雲海」耳中，自己可就不得安穩了。

有了以上這兩點因素，這個老怪物就勢必要殺段氏夫婦二人而後已了。

此刻他緩緩走到了金指段南溪夫婦身前，立定了脚步，距離着段氏夫婦有八尺左右雙手交握置於腹下，一派斯文的道：「你二人可以出手了！」

金指段南溪赫赫笑道：「豈敢在老前輩面前撒野？」

病書生花明沉沉的笑了笑，道：「還算你有些見識，只是我一出手，只怕你二

人勢必要先死其一了！」

金指段南溪强自鎭定道：「既是早晚的事，何分先後！」嘆息了一聲，咬牙切齒接道：「花老前輩，我夫婦生死不足爲惜，只是你如此昧心辣手，日後只怕遭人恥笑，你必不得善終！」

病書生花明眸子一睜，旋又瞇成兩道縫，徐徐又上前一步，段南溪見狀身子向側邊轉了一半，雙掌左右分開壓下去，蓄勢待發！

病書生花明頷首道：「我明白了，你夫婦想以『太極聯手』來對我？」

段南溪不由心中一震，暗驚道：「完了！」

金婆婆聞知對方窺破了自己二人的戰法，也不由驚心不已，須知他二人貼背聯手，正是要以太極聯手其中的「黏」字一秘克敵，一旦爲人測穿了這點機秘，那可就一文錢也不值了。

段南溪寒心之下，右掌驀地向金婆婆背上一推，口中叱道：「開！」

這個「開」字一出口，段南溪左掌已兜心而出，五指之上帶起了一股極大的內力，直往病書生花明胸上兜去，而他本人却借着這一兜之力，身子霍地拔空而起，向着一株大樹上落去！

段南溪身子起勢極快，可是當他向樹枝上一落的當兒，才發現竟然有人比他更快，先他落在了樹上，段南溪心知不妙，雙足就空一登，又反折了回來。

耳聞得空中一聲輕笑，紅影微閃，病書生花明身子又比他快了一步，先他落在地上，這位有「海內雙奇之稱」的怪老人，一雙白手驀地張開，活像是一雙極大的鳥爪，直向當空下落的金指段南溪的身上抓了過去。

他臉上帶出一種極恐怖的笑容，雙手抓處，發出了極爲淸脆刺耳的一陣破空之聲。

段南溪見狀，倒抽了一口冷氣，他知道病書生花明這時所施展的功力看似無奇，其實却是他近百年來苦練成的一種特異玄功。

金指段南溪此刻見病書生花明一上手，便使出「內炁」功力，怎不心驚胆戰？他嚇得膝雙就空一收，雙掌奮起，拚死推出雙掌，用苦練多年的「乾元問心掌」掌力，想與對方一分生死。

就在這時，一旁的金婆婆怪嘯了一聲，雙掌同出 也打出了一雙「子午釘」，二釘一上一下，直取病書生花明咽喉及小腹兩處要害。

病書生花明面上帶出了一種極度蔑視的笑容，忽地轉過臉來，向空中一吹。

金婆婆所打來的一對子午釘在空中「叮！」一聲，遂即墜落在地，耳聽得空中的金指段南溪一聲悶哼，身子重重地落下來，搖搖欲墜。

這一刹時，只見他面如金紙，牙關緊咬，只道了一聲：「你……」嘴一張，「哧！」噴出了一口鮮血。

金婆婆目睹此情，紅了雙目，口中狂吼一聲，飛也似的撲到病書生花明身邊。

這老婆子此刻急怒攻心之下，已決心與病書生花明拚命，就見她雙掌一錯，「排山運掌」直向病書生花明猛擊過去！

只聽「碰！」一聲打了個正着，金婆婆指尖向外一挑，內力頓時登出去，病書生花明在她雙掌之下，就像一個波浪鼓似地，前後搖幌了起來。

金婆婆滿以爲雙掌擊中了對方，不死必傷，是以用了十分內力，可是等到她內力全數貫出之後，才發覺出病書生花明體內忽然彈出一股內勁。

這股無名的內勁，初彈出，金婆婆只感覺如同棉花一般的無力，不禁心中一喜，只以爲對方已經受傷，還擊力不從心，大喜之下，更加足了內力，雙掌向外一吐，口中吐氣開聲：「嘿！」

却只聽「克！」一聲脆響，金婆婆雙腕齊折，一時間痛澈心肺，這時候她才忽然覺出病書生花明身上那股內力，竟是變柔爲剛，一鬆一彈足有萬鈞。

金婆婆一時大意，雙腕齊折，足足彈出八尺以外，她身子尚未站定，耳聽得金指段南溪在一旁大聲叱道：「快逃！」

金婆婆忽然驚覺，奈何身受重傷，幾欲昏厥，聞聲正要奮力縱出，足方頓起，一隻白瘦張大如箕的怪手，已迎面抓來。

由這隻手上發出了五股冰寒刺骨的內勁，金婆婆方覺不妙，已爲抓了個正着。

耳聽得病書生花明一聲怪笑，那隻大手驀地一收一緊，可憐金婆婆連半聲也沒有出，頓時腦漿飛濺，頭骨盡碎，只幌了一下，便倒地嗚呼。

金指段南溪在呼告金婆婆逃命之時，自己身形早已縱起，一路倏起倏落，直向嶺下遁去，他雖受了極重的內傷，但是在這要命的關頭，也顧不得很多了，但當他身子撲出十數丈之時，却忽覺得腦後勁風猛襲而來。

要知道金指段南溪身手，在武林中也算是一等一的高手，一身內外功夫，確實是不可輕視，只奈何他今日所遭遇的對手，太高超，太可怕了，以至於才會在一照面之下吃了大虧。

這時他雖在重傷之下，身手仍頗可觀，就見他前膝一屈，身子「咕嚕！」一個側滾，已避開了腦後的風力。

情勢既已至此，段南溪自忖着今日大是不祥，可是他也不能這麼便宜就死。

這位多年獨霸南天，以一桿金旗令，稱雄武林的長青島主，這一刹時觸到了「死」的念頭，雖也有些心驚胆戰，魂不附體，但，情勢所迫，由不得他不作困獸之鬥。

他身子滾轉之間，左臂微揚，爲的是領開病書生花明的眼神，右手却由左腋下探出，打出了一掌「棗核鏢」，一出手即散了開來，就像是離巢的蜂羣，直向病書生花明全身上下飛射而來。

病書生花明乍見來勢也不由吃了一驚，他沒有想到金指段南溪重傷之下，竟然還會有此一手！

這個老怪物，發出了一聲冷笑，身子有如竄空的燕子，倏地直昇而起，饒他起勢再快，一粒「棗核鏢」仍然由左足尖下劃了過去。

這一粒棗核鏢，把他雲字福履的鞋底劃了一道姆指粗細的裂槽。

雖然是沒有打着，可是對於這個狂妄無視天下的老怪物來說，已是生平從來也



未受過的奇恥大辱。

他身子往下一飄，瘦軀一聳，發出了一聲刺耳的尖笑道：「好個老兒，我倒要看一看你有什麼本事，居然敢在我老人家面前班門弄斧！」

說罷，雙肩一幌，就像是浮空的掠影一般，刷！一聲，撲了過去！

段南溪這時身體在一塊山石上，只覺得口乾唇燥，雙目發光，眼看着病書生花明撲身而來，却是欲鬥無力。

最後，他勉强鼓起僅有一點餘力，駢中食二指，用成名的「金指」一指點出！

病書生花明身子向下一欺，對於來犯的指力，竟是睬也不睬，正要下毒手以「內炁」功力，取對方性命，却見金指段南溪突然雙目一閉，向後一個倒仰，咕咕嚕嚕，直向着峭嶺之下一路滾去。

病書生花明止住了身子，冷冷一笑，自語道：「便宜你這老兒了！」

他自忖金指段南溪萬無活命之理，因爲這峭壁高有千仞，段南溪於昏迷中翻落下去，是絕對不會有僥倖的，即使摔跌不死，「午」時的毒瘴一到，也會要了他性命，這一點花明倒是確信不疑！

他在嶺前呆立了一刻，才又轉回原先亭內，雖然殺了兩個人，他內心並沒有一點快慰之感。隨後，他便担心地想：「果如金指段南溪所言屬眞，石秀郎已經出世，他必不會放過自己，也許已向這地方來了，我倒不可不防。」

想到這裏，全身血液一陣怒漲，由不住頻頻冷笑不已，心中一動又復念道：「那雲海老人既在龜山坐關，石秀郎怎敢接近，豈非怪事！

病書生花明這幾日，不知爲何，那一顆久澄的心，竟是怦怦思動！

當他思念着這個問題時，只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煩躁感覺，忽然他右眉角一連跳動了三下，多少年以來，病書生花明由於靜中領悟心得，已使他對於未來的禍福吉凶，能預感一個大概。

眉心三跳，病書生花明口中低低「唔」了一聲，吃驚道：「不好……莫非我眞有什麼大難臨頭不成了？」

他起身在茅亭內踱了一週，忽然轉身步下了茅亭，在花樹如海深處，建築有一間石室。

病書生花明推開石門，來至他起居運功的室內，閉上了石門，然後他燃了一炷香，虔誠的向空一拜，退身一邊，匆匆換上了一件蔴衣。

接着他洗淨了手，取出了一面玉盤，平置在石案之上，捧了一把細砂，向着盤面洒下去！這是一種心靈感應的「蔴衣神算」，病書生花明以他無比的智力，要測知他未來的吉凶禍福！

就見他自袖內取出了十餘粒棋子兒，按東南西北中五個方代，放下了棋子，棋子剛放下，他就覺得雙眉一陣急聳，這正是「禍臨」的現象。

病書生花明口中「哦……」一聲，以中指按點在西邊的棋子上，低念道：「石秀郎乎？」

那棋子紋絲不動，他搖了搖頭，遂又按在中間棋子上，冷笑道：「雲海老兒不成？」又搖了搖頭，這使得他十分困惑費解，雙手攏在蔴衣袖內，神色大變道：「莫非還有第三個人不成？」

這實在使他難以置信，如果說雲海老人及涷水石秀郎都不爲禍自己，這個世界上還能有那一個，能够危害自己？

病書生花明驚心之下，手指把下餘三子一一按過，當他按在了「南」方棋子上時，只覺得一股熱血上衝眉睫，雙眉簌簌一陣疾抖。

病書生花明收回了手，點點頭道：「是了，這厮是來自南方，是不會錯了！」

說罷他收起五個棋子，又撤下了一大把棋子，依照先天易理，在其中移動了數枚，已得知了一個大概的結果。

「一個年輕人！」他口中輕輕吐出了這幾個字，心中却更加困惑了。

病書生花明測知了這一結果，收起了棋子，脫下蔴衣，向着當空膜拜了拜，然後滅了香。

現在既知雲海與石秀郎，都未對自己有所舉動，他的胆子反倒放大了，他如今惟一要做的，就是去江湖上查訪那個年輕人，然後先下手爲强，把他剷除了，以絕來日大患。

有了這個決定之後，病書生花明毫不遲疑，即日就打點妥當下山而去，他要在茫茫的人海中，去找尋那個不利於他的少年。

## 勇承過錯　俯首就縛

天空下着牛毛細雨，夜風一陣陣的吹着。

「蘇州府衙」前那一盞白紙的氣死風燈，被風吹得幌來幌去，正所謂「民不訟，官不斷」，衙門裏當差的那羣子人，整天閑得一點事都沒有，好不悠哉。

後衙的押房裏，點着幾盞燈，那位三班大捕頭「閃電手」曹金，正和幾個朋友閑聊着，桌上，一小碟醬牛肚，一小碟五香豆干，還有一大包油炸花生米，他們哥兒幾個，你一口我一口，正在喝着白乾，門外的幾株柳樹，被細雨涮得越發青翠可愛，在微風細雨中，有人正拉着胡琴，用沙啞的嗓音在唱着南方戲，聲腔枯澀，聽起來頗不是味兒。

自從雲先生長江刦寶，歸還蘇州府衙之後，那一件緝拿女賊的大案子，無形中也就完了啦，可是並不是說整個的案子銷了。

因爲那女賊身上還牽涉着好幾條命案，除非能拿着這個女賊，才能銷案，可是這又談何容易。

這件事情在過去曾鬧得驚天動地，如今表面看起來是平靜無事，甚至於人們都淡忘了，其實可不然，就連蘇州府的府台大人在內，內心也無不忐忑難安，因爲這件案子，說不定那一天再翻出來，或是上方一追究，上至府台大人下至巡捕房當差的那羣小嘍囉，可都得吃不了兜着走，這不是「危言聳聽」，因爲被那個女賊「甜姐兒」殺死的人當中頗多有來頭的大戶，如果逼緊了，事情自然不妙。

所以說，這一羣衙門當差的人，表面上悠哉遊哉，其實內心極爲煩惱，說不定有那麼一天，府台大人命令一下來……「

緝兇歸案」，哥兒幾個，可就得捲鋪蓋滾蛋。

事情可是眞巧，說什麼來什麼，三班大捕頭曹金，酒杯剛往下一擱，由門外進來一個身着官式雨衣的衙役，上來向着曹金道：「東城寶華班裏的大茶壺金虎說是有要緊的事要見你老？」

曹金怔了一下，道：「哦！有什麼事嗎？」

他隣座的捕快秦二風，立時點頭道：「快叫他進來，」說罷偏頭向着曹金道：「別是爲着那話兒來的吧？」

曹金聞言立時精神一振，酒也醒了七分，就見「寶華班」的金虎，猴頭猴腦的一路走進來，這小子腦子上貼着一塊膏藥，臉上橫七豎八抹的全是鼻烟，半個身子都被雨浸濕了，一副猥瑣相。

秦二風向他招了招手道：「過來喝兩盅！」

金虎哈着腰走過來，爬下就要跟曹金叩頭，却爲曹金一伸手給拉起來道：「不用客氣，你找我有什麼事？」

金虎一雙小眼掃了掃，雙手搓着，吶吶道：「有一件重要的事……」

秦二風立刻會意，笑道：「不要緊，這裏都是自己人，你儘管說就是。」

金虎瞇了一下小眼，湊近道：「是！是！小的有一件好消息要告訴幾位大爺，那個女飛賊甜姐兒可是又來了蘇州了！」

曹金聞言到此，頓時一呆，手上的酒杯「叭！」地一聲摔了一個粉碎，他直着脖子道：「你……你說什麼？」

金虎瞪着小眼睛道：「那個女賊，早先在我們班子裏化名甜姐兒的那個女飛賊又來了。」

曹金秦二風，以及在座每一個人都「哦！」了一聲，秦二風忙把他按下來道：「坐下，坐下，你慢慢說，你怎麼知道她來了呢？」

金虎咧着嘴傻笑了笑，道：「秦二爺不是關照我有一點的消息就來送信麼，我可是一直都留着心，這幾天吃飯都買着吃，覺也沒撈着睡！」

他說到這裏，曹金已遞過了一塊銀子，道：「這個你收下，消息正確，還有重賞。」

金虎收下了銀子，笑得眼都睜不開道：「謝謝，謝謝，消息是一定正確，」接着壓低了嗓門道：「那個飛賊現在是住在西城『黃柳閣』客棧裏，我已拜托那裏的茶房馬大鼻子看住她了，大爺們要拿她，乘着現在下雨，她準在那裏。」

曹金瞪直了眼，道：「好！好！太好了！」

秦二風皺着眉說道：「你有把握算定是她嗎？」

金虎一摸脖子，笑道：「這還能有錯？她就是化了灰我也認得出來呀！」

秦二風點了點頭道：「好！你可千萬別驚動了她！」

曹金冷笑道：「這件事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對任何人都不許提起，千萬，千萬！」

金虎答應了一聲，又向着衆人叩了一個頭，才高高興興的走了，曹金待他走後，冷冷一笑道：「弟兄們，機會可是來了，媽地咱哥兒們受她的氣也受够了，這一次可不能再叫她跑了！」

秦二風挑着眉毛道：「頭兒，這娘兒們可是刺手的很，咱們要是一下子拾不下她來，那可討厭！」

曹金一隻手摸着腮帮子，冷冷的笑道：「這件事我有辦法。」說罷轉臉向着對座的一人說道：「武老三，你快去後院，派個人去參見火器營的徐大人，趁着他們在這裏，正好請他們帮這個忙，你就說，我們爲了捉拿一個重要的犯人，想借調他們十個人！」

秦二風站起來道：「我去說，這事行嗎？」

曹金冷冷的道：「有什麼不行，大不了稟報府台大人，誰叫他們正好到蘇州演習來了，這眞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他們不帮忙，光憑我們幾個人有什麼鳥用！」

秦二風不由樂道：「對！還是你腦子快，要是火器營肯調十個人，這事情就沒問題了，十個人五桿槍，那女賊就是生了翅膀也別想飛了！」

說罷匆匆冒雨而去，閃電手曹金就招呼着每個人準備傢伙，紮腿穿靴，忙成了一片。

須臾秦二風笑着回來道：「徐大人還眞賞臉，一說就准了，不過他說下不爲例，咱們是怎麼着，這就走麼？」

閃電手曹金甚喜道：「好，人呢？」

秦二風道：「徐大人已派人去叫去了，正好有一排人住在衙門裏，說是明天表演給地方上看的！」

曹金笑道：「太好了！」

說話間，就見外面進來一個小武官，掃目道：「那一位是曹捕頭？」

曹金連忙一抱拳頭，道：「不才在下就是！」

這名小武官也抱了抱拳，但是臉色冷冷的道：「可只有八個人在家，其他的還沒回來，八個人四桿槍，你看可够了？」

曹金忙道：「够了，够了，但尚沒請教老兄貴姓？」

小武官哼了一聲道：「我姓張，是火器營徐大人衞士排，第二哨的哨長，這是個什麼賊，還値得出動火槍？」

曹金本以爲對方是個什麼人物，派頭這麼大，此時一聽不過是個起碼的小兵頭，再聽他如此說，不禁更是有氣，當下嘿嘿一笑道：「什麼賊！這個賊要是拿不下來，咱們府大人的烏紗帽都危險，我們本也不敢驚動你們，只是這個賊能高來高去，着實有眞功夫。」

姓張的哨長一聽此言，似乎也有些吃驚，面色微變道：「原來這麼厲害呀！」

秦二風小聲告訴他道：「老弟，這個賊就是在金陵蘇州兩地鬧得天翻地覆的那個女飛賊！」

張大柱「啊呀！」一聲，嚇得更是面上變色，曹金上前拍了拍他肩膀道：「兄弟別怕，有我們哥兒們，再加上你們的火槍，這個賊是無論如何也跑不了，你的人來了沒有，咱們這就走吧！」

張大柱點了點頭，說道：「來了，來了！」

說罷隨着衆人步出押房，果見八個人抬着四桿緞子包着的火槍，站在院子裏，



張大柱就走過去道：「等一會大家聽曹捕頭指揮，叫放就放，可要小心別傷了自己人！」

八個人答應了一聲，曹金看了看天，雨已停了，就招呼着衆人一同出了院子，直向西城行去。

「黃柳閣」座落在西城金門大街，那是一處比較僻靜的地方，遇上今天這種雨夜，更是靜悄悄的連一個行人都沒有。

捕頭曹金和捕快秦二風，帶領着四名捕役和張大柱以及八名荷槍的弟兄，一直來到了「金門大街」，就見金虎同着一個小廝模樣的人遠遠跑過來，曹金忙問道：「那女賊還在不在？」

金虎連連點頭道：「在！在！這就是我說的黃柳閣那個茶房朋友馬大鼻子！」

馬大鼻子忙爬下來叩了個頭道：「小的給幾位大爺請安，那個大姑娘在屋裏，一直沒出來！」

曹金點了點頭道：「好的，你帶我去，我只認一認是那一間就行了！」

於是一行人來到了「黃柳閣」前，曹金關照大家安靜的先守在門口，然後他先同着那個茶房馬大鼻子進入裏面，二人穿過了一小層院子，馬大鼻子遠遠一指道：「就是那一間！」

曹金打量這間房間，一面背靠着左面大街，前面有片空地，前後都有房間，這時門窗緊閉，只是在黃牛皮紙的窗戶上，現出一片燈光。

閃電手曹金略作打量之後，就輕手輕脚的退出院子，秦二風等一干人也進來了，曹金用手指指那間房子，張大柱就命人架槍。

四桿火槍分架在正門兩側，當門，以及對面屋瓦上，曹金把一切分配好了，火槍的火引子也裝上了，只一點火，鐵砂彈子兒可就發射出來了，這是當時最新發明的殺人利器，威力極大無比。

整個院中，燈火閃照得如同白晝一般，曹金一切都佈置好了之後，才向着那個茶房招了招手，馬大鼻子忙走過來，曹金輕聲關照他道：「你敲門就說送茶水，我跟在你後面！」

馬大鼻子嚇得打了一個寒顫，道：「我怕。」

閃電手曹金道：「別怕，門一開你就走，都有我呢！」

一干捕快都亮出了兵刃，把室外守了個嚴絲合縫，空氣顯得一派肅殺。

茶房馬大鼻子同着捕頭曹金，來到了門前，輕輕地在門上敲了兩下，室內果然傳出一個女子聲音道：「是誰？」

馬大鼻子咳了一聲道：「給姑娘送茶水來了！」

室內女子道：「不用了！」

馬大鼻子乾笑了兩聲道：「還有點事情，要跟姑娘說，請開門！」

室內少女冷冷的道：「什麼事在門外說不是一樣嗎？」

曹金皺了一下眉，伸手用力的在門上拍了一下道：「大姑娘妳出來一趟吧，妳的案子可是發了。」

話才一落，室內燈火突然一暗，那扇門猛地開了，曹金後退一步，就見面前人影一閃，已立着一個亭亭玉立的少女。

曹金只覺得眼前一亮，心道好個標緻的姑娘，但見對方這個少女，一張長圓形的臉蛋兒，白嫩如玉，細長的一雙蛾眉，其下是秋水似的一雙剪水瞳子。

這姑娘上身是青葱色的半長小緞襖，下身是粉紅色的八幅風裙，足下是一雙綉有雙龍戲珠的青緞軟鞋，週身上下眞是不染纖塵，看起來美極了。

在場各人原以爲不定是如何一個可怕的母夜叉，誰也沒想到竟是如此一個粉裝玉琢，比嫦娥還勝三分的娟秀麗人，一時均都看直了眼。

那姑娘乍然發現眼前的場面，不由神色一變，可是立刻她就恢復了一副不在乎的樣子，望着曹金微微皺眉道：「是找我嗎？」

要按平時曹金見了如此的大美人，身子都酥了，可是今晚情形却是不同，他只有硬着心冷冷一笑道：「大姑娘，還沒有請教您芳名怎麼個稱呼？」

少女眼皮微微一撩道：「我姓唐，你們這是幹什麼呀？……這麼多人？」

說時一雙妙目向着四下一掃，粉面上似乎現出一些驚慌之色，閃電手曹金是何等精練的人物，一打量這姑娘的神態，心中已有了七分把握。

當時他抱了抱拳，乾笑道：「大姑娘，妳也別在我們面前來這一套了，明人面前不說暗語，姑娘你是幹什麼的，我們是幹什麼的，姑娘妳還能不知道麼？」

少女冷笑道：「我實在不懂你是在說什麼，我進房去了。」

說罷轉身眞要進房，曹金一上步，橫身道：「對不起，大姑娘，妳先不能進去，妳得跟我們去衙門一趟！」

少女倏地轉過身來，只見她細眉一挑道：「憑什麼，我又沒犯法？」

曹金嘿嘿一笑道：「得啦，姑娘妳就別裝了，我們爲了姑娘妳，差一點腦袋瓜子都搬了家，反正妳是得去一趟，有什麼話妳到衙門裏去說好不好？」

這姑娘冷笑了一聲，說道：「我沒工夫！」

曹金嘿嘿一笑道：「姑娘，妳一身本事，我們也知道，可是今夜我勸妳趁早打消了逃走的念頭，妳要是想跑，可怪不得我們下毒手對付妳了！」

少女聞言哼了一聲，只見她面上立時罩上了一層寒霜，那雙明銳的眼睛，在曹金臉上一轉，冷笑道：「好吧，就算我是你們要找的人，只是憑你們那幾手功夫，恐怕還拿我不住！」

話落身形一轉，已閃入房內，砰！一聲把門關上了，曹金哈哈一笑道：「大姑娘，妳今天認栽了吧？要是沒有把握，今夜我們也就不來現眼了！」

說着正要舉刀向門上劈去，却見那房門「刷！」一下再次打開，少女又立在門前，只見她手中已多了一口長劍，而且背上已繫了一個小包袱。

閃電手曹金見狀哈哈一笑道：「果然是妳，今夜看妳還怎麼跑？」

一抬手摘下了背上的一口分水刀，足下是「倒踩」古井步，一連後退了三四步，用手中刀一指少女道：「唐姑娘，給你看一樣新奇玩藝兒，這是從京城裏來的火

藥抬槍，妳要是不怕死，就儘管跑！」

四週各人聞言，就像呼堂威一般的一齊呼喝了起來，少女目光一掃，這才發現了亮着火引子的槍，這一剎時，她不禁神色一變。

這種新武器，她久巳聽說過，今夜還是第一次得見，她知道自己要是再恃強好勝，只怕非喪生在這種厲害的武器之下不可。

捕頭曹金由她臉色上，巳看出了她的心虛，當下又哈哈笑道：「這玩藝兒到底有多厲害，恐怕姑娘妳還沒有見過，來！兄弟們放一槍給她看看！」

就見正門側邊那桿火槍，火光一現，「轟！」一聲大響，烟霧迷漫之中，院子裏一盞燈籠，立時被打上了半天，在刷刷聲中，散下了一天的樹葉。

曹金呵呵笑道：「大姑娘，妳還是束手就擒的好，妳是個姑娘家，只要妳聽話，我們絕對不難爲妳，姑娘可是看見了，這玩藝兒打在了身上，可不是玩兒的！」

少女頻頻冷笑不巳，一旁的秦二風忙上前一步，抱拳笑道：「大姑娘，妳是明白人，自己作事自己當，何必拖累我們跟着倒霉，姑娘妳這身本事我們弟兄還是眞佩服。」

這幾句話，果然使得少女微微動容，四下裏沒有一點聲音，數十盞燈籠，靜悄悄的照着，姑娘忽然長嘆了一聲，「嘡啷！」一聲拋落了手上的劍。

捕頭曹金一上步，叱道：「銬上！」

少女忽地柳眉一挑道：「且慢！」

曹金忙站住，嘻嘻一笑道：「怎麼？姑娘又反悔了不成？」

少女杏目圓睜道：「我跟你們走可以，可是你們要想折辱我，我可不答應，我也許一頭就撞死在這裏……」

曹金嚇了一跳道：「這……姑娘放心，妳是女英雄，我們都很敬重妳，妳放心，我們絕不會虧待妳！」

姑娘低頭嘆了一聲，一雙含有淚光的瞳子，向着曹金瞟了一眼，點了點頭道：「好吧！官差你貴姓大名？」

曹金怔了一下，忙抱拳道：「不敢，在下姓曹名金，是本城的三班捕頭，套一句俗話說，馬勺上的蒼蠅混……飯吃，姑娘放心跟我們走，我曹金絕不冒犯妳！」

姑娘點了點頭，說道：「曹捕頭，我有一件事……唉！算了，我跟你們去衙門吧！」

曹金親自由一名差役的手中，接過了一副手銬，掂了掂份量，知道是雙料最重號的，當時窘笑了笑道：「姑娘，這是王法，希望妳帮個忙，等會我担保給妳換一付輕的！」

少女眸子微闔，面上一片悽慘，垂下頭不再言語，曹金向着一邊的秦二風遞了個眼色，後者立時拔刀在手，緊隨其後，二人走上去，在少女那雙纖纖玉手上，加上了銬子。

「克察！」一聲，鎖了個結實，曹金這才算一塊石頭落下地，長長吐了口氣，嘿嘿一笑道：「唐姑娘，妳眞够意思！」接着轉頭對秦二風道：「車備好了沒有，我們可不能虧負了人家姑娘！」

秦二風道：「巳經備好，我先借用了客棧裏的小油車，姑娘請吧！」

曹金向着四下一抱拳道：「唐姑娘賞臉，兄弟們收起槍，咱們走啦！」

這時全客棧的客人都驚動了，院子裏擠滿了人，當他們得悉這個姑娘，竟然是鬧得江寧，蘇州滿城風雨的那個女賊時，一時都驚嚇得目瞪口呆，他們絕沒有想到，那個所謂的女賊，竟然會是如此的一個標緻的俏麗佳人，衆口紛議，無不嘖嘖稱奇。

在轆轆的車聲中，捕頭曹金向着垂頭無語的少女說道：「唐姑娘，請妳原諒我們，我們是職責所在，身不由己，妳如有什麼事，只要不違法，我曹金一定爲妳做到！」

泰二風也說道：「姑娘妳放心，這件官司還有得打呢，你有什麼朋友在京裏沒有？」

少女搖搖頭，冷笑了一聲道：「多謝二位關懷，其實生死不足爲惜……」

說到此輕嘆了一聲，目光望着曹金道：「曹捕頭，你如果肯爲我帶一句話給一個朋友，我就感激不盡了！」

曹金一拍心口道：「一句話，姑娘妳說是誰吧！」

姑娘臉上立時帶出了一片緋紅，吶吶的道：「這個人你們一定認識，他姓郭叫郭飛鴻！」

曹金秦二風都止不住「啊！」了一聲，曹金連連點頭，道：「郭二爺是本城的名人，誰不認識，只是……姑娘妳認識他麼？」

少女一張玉臉，變得更紅了，她苦笑了笑，點了點頭，秦二風立時瞇起小眼睛笑道：「姑娘這麼一說，我明白了，郭二爺是在寶華班逛窰子，結識妳的……」

少女陡地秀眉一挑，泰二風嚇得趕忙住口，曹金陪笑道：「我們知道姑娘妳入寶華班，不過是掩飾形跡，郭二爺更是慕名拜訪，憑他那種人，也不會去逛窰子，我這兄弟，太不會說話，姑娘妳可千萬別見怪，姑娘妳找郭二爺有什麼事？不過……他久巳不在蘇州，現在回來沒有也不知道！」

少女點了點頭道：「這個我知道……他如果回來以後，請他到衙門裏來見我一面，就够了。」說到後來，巳是珠淚點點滑腮而下，曹金秦二風見狀一時都呆住了，他們倒沒有想到，這姑娘原來對郭飛鴻有着如此眞純的感情，這大大出乎他二人意料。

曹金詫惑之下，心裏由不住暗暗嘀咕道：「好個郭飛鴻，當初我們哥兒們怎麼哀求你，怪不得你抓不着賊，原來你和她還有這麼一檔子事，這就難怪了，」想着不由暗暗冷笑。

當時他也深爲姑娘純情所感連連點頭道：「這點小事算不了什麼，我曹某人負責把話傳到就是了！」

秦二風皺了一下眉道：「可是有一件事，大姑娘妳到底眞名字叫什麼呀？」

姑娘咬了一下唇，過了一會兒，才嘆了一聲道：「唐霜青！」

曹金怔了一下，道：「啊，姑娘原來是江湖上人稱黑蝴蝶的唐女俠……」說着，張了一下嘴，又嘆了一聲道：「不是我



妳說，姑娘，以妳既得的聲望，妳眞不該做這種事……唉！唉！」

唐霜青冷冷一笑，未再言語。

車外有人重重的敲着車篷道：「夥計，到了，停下來吧！」

閃電手曹金苦笑道：「唐姑娘，請委屈點，讓我們鎖上妳！」

唐霜青不由一怔道：「不是巳經鎖上了嗎？」

曹金道：「那是銬子，我們還要給妳上鍊子！」

說着一抖手，「嘩啦！」一聲，唐霜青頭頸上巳多了一條亮光閃閃的鍊子，事到如今，還有什麼話好說的？這位身懷奇技的奇女子，只有嘆息了一聲，站起身來道：「走吧！」

曹金一隻手拉着鎖鍊子，那份喜洋洋的神態簡直是不可言狀，他推開了車門，只見車外黑壓壓站滿了一大片人，燈光輝煌，照耀如同白晝一般。

黑蝴蝶唐霜青雖說是平日一意稱雄，可是她到底是一個年歲不大的女孩子，那裏見過如此陣勢，一時嚇得面色蒼白，後退一步。

秦二風先跳下車，雙手抱拳道：「各位帮個忙，人家是個姑娘家，別儘圍着看，拜托，拜托！」

唐霜青一打量車前，四桿火藥抬槍，還遠遠地對着自己，她自忖逃走是沒有希望，倒也死了這條心，當時跳下車轅，冷笑不語。

曹金分開了一條路，回頭笑道：「姑娘請隨我來！」

唐霜青一言不發，隨他前行，在一排低矮的石屋前停了下來，唐霜青見眼前的磚牆上，加有很高的鐵絲網，正門入口處懸有四盞紅燈，最使她觸目驚心的是，在石屋兩側的八個站籠，昏暗的燈光之下，籠內有兩個披頭散髮的灰衣婦。人萎然倚立着，看樣子離死也不遠了。

唐霜青忽然明白了，這必定是專爲收押女犯的「牢房」了，想不到自己竟然也會有這麼一天。

她望着陰森森的牢房，不禁興出了一些畏懼，她想掙開了鎖鍊，就此逃走，可是却有另一種想法，迫使她不得不打消了這種念頭，心情猶豫之間，巳見一個身穿黑色衣褲的肥胖女人，由門內跑出來，老遠便向着曹金道：「曹頭兒辛苦你了，你把她交給我就沒有事了！」

曹金冷冷一笑道：「吳瑛，這個犯人，妳要好好待她，出了錯可是妳當！」

泰二風這時走過去，小聲的對那禁婆吳瑛說了幾句，就見那胖女人連連點着頭，牛滿橫肉的面頰上，帶出了幾絲冷笑。

她搖搖擺擺的走過來，上下看了唐霜青一陣，點點頭道：「果然是個大美人兒，妳姓什麼？」

唐霜青冷冷一笑，說道：「妳何必多問！」

曹金忙代答道：「她姓唐！」

禁婆吳瑛赫赫一笑道：「姓唐的，來到了這個地方，可由不得妳再使性子，來，來，來，我有個好地方等着妳進去！」

曹金又關照道：「吳瑛，妳可不能欺侮她！」

禁婆嘻嘻笑道：「放心吧，曹大爺，這是我的事情，你就別管了！」

說罷由曹金手中接過了鍊子，向着唐霜青道：「走吧姑娘。」

曹金和秦二風一來是怕唐霜青逃走，再者也怕禁婆對她用刑，一個不好惹翻了她，更不可收拾，所以二人一直跟進到牢房內。

秦二風冷冷問道：「妳要把她關在那裏？」

吳瑛嘻嘻一笑道：「自然不能把她關在通問大房子裏，人家是個乾凈姑娘，我爲她找個好地方！」

曹金向着唐霜青抱了抱拳道：「姑娘今天謝謝妳帮忙，我們絕不能虧負妳。」

唐霜青冷冷一笑道：「你不必再關照我了，我什麼都明白！」

曹金含笑道：「好，姑娘妳是明白人，自然不會找我們的麻煩，有什麼事妳只管找我就是！」

那個吳瑛這時上前把唐霜青背上的包袱摘下來，看了看她那一口寶劍，笑道：「這玩藝兒妳不能帶着，我都爲妳收着，有一天官司平了，再還給妳。」

說時，伸手就去摘那口劍，唐霜青陡地柳眉一挑道：「不許妳動！」

禁婆嚇得後退了一步，曹金忙陪笑道：「姑娘妳這就外行了，那有坐牢還帶着寶劍的，不是我們不放心妳，實在是一旦上面問下來，我們担當不起，姑娘，妳再賞個臉吧！」

說着乾笑了兩聲，試着伸手摘劍，唐霜青這回就沒有發作，曹金把寶劍和包袱一併拿起來，笑向唐霜青道：「這兩件東西交給我，我負責爲妳收着，郭二公子回來了，我原份的都交給他，讓他爲妳保存，妳看好不好？」

唐霜青點了點頭，不再言語。

這時吳瑛巳用力的打開了一扇鐵門，現出了一間牢房，乍看起來，倒不似一般牢房之陰晦潮濕，吳瑛赫赫笑道：「進去吧，大姑娘！」

說着把她向房裏一推，「砰！」一聲，關上了鐵門，唐霜青站定身子之後，才發現這牢房內，竟然另外還有一個女囚犯關在裏面，不由甚是氣惱，可是那禁婆吳瑛巳去，巳是無可奈何。

當下她嘆息了一聲，見房內設有兩張木椅，就過去坐下來，心中不禁有些奇怪，因爲這間房間，絕不似關禁犯人的牢房，室內非但是設有兩個單人小床，而且有桌有椅，窗明几淨，打掃得十分整潔。

這一點，倒是唐霜青所沒有想到的，她不由對這房內那個特殊的犯人，感到了極度的好奇，開始注意的向那人望去。

剛才進門時，她只看見這犯人一個背影，這時由於角度不同，她倒是看清了這人的正面，只見對方是一個年在三十左右的女人，白皙無血的一張瘦臉，襯以又黑又亮的一頭長髮，看起來眞像個鬼也似的，只是世上絕沒有這麼好看的鬼。

這女人儘管是面如白紙骨瘦如柴，可是五官極爲清秀，兩道修長的眉毛，一雙黑白分明的眸子，挺直的鼻樑，紅潤的嘴唇，眉目之間望去更是清秀玲俏。

唐霜青正看得入神，忽見這婦人一雙

眸子，也直直地看着自己，面上表情一片木納，在她黑色長裙之下，露出一雙白足，赤着脚，未穿鞋襪，可是雙足之間，却加着一副極大極重的脚鐐。

這女人如此直視着唐霜青，良久不發一言，使得唐霜青十分蹩扭，可是唐霜青却也不想與她說話，自己走過去，往那張空床上一倒。

她身子一躺下，忽聽得一陣極尖銳刺耳的怪笑之聲自那婦人口中發出，嚇得她翻身又坐起來，却見那瘦婦伸出一隻白手，指着自己，笑得前跌後仰，一時淚涎交流而下。

唐霜青不由一陣怒起，可是轉念一想，彼此都是受難之身，遂就捺下了怒火，只是靜靜的看着她，看她意欲何爲。

那婦人一直笑得聲嘶力盡，才止住了笑聲，坐在床上的身子，慢慢的萎縮下去，最後雙肩內縮，低下了頭，滿頭長髮，如同雲霧也似的垂散了下來。

唐霜青這才冷冷的道：「妳是笑我麼？我有什麼好笑之處？」

話聲才落，却又見那婦人瘦肩頻抽，竟自又低聲痛泣了起來。

唐霜青不由被弄了個滿頭霧水，她初來不明究裏，也不便問，只是怔怔的看着她，就見這個女人一陣痛泣！有如幽谷猿鳴，直哭了個肝腸寸斷，淚流成河，足足哭了有小半個時辰，才止住了悲聲，可是這一笑一哭，已累得她頻頻喘息不已。

這時，鐵門上突有人重重地敲了兩下道：「好了，大小姐，別再鬧了，莫相公來了！」

接着，這人發出了一陣怪笑，隔着門又道：「姓唐的，我爲妳挑的這間房好不好？」

唐霜青聽出這人口音，正是那禁婆婆吳瑛，不由甚是有氣，這才明白，原來這禁婆是有意捉弄自己，才把自己關在這間房中，看來這同室女子，必是一個瘋婦無疑了。

想到此，不由大怒，却也作聲不得，她實在不願意在這種地方，與人大吵大鬧，就見吳瑛自一扇鐵窗上探頭笑道：「姓唐的，別怨我，這是牢裏的規矩，凡是新來的要有四十九天的罪受，妳忍忍吧！」

唐霜青冷冷一笑，道：「這人是瘋子吧？」

吳瑛呵呵笑道：「瘋，豈止是瘋？告訴妳吧，姑娘，她是這牢房裏第一號厲害的人物，誰也不敢惹她，死在她手裏的，已經有三四個了！」

唐霜青冷笑道：「既如此，這瘋婦怎不問斬？」

吳瑛冷笑了一聲道：「斬？誰敢斬她？她父親乃當朝刑部尙書，姑娘，聽說妳有一身本事，妳可要防她一防才好。」

唐霜青只是冷笑，不再發一言，那禁婆又囉嗦了一陣，只好自行離開，這時那床上的瘋女，睜着一雙大眼睛，望着唐霜青，忽然媚笑道：「妳是莫小泉的妹妹是吧？」

她聲音清脆悅耳，表情天眞，說罷，猛地站起，直向唐霜青面前走來。

唐霜青這時對於這個被稱作「大小姐」的瘋女，心中竟充滿了奇異，只是此刻正所謂「泥菩薩過江自身不保」，却也沒有許多閑心去管人家事。

當下見狀之下，便搖了搖頭說：「我不認識什麼莫小泉，更不是她妹妹！」

瘋女忽地站住，只見她杏目一睜，怪聲道：「妳想騙我，妳哥哥是要妳來接我回去的是吧，說呀，是不是？啊——我太高興了！」

她猛地張臂向着唐霜青抱來，足下的鐵鍊，發出嘩啦一聲，唐霜青不由嚇了一跳，雙掌一揮，「叭！」一掌，正擊在了這瘋女右肩之上。

瘋女身子一幌，「噗通！」一聲，摔倒在地，可是她身子猛然一翻，又跳了起來，口中大笑道：「好呀，果然是妳，莫小泉，莫小泉，妳害得我好苦！」

說着，她又向着唐霜青身上撲過來，唐霜青兩手一揚，這瘋女再次的被打跌在地。

這一次，她怔住了，只管呆呆的望着唐霜青，半天才吶吶道：「妳不是莫小泉的妹妹，她妹妹沒有這麼大力量！」

說到這裏，忽然「嘩啦！」一聲，由地上竄了起來，雙手直向唐霜青雙肩上抓了下來。

唐霜青兩次打倒了她，只以爲她並不擅武功，却未想到她還有如此一手，不禁大吃了一驚。

這位大小姐手上帶出凌厲的兩股勁風，猛然抓過來，唐霜青兩手雖被銬着，可是身手仍極靈活，她身子向下一縮，已轉到了瘋女身後，雙掌一抖，帶着手銬，向瘋女背上擊去。

可是這一次却是大大的出乎她意料之外，她雙掌方自打出，就見那瘋女身子向前一塌，竟然捷如飛猿也似的竄了出去，足下鐵鍊嘩啦一響，人已倒蹦在西面的鐵窗之上，身法之快，姿式之美令人驚服。

這一突然的發現，使得唐霜青心中一凜，她實在沒有想到，對方一個宦門弱女，又患有神經病，竟然會有如此一身傑出的武功。

却見那瘋女倒掛着的身子，忽地飄了下來，睜着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嘻嘻笑道：「妳好大的本事呀，嘻——我們來玩一玩好不好？」

她搖曳着身子，一頭長髮，由上垂掛下來，紅唇微張，露出雪白的牙齒，就像一個幽靈也似的，向着唐霜青一步一步逼了過來。

唐霜青這時已被迫不得不與她動手，可是對方既是一個神經失常的人，自己豈能與她一般見識。

她後退了幾步道：「瘋子，我可不是好欺侮的人，妳要是想找我的痲煩，可得小心點。」

瘋女揚臉大笑，說道：「什麼，妳說什麼？」

她身子向前一躍，足下鍊子「嘩啦！」一聲，已到了唐霜青面前，雙手張開，向着唐霜青面門就抓。

唐霜青不由大怒，雙手一合，兩腕之間的鐵索，「唰！」一下掄起來，反向瘋女肩上打去。

她二人一個是脚鍊，一個是手銬，行動上同樣的是不方便，唐霜青銬索出手，



瘋女一退身跳開，雙方仍然是誰也沒打着誰。

瘋女這時發出了一陣刺耳的笑聲，她原來是一個極爲可人的美人兒，由於她的不修飾，加上行動的放肆，精神的失常，看起來就變得很可怕。

尤其是這時的樣子，看來簡直像是一個鬼，唐霜青忽然對她生出了一種同情之心，一個人落到如此地步，其內心必然是受過相當的創傷！

唐霜青如此想着，更不由對她油然生出了一些憐惜之意，敵對的念頭，立時就打消了不少。

瘋女笑了一陣，雙手頻頻抓着她頭上的散髮。那帶着鎖鐐的一雙脚，不時的跳動着，發出陣陣響聲，那種樣子看起來簡直是一種失去本性的無法自制的動物。

似如此，足足有一盞茶的時間，她才稍爲安靜下來，却瞪着一雙大眼睛，癡癡的望着窗外，一言不發。

瘋女癡望了一陣之後，徐徐轉過頭來，雙目微微閉了一會兒，像是方由夢中甦醒過來一般。

她伸出一隻白玉般的玉手，慢慢把頭髮分開，雙手交替着把頭髮一絲絲的理好，這些動作，倒是帶着一個少女的儀態與文靜。

唐霜青忍不住喚了一聲：「喂——」

瘋女撩起眸子望着她，苦笑道：「我又不叫喂！」

這句話顯得她神智很清醒，唐霜青不由一楞，她眞有點弄胡塗了。

唐霜青冷笑了一聲道：「我現在與妳一同住一個房間，希望我們能好好相處。」

瘋女面上帶出了一絲冷笑，道：「誰要妳到我房裏來的，那吳婆子曾答應不再讓生人到我的房裏來的，怎麼又關外人進來？」

說完，伸出雙手，用力的在鐵柵上敲着，發出「匡噹！匡噹！」的巨聲，口中叫道：「吳婆，吳婆！」

搥了一陣，未聞那禁婆有何回應，她就停止了搥打，輕嘆了一聲道：「她們是狠，我們是人——」慘笑了笑，望着唐霜青道：「妳可以告訴我姓名麼？」

這時看起來，她完全又是一個人了，是一個神智清醒，溫文有禮的女士。

唐霜青點了點頭道：「當然可以，可是妳先要告訴我妳叫什麼名字？」

瘋女微慍道：「是我先問妳的，而且妳是新來的。」

唐霜青想了想，就點頭道：「好吧，我叫唐霜青！」

「是爲什麼進來的？」瘋女追問了一句。

唐霜青望了望她，面上訕訕的道：「我就是過去蘇州城張貼告示要捉拿的那個人！」

瘋女冷冷哼了一聲，道：「一個女飛賊！」

唐霜青秀眉一剔，可是轉而一想，就又苦笑了笑道：「隨妳怎麼說吧！」接着，她反問瘋女道：「妳呢，莫非妳不是一個犯人？」

「當然不是！」

「那妳怎麼會進來的？」

「我——」說着，瘋女站起來，她那一雙白手緊緊地捏着，頓了頓，道：「妳不會明白的！」

「我當然不明白，所以才問妳！」

瘋女又望了望她，露出了白牙，無可奈何的笑了笑道：「好，我告訴妳，我名叫盛冰，是由京裏來的！」

唐霜青問道：「妳犯了什麼罪？」

盛冰冷冷的道：「我不是說過了，我沒有犯罪，我是被人陷害，陷害！」

最後這「陷害！」兩個字，說得特別響，隨着她又顯得有些激動，跳起來，一把抓住了唐霜青雙腕道：「妳必須要相信我，我是被繼母陷害的！」

「哦——」唐霜青呆了一呆，慢慢掙開了她的手，道：「妳不要急，坐下來慢說！」

盛冰雙目中滾出了眼淚，就像是豆子也似的洒了下來，她哭泣着說道：「這幾年，沒有任何人相信我——都以爲——我是殺人的兇手，其實我沒有，是我繼母害我的，她逼我……逼瘋了我，逼着莫小泉與我妹妹結婚——好狠的心！」

她邊說邊哭，手脚抖動得很厲害，而且面色漸漸變得蒼白，看樣子像是立刻又要發瘋了一樣。

唐霜青想趁她明白的時候，多瞭解她一些，當下忙道：「妳不要哭，說明白一點好不好？」

盛冰抹了一下眼睛，望着唐霜青道：「莫小泉和我是從小一塊長大的……我們已快成親了，可是我繼母却在父親壽辰的那一天，暗害了來拜壽的錢侍郎的兒子……用我的寶劍……硬說我是殺害錢侍郎兒子的兇手！」

唐霜青怔道：「可是妳父親怎會就相信呢？」

盛冰木然道：「哼，他只聽信繼母之言，再說那錢侍郎的兒子又死在我房內，寶劍又是我的……我太冤枉了……」

忽然又掩面痛哭起來，唐霜青正想安慰她幾句，她却猛地跳起來大叫，道：「冤枉，冤枉，冤枉……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唐霜青忙拉住她，道：「盛姑娘不要叫。」

盛冰雙手用力向唐霜青面上抓來，高聲嚷道：「滾開，妳這個女人是誰？」

唐霜青倏地退身，却見那盛冰，一隻手指着自己嘻嘻哈哈地又笑了起來，一刹時之間，她又回復到來時瘋顛的狀態，唐霜青不由大失所望，嘆了一聲，頹然向床上倒下。

她這裏身子方自倒下，就聽得鐵門外，那禁婆吳瑛大聲叫道：「唐霜青，快出來，上堂了！」

唐霜青吃了一驚，猛地坐了起來，就見鐵柵門開處，門外兵勇成羣，閃電手曹金及捕快秦二風當門左右而立，吳瑛笑道：「唐霜青，過了堂再回來睡吧。」

曹金抱拳笑道：「姑娘，請多帮忙，這不過是例行公事，請戴上這個！」

唐霜青一言不發，站起來步出門外，曹金把一副魚枷給她套在了頭上，吳瑛趕忙把鐵門關上，生怕那瘋女盛冰，發作惹事。

室內的盛冰却嘻嘻笑道：「又一個寃死鬼，一去準不能活，死了好，死了好，又穿袍子又穿襖——」

吳[illegible]口中罵了一句，好似對於這個盛冰實在是無可奈何，閃電手曹金却向唐霜青道：「這位盛姑娘是刑部盛尚飛的千金，犯了殺人罪，本該問斬的，因爲她發了瘋，所以死刑免了，活罪却是不能饒，北京刑部發交本衙看管，罪刑是終身監禁，可憐！」

唐霜青此刻自問必死，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倒是內心對這個叫盛冰的瘋女子，寄以無限同情，聞言後冷笑了一聲道：「你們要是欺負她是一個瘋子，就太不應該了，以我看這位盛小姐是寃枉的，有一天我要是出去了，我必定要去找一找那位盛尚書，問問他何故聽信一面之言，加害親生的女兒！」

曹金神色一變道：「我的姑娘，妳此刻是泥菩薩過江，自己的事還保不住，那裏還有心情去管別人的事，這話快別說了，走吧！」

秦二風也小聲道：「唐姑娘，這話可別亂說，妳是聽誰說的？我們走吧，大人大概已昇堂了！」

唐霜青淺笑了笑，說道：「事到如今，我是什麼也不怕了，生死有命，我們上堂去吧！」

曹金笑道：「姑娘能這麼想，那就好了！」

一行人走出了女舍牢房，在通往大堂的一條道路上，早已佈好了兩行兵勇，一個個弓上弦，刀出鞘，擺出一副如臨大敵的態勢。

唐霜青看了一眼，遂自低下了頭，前行了十數丈，就見一隊提着燈籠的差役走過來，爲首一個身着紅衣，留有小鬍子的官人抱拳道：「曹頭兒，辛苦了，大人已昇堂了——」

說話的這個人，乃是「江寧」府的大班頭米文和，他是奉命特地趕到蘇州來，會同蘇州府的曹金看守唐霜青的，並且準備提唐霜青去江寧過案。

因爲唐霜青在江寧境內作的案遠比在蘇州住的多！

曹金見他來到，上前握手寒暄了一番，小聲說了幾句，米文和面現驚異的看了唐霜青幾眼，嘿嘿一笑道：「眞想不到是這麼一個小妞兒！」說罷走過來，又上下打量着唐霜青道：「小姑娘，妳也太厲害了，這裏府大人問完了案，沒別的，妳還得跟我走一趟，咱們上南京去！」

唐霜青面色一寒，正要發作，前面已有人過來大聲道：「快帶人犯！」

這聲叱喝，突如其來，如同是晴空的一個焦雷，使得唐霜青也不由嚇了一跳，曹金在她身後輕輕推了她一下道：「快走吧！」

在一連串帶人犯聲中，唐霜青身戴重刑來到了大堂，只見這座府衙大堂在數十盞明燈照耀之下，光亮如同白晝，由大門向裏排，二十名劊刀手，二十名堂哨，二十名紅衣捕快，另外靠近堂案兩側尚有一十六名青衣漢子，各持着鴨嘴棍。

兩盞絹燈的小案上，坐着四名文書官員，獨獨空出了正中一張紅漆的大桌案。

這時候，那名官拜四品的蘇州知府盧大人，身着官服從裏面走出來，就位昇堂，身旁左右隨着一個青衣小斯。

這位盧大人，名叫向前，乃是三甲進士出身，其人斯文，但却有一種讀書人的拗性，爲官很是廉正，有「鐵面正堂」的雅號。

唐霜青被擒的消息一傳到了他的耳中，他眞是又驚又喜，立時傳令昇堂開審，對於那位鬧得金陵蘇州天翻地覆的女飛賊，盧大人倒是眞急着見上一見，要看看她到底是何等樣的一個人物？

唐霜青來到了大堂上，兩側差人一齊吼起了堂威，可是這位身懷奇技的姑娘，却是毫不動容，所謂「哀莫大於心死」，她自忖必死之後，也就一切處之泰然了。

曹金等一干人，前呼後擁到了大堂正中，然後那曹金就地一拜道：「稟大人，女飛賊唐霜青帶到，請大人發落！」

盧向前那張白皙方形的臉上，帶出了一片怒容，一雙細長不怒自威的眼睛，向着唐霜青看了看，兩側衙役叱聲喝道：「跪下！」

唐霜青身帶魚枷，向着當前的盧大人打了一躬道：「犯女唐霜青參見大人！」

盧向前嘿嘿一笑，心中着實吃驚，他爲官半生，大小案子在他手裏，不知審問過多少了，其中女犯人也見過許多，可是像唐霜青如此清秀脫俗美麗少女，却是第一次見到，這一霎時他內心眞不禁有些懷疑了。

因爲他絕不敢相信，如此一個嬌滴滴的大姑娘，竟然會是一個女賊，而且是一個武技超羣的人物。

兩側差人，連聲怒喝道：「跪下，跪下！」

那位盧大人擺了擺手道：「免了！」

他那雙細長的眸子，向着唐霜青仔細看了看，冷笑道：「唐霜青，妳是那裏人氏？江寧與本府的一十七樁大案，可是妳一人所爲麼？妳要實話實說！」

唐霜青本以爲這位大人，是何等一個窮兇極惡的人物，却未想到竟是一個道貌岸然的正直人物。

她聽了這幾句話，一雙剪水瞳子，直直地向着盧大人看着，點了點頭道：「犯女乃是湘南人氏，江寧蘇州的案子均是我一人所爲，大人請定罪！」

盧向前搖了搖頭，道：「唐霜青，本府看妳小小年紀，樣子不像是一個會武的人物，妳是不是寃枉的，還是什麼人要妳出來頂罪，如有寃屈，不妨實告本府，須知王法無情，可不是鬧着玩的咧！唐青霜，妳要仔細想一想！」

這幾句話，出自這位「鐵面正堂」的口中，確是十分的令人感動，唐霜青不禁苦苦一笑道：「大人不必爲難女開脫，方才難女已說過了，這些案子均是難女一人所爲，與旁人無關！」

盧知府長眉一皺，鼻中哼了一聲道：「本府不信妳一個柔弱的女子，竟然有這麼大的本事。」

唐霜青垂首落淚，道：「難女自幼從師習武，薄通技擊，這些案子，實在是我作的！」

盧知府森森一笑道：「唐霜青，妳未免把本府看成一個無知的小孩子了，妳說是妳所爲，本府却難以相信，要知道這是殺人大案，罪名一定，就要問斬的呀！」



唐霜靑珠淚漣漣道：「難女如果怕死，也就不會甘心就縛了！」

這時一旁的曹金上前下跪道：「稟大人，這姑娘所說確是眞情！」

盧知府冷冷笑道：「有何爲證？」

曹金叩了個頭道：「這位姑娘確實身懷絕技，她昔日匿身娼院寶華班，現有該院的伙計金虎爲證，請大人一問便知！」

盧知府咳了一聲道：「帶他進來！」

堂差高聲宣道：「帶金虎！」

那位「寶華班」的大茶壺金虎，驚得全身直打哆嗦，一進大堂就跪下了，大聲哭道：「小的寃枉呀！」

早有兩個差人把他架了過去，金虎更是殺豬也似的叫了起來，盧大人一拍驚堂木，「叭！」一响，道：「禁聲！」

金虎張着咀直叩頭，盧大人雙目一瞪道：「大胆的金虎，你有幾個腦袋，竟敢作此案證，你說這位姑娘就是當初寄身寶華班的女賊，有何證據？」

金虎一面叩頭，一面泣道：「小的所言句句是眞，這位姑娘早先在寶華班化名芷姐兒，一點都不錯，大人……您老人家要是不信，可以傳寶華班的老鴇和妓女小紅，她們都能作證！」

盧知府冷笑道：「你可願畫押！」

已有差人把口供送到金虎面前，金虎打了手印，盧知府喝道：「押下去，一月之內不得離開本城，隨傳隨到！」

金虎叩了個頭，跟着一個差人兎子也似的出了大堂。

唐霜青冷笑了一聲道：「大人此番總可以相信了吧！」

盧向前身子微偏，坐在一旁的師爺，立時湊近低語了幾句，盧向前坐正了身子，正色道：「唐霜青，妳說妳身通武技，可願當着本府面前一試身手？」

此言一出，那三班捕快，都由不住嚇了個面色大變，捕頭曹金立時回稟道：「大人，這斷斷使不得，刑具一開，只怕無人能制服她了！」

盧向前長眉微顰，正不知該如何是好，唐霜青却已莞爾一笑道：「大人眞要看犯女一現身手麼？」

盧知府點了點頭，還未說話，唐霜青已又冷笑道：「那容易，這小小兩件枷鎖，其實又能奈得我何？大人請看！」

話落但見她肩骨微動，雙腕一振，只聽得「嘩啦！」一響，枷鎖作碎片一般的跌落在地，盧知府「啊呀！」一聲驚叫，滿堂文武一時均都嘩然大亂起來。

盧知府驚魂略定，一打驚堂木，竟然失去了那唐霜青的踪影，這一驚，直驚了個面色如土，大聲叱道：「拿人！」

捕頭曹金與各差人，一時都拔出兵刃，就連他們這些人，一時也沒有看淸唐霜青是怎麼走的，慌亂間紛紛向堂外奔去！

盧知府也嚇得離了官案，連連頓足不已。

就在這時，大堂頂空樑柱上，一個嬌滴滴的聲音道：「大人如今總該相信小女子所言是實在的了吧？」

盧大人一抬頭，倒抽了一口氣，敢情那唐霜青姑娘，竟是高高坐在樑柱之上，距離堂下足足有三四丈高下。

盧知府定定神，抬頭招了招手道：「姑娘神技眞是驚人，快請下來，本府信妳就是了！」

唐霜青一聲淺笑，身飄處，如同一片樹葉似的落了下來，仍然是站立原處，她螓首微垂道：「大人受驚了！」

盧知府與滿堂文武瞎情之下，一個個呆若木鷄。少停了一刻，盧向前才回坐於公案之上，他吶吶的道：「唐霜青，妳既然有此武功，瞞過了本府與滿堂耳目，却又爲何不逃走呢？」

唐霜青抬頭看着盧知府，微微苦笑，說道：「犯女自知罪行重大，不敢一走了之！」

盧向前點了點頭，偏身對那位嚇得面無人色的師爺道：「倒也難得！」

他遂又轉過身來，對唐霜青說道：「姑娘，本府知道妳所傷害的，多是些地方上的奸商惡紳，妳所偸走的銀錢珠寶，也都全部送還，一文不短，妳如何要如此作呢？」

唐霜青微微吃了一驚，她忽然想起來，那一日長江之上，雲先生攔江打刼，原來他把所得財寶，已全數交還，這倒是自己所不知道的，此刻聞言一時不知如何作答。

盧向前嘆了一聲，道：「本座再命人爲妳戴上重刑，妳可願意，這是朝廷的王法，不可不遵！」

唐霜青點了點頭，一旁的曹金立即會同秦二風等人，把一副雙料的脚鐐手銬，當堂爲她重新戴好。

盧向前喟嘆道：「姑娘，本府對妳已無可審，一切妳都自己誠實供認，現有江寧府行文來此提妳前往，妳明天就隨江寧府的米文和捕頭去吧！」

說罷他目視曹金道：「曹班頭，你去關照牢房的婆子，就說我說的，要好好照顧這位姑娘，不可虧待她，如有差錯，讓本府知道，却是不依！」

曹金彎身唱了聲諾，盧知府拍了一下驚堂木，道：「退堂！」

× × ×

一盞昏暗的紗燈，明滅在獄室之內。

黑蝴蝶唐霜青，伏在案上，咬破中指，在一張鵝黃素紙上留下了她的遺書。

「郭兄別矣，南來晤兄，本思以有罪之身，任憑吾兄責斥，不意舊案發作，身繫牢獄，回思昔日所爲，雖非正道俠士的行徑，然所傷多不義之輩，且出於不得已，吾兄當能諒察，妹唯獨傷心者，此行不及見吾兄，一表衷心之歉疚，復不能再見兄之神采，今起解江寧，料必凶多吉少，鴻哥……你可知妹之心情乎？……別了……書交曹金捕頭，盼能送達兄手，此妹之癡心也，尚望吾兄見字不必傷心，此固妹罪所應得也，所留衣物不值分文，棄之可也，寶劍一口，乃友人雲思佳所贈，今轉贈與兄，望笑納，臨書涕泣，不知所云，願多珍重，順請。

道安

愚妹唐霜青檢衽絕筆

×月×日」

血書寫完，不禁悲從中來，唐霜青竟

自伏身几案上痛哭了起來，案上的殘燈，時明時滅，兩隻飛蛾繞燈而舞，這情景也着實悽涼。

忽然，一隻白手撫在了她肩上！

唐霜青大吃了一驚，倏地轉身，只見那瘋女盛冰，鬼魅也似的，立在身後，她神情木納，狀如呆偶，可是那雙黑白分明的眸子裏，却放射出一種異樣的光采。

唐霜青忙以衣袖把血書蓋住，道：「妳看什麼？」

瘋女人露出了細白的牙齒，笑了笑道：「我已經看見了！這是一封絕命書，是吧？」

唐霜青抹了抹臉上的淚，沒好氣的道：「關妳何事，睡妳的覺去吧。」

盛冰冷笑了一聲道：「可憐！」

唐霜青「嘩啦！」一下站起來，道：「什麼可憐？」

盛冰低下了頭，徐徐的道：「妳和我，同是自命不凡的女子，可是我二人的遭遇却是如此的悲慘，豈不是可憐嗎？」

這幾句話，出自瘋瘋顛顛的盛冰之口，尤其令人感動，唐霜青黯然的笑了笑，道：「盛冰姐姐，人總是要死的，有什麼值得可憐的？」

盛冰呆呆的道：「死有重於泰山，也有輕於鴻毛，我要是妳，我絕對不會這樣死！」

唐霜青一怔道．「我．．．．身犯重罪，罪有應得！」

盛冰冷冷笑道：「我們這些人生存在世，本就爲了替天行道，否則惡人不死，好人永遠不得出頭。」

唐霜青大吃了一驚，因爲這幾句話出自這個瘋女之口，太突兀了，即使一個正常的人，也不見得會說出如此有力的話來，這盛冰設非是一個思想超然的人，那麼，她的瘋顛就令人可疑了。

唐霜青不由用一雙眸子，緊緊地逼視着她，吶吶地問道：「妳是眞的瘋——還是……？」

盛冰一雙白手，把散在面頰上的亂髮，向兩側一分，露出白牙，笑道：「妳看呢？」

唐霜青猛地逼近道：「妳……」

盛冰點了點頭，一雙白手緊緊壓在了唐霜青肩上。

唐霜青驚異得呆住了，這時候盛冰那雙黑亮的瞳子凝視着她道：「唐姑娘，妳猜對了，我是——」言到此，鐵門外有人大聲說道：「唐姑娘睡吧，明天還要上路呢。」

盛冰立時發出一聲尖笑，怪聲道：「滾妳的蛋，老太婆，哈——哈——」

門外的禁婆吳瑛氣得啐了一口道：「妳呀，不得好死喲！」

吳瑛走後，唐霜青再看那盛冰，却又不似那種瘋狂的模樣，唐霜青忽然明白過來。

原來這盛冰之瘋是裝作出來的，這一個發現，使得她大爲驚異。

盛冰在她身邊坐了下來，目光烱烱的道：「妳現在總算明白了吧？」

唐霜青點了點頭道：「妳是裝瘋？」

「不錯！」盛冰壓低了喉嚨，苦笑了笑道：「爲了活命！」

唐霜青皺了一下眉，正要發問，盛冰冷漠的又道：「妳當然不明白，妳才來，我自然不相信妳，昨天那些瘋話，希望妳不要介意。」

唐霜青搖了搖頭，欣慰的道：「那倒不會，可是妳這又是何苦，妳難道不能逃出去？」

盛冰微笑道：「我要想逃，那簡直是太容易，可是如此一來，我那作官的爹爹，就難免要受到牽連了。」

唐霜青道：「可是，妳難道甘願在此囚禁一生？」

「當然不——」盛冰微微一笑道：「我就要出去了！」

唐霜青道：「怎麼出去？」

盛冰笑道：「要靠妳幫我的忙！」

「我幫妳什麼忙？」

「這件事很容易，妳仔細聽我說！」

盛冰用長長的指甲，把燈花剔了一下，胸有成竹的道：「我們可以假裝打架，然後妳用食指點中我的『桑元穴』，如此我暫時就等於死了！」

說到此，她凝望了唐霜青一眼，接道：「妳可擅於點此穴道？」

唐霜青苦笑道：「桑元穴是走心脈之偏穴，一指輕重，有生命危險，我不敢嘗試！」

盛冰冷冷一笑道：「聽妳如此說，已知妳是內行了，妳莫非不願意幫我這個忙麼？」

唐霜青秀眉一剔道：「妳說得好輕鬆，如此一來，我的罪名之上，豈不又加上謀害同囚人一樁了麼？」

盛冰面色微微一紅，道：「事實上，妳已是許多命案的元兇，再多上一件又有何妨？」

唐霜青想想，喟然一嘆，道：「這倒也罷了，只是，妳一定要如此做，又爲了什麼？」

「妳好傻！」盛冰說：「如此一來，我就可以出去了，如果妳下指部位正確，十二個時辰之後，就自會甦醒，那時海濶天空，我就自由了！」

唐霜青沉思了一刻，道：「要是我部位拿不準，妳豈不是弄巧反拙，就此喪生了？」

盛冰苦笑道：「這一點我也想過了，果眞如此，也是命中註定，我也就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唐霜青反問道：「那麼，妳何不自己下手？」

盛冰哂道：「妹妹，妳這句話可就說得外行了，三十六處穴道處處可以自點，唯獨此『桑元』一穴例外，一指偏差，立即血逆眉心，終身殘廢！」

唐霜青嘆了一聲道：「我何嘗不知道，只是妳果眞是爲繼母所陷，還是另有隱情？」

盛冰冷冷一笑道：「如果妳不相信我所言，那就算了！」

說罷賭氣轉向一邊，唐霜青呆坐了一會兒，把盛冰所說，思前想後反覆思忖了一遍，暗想自己反正是死路一條，何必不救她出去？看對方絕不似一個壞人，不如姑且聽她一次好了。

於是，唐霜青點了點頭道：「好吧！





唐霜青寫血書給郭飛鴻。

我依你之言就是！」

盛冰甚是欣喜的道：「我出去之後，下一步就是接妳出去！」

唐霜青呆了一呆，苦笑道：「不勞費心，我們依言行事吧。」

說完，把那封血書折好置於懷內，二人竊竊私語了一番，遂即開始動手。

× × ×

天方黎明，牢房外集結了大羣的差人，那位江寧府來的捕頭米文和會合閃電手曹金等人，把定製的一輛囚車推到了女牢門前，接着就要提解人犯。

就在這時，女牢內發出了一陣喧嘩，那位女牢的禁婆面色如土的由房內跑出來，大聲道：「不好了，不好了，出了人命了。」

閃電手曹金一驚道：「什麼事？」

吳瑛一把抓住了他道：「曹捕頭，你們快把那姓唐的姑娘弄走吧，她把盛大小姐打死了？」

曹金一跺脚，道：「咳！這是怎麼說的？」

說罷一行人匆匆進入牢房，就見唐霜青面帶怒容，身披重刑，立在鐵門裏面，一言不發，那瘋女盛冰則直挺挺地躺在室內地上，面如金紙，一動也不動。

曹金結結巴巴道：「姑娘——這是怎麼一回事？」

唐霜青冷冷一笑道：「這可怪不得我，是她先動手想制我於死命，却未想到她如此膿包！」

曹金進內以手一試那瘋女口鼻，又摸了摸她的腕脈，搖了搖頭道：「不行了，抬出去吧！」

禁婆吳瑛嚇得直抖道：「曹頭兒，你看這件事怎麼是好？」

曹金看了唐霜青一眼，苦笑道：「據實報上去也就是了，這瘋女最近鬧得也實在太不像話了，死了也好！」

說着，向唐霜青抱拳道：「姑娘，在下奉命會同江寧的米文和捕頭，要遞解姑娘去江寧候審，現在囚車已經備好，姑娘請跟我們走吧！」

唐霜青冷然道：「何必多此一舉，反正是死路一條！」

一旁的米文和嘿嘿一笑道：「話可不能這樣說，姑娘，這是朝廷的王法，姑娘，我們很敬重妳一身武功，可是誰叫妳作那種事情，有甚麼辦法呢？」

唐霜看到了這時，也確實無話好說，她秀目一掃四週，只見四週足足有百名兵勇，一個個橫刀挽箭，如臨大敵。

米文和赫赫笑道：「我姓米的最是講交情，姑娘只要不和我爲難，咱們什麼都好說，要是姑娘自恃武功……嘿嘿……大姑娘……我們可是有一桿抬槍跟着，那時候，姑娘！妳想想看，吃虧的，還是妳自己！」

唐霜青微微一笑道：「我們走吧！」

她說着回身一看，吳瑛帶着另兩個女獄卒，正抬着盛冰僵硬的身子走出來，心中頓時微微放心，她暗暗祈求着盛冰能够起死回生，達成她忍辱復仇的願望。

轉念一想自己，這位生性純良的奇女子，又不禁一陣心酸，當時輕移蓮步，隨着曹金等人行出了牢房，望着那輛特製的紅色囚車，唐霜青冷冷一笑道：「你們不必担心，姑娘要是存心想跑，就憑你們還攔不住！」

曹金上前陪笑道：「大姑娘，我們知道妳的好心，所以沒甚麼不放心，此去江寧府還要三四天的路程，我們快走吧！」

說罷，他同着米文和一左一右，押着她上了紅色囚車，放下了車簾，由十名騎馬的差役前導，這輛囚車遂就起程了。

## 爲友赴死 大鬧法場

日落時分，在轆轆車聲之中，唐霜青等一羣人馬，來到一個叫「橫林」的小鎭上，蘇州捕頭曹金手扶在車轅上，向四外張望了一下，皺眉道：「米老哥，咱們就在這驛站上休息一夜吧！」

江寧府的大捕頭雙刀米文和，這時跨下了車，橫林驛站的差人也迎了上來，米文和說道：「你們站上有幾間房？」

一個小驛官哈腰道：「不過是兩間房，爺們湊合着過一夜吧！」

言方到此，忽聽車前役差一陣叱喝道：「小心馬，赫，好快！」

米文和曹金等一干人，趕忙轉身，就見一匹大黑馬快似脫弦之箭一般，直向囚車邊衝過來。

曹金一聲叱喝道：「什麼人？」

他口中喝着，已然撤出了一口鑌鐵鋼刀，猛地跳上車轅，雙刀米文和一雙分水刀也「嗆啷！」一聲拔出了鞘，他二人都一樣心思，先護住了車身要緊。

却見那匹大黑馬，驀地在車前停住，唏聿聿一聲長嘯，人立前蹄，揚起了大片

塵土，馬上所坐的，竟是一個一身黑衣，頭罩大草帽的年輕女人。

這女子想是怕沿途的風塵，所以自雙目以下，用一方黑綢子輕輕繫着，僅僅露出一雙挺大明亮的瞳子。

雙刀米文和一聲怒叱道：「哈！那來的野女，妳莫非不知道，這是起解犯人的囚車，竟敢放馬直衝，妳有幾個腦袋？」

馬上女子嘻嘻一笑道：「對不起大老爺，民女只是路過此地，借問一聲，此地叫什麼名稱？」

米文和沒好氣的，用刀一指道旁界碑道：「妳沒有長着眼睛，不會看麼？」

黑衣女子不氣不燥的看了路碑一眼，笑道：「呀，敢情到了橫林，可眞快！」

她說話的口音，乃是正宗的北京話，聽在耳中字正腔圓，別提多麼好聽了。

這女子說完了幾句話，一雙大眼睛，向着囚車上瞟了一眼，格格一笑道：「呀，這是什麼犯人！還值得拉下簾子呀！」

說着一伸手，竟把囚車的簾子拉開了一角，車內的唐霜青自此女一來，嘩鬧聲中，已知有故，只是她車坐久了，懶得移動，這時窗簾一開，她才向窗外望了一眼，二女目光一對，唐霜青不由心中一動，趕忙把頭低了下來。

車外黑衣女子一聲嬌笑道：「我說呢！原來是個標緻的小媳婦呀！」

米文和大怒道：「放手！」

這傢伙口中喝着，一提手中刀，竟用刀背直向黑衣女子腕上砸去，可是他的刀到了，人家也早放手了，米文和砍了一個空，不由呆了一呆，翻着眼睛道：「妳這女人是幹什麼的？」

黑衣女子格格笑道：「回大老爺，是走路的！」

米文和由車上跳下來揮手喝道：「攔住她，搜搜她。」

黑衣女雙手捂胸，嘻嘻笑道：「啊呀，可別來這一套，我怕癢！」

曹金氣得擺了擺手道：「算了，叫她走吧！」

米文和呸了一聲罵道：「媽的，跑到這裏來吊膀子來了！」

衆差人聞言，「轟！」一聲大笑了起來，黑衣女却漫不經心，嘻嘻笑道：「勞駕，那一位告訴我一聲，這裏的驛站在那裏，我想去借住一夜了！」

驛官在一旁擺手道：「妳不要問了，驛站已經滿了，再說也不能招待妳這種沒來歷的女人！」

黑衣女格格一笑道：「我又不是賊，半夜裏還會殺官刦人不成麼？」

這幾句話，語調很高，車內的唐霜青不由又心中一動，當時輕輕揭開車簾一角，向外看了看。

薄暮中，唐霜青細細打量這黑衣女子，雖然她已經過相當的喬裝，可是由她那雙黑亮而充滿了沉鬱的眸光看來，唐霜青不由頓時呆住了。

她立刻認出來這個人是誰——「盛冰」，差一點脫口呼了出來。

這一剎那，她內心眞有說不出的喜悅，喜悅的是盛冰果然復活了。可是轉而一想，內心却不禁又起了一層悲哀，微微嘆息一聲。

很明顯，這盛冰必定是想來救自己出去，可是她又那裏知道，自己此刻心情已如槁木死灰，只想一死，並不想再活着出去。

這種思想，也不知是什麼時候，開始在唐霜青心裏產生的，她彷彿認定了，只有一死，才能表明自己的淸白，只有一死，才能表明自己對郭飛鴻的癡情，因爲她沒有臉再去見郭飛鴻，可是她又是那麼的思念着他，這種錯綜複雜的念頭，使得她對於人生無味，她已經決定不再逃出去，那封血書無異已說明了她這種決心。

正因爲如此，盛冰此刻尋來，使得她感到悲哀，她感到自己是要辜負對方的一片盛情了。

忖想之中，她放下了車簾，微微閉上了眸子，不再爲車外的驚擾而動心。

那黑衣女子打趣了一陣，忽然大笑道：「風吹紗窗冷，月上玉人來——」

說罷，向着衆差人格格一笑道：「眞對不起，我走了，請讓路！」

黑衣女帶着幾分瘋顚，逗趣了一番，在場也只有米文和曹金幾位老江湖，心中有點兒狐疑，其他各人全都嘻嘻哈哈跟着瞎鬧，有一個小娘兒們調調情，對於這些粗漢說來，那正是求之不得的！

那黑衣女說完話，用手一拍馬股，坐下黑馬閃電也似的馳了出去。

車上的曹金忽地跳下來道：「攔住她！」可是已經晚了，那匹黑馬早岔進樹林子裏，跑得沒有影兒了。

雙刀米文和冷笑道：「怎麼？曹頭兒看出有什麼不對不成！」

閃電手曹金一隻手摸着下巴，沉吟道：「這個女人絕不簡單，妳沒聽見她臨走說的話麼……」

米文和吶吶道：「風吹紗窗冷——月上玉人來……」

曹金嘿嘿冷笑道：「這是兩句暗語，今天夜裏得小心，她夜裏一定會來！」

雙刀米文和收起了雙刀，怒聲道：「不來便罷，來了叫她回不去……」

曹金搖頭道：「兄弟，所謂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依我說，咱們現在趕路，今晚能趕到常州就安全了，這個小地方出了岔子可怎麼辦？」

一旁的驛官一聽，也嚇得慌了，忙打躬道：「大爺，既然如此，你們還是快去常州吧，那裏官府所在，人多，橫林這個小地方，可是保不住，站裏總共只有三個人……」

米文和此行任務重大，雖是嘴硬，其實心裏早就慌了，當時點了點頭道：「好吧，咱們再往下趕！」

於是一大羣人馬，繼續向前趕路，此去「常州」最少還有兩個時辰的馬程，因爲押着車，走起來就更慢了，看看月上樹梢，人馬才走了十數里地，眼前是一片農莊，夜風飄來是清沁醉人的野柚子花香。

人馬來到這裏，實在是相當的倦了。

米文和打量了一下附近地勢，道：「這是馬尾坡，再有一個時辰，差不多就可到常州了！」

衆人聞言俱都精神一振，因爲天太黑，前面的差人就亮起了兩盞馬燈，就在這個時候，後路上傳來一陣蹄聲，衆人還未及回身細看，來人已快似流星一般的自車隊旁擦身而過。



閃電手曹金不由「唔！」一聲，因爲馬上這人的背影看過去實在是太熟了，分明就是一個時辰前在「橫林」攔道胡鬧的那個女人。

此時此刻，這女人再次的出現，其來意不善是十分明顯了，雙刀米文和呆了一呆，冷笑道：「這女人眞是不懷好意，我們可要防她一防！」

馬隊繼續前行，雙刀米文和探首車窗之內，向着唐霜青冷森森地一笑道：「唐姑娘，方才過去的那個女人妳認識吧，她是懷着什麼心意？」

唐霜青對於這位米文和，有欠好感，聞言只撩了一下眼皮道：「不認識，不知道！」

米文和咬了一下牙道：「姑娘，我勸妳還是死了這條心吧，妳要是還想打歪主意，我米文和這兩口刀——」

才說到此，唐霜青猛地一站起來，米文和不由嚇得向後一退，差一點翻下了車去。

就在這時前路一陣喧鬧，車外的曹金大聲叱道：「護住車！」

米文和雙刀一撒，轉身下車，在數盞馬燈照射之下，正前方松樹下，立着一騎大黑馬，馬上俏坐着一個黑衣女子，米文和再一細看，不由呆了一呆，一點不錯，正是傍晚在橫林鎭上所遇的那個女子。

只是傍晚相見時，那女子頭戴草帽，而此時草帽改揹背後，却換了一塊黑綢子繫在頭上，自雙目以下，仍然蒙着一方黑紗，更不同的是此女左右雙肩，各繫着一口二尺五六寸長的短劍，血紅的劍衣，被夜風吹得左舞右飄，看上去的確是嬌姿颯爽。

雙刀米文和身子一飄下車，哈哈大笑道：「相好的，我們早就防着妳了，妳是那一道上的，報個萬兒吧！」

黑衣少女這一次却改了她嬉笑的態度，聞言冷森森地道：「憑你也配！」

隨行的六十名差人，全數都躍下馬來，團團把囚車護住，閃電手曹金一打量着黑衣女子那種神情，內心已有幾分担愁，所謂不經一事，不長一智，自從他經歷過唐霜青那件事情之後，對於婦人女子，他是絲毫也不敢小看了。

這時他眼見對方那種鎭定的模樣兒，便知不妙，當下嘿嘿一笑，抱拳道：「女壯士請了，在下等奉行官差，解送的是要犯，朋友有何高教，尙請明言，曹金只要能作得到，定不使朋友失望。」

馬上黑衣女一聲冷笑道：「這還像兩句人話，曹頭兒，你不認識我，我可認識你，今天的事，說起來也好辦，只要你曹頭兒一點頭，我們也就好說話了。」

曹金吃了一驚，因爲來人竟知道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可知絕非偶然，他是位老江湖了，遇事鎭定得很，當下微微一笑道：「有什麼事姑娘妳請說，曹某只要能辦到，一定効勞！」

黑衣女子一笑道：「好，那麼，就請你們打開車門，把車裏面的那位姑娘放出來任憑我帶走，否則我可是不客氣了。」

曹金呵呵一笑道：「大姑娘，妳說得眞是好輕鬆，妳要刦差，不如取走我的項上人頭，不然休是想好！」

黑衣女冷笑一聲道：「我早就料到你是不會答應，這也好辦。」

說當雙手交叉着向身後一翻，一雙寒光四射的短劍已拔在了手中，雙刀米文和當先縱身而上，口中大聲喝叱道：「大胆的女賊，妳有幾個腦袋，竟敢攔道刦差，看刀！」

雙刀一揚，閃出了兩道銀光，可是馬上黑衣女子，早已騰身而起，翩翩如竄空的燕子，飄出丈許以外，身法之快，使得在場各人爲之咋舌。

立在外圍的一名捕快，名叫「蠍子」劉方，慣使一雙冰鐵拐，黑衣女身形一落，劉方以爲有機可乘，雙拐就勢向外一展，直向黑衣女子面上砸去。

黑衣女子一聲笑道：「妳也配！」

但見她雙劍一分，兩道銀光一閃，「蠍子」劉方雙拐展出，尙未碰着對方衣邊，忽地一聲慘叫，踉蹌後退了三四步，一交跌倒，衆人看時，他雙腕已爲利劍砍下了兩截，人也痛得在地上打了幾個滾，昏死了過去。

四下裏衆差役一擁而上，黑衣女那裏把他們看在眼中，雙劍不過是略微展動，已將來犯的人砍倒了三四個，餘者嚇得紛紛後退，只是口中狂叫，却不敢上前。

黑衣女冷笑了一聲，叫道：「擋我者死！」

她說罷，直向着囚車一步步逼去，閃電手曹金由車後撲過來，掌中一根蛇骨槍，分心就點。

黑衣少女森森一笑道：「怎麼，曹頭兒，你也要動手？」

曹金蛇骨槍已到，同時左手向外一推，用「鐵沙掌」的重手法，向黑衣女右腋下一掌打到。

黑衣女劍身一偏，「嗆！」一聲架開了來犯的蛇骨槍，隨手揚劍向上繞出了一片銀光，直向曹金腕上砍去，曹金猛然退身，奈何黑衣少女劍招奇妙，人隨劍走，竟是寸尺不離。

忽然人羣中一人叱道：「打！」

黑衣女頭也不回，只把左手短劍向後一撩，「叮！」一聲，便把飛來的一支「瓦面透風鏢」碰在了一邊。

閃電手曹金身子轉側間，改由左側攻上來，可是那黑衣女似乎早已料到有此一着，美妙的身子，向下一弓，等到曹金撲到時，黑衣女子却驀地向外一竄。

這一招施展得確實很美，可是也是極爲辣手的一招，曹金再想躲避已是無及，他眼前但見冷芒一閃，劍刃已迫臨面門。

黑衣女似乎對於曹金，手下特別留了幾分情，曹金自忖必死的當兒，忽聽得對方少女一聲冷笑，劍式由正面直劈改爲側擊，劍身一偏，正正點中在曹金左肩下的「肩井穴」上。

曹金身子一幌，雖是沒有倒下去，可是整個身子却是痲木不仁，一時呆若木鷄，休想再移動分毫。

黑衣女毫不遲疑的已撲上了囚車，右手寶劍向下一落，「嗆啷！」一聲，車門上的鐵鎖竟爲它斬落兩截，一名捕役撲身而上，却爲黑衣少女反手一劍正中咽喉，

栽倒車下。

接着，這少女拉開車門，閃身進入車內。

唐霜青到了此時，才睜開眼睛看了看來人，她一聲冷笑道：「盛冰，妳好大的胆子。」

黑衣女以指按唇「噓！」了一聲道：「別多說，快走吧！」

說罷上前就要拉唐霜青的手，唐霜青却向後一縮，道：「對不起……我不能跟你走！」

盛冰一怔，一雙眸子轉了一轉道：「咦——爲什麼？妳眞的想死？」

唐霜青搖了搖頭，苦笑道：「盛姐姐，妳去吧，別管我的事了，我如果想跑，何必又等着妳來救我？」

車外一人大吼道：「好個女賊，妳別想再出來了，出來就打死你——」

說話者是米文和，唐霜青不由吃了一驚，皺眉道：「姐姐，妳快走吧，別管我的事了，妳莫非不知道，他們有抬槍？」

盛冰呆了一呆，鼻中哼了一聲道：「我才不怕呢，走，我揹着你。」

唐霜青道：「我不走！」

盛冰跺了一下脚道：「這是爲什麼，要死我們也死在一塊。」

這時車外人聲鼎沸，數十名差人把囚車團團圍住，秦二風與米文和二人把着一桿火藥抬槍，火繩子已亮着了，只要那黑衣女敢自車內一現身，他們就立即開槍，果眞如此，黑衣女不死必傷。

幾名差人用力拍着車門大聲嚷道：「臭娘們，有種妳敢出來！」

唐霜青不由甚是焦急的催促道：「姐姐，妳快走吧，由窗戶出去比較安全。」

盛冰笑了一聲，跳過來又要拉她，可是唐霜青却死命掙扎，說道：「妳不要逼我。」

盛冰一怔，又驚又氣的道：「妳這個人眞是死腦筋，妳——妳爲什麼不走？」

唐霜青仰面一嘆，淚流滿面道：「我志已決，姐姐要是再逼我走，我也只有一死以謝知己。」

盛冰聞言嚇得退後一步，坐了下來，頻頻冷笑道：「告訴我，到底爲什麼？」

唐霜青雙眸微閉，滾下了兩行淚水，喃喃道：「姐姐，我過去爲人所迫，過了一段盜賊生涯，殺了許多無辜的人，我也曾傷過一個人的心——」

盛冰冷冷的道：「那個人，是郭飛鴻麼？」

唐霜青立時睜開雙目道：「妳怎——麼知道？」

盛冰憤憤的道：「妳寫那封血書時，我看見了，哼，妳也太過了。」

唐霜青這時臉色很白，苦笑道：「既然妳都看見了，我也不必瞞妳了——我愛他，可是我配不上他！」

「所以妳就想一死，來表示妳對他的情痴？」

盛冰唇角帶出了微微的不屑，說話的聲音更是含着三分怒氣，可是唐霜青似乎主意打定了，她淌着淚點了點頭，不再吭聲。

「哼！」盛冰冷冷笑了一聲，道：「這個姓郭的是個什麼樣的人？我倒要見識一下。」

唐霜青聞言忽地觸動靈機，坐正了身子，說道：「姐姐，我那封血書，現在身上，如果你肯爲我轉交與他，我就感激不盡了。」

盛冰苦笑道：「妳不是要曹頭兒轉交的麼？」

唐霜青搖了搖頭，冷笑道：「我現在才想通了，這批人，終究靠不住！」

盛冰冷冷一笑道：「妳才知道？妳的東西，我都爲你取來了。」

說着拍了拍背後，又道：「包括那一口寶劍！」

唐霜青慘笑道：「那就更好了，就請姐姐連同這封血書一併交與郭飛鴻就是，我死亦感激。」

盛冰側耳聽了聽，車外亂成一片，她那裏知道那火藥抬槍的厲害，技高胆大，也就沒有把這一干人十分放在心上。

聞言之後，她冷冷一笑道：「妳既然是自己願意死，我也莫能爲力。」

伸手探入唐霜青衣內，把那封血書取出，收好懷內，站起身來，揭開窗簾一角，向外望了一望，只見燈光照射得刺眼生痛。

盛冰重新用面紗把面部矇住，氣道：「妳還是跟我走吧，好死不如賴活，何必呢？」

唐霜青乾脆閉上了眼睛，不予答理。

盛冰大聲道：「眞的不走？」

唐霜青只睜開眼睛看了她一眼，又閉上了，這時車外曹金的聲音道：「唐姑娘，妳可不要胡塗，我勸妳還是不要逃走的好，否則的話，我也無法救妳了。」

他的話方自說完，雙刀米文和接着狂笑道：「妳們誰不怕死就出來，看看是妳們的頭硬，還是槍子硬？」

唐霜青忽然拉開窗子，冷笑道：「曹捕頭，你放心，我絕不會逃走，我這位姐姐並不是要救我出去，她只是跟我說幾句話，現在就要走了，你們千萬不可用抬槍傷她，我負責她不會殺害你們的人也就是了。」

曹金怪笑了一聲道：「姑娘妳說得太輕鬆了，她已經殺傷了我們好幾個弟兄，此番再想逃活命，只怕是妄想了。」

盛冰想不到唐霜青竟會去爲自己求情，一時又氣，一時又是感動，當下寒聲道：「你既不肯走，還管我死活作甚，這一羣酒囊飯袋，誰能奈我何？」

說罷右手向外一推，「轟！」地一聲，已把整個車窗震碎，唐霜青忙拉住她道：「姐姐不可造次，那抬槍非常厲害，可不是玩的！」

車外的曹金呵呵笑道：「唐姑娘，冲着妳的面子，我們不用槍打她就是，妳叫她快走吧！」

唐霜青不由大喜，忙推盛冰道：「姐姐快走！」

盛冰望着她嘆了一聲，冷笑道：「妳想想清楚，我會再來的，再見！」

雙足用力一頓，已自破的車窗中飛縱而出，她身子飄落地面，但見四外差人已圍成一圈，燈光耀目，盛冰冷冷一笑道：「打擾了——」

這個「了！」字方出口，忽聽曹金一



聲喝道：「放！」

火光一閃，「轟！」一聲大響，大片白烟瀰漫中，百十粒鐵砂子，一齊向盛冰身上打來。

盛冰見狀大吃一驚，這才知道上了曹金的當，忙用力的向上騰起，可是饒她身子怎麼快，到底是比不上槍子兒，她只覺得腰腿之間，起碼有五六處地方，一陣刺痛，差一點痛昏了過去。

好個盛冰，如此負傷之下，她仍然極力的挺身不倒，槍聲過後，大羣差人蜂踴而來。

盛冰緊咬着牙，一聲慘笑道：「曹金，我錯看你了！」

話落嬌軀一長，竟然越過了來犯衆差人的頭頂，直撲到了曹金身邊。

閃電手曹金因心懷方才盛冰劍傷之恨，是以才下此殺手，此刻見對方中槍之後，仍然撲向自己，不由心中有些發毛，轉身就跑。

盛冰趕上一步，右手短劍向外一探，嬌叱道：「着！」

這一劍深深地刺入曹金背心，可憐曹金作威半生，竟然就這麼莫明其妙的死了，甚至都不知道殺他的是誰？

隨着盛冰劍向後一抽，曹金推金山倒玉柱也似的，倒了下去，頓時一命嗚呼，四下衆人見狀高聲叫道：「不好，曹頭兒死了！」

盛冰這時已再也沒有力量與他們週旋，附近是一片廣闊的樹林子，她忍着身上的傷痛，飛快的竄了進去，隱隱聽得身後有人呼道：「快放槍，快放槍！」

這一次盛冰學乖了，事實上，她也是不得不倒下去，因爲兩條腿壓根兒一點勁也提不起來了，聽見放槍這兩個字，她身子驀地向前一倒。

身子方一倒下，就聽得又是轟然一聲，樹林子裏「刷！」陣脆響，落下了一地的樹葉，緊跟着幾個提燈的兵差跑過來，用燈瞎照一通。

盛冰伏在地上一動也不動，幾個人找了一陣，其中之一罵道：「媽的，還是叫她跑了！」

雙刀米文和這時已把囚車重新鎖好，他對驚怒的唐霜青冷笑道：「放心吧，姑娘，妳那位朋友跑了，不過我們總有辦法把她找到的！」

說完，他立刻催促着把死傷的各人清理妥當，下令兼程向「常州」趕去。

轆轆車聲中，唐霜青心中思潮洶湧，方才在槍聲一響之時，她似乎聽到盛冰呼痛的聲音，看來她必定是受傷了。以盛冰之重義輕生，涉險犯難來營救自己，確是令人感動，尤其令人欽佩的，她和自己之間，不過是患難中萍水一面之交，這份至情該是多麼可貴。

× × ×

江寧府外告示牆上，新近貼出了一張告示，那位昔日擾得江寧蘇州二府鷄狗不寧的女賊，已然成擒，並且宣告說，本月十六日午時，就要問斬了。

這一個消息，簡直就像是一聲雷一般，使得江寧府整個震動了，這幾天所有的大街小巷，茶樓酒店之中，無不都在談論這件事。

「開陽樓」酒館，在日落時分，約莫上了有八成客，風塵僕僕的郭飛鴻面窗而坐，獨酌自飲，面前杯盤狼藉，已有離去之意。

他雖是剛剛進城不久，可是已知道有關那個女賊的事情，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傷。

這時整個酒樓中，都有人議論紛紛地談論這件事，郭飛鴻放下了酒杯，暗忖道：「難道果眞是唐霜青被擒了不成？十六日開斬的是她？實在有點難以令人置信，因爲唐霜青那一身功夫，竟會爲官家所擒？她不是隨金婆婆走了麼？……」

站起身來，他放下了一小塊銀子，匆匆的步下了酒樓，市街上已經現出沉沉的暮色——

穿過鼓樓，來到了熱鬧的大街上，隨便找了一家客棧住下來，這家客棧名叫「福昇老店」，雖是年久失修，顯得很舊，可是却還乾淨，房院很是寬敞。

郭飛鴻落店後，心中仍不停的盤算這件事，老實說唐霜青給他的印像極深，記得第一次見面時，在蘇州的「寶華班」內，她那種絕代的風華姿色，曾使得自己面紅心跳……然後第二次，第三次……自己與她的緣份，好似就告終了。

想着，郭飛鴻不禁發出了一聲喟嘆。

他感到一些歉疚，因爲這數月以來，自己一心惦念着雲思佳，所思所爲，幾乎無不與雲思佳有關，反過來對於另外的一些朋友，未免太疏遠了，譬如說，這位黑蝴蝶唐霜青，她的下落如何，自己就從來沒有去想過，果眞此次問斬的就是她，而自己不聞不問，於心何忍？

想到此，郭飛鴻內心有如針扎一般，他眞恨不得天立刻就黑下來，自己好親自到江寧府牢內去察看一個究竟。

他推開門，走到院中，却見本店的一個夥計，正在牆上張貼一張紅紙。

那夥計一眼看見郭飛鴻，突然齜牙笑道：「相公，天下也有這麼好賺的錢，你看奇不奇，貼一張給一兩銀子，嘻——」

飛鴻微微一笑道：「一定是要緊的公文了？」

那夥計貼好了一張，手裏還拿着一張，就回過身去搖頭笑道：「才不是公文呢，相公你一看就知道了，是一張尋人的告示，唉，天下竟有這種事！」

郭飛鴻懶散的走過來，隨便的向那張紅紙上看了一眼，誰知這隨便的一眼，却使得他心中一動，因爲他看見那紙條上好像有一個「郭」字。

當下他凝目細看了看，只見上面核桃大小的字寫的是：

「尋——

郭飛鴻。

如有仁人君子知其下落者，請速至本城『仁風』老店連絡，定予重酬，絕不食言。」

郭飛鴻不由暗吃了一驚，却見那個夥計，還在張貼第二張，就喚道：「喂夥計，你過來！」

那夥計忙轉身道：「相公有事麼？」

郭飛鴻劍眉微皺道：「這告示是什麼人要你貼的？」

夥計笑道：「相公是這麼回事，前幾

天仁風店裏來了個生病的女人，她的病勢不輕，是她寫了這麼些紅紙條子，先是在仁風店貼了幾張，找這個姓郭的，後來沒有消息，那個女人急了，乃又命人在每一家店裏都貼兩張，仁風店的小夥計跟我要好，就把這二兩銀子的油水送給我了。」

郭飛鴻怔了一怔，道：「這女人是什麼樣子？」

夥計搖了搖頭，笑道：「這女人我沒見着，不過二羊告訴我說長得很不錯，留着長頭髮。」

郭飛鴻冷冷一笑道：「你帶我去仁風店去，我要見見這個人！」

店夥計應了一聲就帶着郭飛鴻走出了客棧，用手一指對街，說道：「哪，那不就是仁風店，小的還有事，大爺你自己去吧！」

郭飛鴻大步過街，一進仁風客棧，就見一個毛頭小伙子，正拿着幾張紅帖子，笑嘻嘻往外走，郭飛鴻向他招手道：「二羊，你過來！」

小夥計怔了一下道：「咦！你怎麼知道我叫二羊？誰告訴你的？」

郭飛鴻冷笑道：「你不要再貼了，我知道那個姓郭的下落，你快帶我去見見那個女客人去！」

二羊大喜道：「眞的呀？大爺，我帶你去，你可得分我一份賞錢。」

郭飛鴻急於想知道這尋找自己的女人，到底是何許人，也就顧不得這小厮敲詐，當時順手賞了他一錠銀子，二羊樂得嘴都闔不攏，立即轉身帶着郭飛鴻向後面走去，穿過了一個四合院子，來到了東院的三間耳房前。

這夥計二羊小聲噓了一聲，對郭飛鴻道：「大爺，輕着點，這位小姐，最是煩人吵！」

郭飛鴻問道：「她姓什麼？」

二羊搖搖頭道：「不知道，問她也不說！就是這一問。」

郭飛鴻見門扇緊閉，窗戶倒開着半扇，由房內飄出一陣陣濃郁檀香味道，可知對方是一個性情文雅的女人。

二羊小聲道：「大爺，你自己進去吧，這兩天她脾氣不好，老愛罵人，你可別招她生氣。」

說罷轉身而去，郭飛鴻猶疑了一下，就走上去在門上叩了兩下，室內立時傳出一聲冷笑。

一個女子口音道：「你們這些夥計，就知道要錢……事情也辦不成，眞正是討厭極了！」

郭飛鴻咳了一聲道：「小姐可否開開門，在下有話奉告！」

室內女人好似聽出語音有異，頓了頓道：「我已說過，不需要再看病了，大夫你去吧！」

郭飛鴻冷笑道：「在下不是大夫，只是見了小姐的尋人告示，來此應詢的。」

室內女子立時「哦！」一聲，微聞衣衫悉悉之聲，遂聽她道：「請進來，門並沒有鎖。」

郭飛鴻口中應了一聲「是」，就推門而入。

室內光綫很是昏暗，一張大木床上倚欄坐着一個面色青白，下巴尖瘦的女人。

這女人頭髮很長，披散在兩肩上，在前額上緊緊用一根白色的帶子紮着，她上身穿着一件寬鬆的黑綢單衣，自胸以下，覆蓋着一層白色單被，整個人看過去是異樣的軟弱。

在她床邊一張榆木長几上，放置着一個藥罐，另外還有一雙寶劍併排放着，郭飛鴻立時就明白對方必定是一個身懷武技的江湖女子！

只是這個女人的臉，却是陌生得很，他確信自己不認識這個人，心中不覺有些奇怪。

黑衣女乍然看見郭飛鴻，面上也微微現出一些驚異，她點了點頭，冷漠的道：「先生請坐下談！」

郭飛鴻在一張機子上坐下來，微微笑道：「在下因見告示上，小姐要找尋郭飛鴻這個人，不揣冒昧來訪，不知小姐找郭飛鴻有何高教？」

黑衣女一雙黑亮的眸子，在他身上一轉，脫口道：「你就是……郭飛鴻？」

郭飛鴻點了點頭道：「不才正是！」

瘦女人青白的臉上帶出了一絲笑容，吁了一口氣，微微頷首自語道：「她的眼力果是不差——」

聲音很小，郭飛鴻根本聽不見，忙問：「小姐說什麼？」

黑衣女子搖搖頭，慘笑道：「沒什麼，今日找到了你，我的心也可以放下來了，所謂受人之託，忠人之事，郭相公，在我床前衣櫃裏，有一包東西，乃是我一個朋友，託我面交你的，麻煩你自己拿一下吧！」

郭飛鴻一怔，道：「小姐莫非身子有病不成？」

黑衣女苦笑道：「不要緊，你快去拿吧！」

郭飛鴻依言打開櫃門，果見一個布包，其上還置有一口劍，和一封信。

郭飛鴻伸手拿起了那一口劍，不由神色一變，道：「哦！是雲思佳托妳轉交給我的……」

瘦女人冷冷一笑道：「我不認識什麼雲思佳的，你看過那封血書就明白了。」

郭飛鴻嚇了一跳，趕忙把那封血書打開來，匆匆看了一遍，禁不住神色一變，道：「原來是唐霜青，果然是她！」

瘦女人鼻中哼了一聲，一雙失神的眸子，在郭飛鴻身上轉了一轉，有氣無力的道：「現在她就要問斬了，你難道忍心看着她死？」

郭飛鴻左右看了一眼，見並無外人，才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苦笑道：「還未請教小姐貴姓？」

瘦女人慘笑道：「我知道，你是不放心我，唉，這也難怪……我姓盛，單名一個冰字，與唐姑娘乃是患難之交……郭先生，你可明白了？」

郭飛鴻見她說話時，那青白的瘦頰上，浮起了兩片紅暈，似乎有些羞澀，可是她的話，仍然令郭飛鴻有些摸不着頭腦，他疑惑的道：「盛小姐，妳們是在……」

盛冰閉上了瞳子，兩滴淚水滑頰而下，她點了點頭道：「不錯，我們是在蘇州牢獄裏結識的……若不是她，我這一輩子，只怕到死也出不來。



「……唐霜青救了我出來，我却救不了她，而眼前，只怕我們就要永訣了！」

郭飛鴻一驚道：「小姐是說——」

盛冰睜開了眸子，癡癡的望着他，含着微笑，說道：「千怪萬怪，只怪我學藝不精，郭相公既是她的朋友，我也不便相瞞——」

她面上帶出了一種淒苦慘痛的笑容，又道：「在來江寧的驛道上，我曾去救過她，可是她個性倔強，竟是至死也不肯隨我逃出，無可奈何，我只有暫時退開，不想中了捕頭曹金埋伏的火藥抬槍，受了重傷……」

郭飛鴻冷冷一笑，說道：「原來如此，小姐義行，實在令人佩服，但不知傷在何處？」

盛冰搖了搖頭道：「我方才說得太過重了，其實也並不十分嚴重，現在郭相公來了，我已放心了！」

郭飛鴻皺了皺眉道：「可是妳的傷却要治好，我先去爲妳找一個傷科大夫來，有話慢慢再說。」

盛冰搖頭道：「郭先生你回來，我們的時間不多了，你要知道，後天……她就要問斬了！」

郭飛鴻呆了呆，冷笑道：「我知道，我一定設法救她出來就是！」

盛冰忽然冷笑道：「你一個人去太危險，再說牢房在那裏，你也不知道。」

郭飛鴻右手緊緊握拳道：「我可以去刦法場！」

盛冰呆了一呆，雙目眯成了一道縫，笑道：「對！我們可以去刦法場！」

郭飛鴻目注着她，搖頭嘆道：「盛姑娘，恕我掃你的興，妳傷成這個樣子，是不能去的，我一個人足够了！」

盛冰忽然揭開了被子，自床上一挺而下，道：「你看我身手不是很好？我可以同你一塊去，多一個人帮忙總是好的。」

郭飛鴻想了想，皺眉道：「妳眞的受得了？」

盛冰點頭道：「我要去見她，而且還有話告訴她，我受得了……你放心！」

郭飛鴻苦笑了笑道：「好吧！其實妳不需要去的，妳有什麼事，我爲妳轉告她也是一樣！」

盛冰又坐到床上，搖頭道：「不！這些話我只能對她說。」

郭飛鴻實在弄不清這盛冰是怎樣的一個人，對方既一再堅持，他也無話可說，當時笑道：「盛姑娘，妳的熱情，實在可感，妳一定要去，我自是無法攔阻，只是那火藥抬槍的厲害……」

盛冰鼻中哼了一聲，道：「郭相公不必爲我担心，我是一定要去的。」

郭飛鴻想了想，道：「好吧，那麼後日我來找你一起去就是了！」

盛冰面上帶出了笑容，點頭道：「一言爲定！」

郭飛鴻也道：「一言爲定！」就向着盛冰欠身一禮，獨自推門去了。

盛冰待他去遠之後，側身聽了聽，才把房門關好，咬着牙又睡倒床上，她把纏在下身的鹿皮裙揭開，整個的下身均爲鮮紅的血浸滿了。

她不知道自己爲什麼這麼倔强，她也知道自己這條命將不保，可是却有一種「道」「義」感驅使鼓舞着她，她深覺惟有自己親眼看着唐霜青被救出來，才能安心，才死得瞑目。

× × ×

黎明，人羣向着江寧鬧市——「老虎坪」湧去。

這地方被指定爲正法犯人的「臨時法場」，其所以選擇在如此鬧市斬殺人犯，有告戒的意味，是十分明顯的含意。

郭飛鴻來到了「仁風」客棧，却見盛冰早已把自己裝扮好了，她穿着一身黑，把滿頭青絲，用一方黑色絲帕緊緊的紮住，一雙短劍交插地緊貼在背後，確實較那一天顯得精神抖擻多了。

郭飛鴻抱拳道：「盛姑娘久等了！」

盛冰今日顯得很興奮，她那青白的臉，在晨起時，已事先上了一層很濃重的胭脂，所以看上去，紅紅的，除了顯得瘦一些外，你不會發覺出她是一個掙扎而起來的垂死之人。

二人將行之際，盛冰又在身上加了一件玄色的長披風，如此一來，背後的雙劍就自然被遮掩起來，她對郭飛鴻道：「我們現在就走吧！」

郭飛鴻默默地點了點頭，道：「姑娘可有馬？」

盛冰怔了一下道：「老虎坪離此很近，我二人步行一刻就到，何必還要馬。」

郭飛鴻冷冷一笑道：「姑娘妳也以爲是在老虎坪行刑不成？妳受騙了！」

盛冰張大了眸子，道：「怎麼……難道……」

郭飛鴻道：「昨夜我已至衙門去了一趟！我們差一點上了大當！」

盛冰問故，郭飛鴻才冷笑了一聲道：「老虎坪午時問斬，實在是官府的一個幌子，事實上，唐姑娘今晨天不亮就被提解到了『虎爪山』，所以我們現在要趕到『虎爪山』去才行！」

這番話聽得盛冰如同木鷄也似的呆住了，頓了頓，她冷笑道：「好一手瞞天過海！」

郭飛鴻憤憤道：「這個主意，是那雙刀米文和想出來的，這厮因爲姑娘上一次攔道打刦，已嚇破了胆，這一次怕姑娘再刦法場，才想出了這個辦法，他們在虎爪山，已請來了六桿抬槍，出動了三百官兵嚴守法場，所以這一次是非同小可！」

盛冰微微一笑道：「郭相公，你害怕了麼？」

郭飛鴻本是要阻止她前去，却想不到她反倒來了這麼一手，當時眞有些啼笑皆非，他所以不想要盛冰參加刦法場有兩個原因，第一因見她身子衰弱，還受有傷，她雖然極力支撐，看來總是可慮，第二，法場內外戒備森嚴，尤其厲害的是火藥槍，自己一人，尚可如意進出，要是加上了她，可就不敢斷定此行成敗了！

他雖然有了這兩點顧慮，却也無法出口，因爲盛冰個性是那麼强，再說，她與唐霜青之間，究竟還有什麼要緊的事，郭飛鴻也不清楚！

此時聞言，郭飛鴻只得點了點頭道：「盛姑娘，我是担心姑娘你的身子……」

盛冰低頭冷冷一笑道：「郭相公，你

不要担心我，人總是難免一死的，有什麼好怕的，生死有命，我們走吧！」

這幾句話，倒使郭飛鴻十分欽佩，一個姑娘家能有如此氣魄，實不多見！

二人步出客棧，招呼夥計帶馬，上馬直向大街飛馳而出。

途中郭飛鴻手指前方道：「虎爪山由此而去，尚有五里之路，我們要加快，姑娘可受得了？」

盛冰一笑道：「你放心，十里也不妨事！」

說着雙足一夾馬腹，坐下駿馬撥刺刺直衝而前，郭飛鴻那匹「赤兔馬」乃是伊黎名種，是在漢中時以百兩銀子購得，脚程極快，比之盛冰所騎的那匹有過之而無不及，二馬這一陣疾馳，很快已穿出了這條大街！

這時正是早市時候，按說街上行人稀少，可是今日却是大大的不同了，各處聚集來的人羣，把「老虎坪」這塊鬧市中心擠了個水洩不通。

二人行馬至此，但見一行兵卒，虛張聲勢在現場維持秩序，正中一方紅紙，張貼在木柱上，上寫「法場」兩個大字。

郭飛鴻微微冷笑着，帶馬側行，好容易才衝了出去，回頭看盛冰却用馬鞭子抽打着一個油頭少年。

原來那少年欺侮盛冰一個少女，在人羣裏混上來揩油，不想豆腐沒吃着，却捱了一頓暴打，被盛冰手裏的鞭子抽了個皮開肉綻，抱頭鼠竄而去！

四週的人，齊都高聲叫了起來，也有人嚷道：「喝！好厲害的小娘兒們，拿鞭子亂抽人！」

「把她給拉下來！」

「那裏來的這麼一個女人，把她拉下來！」

人羣自四面八方湧了上來，盛冰人馬，眞是寸步難移，惱得她火起，手中馬鞭雨點也似的落下，四處抽打着行人羣。

郭飛鴻在人羣之外，眼見她陷於困境，却是莫可如何，無奈之下，他翻身下了馬，口中喚道：「姑娘不要打，喂！喂！借光！借光！」

盛冰這時嬌叱連聲，鞭下如雨，那匹坐下的駿馬，更不時的人立雙蹄，唏聿聿長嘯，嚇得四側人羣更是亂叫不已。

猛可裏，一個白衣人向着馬前欺到！這人頭上戴着一頂編花的大草帽，帽沿下垂，遮住了上額，盛冰一聲嬌叱道：「滾開！」

手中皮鞭「唰！」一聲向這人頭上抽去。

白衣人右手一翻，一抬頭，盛冰這才發現到，這人竟是一個清秀絕塵的妙齡少女，不由心中一動，再想抽手已是不及，只聽「叭！」一聲，手中皮鞭已爲白衣女抓在了手中。

遂聽她鼻中一聲哼道：「妳也欺人太甚了！」

話聲中，玉手一帶，盛冰在馬上的身子，驀地一栽，差一點由馬上掉下來，她手裏的馬鞭，却已到了那白衣女子手中。

四下人羣一聲喊好，一齊向着盛冰身前撲來，可是那位頭戴草帽的白衣少女，却左右手同時一翻，已把來犯的人俱都推開一邊！

盛冰正是又怒又奇的當兒，白衣女仰臉一聲冷笑道：「我知道妳有緊事要辦，可是也不能隨便打人！快走吧！」說罷右手一抖，手中的皮鞭箭也似的向着盛冰面上飛來，盛冰操手接住，怔然道：「妳是誰？」

白衣女望着她只冷冷一笑，正要說話，忽見郭飛鴻擠進來，她驀地把頭一低，一路分着人羣向一邊去了！

郭飛鴻擠到了近前，道：「姑娘快走吧！」

二人迅速的離開了人羣，馬上的盛冰早已汗下如雨，她在馬上嬌喘聲聲，一面冷笑道：「方才那白衣女是誰？郭相公可認得她？」

郭飛鴻一怔道：「在那裏？」

盛冰趕忙回身，只見陽光下萬頭鑽動，那裏還能看到那白衣女的影子，不由嘆了一聲道：「奇怪！」

接着遂把方才情形說了一遍，郭飛鴻頓時呆了一呆，冷笑道：「姑娘這麼一說，我自然知道了，想不到，她竟然也來到了這裏！」

說時，面上浮上了一層凄涼之色。

盛冰鼻中哼了一聲，道：「我雖然不想知道你們是什麼交情，可是這女人是誰，我倒是要知道一下！」

郭飛鴻冷冷的道：「冷劍雲思佳！」

盛冰神色一變道：「啊——」

郭飛鴻翻身上馬，喟然一聲長嘆，道：「此人神出鬼沒，不必再去管她，我們救人要緊！」

盛冰一隻手按在鞍上，藉以支持住搖幌的身子，經過方才的一陣打動，她下身失血極多，可是她竟是死命的撐着，絲毫也不現出疲憊的樣子。

漸漸離開了鬧市，郭飛鴻當先一馬如飛，盛冰也策騎如飛，二人一陣疾馳，約有半炷香的時間，已來到了所謂的「虎爪山」這個地方。

其實，所謂「虎爪山」，並不是一座眞正的山，不過是一處較高的黃土坡子罷了，因爲這片土坡地勢狹而長，分爲四股，遠遠看去，很像是一隻大的虎掌，故而得名。

平日，這地方是極爲冷清的，在生滿了綠草的荒地上，只有十來戶人家，山溝邊，有一個燒磚瓦的土窰，烟卣裏永遠冒着黑烟兒。

可是今天的情形，顯然是不同了，二人馬匹尚未來到近前，已看見不少頭戴紅纓帽的差人，在附近來回的走着，郭飛鴻勒住了馬，就向着盛冰點點頭，二人下了馬。

眼前有着一家小茶棚，賣茶的，是一個老掉了牙的老太太，郭飛鴻同盛冰牽馬過來，那老太太咧嘴笑道：「客人，要喝茶嗎？」

郭飛鴻答應了一聲，同着盛冰進了茶棚，棚內不過擺着五張桌子，十分簡陋，這茶棚除了賣茶，還賣炒米糖和麻糖餅，郭飛鴻一樣要了一小碟，就和盛冰坐了下來。

這時走過來一個破足的小子，流着鼻涕，把二人的馬牽往一旁草地裏，老太婆



笑着送上了兩碗茶，忽有一個左嗓子的道：「給我也來一碗！」

那是一種極刺耳的雲貴土音，加以來人又是左嗓門，聽在耳中，能把人嚇上一跳。

郭飛鴻和盛冰都怔了一下，抬頭一看，不知何時，這小棚前，已站定了一個瘦高白皙的落拓老文士。

這人乍看過去，就好像一個走江湖的測字先生，一身灰白的長衣，其上沾滿了風塵，頭頂上，就像是掉了毛的禿老鷹一般，看起來也是怪不是勁。

郭飛鴻看了這人一眼，却見對方齜牙向着自己一笑，一面舉步走進茶棚，一面口中吶吶道：「夏天天氣熱，扇子茶水是少不了的！」

說着一屁股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由袖筒裏抖出了一柄扇子，「唰！」一聲打開，呼啦！呼啦！的搧着。

郭飛鴻細看這個人，細長的一雙瞳子，似睜似閉，臉上氣色更是白中帶青，尤其是雙太陽穴上，綳出青筋，看上去眞像是馬上就要挺屍的樣子，可是別有一種讀書人的書卷氣息。

老太婆送上了一碗茶，老者接過呷了一口，就把身子倒在椅子上，嘴裏面咕咕咕咕，像是說話，又像是在吟詩。

郭飛鴻見他長衫曳地，露出了血也似紅的肥綢長褲，男人這樣打扮的，倒還眞不多見，正自疑忖不解，就聽得棚外傳來一陣馬蹄之聲。

盛冰低聲道：「來了！來了！」

在那黃土飛揚道上，馳來了一隊青衣差人，可是爲首的一人，却是身着紅袍，頭紮紅巾，打扮得不倫不類，一行人馬，轉瞬之間，便衝到了茶棚之前。

爲首那個紅衣漢子，忽地勒住了馬，偏頭向着茶棚看了一眼，大聲道：「喂，老婆婆，給咱送一瓶酒來！」

郭飛鴻見這紅衣漢子，生得頭如巴斗，眼似銅鈴，赤紅的一張臉上，兩腮生滿了寸許長的鬍子，根根見肉，他說完了話，自馬上一翻而下，大步走到棚口。

那老婆婆口中答應着，由一邊桌上拿了一個瓷瓶，一面吹着那瓶上的灰，却爲那紅衣差人一上步，伸手搶了過去，大聲道：「老婆婆妳發財了！」

老太太呆道：「老爺你說……你說什麼？」

紅衣差人伸出蒲扇大手，把老婆婆向後面一推，那老婆婆頓時摔了個屁股頓兒，盛冰不由秀眉一挑，正要站起來，郭飛鴻忙伸手攔住她，搖了搖頭。

却聽得那紅衣差人哈哈大笑道：「媽的，老太婆妳懂個屁，老爺我是劊子手，今天是來殺人的，哈——」

地上的老婆婆嚇得直打哆嗦道：「啊……我的祖宗呀……殺……人？大老爺饒命吧！」

紅衣差人瞪着眼，往地上啐了一口，罵道：「媽的，誰要殺妳呀？告訴妳老太婆，老子今天要殺的就是鬧得蘇州江寧滿城風雨的那個女賊，唐霜青。」

這幾句話說得郭飛鴻心頭一震，不由抬頭又向他看了一眼，才發現這「紅差」左手抱着一口用紅綢子緊纏着的大刀。

這時其他的幾個差人都下馬走過來，嘻嘻哈哈的招呼着要茶，其中之一手指着「紅差」對老婆婆道：「老太婆，他喝了妳的酒，妳一定要發大財，今天他是財神爺，妳可別得罪他。」

那老婆嚇得臉上紅一陣白一陣，連聲答應着，她那個跛子腿的孫子奔過來帮着她由後面搬椅子板櫈，忙成了一片。

郭飛鴻計着時候已經接近，這時陸續地馳來了一列人馬，盛冰看了一眼，冷笑向郭飛鴻小聲道：「抬槍隊來了，頭裏的那人就是米文和！」

郭飛鴻抬頭望去，果見一行差卒騎在馬上，荷着沉重的白木大槍，爲數約在十桿之多，爲首一個紫衣差官，手抱雙刀，一副威風凜凜的樣子，郭飛鴻前夜探衙時，暗中已見過此人，得悉他正是江寧府的大捕頭「雙刀」米文和。

雙刀米文和，威風凜凜的來到坡前，跳下馬來，叱了一聲，令抬槍隊沿着坡道兩邊散開來。

這時一名差役跑到茶棚內高聲招呼道：「喂，賣茶的收攤了——」

郭飛鴻示意盛冰，二人立時站起來，匆匆丟了些銀錢離座走出，却見那睡在椅子上的窮酸，一骨碌跳起來哈哈笑道：「這可是熱鬧，我老人家今天可是來對了，這個熱鬧不看可不行！」

他說罷嘻嘻哈哈的跑出了茶棚，却向着土坡一邊跑去，這時附近的居民也都驚動了，紛紛聚集在黃土坡的另一邊，圍着要看塲熱鬧。

郭飛鴻同盛冰混擠在人羣之正中，正自焦急，忽見黃土坡道上黃塵翻滾，又來了兩行兵卒，正中夾行着一輛囚車，如飛而至。

交睫之間，這輛囚車已來到了眼前，推車的是兩名黑衣大漢，健步如飛，二人推動那輛獨輪的囚車，眞好比馬行一般的快。

那輛囚車至坡前方始停下，立時有一隊手持倭刀的官兵一擁而上，把囚車團團圍住，雙刀米文和同着另外幾名捕快也都撤出了兵刄，擺出一副如臨大敵的態勢。

盛冰不由一挺身子，却爲郭飛鴻橫肩攔住，輕聲道：「不可妄動！」

盛冰側目一看，才發現兩處山坡上的都架着抬槍，這東西的厲害，她是嘗過的，一時不禁黯然。但聽一陣枷鎖聲響，囚車被打開來，由車上摻下了一個披頭散髮，背樹長標的女人。

二人雖距離甚遠，可是一眼能看出，這女人正是「黑蝴蝶」唐霜青，遠遠望去，只見她面色慘白，雙目深陷，顯得異樣的憔悴，全身上下，五花大綁，背後插立着白紙牌上，書寫着：「斬，女賊唐霜青乙名。」

在微風裏人羣都發着微微的顫抖，郭飛鴻不禁一陣心酸，淌下淚來。

× × ×

唐霜青一出囚車，舉目四望了一眼，在她那慘白的面上，帶出了一片凄苦的笑容，似乎是在說，永別了朋友。

她表情是那麼鎭定，然後兩名差役左右挾着她，飛也似的向着場中跑去，鎖鍊子擦着地面，發出一片叮噹之聲，原來她

身上大刑，已是寸步難移。

幾聲鳴鑼開道，八名手持梢棍的差人推開一些行人，高喧道：「大人到——」

緊跟着，坡前出現了一乘青頂八抬大轎，迅速的抬到了坡上，然後輕輕放下，轎前的青衣長隨掀起了轎簾，一名身着藍袍，頭戴烏紗翅帽的四品官步下了轎子，圍看的人羣起了一陣聳動。

這位大人向前走了百十步，在一座臨時搭成的傘棚之內坐下來，差人獻上了茶，一連幾聲：「帶人犯——」

鎖鍊聲中，唐霜青又爲三人抬到了傘棚前，那位知府大人也不知問了幾句甚麼，就有人走上去，扶着唐霜青的手，在一張公文紙上打下了手模印子，然後犯人又被飛也似的抬上了坡頭。

但聽火槍「砰！」一聲大響，遠近一片肅然。

穿着血紅衣服的劊子手，飛快的跑到了傘棚前面，曲膝的叩了個頭，也不知說了幾句甚麼，知府大人一揮手，紅差退身而下。

這時候嗖嗖的野風，自側面吹過來，野草被吹得平貼地面，劊子手喝了一口酒，摔了酒碗，把抱在胸前，由紅布包着的太刀亮了出來。

人羣又是一陣騷動。

米文和率人圍場，抬槍的火繩子一根根都亮着了，鳴槍第二響——「砰」！

郭飛鴻把戴在頭上的風帽，向下拉了拉，低聲道：「姑娘，是時候了——」

一回身，他不由吃了一驚，原來已失去了盛冰的影子，郭飛鴻暗暗的咬了下牙，心忖，糟了，她必是隻身冒險先上了。



想着，他雙手分着人羣，一面向坡下走去，目光四處尋覓着盛冰，可是這時由四面八方來的人已不少了，雖不能與老虎坪那種擠亂的情形併論，却也够瞧的了，要想找一個人談何容易。

郭飛鴻定了定心，微微一嘆自忖道：「盛姑娘，妳不聽我言隻身犯險，只怕要糟了。」

他原本計劃，是要盛冰負責清理左邊那幾個差役，然後至後山備馬等候，把刦法場重任單由自己來作，看此情形她必是要隻身犯難，慢說塲內尚有抬槍十桿，即使是沒有，以她目前負傷的情形，焉能如此大胆硬來，絲毫不作退路打算？在抬槍的威力之下，她性命休矣。

想到此，郭飛鴻不禁興起一片傷感。

這時時機緊促，已不容許他再去計劃佈署退路，他這時只有先下手刦法場，一切聽天由命了。

人羣鴉雀無聲，靜候着火炮三響，大刀一落。

唐霜青寧死不跪，她正正坐在一塊青石板上，山風飄起了她披散的頭髮……

郭飛鴻足下一點，一聲叱道：「刀下留人。」

可是在他騰身而起之前，盛冰已由一堵山石之上飄身而下，她口中同時發出了一聲長嘯。

這女人眞是天不怕，地不怕，好大的胆子，瘦削的身軀向下一落，厲呼道：「唐霜青我來救你。」

呼聲中，右手長劍向外一揮，已斜劈在劊子手右肩頭上，那名劊子手一聲慘叫，整個右肩全被劈了下來，身子一歪，倒在血泊之中。

盛冰身子一轉，面如金紙，尖叱道：「快跟我走。」

唐霜青一見是她，不由嚇得呆了，她驚慌的站起來，道：「姐姐……妳……」

雙刀米文和及三名捕快，已自左右斜撲而上，口中大吼道：「大胆的女賊，妳又來了。」

他口中如此喝叱着，手中雙刀，已向着唐霜青頸上落到，其他三人聯合迎上了盛冰，使得盛冰一時脫身不得。

他們這一手確實厲害，偏偏唐霜青一見盛冰到來，已知道她又是存心來救自己，雖然十分感愧，可是她求死之心早定，米文和刀到，她非但不躲，竟然以身迎去，她要趕快的死了，以絕盛冰救援之念，及早逃去。

但就在米文和刀方遞出，將落未下之際，空中一聲叱道：「去！」

陡然間，一股絕大的風力迎面而至，米文和尚未辨別出來人方位，便覺得面門上一陣發麻，身子咕嚕一聲倒了下去，頓時了賬。

唐霜青自問必死，不意又出奇兵，驚嚇之下一打量來人，乃是一個魁梧英俊的青衣少年，匆忙中她冷冷一笑道：「你是誰？何必多管我的閑事？」

來人身子向前一撲，已到了她身邊，道：「霜青，是我，郭飛鴻。」

唐霜青眼睛一亮，這才忽然認出了來人是誰，她只覺得內心一陣顫抖，羞、狂、悲……嬌軀一幌，頓時昏倒塵埃。



郭飛鴻左手一抄，已把她抱在了懷中，口中急聲道：「盛姑娘，退。」盛冰寶劍一轉，又爲她剁倒了一個，瘦軀一躍，竄身而起，向着一面石坡上掠去。

郭飛鴻大吃一驚高叱道：「小心。小心。」

「小心。」二字方一出口，只聽「轟！轟！」兩聲，烟屑之中，盛冰在空中的身子一陣動，直直地落了下來。

郭飛鴻驚呼了一聲，已騰身過去，口中道：「姑娘快隨我走。」伸手就去扶她起來。

盛冰猛地由地上一竄而起，只見她滿面鮮血，形同鬼魅一般，怪聲笑道：「我自己會走。」

飛鴻這時右掌平吐，凌厲的掌力，把左右同時來犯的兩名捕快雙雙擊了出去，他身子似一縷青烟，已拔到了山坡之上。

兩名抬槍手正在點着火繩子，火花噗噗着，郭飛鴻一聲斷喝，右掌豎着向外一送，但聽得「卡察」一聲大響，兩名槍手連人帶槍，俱都飛起了半天，摔下坡去。

人聲鼎湧之中，一排弓箭手飛撲而上，弩矢如雨，郭飛鴻挾着唐霜青身輕如燕，足可確保無慮，可是他担心的是身後的盛冰。

眼看着盛冰迎着飛來的箭矢，怕不要被射成了蜂巢一般，郭飛鴻正要奮身折回救她，這當兒，陡地一蓬碎石自黃土坡上飛到，不偏不倚，正迎着了射來的怒箭，一陣亂響，射來的箭，全數都散落在地。

盛冰注目一看，土坡上「唰！」地掠起一條人影，起落之間已到了她的身前，現出了一個頭戴草帽身着黑衣的少女來。

盛冰一眼認出來人正是方才在鬧市上，手奪自己馬鞭的那個少女，她不由呆了一下道：「妳……妳是雲思佳？」

來人一聲冷笑道：「是又如何？」

說時又有一排弩箭射了過來，雲思佳一聲嬌叱，十指疾出，發出了一把金錢，一陣叮噹聲中，來箭又全數墜落下來。

盛冰身子奮力一竄已拔上了土坡，手中劍又砍倒了兩名官兵，但見火光一現，又是「轟」地一聲，盛冰身子幌了幌，倒翻了下來。

雲思佳一抬手，接住了盛冰落下的身子，但見盛冰全身上下幾乎都成了馬蜂窩一樣，整個都被鮮血染紅了。

雲思佳身形倏地縱起，只聽得「轟！」又是一聲槍響，可是雲思佳似早有了預備，她身子方一沾地，猛然就地一滾，嘩啦一陣鐵砂響聲，竟是打了個空。

這時郭飛鴻左手挾着唐霜青，有如神兵天降，已然落在了官兵陣內，隨着他掌力到處，一些官兵有如西瓜也似的被拋了起來。

一名抬槍手才方待點起火槍，已爲郭飛鴻趕上來，這名官兵來不及放槍，掄槍就打，郭飛鴻右手平空一切，使了一手「凌空裂帛」的絕功，「卡察！」一聲，白木黃銅的槍身竟被劈成了兩段。

郭飛鴻毫不遲疑，快如星丸跳擲的起落着，他所撲擊的每一處地方，都是抬槍設伏之處，一些官兵被打了個七零八落，混亂之中，已殺出了一條血路。

黃土坡前，拴着十數匹軍馬，郭飛鴻猛撲而上，飛身跨上一匹，撥馬頭正要去找尋盛冰，却見一個白影子自空而降，不偏不倚的，正飄落在另一匹馬鞍之上。

郭飛鴻一看詫異道：「雲思佳——」

雲思佳揚起了那張清水臉，望了望他，十分凄苦的道：「她死了——」

說能低下頭，凝視着懷抱中的盛冰，郭飛鴻這一驚，眞像是全身都凝固了，定了定神，才道：「快走！」

兩匹馬載着四個人撥刺刺的衝出去，迎着當頭的烈日，飛快的疾馳着，沿途中，他們來不及說話，只是拚命的策馬，足足馳了有一盞茶時間，眼前來到了一片松樹林子，郭飛鴻在林前勒住馬飄身而下。

他把唐霜青平放在草地上，抽出了那口「殘月劍」，只一揮，「嗆！」一聲，已把唐霜青手上鎖鍊斬斷，然後又陸續斬開她足上的鍊子，取下了枷鎖，唐霜青只是皺着眉，仍然還沒有清醒過來。

郭飛鴻回過身，注目着雲思佳，喟然嘆道：「姑娘……謝謝妳……唉！盛姑娘死得好慘。」

雲思佳自馬上飄落地面，把盛冰的屍體平放下來，抬頭道：「她是誰？」

說着手指了盛冰一下，郭飛鴻苦笑着搖搖頭道：「其實我也不清楚，只知她姓盛名冰，和這位唐姑娘乃是患難之交。」

雲思佳抬起了一隻皓腕，在眼角抹了一下，她向來是不輕易流淚的，今天竟然哭了。

郭飛鴻一驚道：「妳怎麼了？」

雲思佳搖了搖頭，半天才道：「人生能交到如此義烈的朋友，眞正是難得。」

言罷她解下了一領披風，蓋住了盛冰身上，然後站起來道：「我走了。」

郭飛鴻呆了一呆道：「妳……」

雲思佳低下頭，看着自己的足尖，發了一會兒呆，接着她目光轉向唐霜青，道：「你好好照顧她，代我問候一聲好就是了。」

郭飛鴻冷冷一笑道：「我知道，妳是討厭我！」

雲思佳癡癡的看着她，苦笑道：「隨你怎麼想吧，再見。」

隨即轉身欲待上馬，忽又轉過身來道：「這位盛姑娘臨終之時，要我轉告唐霜青，不要忘記爲她報仇。」

郭飛鴻漠漠地道：「報甚麼仇？」

雲思佳搖了搖頭道：「她沒有說。」

她那張雪白的臉迎着白光泛出了一些情意，剪水雙瞳依戀的在郭飛鴻身上轉了轉，由牙縫裏綳出了兩個字：「再見！」

倏地飛身縱上了馬，郭飛鴻上前一步道：「且慢！」

雲思佳背着身輕嘆了一聲道：「你還有事麼？」

郭飛鴻思之再三，恨聲道：「小佳……妳是決定離開我了，可是？」

雲思佳點了點頭，郭飛鴻冷笑道：「當初我送妳的那口劍，妳竟轉贈給了人，可見妳……」

雲思佳忽然回過身來，秀眉一挑道：「我怎麼樣？」

郭飛鴻此刻既感傷於盛冰的去世，又痛心於雲思佳的無情，一時不禁氣往上衝，驀地一聲朗笑道：「好，雲姑娘，妳眞如此，我郭飛鴻也不是無恥之輩，非纏着

妳不可，很好……很好！」

說到這裏，面色已是一片鐵青，雲思佳不禁呆了一呆，只見她銀牙緊咬，伸手指着郭飛鴻聲音顫抖道：「你……我一輩子也不要再看見你！」

猛地掉過了馬頭，如飛而去。

郭飛鴻呆立如木，一直目睹着雲思佳人馬消失。這一刹時，他感到血液怒脹，幾乎整個身子都要炸開了，眼前的空氣，更令他感到窒息！

「雲思佳——」他忍不住怒吼了一聲，「妳這無情無義的人！」

只見他雙掌一分，充沛的掌力，把一棵巨松攔腰劈爲兩段，一時枝飛葉揚，可是如此並不能發洩他內心的悲恨，慢慢地，他感到了更深的悲哀！

漸漸地，他垂下了頭，把身子坐在一塊石頭上，他意識到一種冷漠——遭人遺棄的感覺。

「喔！」一聲柔弱的出息發自身側。

郭飛鴻嚇了一跳，回身一看，不禁啞然失笑，自己是救人來的，却把救來昏迷未醒的人置於一邊，幾乎忘記是怎麼回事。却見唐霜青在草地上翻了個身，睜開了眼睛，她忽然坐了起來道：「咦！」

郭飛鴻走過去，漠漠地道：「姑娘，妳得救了。」

唐霜青目光接觸到地，止不住粉面通紅，垂下了頭道：「是你救了我？」

郭飛鴻輕嘆了一聲道：「姑娘，過去的已經過去了，妳又何必如此，要知道人死不能復生。」

唐霜青身子一側，扒在了一棵松樹上，竟自嗚嗚的哭了起來，郭飛鴻心中難受，却也無法勸她什麼！

唐霜青哭了一會兒，才抽泣着道：「郭兄！你們何必要救我，讓我死了多好，我眞沒有臉見你，我是一個賊！」

「妳不是賊！」郭飛鴻冷冷的道：「過去你所作所爲，那並不能怪妳，妳是爲人所迫。」

唐霜青淚眼望着他，吶吶道：「你不怪——我。」

郭飛鴻搖搖頭，唐霜青面上立時綻放出一片柔情，多少年，多少月，多少個日以來，她夢想見一見他，和他說說什麼，這個願望今天竟能達到了，那該是多麼令人振奮欣悅的一件事。

可是，人眞是奇怪——這一刹間，她反倒什麼也說不出來了。

忽然，她吃了一驚道：「那——是什麼？」

郭飛鴻苦笑道：「姑娘，那是盛姑娘的屍體，正等着妳來處置呢。」

唐霜青脚下一軟，一交跌倒在地，一時面色慘變，淚下如雨，她猛的翻身躍起，撲過去道：「盛冰——盛冰——」

郭飛鴻默默地道：「姑娘還是不要看的好，她——」

可是，唐霜青那裏肯聽，早已把覆在盛冰身上的披風揭開來，當她目睹到盛冰那種慘相，忍不住「哇！」聲大哭起來。

她緊緊抱着盛冰的屍身，用力的搖着：「姐姐！姐姐！妳死得好慘，我可憐的姐姐——」驀地她跳起身來，瞪目道：「我要去爲她報仇，把那些人都殺了。」

郭飛鴻伸手攔住她道：「不必了，姑娘，我已經爲她報過仇了。」

唐霜青望了他一下，由不住又整個的倒在他身上痛哭了起來，郭飛鴻木然立着，一時不知所措，唐霜青哭得是那麼傷心，這長久日子以來，她受的委屈實在太多了，新仇舊恨一齊翻出來，只哭了個肝腸寸斷，聲嘶力竭。

郭飛鴻只是直直的立着，他很想安慰她幾句，可是却不知如何出口，並且他也想到，這種淤積在內心的哀傷，不如讓她一次發洩出來的好。

唐霜青一直哭了很久才止住了悲聲，她慢慢脫開了郭飛鴻懷抱，紅着臉道：「對不起——看，把你的衣裳都弄濕了。」

郭飛鴻苦笑道：「如果這樣能使你心情好一點，又算得了什麼？姑娘，來，我帮着你，快把盛姑娘埋了吧！」

唐霜青點了點頭，禁不住又落下淚來道：「她死得太慘了，是我害了她——」

郭飛鴻嘆道：「姑娘也不要自責太甚，生死有命，盛姑娘爲知己者死，她不會有甚麼怨尤的，義節的朋友實在也足堪自慰了。」

唐霜青落淚道：「可憐她還是一個小姐出身，她的命太苦了。」

郭飛鴻忽然想起雲思佳所說之言，就轉告唐霜青道：「這位盛姑娘臨終時，有話轉告妳，要妳代她報仇，姑娘可知道是怎麼回事？」

唐霜青點了點頭道：「這件事我知道，我不會使她失望的！」

郭飛鴻見這片松樹林子佔地極大，一面是巍峨青山，另一面則是平廣的稻田，他就提議道：「我去找一些木材，作個棺材，就把她安葬在此吧！」

唐霜青傷心道：「這應該是我的事，怎能勞動你！」

郭飛鴻也不理她，逕自向樹林中行去，在林子裏找了一棵古松，就用劍把它砍倒下來，他一面削着木頭，內心却想着眼前的事，忖道：「此間事完後，我還是儘快離開的好。」

想到了唐霜青的嬌柔，再反過來想一想雲思佳的冷漠剛强，內心更有說不出的感慨。這件事他眞沒有想到最後會落得如此結果，看來雲思佳的感情是沒有希望挽回了，以目前情形看，自己也只有辜負恩師那番盛情，揮慧劍斬却情絲了。

一想到雲思佳，他內心眞是其亂如麻，自己作事一向是提得起放得下，可是對這個姑娘却是大大的不然，對於如此一個和自己在感情上有過深切相關的少女，怎能說一聲「算了」就可了事？

郭飛鴻腦子裏反覆如此想着，心中有說不出的痛苦，可是事已至此還能如何？

不知何時，唐霜青已站在他身後，她靜靜的佇立着，用那雙哭腫了的瞳子，注視着他面上現出一片痴迷，他忽然轉過身來，二人目光不自禁的對在了一塊兒，他趕忙把自己轉在了一邊，含笑道：「姑娘看這口棺木，尚合用麼？」

唐霜青在他身前一塊石頭上坐了下來，輕嘆道：「郭兄非但是我的救命恩人，就是對這位盛姐姐來說亦是恩重如山！」

郭飛鴻搖頭道：「不要這麼說，我們



身爲武林道上人，是該如此的，唐姑娘，妳不要氣餒，人生都有些不如意事，過去的算了，妳要打起精神好好的活下去。」

唐霜青咬着唇，道：「謝謝你——」

郭飛鴻苦笑了笑道：「人生最幸福的是自由自在，不要使自己牽掛上些什麼，對於得不到的東西，更不要去夢想……」

他純粹的是因爲自己的遭遇有感而發，可是唐霜青聽在耳中，却不由得玉面通紅，慢慢垂下頭來。

郭飛鴻悶悶不響的，繼續用小刀削着棺木，過了一會兒，他站起來道：「行了，我們把盛姑娘裝殮進去吧！」

二人又忙了半個多時辰，才把棺木下了土，唐霜青還在她墳前做了一塊碑，一切就緒之後，已是午後時分。

經郭飛鴻再三的勸說，唐霜青才止住悲傷，她揉着眼睛兀立坐在一邊發着呆。

郭飛鴻尚記得當年在蘇州「寶華班」第一次見到她時的情形，那是何等的絕代姿容，和此刻的蓬頭淚面，消瘦憔悴，該是多麼强烈的一個比對，其差別眞是不可同日而語！望着她清瘦的面頰，郭飛鴻內心却又浮起了一絲黯然，眼前自己對於她，似乎只能到此爲止，再下去就超出了範圍，而有失自己救人的俠義本色。

本來，在失去了雲思佳之後，唐霜青正好塡補這感情的缺憾，可是郭飛鴻却不這麼想，他不能對於兩個女人都發生感情，無論如何，今生今世自己只能守定了一個，而不應再對任何其他異性有意牽連。

郭飛鴻如此一想，已有作別之意，唐霜青看見他皺眉不語，遂道：「郭兄莫非有什麼心事不成？」

郭飛鴻慘笑道：「方才姑娘一直在傷心之中，我尚有幾句話沒有請問姑娘，姑娘是如何與雲思佳認識的。」

唐霜青怔了一下，奇道：「咦——郭兄問這個幹什麼？雲思佳她來了？」

郭飛鴻傷感的一笑道：「來了，可是又走了，她永遠是神龍見首不見尾！」

唐霜青詫道：「怎麼我沒看見呢？」

郭飛鴻於是把雲思佳搶救盛冰的經過說了一遍，只是沒有說出她與自己的感情糾紛，唐霜青又多了一層感愧道：「原來是這樣，這位姐姐她個性一向是如此，可是爲人却是俠肝義胆，令人敬佩。」她說話時，見郭飛鴻面有異色，不由怔了一下，接道：「郭兄，你認識她很久了？」

郭飛鴻點點頭道：「有好幾年了。」

唐霜青想想面色蒼白道：「奇怪！」

郭飛鴻道：「姑娘有何奇怪？」

唐霜青秀眉微顰道：「此事怎麼她沒有與我提起過，原來你們也是認識的。」

郭飛鴻不隱瞞地道：「家師雲先生，乃是她的父親，只是他們父女之間，存有很深的芥蒂。」

唐霜青忽然站起身走到一邊背對着飛鴻道：「這件事我現在一切都明白了。」

說着她又苦笑道：「我眞傻——」

郭飛鴻不由得俊臉一紅，吶吶道：「姑娘不要多想……」

唐霜青臉上帶出了一種歉然的笑容道：「郭大哥，我應該恭喜你，我……我應該早就想到這一點的！」

郭飛鴻一聲朗笑道：「我不明白姑娘言中之意！」

唐霜青苦笑道：「郭兄你不必再……唉，其實我那雲姐姐早已說過了！」

「她說過了？」郭飛鴻吃了一驚：「她說些什麼？」

唐霜青低頭尋思了一會，昔日在梅嶺，與雲思佳相晤時的一幕，歷歷在目，她，雲思佳是如何的拔刀相助自己，救了自己一命，隨後自己在木屋裏寄住療傷，她曾對自己說過，她有一個要好的朋友，當自己提到郭飛鴻時，她是如何的吃驚，如何的感傷，隨後，她又把那口劍，轉贈了自己……

這一切的一切，當時自己是如何的費解，可是此刻兩相一對照思索，眞如同鏡子也似的明白，原來眼前的郭飛鴻——也就是自己心目中的情人，早已和雲思佳有關係，這是不會錯的。

唐霜青只覺得全身一陣發軟，眼前陣陣發黑，可是她仍然努力的支持住，她不能讓郭飛鴻看出自己內心的感情來。

當時她反倒作出了一個微笑，道：「我那雲姐姐曾對我說過，郭兄你是她生平的一個摯友……」

郭飛鴻啞然失笑道：「姑娘何必拿我開玩笑！」

唐霜青幾乎要淌下淚來，她微弱的說：「這是眞的！」

郭飛鴻忽然解下了背後的一口劍，道：「這是姑娘的劍，我忘了還給妳了。」

唐霜青接過劍來望了一眼，却又遞過來道：「郭兄，請你收回去吧！」

郭飛鴻一怔道：「這…這是爲何？」

唐霜青拾起了石上的包袱，繫於背後，然後向着郭飛鴻盈盈下拜，道：「郭兄是我救命恩人，請受我一拜！」

郭飛鴻忙自閃開道：「姑娘這是爲何——還有這口劍，妳怎麼不收？」

唐霜青垂下頭道：「你不必再隱瞞了，此劍乃是郭兄你贈於雲姐姐的東西，我如今既已知道，焉能再要……郭兄請代我再還於雲姐姐吧！」

郭飛鴻不由面色一紅，他眞不知道，這段昔日的隱情，唐霜青是如何得悉的，一時捧劍在手，進退維谷，好不尷尬。

唐霜青望着他慘笑道：「我……我應該早就明白的……郭兄……再見！」

猛的轉過身子，飛快的向林中掠去。

郭飛鴻趕上道：「姑娘，妳回來！」

唐霜青頭也不回的道：「郭兄，來日再見，我尚有事，要代盛姐姐往京城一行，就此分手吧！」

郭飛鴻還想趕上去解釋一番，可是轉念一想，似乎是無此必要，事情本來也是如此，又何必多此一舉！

想至此，他也就不再勉强，把那口原來屬於自己的寶劍於腰間繫好，陣陣的風，由松林子裏吹過來，松樹搖幌着發出一片松濤之聲。

此時此刻，他反倒覺得一種寧靜，而今而後，自己或可稱作是一個了無牽掛的人，不再爲這些兒女之情所困擾。

不過，眞正要作到這一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是了。

欲知後情之奇峯突出，即請賜閱「艷俠」故事之五——「疾風勁草！」

湖海祕聞

# 羅大鶴苦鬥金光祖

・麥海雲・

神打是一種古怪的技擊，據說神靈附體，刀槍不入。

至於拳師方面，學習神打，並不希望神靈附體的時候才打得出來，他們盼望得到一種獨特的方式去練習拳脚，有如神打一樣，不消說，那樣子的神打另創一格，分別不同了。

北方最有名氣的一個神拳師傅，姓金，叫做金光祖，他的拳脚本來是已經精湛的，得到神靈降體的指點，更加精妙，以前跟他同是一個輩份的名拳師，都不是他的對手，故此他稱做神拳金光祖。

他只是四十四歲那一年就把北京的拳王「沙欺石」擊敗了，聲譽雀起，紅透半邊天，有一天，背負着黃包袱的外省人到該處找他，此人姓言，叫言永福，拳脚極爲強勁，如果不是有神拳護體，就不够打了，但因爲他的拳法與別不同，難以捉摸，言永福跟他較量了一會，忽然捱了一拳，簡直不知道那一拳是怎樣打出來的，跌了一交，爬起身來，拱手爲禮，說了一聲獻醜！就此告別。如果言永福告別之後，回到酒店休息，沒有任何事情發生，那就一切風平浪靜了，怎料言永福返店休息躺下發覺胸部脹滿，休息了兩個時辰，仍是沒法安枕，將他帶在身邊的跌打酒拿了出來，飲了幾杯，毫無效驗，過了一會，他張口一吐，竟然吐出一口鮮血，那就不對了，他趕快央求店東派人通知金府，求金光祖賜惠妙藥。

僥倖他有此一招，否則，他就會喪生，因爲神拳打傷的人，無法醫治，只有金光祖自己落藥，然後有機會死裏逃生，實情如此，言永福不能堅持，理所當然，後來金光祖果然贈以神仙解毒丹以及通竅萬應跌打酒，然後救回言永福一命。

他講過店東知，如果言永福用他的酒和藥，執番條命，治癒之後，必須要言永福登門謝罪，表示悔過。言永福技不如人，無法可想，逼於登門求恕。

那天金光祖坐在大堂，接受言永福的拜見，他知道言永福已經痊癒，仍要追問此事，說：「言永福，我跟你無冤無仇，何以你遠道而來，找我相鬥呢？」

以前言永福傲氣凌霄，經過這番挫折，傲氣全消了，很恭敬的說：「小子無知，沒有碰見過強敵，不知天高地厚，故此自取其辱，不過，我想知道中國功夫的精妙，不惜背負黃包袱，到處訪友尋師，亦係事實，絕不是上門挑戰也。」

金光祖哈哈大笑，說：「金家的神拳是天下獨步的一種拳脚，中了一拳，非死則傷，你沒有喪命，已很難得了，盼望你在江湖上替我傳達一句，無故登門求教的人，我就把他看做挑戰，兩人相鬥，一定要見紅，不是他死，便是我亡。」

說完，揮手叫言永福走。

言永福受了這番教訓之後，心心不忿，却又無可奈何，湊巧他住在一間破廟之內，凌晨閒坐，忽見白鶴跟毒蛇相鬥，蛇的竄力異常厲害，白鶴却處處避過，有機會來，便即俯下啄牠，相鬥了半個時辰，毒蛇連環撲攻，竟給白鶴倒身取勢，把牠活活的啄死，在這一瞬間，頓有所悟，他不期而然的哈哈大笑。

他記得起來，那天神拳金光祖打贏他的一拳並非突然打出，而是連環打出，拳勢跟毒蛇飛竄相似，所謂神拳，其實是蛇拳，如果白鶴能够啄死毒蛇，把這種原理放在拳脚上面，創白鶴派，苦練一個時期，豈非有把握擊敗金光祖？

此念一起，他就在荒山破廟之內獨居，帶備乾糧，自行煮食，食水就是山泉，朝夕默想鶴蛇決鬥的戰術，另一方面，還到最荒凉的草叢灌木之間，躲在石後，希望再見鶴蛇打鬥。

他時來運到，果然看見蛇鶴多次相鬥，總是白鶴打贏，白鶴戰勝毒蛇，除了用嘴啄蛇之外，還可以一側身用翼創牠，此外，鶴爪也有威脅，蛇的武器只是口，牠唯一的毒招就是纏打竄攻，設法避開牠的糾纏，有機可乘，然後出擊，牠就無所施其技，如果牠一輪急攻失敗，攻勢稍挫，便給白鶴乘虛而入，把牠啄死。明白了這層道理，言永福就此創造白鶴拳，在山苦練，在發拳踢脚之後躍開，避免對方的糾纏，不攻則已，一攻就是三招，如是者天天硏究，晚晚苦練，呆然大有成就。

他有充份自信心，認爲可勝，不過，世事難言，他雖然苦練多時，大有進境，神拳金光祖難保不是繼續苦練，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如此一想，他就躊躇不決。

那時言永福跟金光祖有了仇恨，外面的人，茫無所知，他想探索神拳的秘密，索性在附近的神廟活動，進一步的借故跟神打的師傅打鬥，研究對方的虛實。

不久之後，他就發覺一宗奇事，神打在進行得特別犀利的時候，那個自稱是眞神附體的拳師，好像鬼迷，打起來的拳脚虎虎生威，比較他平時的力度超勝過三幾倍，走位也靈活許多，最難得的是橫拳或者斜出的拳，同樣有勁，因此之故，此人打出來的拳脚就跟普通拳師打出的拳脚不同，無從捉摸。

話雖如此，如果有心捉摸，仍然可以無中生有的找到一條路，打定了主意，言永福就把白鶴拳的冲捶盡量發揮，一冲即劈，上邊的一拳以霸王敬酒姿態向上一冲之後，隨即劈下，使對方斜出的拳或者橫拳都沒法發揮它的功力，另一方面，苦心研究步法，務求避免對方的糾纏。

他的拳脚已經很超卓，碰上了他在神社之類的地方專心偸窺，多方面的研究，終於大有所成，不過，他充滿了自信心的時候，偏巧遇上了一個多情的女人，她叫做蔡小蝶，脚法靈活，貌若春花，孑然一身，沒有依附，兩人在情投意合之下，一見鍾情，竟然結了婚，就此安居樂業。



言永福本來在技成之後想找神拳金光祖算賬，怎料事與願違，他還沒有動身往北京那邊走，已經有了家室之累，看來他是難以如願的了，不過，世事很奇，有一天，他偶然在鬧市駐足而觀，欣賞一個江湖賣武之人，認爲此人的根基極好，可以代表他到北方找神拳金光祖算賬，心上一動，便即發生波瀾，進而發生一次轟轟烈烈的武鬥。

那時言永福住在山東萊陽縣，它就是出產萊陽梨的地方，相當熱鬧，因爲山東省幾乎全省都是練習螳螂派拳脚的，他本人創立白鶴派，如果消息傳出，可能引起若干名手找他較量高下，故此他竭力隱藏自己的身份，即使他發覺那個羅大鶴身手不凡，在大街賣武，仍不肯露出本相。

湊巧羅大鶴表演拳脚之際，那一招「連環撲翼手」十分出色，有如雄鷄撲翼，正是尅制神拳的絕招，他不期然而然的衝口而出，喊了一聲：「好！」

因爲言永福苦練多年，中氣極爲充沛，他的叫喊聲也是與別不同的，聲震街衢，相隔十丈的人也聽得到的，羅大鶴即時注意他，笑臉相迎，抱拳而立，說：「閣下的內力深厚，小弟不勝佩服。小弟此行本來是尋師訪友，並非賣藝，碰着老兄，眞是三生有幸了，敬請指教。」

他的說話十分動聽，言永福有心籠絡他，不肯放過，趁勢跟他交談，還在臉前露了一手，驟然車身脫脚，縱跳如飛，使羅大鶴看呆了一雙眼。

羅大鶴立即收檔，伴着他到附近的酒家談了又談，言永福慨然說：「我不想敎授武藝，在此地藏身，只是協助內子蔡小蝶開館練武而已，你的拳脚根基極厚，我很想把你鍛練成一個名手，但有一個條件，我跟神拳金光祖有仇，如果你學會了我所創的拳脚，必須依照我的意思去做，苦練三年，往北方找他算賬。」

羅大鶴只想習藝，什麼都答應，於是他就以助教的身份留居蔡館，早晚學習白鶴派絕招。從他拜師的那天開始，羅大鶴就苦練白鶴派的拳術，言永福也竭誠指點。光陰荏苒，不知不覺的度過三載，羅大鶴遵守諾言，離開師門，到處打聽神拳金光祖的行踪，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金府，昂然直入，威風凜凜，開口就說他要找金光祖算賬。

那時金光祖已進入中年，位高勢强，且屬一方首富，當然不想跟外邊人交手了，因此他走出大堂，跟羅大鶴打了一個照面後，問個明白，慨然說：「在十年前，令師言永福進門挑戰，給我打傷，當時他技不如人，無話可說，事實上兩虎相鬥，必有一傷，不是他打傷我，就是我打傷他，何必斤斤計較呢？請你想想，冤冤相報無了期，還是化干戈爲玉帛吧！我的意思就是想邀請羅兄在舍下留居數日，玩幾天回去，替我帶一份厚禮，送給令師，彼此交個朋友，羅兄意下如何？」

他所說的一番話，羅大鶴聽了，亦有多少意動，殊不料站在神拳金光祖背後的一個青年，忽然大叫一聲，說：「爸爸，這種粗人，料想是個膿包，不堪一擊，不過道聽途說，知道爸爸跟言永福結怨，乘機敲詐而已，如果我們給他幾個銅錢，他下次仍會來的，倒不如一拳把他打翻，叫他吃些苦頭，懂得我們金家神拳的厲害，下次他就不會登門鬼混了。」

這番話吐露之後，羅大鶴雙眼一睜，喝問一句：「金光祖，此人是誰？」

「他叫金必暉，是我的犬兒。」金光祖說。

羅大鶴聽了，冷然說：「他想死在我的手上，請你避開一點，我殺了他，再找你算賬。」

金光祖還沒有立定主意怎樣解開這個結，小金已經來不及的撲攻了，他雙手往前一推，把金光祖推到離開原位三尺，隨即標馬發拳，向羅大鶴直衝過來。

他施展的招式正是神拳，不攻則已，一出手就是十招，每一招都比一招兇，照理是不易躲閃的，可是，羅大鶴却非常靈活的避開了他，連消帶打，雖然閃過十招，仍有餘裕，再鬥下去，他乘機一脚打出，只是一脚就把金必暉打翻，骨脛折斷。

金光祖初時想勸兩人息爭，後來，他看見小金的脛骨被羅大鶴踢斷，倒地呻吟，心裏難過，且又担心這一場龍虎鬥的消息傳了出去，使金家的名譽有損，他認爲非鬥不可了，只好親自出馬，叫人抬起小金到後園急救，他自己抱拳而立，說：「羅兄確是武藝高强，佩服之至！既然你已動手，打傷了犬兒，剛才我說化干戈爲玉帛這句話取消，我也想向羅兄學習，我們同到比武廳玩玩，好嗎？」

羅大鶴傲然說：「我的意見，正是如此。」

兩人談了幾句便即先後同入演武廳。

演武廳之內空空洞洞，牆上沒有武器，亦無兵器架，金光祖說：「我們金家的神拳，一拳就有千斤之力，中拳的人，非傷即死，故此並不需要兵器，亦無兵器架擺放，閒話休提，請羅兄發招！」

羅大鶴聽了，解下他背負的一個黃包袱，說了一聲「獻醜！」便即發招。

他把白鶴本門絕招一再施展出來，實行搶攻，以爲金光祖的神拳能攻而不能守，非輸不可，怎料金光祖的神拳是攻守咸宜的，兩人的橋手相交之際，彼此陡覺心上一震，知道對方的功力不凡，不敢怠慢，於是各出絕招，殺個天翻地覆，日月無光。

打到最凄厲的時候，兩人不知如何的扭作一團，驟然聽到「拆」的一聲，有人慘呼倒下來，各人一聽便知道金光祖已遭毒手，看看羅大鶴整個站定，一言不發，忽聞轟隆一聲，他也倒了下來，脇骨開了一個竇，鮮血直冒，眼見他死定了，金光祖給人抬入寢室施救，他猛然喘息，解衣看時，護心銅板凹入了寸許，胸骨碎裂，恍如給鶴咀鋤狠狠的鑿了一下，掙扎一會，仍是氣絕身亡。

兩個武林高手，竟因決鬥而死，眞是可惜。

因爲言永福在生，白鶴拳有人傳授，變成一個大門派，金光祖一死，無人繼承衣砵，至今很多人懂得神拳是怎樣子的了，充其量是有些拳師奉神，學習神打，不過氣力陡增而已，根本上他不知道怎樣子拳打脚踢，跟金光的神拳相差很遠。

—完！





新穎俠情中篇

古龍・文
盧令・圖

# 碧血洗銀槍（四）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馬如龍在破廟中逃過死刦，他以大婉騎着他的馬向東而去，從而把追踪而來的絕大師和馮超凡引了開去，他遂反其道而向西行，往西邊走，有座很大城市，餓寒交迫下的馬如龍剛要踏進酒樓之際，驀地省起身上不名一文，唯有望門興嘆，當他感到絕望時，大婉却在樓上窗口伸頭出來，招手叫他進去，酒足飯飽後，大婉帶他往見丐帮帮主俞五，這位富傳奇性的武林怪傑——江南俞五，對大婉似非常熟稔，對馬如龍，也似很是投緣，答應馬如龍的要求，三天內把小婉找到，但要馬如龍陪他喝酒三天——

## 醉裏乾坤大　追兇道路長

▲小婉

（一）

馬如龍醉了。

一個人跟自己所信任的人在一起喝酒時才會醉，也比較容易醉。

他信任大婉，也信任俞五。

一個人在心情不好，遭受寃屈時，就會想喝醉，也比較容易醉。

他的心情很不好。

雖然他相信他受到的寃枉總有一天會昭雪，可是他心裏還是覺得很悶。

一個人如果用大碗喝酒，一大碗一大碗的喝個不停，總是會醉的。

他已經喝了兩三天。

所以他醉了。

一個人在喝醉了的時候，說過些什麼話，做過些什麼事，總是記不清的。

就算記起來，也糢糢糊糊的像是個夢，像是別人說的話，別人做的事。

他彷彿記得自己好像說過一句現在連他自己想起來都會嚇一跳的話。

那時大家都已經醉了，他忽然拉住大婉的手，說：「你嫁給我好不好？」

大婉就開始笑，不停的笑，笑得連氣都喘不過來的時候，她才問：「你爲什麼要我嫁給你？」

「因爲我知道你對我很好，因爲別人都懷疑我，把我當作殺人的兇手，都想殺了我，只有你信任我，只有你，肯帮我的忙。」

他說的是眞心話。

一個人在眞的醉了的時候，總是會把眞心話說出來的。

大婉却不信。

「你要我嫁給你，只不過因爲你喝醉了，等你清醒的時候，就會後悔的。」

她雖然還在笑，但笑得却好像有點凄涼！

「等你看見比我好看的女人，你更會後悔得要命。」她說：「我又醜又怪又兇，比我好看的女人也不知道有多少。」



現在他已經清醒了，却忘了大婉是不是已經答應了他。

但是他還是忍不住要問自己。

「如果她答應了我，現在，我是不是已經在後悔了，現在我還會不會要她嫁給我？」

這問題連他自己都不能回答。

就在這時候，他看見了一個女孩子，一個遠比大婉美得多的女孩子。

× × ×

他醒來時已經不在那廚房裏，俞五和大婉也全都不在了。

他醒來時已經躺在床上，一張並不算很大，却很柔軟，很舒服而且很香的床。

這張床擺在一間並不算很大，却很乾淨，很舒服，而且很香的屋子裏。

這間屋子的窗外有幾株梅花，窗下有個小小的粧台。

這個粧台上有個小小的銅鏡，銅鏡旁也有一瓶梅花。

這個女孩子就站在梅花旁。

× × ×

梅花高貴而艷麗，這女孩子也像梅花一樣，也一樣美得不俗氣。

她身上雖然是鮮紅的衣裳，臉色却是蒼白的。

她的眼睛雖然清澈而美麗，却又彷彿帶着種說不出的憂鬱。

她正看着馬如龍，用一種很奇怪的眼色看着馬如龍，彷彿有點好奇，又彷彿有點怕。

馬如龍的頭還在痛。

他不認得這個女孩子，也想不起自己怎麼會到這裏來的。

這女孩子忽然問道：「你就是馬公子？『白馬公子』馬如龍？」

馬如龍道：「我就是。」

這女孩子道：「前幾天你是不是也在寒梅谷？」

馬如龍道：「是的。」

這女孩子道：「你見到了邱鳳城？」

馬如龍道：「你也認得他？」

這女孩子點了點頭，眉宇間的憂鬱更濃，輕輕道：「我姓蘇，叫小婉，我就是你要找的人。」

（二）

「這裏是什麼地方？」馬如龍終於問道：「我怎麼會到這裏來的？」

「是一位俞五爺送你來的。」

她先回答了後面的問題，然後再說明她爲什麼會收留下一個酒醉的陌生男人。

「俞五爺說你不但是鳳城的朋友，而且只有你知道他的行踪。」

馬如龍苦笑。

俞五居然還能送他到這裏來，醉得當然沒有他這麼厲害。

他從未想到居然還有人能把他灌醉，他忽然發現自己對自己的一切都好像估計過高。

他又問：「這裏是你的家？」

小婉道：「我沒有家，這地方不能算一個家。」

馬如龍明白她的意思，「家」的意義，並不是一棟房子。

無論多華美的房子，都不能算是一個家。

小婉道：「我本來只不過是城裏怡芳院的一個……一個妓女，從小沒爹沒娘，鳳城爲我脫了籍，替我買了這棟房子。」

她笑了笑，笑得說不出的凄凉：「可是，他若不在這裏，這裏又怎麼能算一個家？」

馬如龍忍不住嘆息：「想不到他眞的是個這麼多情的人！」

一個像邱鳳城那樣少年成名的世家子弟，居然會對一個風塵中的女人如此多情如此痴情，實在是件非常令人感動的事。

小婉道：「他的脾氣雖然剛强，却是個心地善良的人，從來不肯做一點對不起別人的事。」

提起了邱鳳城，她眼睛裏立刻充滿了溫柔的情意：「他對我更好，處處都爲我着想，從來都沒有看輕過我，一個像我這樣的女人，能够遇到他這樣的男人，我……我死也瞑目了！」

馬如龍說道：「你們還年青，怎麼會死。」

小婉又笑了笑，笑得更凄涼：「可是你若來遲一步，現在就已看不到我。」

馬如龍立刻想到了，邱鳳城挖的那個坑。

小婉道：「他臨走時就已跟我約好，至遲昨天晚上一定會回來。」

馬如龍道：「如果他沒有回來呢？」

小婉黯然道：「那就表示他已經離開了人世，我當然也要陪他一起去。」

她的聲音雖柔，但却充滿了必死的決心。

一經山盟海誓，便以生死相許。

這實在是段令人感動的愛情，就因爲只有人類才能產生這麼偉大的愛情，所以人類才能永存。

馬如龍輕輕吐出口氣，道：「幸好他還沒有死。」

他的確在爲他們慶幸：「他雖然也跟你一樣，抱定了必死之心，但是他還沒有死。」

小婉道：「那麼現在他的人在那裏？爲什麼還不回來？」

馬如龍閉上了嘴。

他也不知道邱鳳城的人在那裏，彭天霸，馮超凡，和絕大師在追踪他的時候，邱鳳城並沒有跟他們在一起。

金振林那一槍雖然沒有致命，但他受的傷還是不太輕。

一個受了重傷的人，能到那裏去？

那天他們本來是爲了要赴碧玉夫人的約會，才到寒梅谷的。

後來碧玉夫人是不是也到了寒梅谷？他是不是被碧玉夫人帶回了碧玉山莊？

馬如龍不能確定。

小婉還在凝視着他，等着他的回答。

他却不能把心裏的猜測說出來，他不願再傷這多情少女的心。

小婉輕輕嘆息，道：「我知道他如果沒有死就一定會回來，你又何必騙我？」

馬如龍道：「我……」

小婉不讓他說下去，又道：「其實你用不着騙我的，我只要知道他也跟我一樣痴，我就已心滿意足了。」

她態度忽然變得很冷淡，道：「現在天已快黑了，孤男寡女，瓜田李下，我也

不敢再留馬公子。」

話說到這裏，已經讓人沒法子再說下去。

馬如龍只有走。

但是他臨走的時候却說：「我知道你的決心，我並不想勉强你，但是我希望你能等三天，三天之內，我一定有邱鳳城的消息告訴你。」

小婉遲疑着，終於答應：「好，我再等三天。」

（三）

天色果然已黯了。

外面是條狹窄幽深的長巷，小婉這棟屋子在長巷的盡頭。

馬如龍拉緊了衣襟，迎着風走出去。

他要來找小婉，爲的是想證實邱鳳城那天說的話。

他並不是懷疑邱鳳城，可是他實在沒有別的綫索去找。

那就像是個溺水的人，無論看到什麼，都會緊緊一把抓住。

現在他已證實了邱鳳城的確是個多情人，他們的感情，連他都被感動。

所以他希望能帮助他們，希望能在三天之中找出邱鳳城的下落。

他希望能讓這一對有情人終成眷屬。

但是他偏偏又覺得這件事好像有點不對，究竟是什麼地方不對，他却說不出。

他總覺得小婉那屋子好像少了點什麼東西，又好像多了點什麼東西。

少的是什麼？多的是什麼？

他也說不出。

× × ×

大婉現在是不是也已經醒了，她的頭是不是也跟他現在一樣痛？

他忽然發現自己居然在想念她。

這個奇醜無比，蠻不講理的女人，好像也有她的可愛之處。

只可惜他根本不知道她是從那裏來的？也不知道她到那裏去了？

他們本就是萍水相逢，既然又各分西東，此後只怕已永無再見的時候。

馬如龍嘆了口氣，決定不再想她。

× × ×

暮冬殘年。

年關已近了，正是家家戶戶辦年貨，買新衣的時候。

這時候，每個人的袋子都需要裝着點錢，所以能够換錢的東西，都拿出來換錢了。

這條巷子外面，居然也擺了個小小的花市，水仙，臘梅，正當時應景，開得正好。

一個小戶人家的主婦，剛帶着她的丫頭去買了些年貨回來，金針，木耳，紅棗，白菓，筍乾，裝滿了一籃子。

那小丫頭手裏提着籃子，眼睛却在望着一盆盆的梅花。

十五六的小姑娘，有誰不愛美？有誰不喜歡又香又紅的梅花。

她終於忍不住說：「大奶奶，咱們也買兩盆梅花回去好不好？」

「不好。」

穿着絲棉襖的主婦板着臉，回答得很堅決。

小丫頭却還不死心。

「這些花又不貴，買點回去看看有什麼不好？」

「因爲我沒有這種心情。」

小丫頭嘆了口氣，喃喃道：「大奶奶也眞是的，大爺也只不過兩三天沒回來，大奶奶就連看花的心情都沒有了。」

× × ×

小丫頭雖然滿心不願意，還是噘着嘴，跟着那心情欠佳的主婦走了。

這只不過是件無足輕重的小事，任何人都不會注意的，更不會放在心上。

馬如龍却注意到了。

——一個小戶人家的主婦，身邊還有個丫頭，以邱鳳城的家世，以他對小婉的體貼，小婉那裏怎麼會連個使喚的人都沒有。

——一個平凡的主婦，丈夫只不過兩三天沒有回來，她就已連看花的心情都沒有。

——小婉粧台上那瓶梅花，却是剛折下來的。

——如果馬如龍不來，她就已殉情而死，她怎麼會還有心情去折花？

現在馬如龍終於想起她房裏少的是什麼，多的是什麼了。

那裏少了個丫頭，却多了瓶花。

（四）

門已經關了。

這巷子裏住的都是小戶人家，小婉的這棟屋子已經算比較大的，牆也比較高，用很堅實，很厚的木板做成的大門已經從裏面上了栓。

但是馬如龍要進去並不難。

他十歲的時候已經可以跳上這道牆，天馬堂的輕功和劍法在江湖中的評價都極高。

他已經開始對小婉懷疑，他應該一躍而入，在暗中查探小婉的動靜。

他也知道，如果你要去看一個人的眞面目，只有在他看不見你時才能看到。

可惜他做不出這種事，非但以前沒有做過，以後也絕對做不出。

所以他準備敲門。

就在他正準備敲門的時候，忽然聽見了一種奇怪的聲音。

× × ×

他聽見的是一個人的笑聲。

笑聲並不是種奇怪的聲音，人間雖然有不少悲慘不幸的事，可是你無論走到那裏，都還是可以聽得到笑聲的。

就因爲人間處處有笑聲，所以人們才能活下去。

他覺得奇怪的是，這笑聲絕對是男人的笑聲，而且是從這棟房子裏傳出來的。

這是邱鳳城買給小婉的房子，這裏只有小婉一個人，怎麼會有男人的笑聲？

夜很靜，巷子裏更靜，笑聲雖然短促，他却聽得很清楚。

——只要是牽涉到這件事的人，隨時都可能暴斃，橫死。

——有些人在殺人前也會笑的。

——現在是不是又有人要把小婉也殺了滅口？

馬如龍不再顧忌，一躍而入。

× × ×

屋子裏的爐火太暖，東廂房朝西面的



一扇窗戶剛剛支了起來。

站在一株雜在紅梅中的松樹上，正好可以看見面對着窗戶，站在屋裏的小婉。

馬如龍從牆外一躍而入，剛好落脚在這棵松樹上。

他並不想窺人隱私，可是，他已經看見了，不但看見了小婉，也看見了一個男人。

他看不見這個男人的臉。

這個男人背對着窗戶，面對着小婉，斜倚在一張軟榻上。

馬如龍只看得見他垂在軟榻旁的一隻脚。

這隻脚上穿着雙式樣非常好，做得非常考究的靴子。

只有走馬章台，風流豪闊的花花大少，才會穿的一種靴子。

小婉正站在他面前，用一種很奇怪的眼色盯着他，忽然冷笑道：「你眞的要我死？」

這男人也在冷笑，道：「你以爲我不敢？你以爲我怕你？」

小婉道：「好，你要我死，我就死給你看。」

（本章終）

## ▲私　情

（一）

有的人天生就喜歡花，不管在什麼心情下，都會折幾枝花供養在瓶裏。

看來小婉並沒有隱瞞什麼事，更沒有私情，她確實已抱着決死之心。

她隨時都準備死。

可是這男人爲什麼要逼她死呢？這男人跟她是什麼關係？難道是邱鳳城的朋友，來逼她殉情嗎？還是來殺她滅口的？

馬如龍正在想，小婉却忽然做出件他連做夢都想不到的事。

她忽然走了過來，坐到這個男人的腿上，摟住了他的脖子，輕輕的咬着他的耳朵，喘息着說道：「你要我死，我也要你死。」

× × ×

現在這個「死」字的意思已完全不同了。

現在這個男人的手，已伸進了小婉的衣襟：「好，你要我死，我先捏死你。」

小婉喉嚨裏已發出了好像快要死了一樣的喘息和呻吟。

「你要捏死我，我也要捏死你。」

她也在捏他。

就算你看不見她捏的是什麼地方，也一定可以想像得到的。

兩個人好像眞的都快要被捏死了，喘息聲更粗，呻吟聲更大。

她不但在捏，而且還在咬。

他也在咬她。

她的衣襟已散落，一件緊身的絲棉小襖裏面，只有一件鮮紅的肚兜。襯得她的皮膚更白。

馬如龍實在看不下去了。

這是別人的私情，他本來不該管的，可是，他想起了邱鳳城的痴，想起了那個坑——

他本來可以大喝一聲，先驚散這兩個快要「死」的人。

他本來可以直接從窗戶裏竄進去。

可是他反而躍出牆外，用力去敲門。

他敲了很久，才聽見小婉在裏面問：「誰呀？」

「是我。」

「你是誰？我怎麼知道你是誰？你難道連個名字都沒有。」

小婉的口氣很不好。

無論誰在那種「快死還沒有死」的情況下被人打擾，脾氣都不會好的。

不過她總算還是出來開了門。

「是你！」

看見馬如龍，她當然會吃一驚，可是她很快就鎮定下來，板起了臉，冷冷道：「想不到馬公子又來了，是不是怕我一個人晚上太寂寞，想來替邱鳳城好好的照顧照顧我。」

這話說得更絕，這種話說出來，只要是知趣的人，就應該趕快走的。

可惜馬如龍這次却偏要做個不知趣的人，淡淡道：「我知道你並不寂寞，我只不過怕你被人捏死。」

小婉的臉色變了，臉上一陣紅，一陣白，忽然轉身往屋裏走。

「你跟我來。」她說。

馬如龍就跟着她走了進去。

她居然把他帶進了剛才那間屋子，剛才那個男人却已不在了。

「坐，」她指着剛才那個男人坐過的軟椅，道：「請坐。」

馬如龍沒有坐。

他沒有看見那個男人，却已看見了那雙靴子，那雙式樣非常好看的靴子。

× × ×

這屋裏有床。

女人的床後面，總有些不能讓別人看見的秘密，所以床帳後還掛着道布幔。

很長的布幔，幾乎已拖到地上，還沒有完全拖到地上。

所以，這雙靴子才會從布幔下露了出來。

小婉道：「你爲什麼不坐。」

馬如龍道：「這位子，好像不是我坐的。」

小婉笑了笑，笑得當然不太自然：「你不坐，這裏還有誰來坐。」

馬如龍道：「好像還有個人。」

小婉道：「這屋裏除了鳳城外，只有你進來過，怎麼會還有別的人？」

她實在很沉得住氣，到了這種時候，居然還一口咬定這屋裏沒有別的人。

馬如龍却沉不住氣了，忍不住一步竄過去，拉開了布幔。

布幔後當然有個人。

可是這屋裏確實沒有別的人來過，因爲布幔後的這個人，赫然竟是邱鳳城。

（二）

馬如龍衝出屋子，衝出門，衝出了長巷。

幸好這時候天已經黑了，在這種酷寒的天氣，天一黑，路上就不會有什麼人，否則別人一定會把他當作個瘋子。

現在他唯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用力打自己幾個耳光。

他永遠忘不了他拉開布幔的那一瞬間，邱鳳城看着他的表情。

他更忘不了小婉那時的表情。

其實他應該想得到邱鳳城隨時都會回

來的，也應該想得到這個人很可能就是邱鳳城。

但是他却偏偏沒有想到。

他本來應該能聽得出邱鳳城的聲音，却又偏偏沒有注意。因爲他想不到邱鳳城會說那種話。

現在他想到了。

年青的情人，在閨房裏，有什麼話說不出來：「我捏死你，你捏死我」，這種話也不能算太肉麻，太過份。

邱鳳城畢竟是個敎養很好的世家子弟，在那種情況下，居然還對他笑了笑。

可是對馬如龍來說，這簡直比打他幾耳光還讓他難受。

他只有趕快走，就好像被人用掃把趕出去的一樣，逃了出來。

於是現在他又只剩下一個人，還是身無分文，無處可去。

這件事也還是連一點綫索都沒有。

他整個人都好像被一根很細的繩子吊在半空裏，空空蕩蕩的，沒有着落，而且隨時都可能跌下來，跌得頭破血流。

不對。

他忽然發覺自己並不是一個人，後面好像有個人在跟着他。

他用不着回頭去看，就知道從後面跟上來的人是誰了。

也不知爲了什麼，他空空蕩蕩吊在半空中的一顆心，忽然就變得很踏實。

後面的人已趕了上來，伸出一隻非常非常好看的手，交給他一樣東西。

馬如龍接了下來。

現在他最需要的就是一包治頭痛的藥，她給他的就是一包頭痛藥。

等他把這包頭痛藥吞了下去，她的手又伸過來，手裏還有七八包藥，有的是藥丸，有的是藥錠，有的是藥粉。

她一樣樣交給他。

「這是解酒藥，這是紫金錠，這是胃痛散，這是健胃整腸的……」

馬如龍笑了：「你把我當成了什麼?當成了藥罐子?」

她也笑了。

「我知道你不是藥罐子，是個酒罈子。」她吃吃的笑着道：「可惜只不過是很小很小的一個，也裝不下太多酒。」

（三）

大婉看來確實比他有精神，臉色也比他好看得多。

「難道她的酒量也比我好?」

馬如龍實在不服氣，他忍不住問道：「你的頭痛不痛?」

大婉道：「不痛。」

馬如龍道：「怎麼會不痛?」

大婉道：「因爲我一向不喜歡管別人的閑事。」

喜歡管閑事，實在是件很讓人頭痛的事。

不但讓別人頭痛，自己也頭痛。

她又問他：「你看見那個小婉了?」

「嗯。」

「怎麼樣?」

「什麼怎麼樣?」

「她長得怎麼樣?」

「長得很不錯。」

大婉笑道：「既然她長得很不錯，你的樣子看起來爲什麼活像見了鬼一樣?」

馬如龍嘆了口氣，道：「如果我眞的見了鬼反倒好些。」

大婉道：「你看見了什麼?」

馬如龍道：「我看見了邱鳳城。」

他居然把他剛才遇到的事全都說了出來。

這是丢人的事，他本來絕不會說的，可是也不知道爲了什麼，在她面前，他就覺得什麼話都可以說出來，什麼事都不必隱瞞。

大婉居然沒有笑他，反而嘆了口氣，道：「如果我是你，那時候我也會恨不得能找條地縫鑽下去的。」

這正是馬如龍當時的感覺。

他忽然發覺這女人外表雖然又刁又絕又醜，却有一顆非常善良的心，而且充滿了瞭解與同情。

這也是他第一次有這種感覺。

大婉忽然又道：「可是我想不通。」

馬如龍道：「什麼事想不通?」

大婉道：「邱鳳城明明知道是你去了，爲什麼要躲起來?」

馬如龍道：「他們畢竟不是名正言順的夫妻，像他那種出身的人，總難免會有很多顧慮，如果我是他，說不定我也會躲起來的。」

大婉看着他，微笑道：「想不到你居然很會替別人着想。」

馬如龍道：「本來你認爲我是個什麼樣的人?」

大婉說道：「本來我認爲你又驕傲，又自私，別人的死活，你根本不會放在心上。」

她的聲音忽然變得很溫柔：「可是現在我已經知道我錯了。」

這個蠻不講理的女人，居然也肯認錯，這實在也是件讓人想不到的事。

大婉又道：「他看見你之後，說了些什麼?」

馬如龍道：「就因爲他什麼都沒有說，我反而更難受。」

大婉道：「你說了什麼?」

馬如龍苦笑，道：「那時候我能說什麼?」

大婉道：「他有沒有要把你抓去交給馮超凡的意思?」

馬如龍道：「沒有。」

大婉道：「你也沒有問他，那天你走了之後，寒梅谷又發生了些什麼事?碧玉夫人是不是到那裏去了?有沒有選上他做女婿?」

馬如龍道：「我沒有問。」

他忽然問她：「這些事你怎麼會知道的?」

大婉笑了笑，笑得很神秘，道：「當然是有人告訴我的。」

馬如龍道：「誰告訴你的?」

大婉道：「一個喝醉了酒的人。」

馬如龍道：「這個喝醉了酒的人就是我?」

大婉笑道：「你總算還不太笨。」

馬如龍只有苦笑。

他喝醉了之後說的話一定不少，只可惜連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說了些什麼。

大婉忽然又道：「其實碧玉夫人用不着再選了，沈紅葉已經一命嗚呼，你已經變成個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除了銀槍公子邱鳳城之外，還有誰配作碧玉山莊的女婿。」

她嘆了口氣。「碧玉夫人就算還想選，也沒有什麼好選的。」

事實就是這樣的，這件事發生後，確實對邱鳳城最有利。

馬如龍說道：「但是，他絕不會是兇手!」

大婉道：「爲什麼?」

馬如龍道：「因爲他已經有了以生死相許的心上人，他根本就不想做碧玉山莊的女婿。」

大婉嘆了口氣，道：「其實我也覺得他絕不可能做出這種事，只不過，他既然不會是兇手，你也不是，兇手是誰呢?」

馬如龍道：「一定是天殺!」

大婉道：「天殺是什麼人?」

馬如龍道：「天殺不是一個人，是個秘密的組織，是個殺人的組織。」

大婉道：「他們爲什麼要做這種事?爲什麼要害你?」

馬如龍說道：「因爲，他們要造成混亂。」

他又解釋：「我們幾家人如果火併起來，江湖中一定會變得混亂，他們就可以乘機崛起。」

他的解釋很合理。

這種事以前並不是沒有發生過，以後也一定還會有的。

馬如龍道：「現在他們還只不過是個見不得人的組織，等到他們的計劃完全成功後，他們就會搖身一變，變成一個光明正大的帮派，因爲那時候江湖中已經沒有人能制得住他們了。」



大婉道：「因爲那時候別的門戶和家族，都已因這次火併而兩敗俱傷。」

馬如龍道：「但是我絕對不會讓這種情況眞的發生。」

大婉道：「你準備怎麼辦?」

馬如龍道：「我一定要先把天殺的首腦找出來。」

大婉道：「你準備怎麼找?」

馬如龍不說話了。

他實在連一點綫索都沒有，根本不知道應該從那裏下手。

大婉道：「這個人一定知道你們四位公子那天要到寒梅谷去。」

馬如龍道：「不錯。」

大婉道：「他怎麼知道的?除了你們四個人之外，還有誰知道這件事?你有沒有把這件事告訴過別人?」

馬如龍說道：「我沒有，可是，邱鳳城……」

他忽然想起，小婉好像也提起過「寒梅谷」這個地方。

小婉曾經問過他：

——前幾天你是不是在寒梅谷?

她知道他們要到寒梅谷去，當然是邱鳳城告訴她的。

邱鳳城能把這件事告訴她，就可能也告訴過別人。

小婉也可能告訴過別人。

他也像別的男人一樣，從來不相信女人能够保守秘密。

這就是他唯一的綫索。

馬如龍道：「我一定要去問問他，有很多事都只有問他才會明白。」

大婉問道：「你是不是準備現在就去問他。」

馬如龍道：「當然現在就去。」

他說走就走，大婉嘆了口氣，道：「你眞會選時候，現在去眞是再好也沒有了，現在他們說不定又在那裏『你捏死我，我捏死你』，你及時趕去，正好又可以救他們一次，他們一定感激得要命。」

馬如龍不走了。

他也可以想像得到，如果他們發現他又回去了時，臉上是什麼表情。

這種既殺風景，又惹人討厭的事，誰也不願意去做的。

馬如龍道：「你認爲我應該什麼時候去?」

大婉眼睛裏忽然露出種奇怪的表情，忽然壓低聲音，道：「你最好現在就去，快去。」

女人的心意，就像是五月的天氣，變得眞快。

馬如龍忍不住要問：「你爲什麼又要我現在就去?」

大婉道：「因爲你現在不去，只怕就永遠都去不成了。」

她忽然又嘆了口氣，道：「現在你恐怕已經去不成了。」

× × ×

這時他們又走入了一條暗巷中。

馬如龍沒有再問她：「爲什麼?」他已經用不着再問。

因爲他已看見巷子的兩頭，都有人堵住了他們的去路。七個人，七個黑衣人。

（本章終・全文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

司馬紫烟・文
盧令・圖

# 紅粉金剛（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三十六紅粉金剛之首的慕容婉，率領姐妹，在酒樓宴請橫江一窩蜂，宇文雷率領手下赴宴，席間，慕容婉勸請宇文雷放棄刦取金陵鏢局總鏢頭擎天一劍方世俊所保的一趟鏢銀，因為銀主是退休清官，將家產變賣作為賑濟黃何災民之用，宇文雷拒絕，告辭退出，就在此時，方世俊負傷來到，據說在離此五十里外酸棗林中遭自報是橫江一窩蜂的十五名漢子刦鏢，護鏢四人慘死，僅他負傷倖逃，宇文雷不認賬，但說如有人硬誣是他所作，他也不在乎，說得滿臉殺氣，慕容婉也不禁一震，其他人更沒話說——

## 玄功驚寇首　智計服花魁

宇文雷等了一下才得意地道：「既然大家都認為敝弟兄沒嫌疑，我們就告辭了，哥兒們，謝謝紅粉姐妹們的款待，你們吃夠喝足了，可以滾蛋了！」

於是橫江一窩蜂的羣豪都同時一拱手，同聲叫出：「謝謝」兩個字。這雖是禮貌，卻充滿了示威的意味。

誰都沒想到那十四個人合起來的聲音會有如許大的威力，那簡直像是平空響起了一陣雷震，把整個屋子都震得搖動了起來，桌上的碗盞都跳了起來，而紅粉姊妹中，除了起頭的五個還能支持外，其餘都被震得臉容失色。

受了傷的方世俊連退了幾步，若不是伸手扶住了桌子，差一點沒跌倒下去。

那個姓杜的老者也連退了兩步，不自而然地用手去掩耳，宇文雷又是一陣哈哈大笑，笑聲比那一句「謝謝」的威力並不遜色多少，大部份的人都用手掩上耳朵。

宇文雷見示威的目的已達，才止住了笑聲道：「小子們太沒規矩，這兒誰都不是聾子，那麼大聲幹嗎？滾吧！滾吧！別在這兒丟人現眼了！」

一行人魚貫而出，眼看着他們即將離去，卻是誰都沒一點辦法，東方倩實在不甘心，作最後的努力道：「大當家的，我不久之前還聽你說，對這一批鏢銀志在必得，而且有了十分的把握，現在叫人捷足先登了，你怎麼辦？」

卜天靈對東方倩卻沒有那種氣勢上的怯情了，立刻又恢復那種嬉笑的態度道：我們自然也不甘心一塊肥肉落到別人嘴裏，怎麼樣也會想法子再吃過來的！」

「吃得到嗎？」

卜天靈哈哈大笑道：「這個很難說，因為我們目前連一點頭緒都沒有，只有盡力而為了！」

這一伙子的人，個個都油得成了精，一點口風都不漏，叫人空自恨得牙癢癢的，卻拿他們沒一點辦法。

卜天靈笑了笑又道：「我們當然會去追查的，假如查到了，一定會第一個通知方大俠！」

宇文雷笑道：「我這兄弟是狗掀門簾，全仗一張嘴，各位要是去聽他的，不是被騙死就是活活氣死！」

慕容婉道：「那裏，三當家的說得太高明了，小妹愚笨，一時尚未能完全明白，故而想請大當家的賜准，把三當家的留下，容小妹慢慢請教！」

話說得很客氣，但是意思却很明顯——她要留人了。

宇文雷裝胡塗地道：「慕容女俠，他是靠一張嘴混飯吃的，只能騙騙鄉下人，可不能認眞！」

慕容婉笑道：「小妹要請教的不是他剛才說的那一套廢話！」

「他從來沒有說過一句正經話，慕容女俠如不想聽廢話，就沒有話可聽了！」

慕容婉臉上笑意都收斂了，淡淡地道：「在酒樓上，小妹為金陵鏢局請求緩頰時，未蒙大當家的賞臉……」

宇文雷笑道：「現在說這些似乎是多餘的了，空自爭得臉紅脖子粗，結果都落了一場空！」

慕容婉道：「小妹却不以為然，記得三當家的曾經拍胸膛說下過話，這件事是他負責的，他已有萬全的部署，絕對有把握！」

「這小子說話向來漫天無際，不能聽的。」

慕容婉臉色一沉道：「小妹却不以為如此，三當家的高明得很，他在談話時，那邊已經下手了，所以小妹才要請教一下他的神機妙算了！」

宇文雷道：「慕容女俠，金陵鏢局出事是幾個時辰之前，那時我們都已來到彭城了！」

慕容婉道：「可是橫江一窩蜂不會祇有這幾位吧！」

宇文雷道：「這個似乎沒有向女俠奉告的必要吧！」

慕容婉冷笑一聲道：「小妹不敢向大當家的請教，因事而言，已是三當家的全權負責，向他請教就不會錯了，大當家的有事儘管請便好了！」

宇文雷一沉臉道：「女俠可是要強留卜老三！」

慕容婉道：「不敢當，只是想請教幾個問題，得到答覆後，立刻就恭送他到貴處的！」

宇文雷道：「橫江兄弟是在下帶領的，他們每一個人的言行都歸我負責，女俠有話就問我好了！」

慕容婉道：「那好極了，小妹只有一個問題，在前途刦去了鏢銀的，是不是橫江一窩蜂！」

宇文雷一笑道：「他們自己都報了名號，我說不是也沒人相信，不過我可以擔保，我們這兒的人都沒參與。」

「這一點小妹絕對相信，可是一批動手的，是不是大當家的弟兄呢？」

宇文雷還沒開口，慕容婉又道：「宇文大當家的，我們今天雖是初會，但是小妹對大當家的一直很尊敬，因此小妹對大當家的說話，絕對深信不疑，只要大當家的說一聲不是，小妹立刻就向大當家的道歉，然後向江湖上公開宣明，這一次失鏢與貴兄弟無關！」

宇文雷避重就輕地說道：「這個……在下也沒有看到那些人，怎知是不是我的弟兄？」

慕容婉冷笑地道：「宇文大當家的，男子漢大丈夫，要敢作敢當，你心裏明白，那批刦鏢者是不是你的弟兄，你難道連自己計劃過這次行動都不知道？」

宇文雷居然哈哈大笑道：「這個在下的確不知道，而且在下從不參加任何行動的計劃，只是在事前指示他們應該注意些什麼，橫江弟兄任何一個人都可以獨當一面，照他自己的意思，斟酌情形行其所宜，這就是我們一直得利，從未失手的原因。對你的問題，我回答得夠多了吧！」

慕容婉點點頭道：「夠多了，只差一個問題。」

「還有什麼問題？」

「到那兒去可以追回失鏢？」

宇文雷一怔道：「這個問題怎麼問我呢？」

「當然要問台端，因為閣下是橫江一窩蜂的老大，不管貴屬下是怎麼下手的，刦去的鏢銀總要交給閣下的，所以小妹才要請教一下，上那兒才可以找回來！」

宇文雷笑笑道：「女俠似乎還少問一個問題，妳應該再問該用什麼方法才能追回失鏢。」

「不必問，我們既然知道是橫江一窩蜂下的手，有你大當家的在此，我只問一個地點就行了！」

「問明了地點又如何呢，妳還準備去搶回來。」

慕容婉一笑道：「紅粉姊妹不會那麼霸道，小妹是打算照江湖規矩，登門拜山，索回失鏢。」

宇文雷道：「橫江弟兄行事向不受江湖規矩約束，也不接受這一套，而且更沒有想到要把吞下去的東西吐出來，女俠這一問實在多餘！」

「你們是吞定了？」

「不錯！我再說句狂話，誰也別想從我們口中把吃下去的挖出來！」

「哈！這就叫做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這次是南宮俊的聲音，他搖着扇子，從樓梯上施施然地下來，使得宇文雷為之一怔道：「你是什麼人？」

南宮俊微微一笑道：「我碰到過很多人都問出這個蠢問題，這還用問嗎，一眼瞧就可以看出來了，我是個讀書人，而且也是個男人。」

「你難道連個名字都沒有的？」

「誰說沒有，可是你沒問，我也不必自獻殷勤報上來！」

宇文雷氣火了道：「小子！你年紀輕輕，別活得不耐煩了。你也不看看我們雙方都是些什麼人？」

「這個又是傻問題了，我在樓上想不聽都不行，你們的吵聲又大，聾子都聽見了，你們一伙是橫江一窩蜂，另一邊則是三十六紅粉金剛！」

「小子快說明你的身份來吧！還有你在樓上做什麼？」

南宮俊笑道：「自然是管閒事的，我覺得你這位大當家太不够意思，居然連賑濟的銀子也不放過，所以我決心出來，要你把那筆銀子還給人家，趕去救人！」

宇文雷笑了道：「小子，莫非你吃了燈草灰，才放這麼輕巧的屁，橫江一窩蜂弟兄只作收貨，從不退貨的，倒是你小子小心這條命，祇怕很難保了！」

南宮俊的臉一直都帶着笑，此時陡的一沉道：「宇文雷，你不過是一夥毛賊的頭子而已，大家看得起你，以爲你多少有點人味兒，所以才約你一談，那知道你連畜生都不如，難怪你們叫什麼橫江一窩蜂，一窩大黃蜂……。」

宇文雷不禁怔住了，因爲他自出娘胎以來，恐怕也沒人敢這樣罵過他。

紅粉姊妹雖然已經領略過一些南宮俊的神秘莫測，也不禁一個個變了臉色，尤其是東方倩，她對這個少年人本是一肚子火的，因爲南宮俊先前對紅粉姊妹的行爲也有點跡近戲弄，此刻見他居然挺身而出，當面指責宇文雷，不知怎的又莫名其妙地替他擔上了心。不知不覺地向他移近了兩步，手又摸上了刀柄！

她是怕宇文雷會突然出手對南宮俊攻擊，想替他防備一二，但是她白操這份心了。

宇文雷被這一罵後，首先的反應自然是臉色大變，但是很快地就變成了一陣狂笑，笑聲嘹亮而震耳，使得很多人都皺了眉頭，感到不勝負擔。可是南宮俊却似乎沒聽見似的，至少他的神態上毫無異狀。

宇文雷笑了一陣後，見自己所發的音響並沒有給對方造成威脅，立刻又自動停了下來，開始重新打量這個年青人，使他又感到困惑了。

南宮俊的臉相神態上，簡直看不出有什麼驚人的樣子，他長得英俊是不錯，但是略嫌瘦弱，而且還帶着一股嫩生生的味道。

看起來他就是那種書生的樣子。

儘管老江湖都知道有三種人不可輕視，就是婦女，書生與出家人，這三種人如果混跡江湖，多少總有點眞材實學，很可能是個深藏不露的高手，因此遇上了這三類的陌生人，都要特別小心。

南宮俊是書生不錯，是那種應該要特別留神的人之一也沒錯，而他的表現行爲，尤其不可輕視。但是南宮俊看起來實在不像，因爲他的年紀太輕，讓人擔心的書生文士，至少該是四十上下的中年人，人也必須到這個年齡，才能修爲到不着皮相的境界！

年青書生會武的不是沒有，好幾個年青的領[illegible]手都喜作書生打扮。只是他們那股英氣外露，是絕對瞞不了人的，南宮俊絕對沒有那種令人擔心的年歲境界。

然而這小後生又是怎麼能抵禦他以深厚內勁所貫注的笑聲呢，這使得宇文雷對這小伙子更爲莫測高深了。

因此他冷顧一下慕容婉道：「慕容女俠，想不到妳還預埋了一支伏兵，這位小後生是貴會的什麼人，高明得很！」

慕容婉淡淡地道：「大當家的，這次可看走眼了，小妹與這位公子，現在才是初會！」

「哦！這麼說來妳們也不認識他？」

慕容婉道：「這也不然，比大當家的早了一步，我五妹跟他談了幾句，因此我們知道他是什麼人。」

「他是什麼人？」

南宮俊立刻道：「你爲什麼不問我自己呢？」

宇文雷故作不屑地一哼，道：「你還不配！」

南宮俊微微一笑道：「我是個無名小卒，跟你們這些聲名狼藉的惡徒們較名氣是不如遠甚，可是我罵你們却足足有餘，剛才我已經指着你的鼻子痛快淋漓地大罵了一頓，如果你還覺得不够，我可以再罵幾句！」

宇文雷還沒作何表示，卜天靈已經忍不住了，沉聲道：「小子，橫江弟兄在江湖上名聲不好是事實，背地裏不知有多少人在罵我們，可是當面指名開口的倒還沒人有這個膽子！」

南宮俊笑道：「你別臭美了，以前你們像老鼠一樣，只會躲在洞裏偷偷地作怪，人家找不到你們，自然無法當面罵你們，今天你們公然現身站了出來，我就立刻給你們一頓臭罵，只要你們今後不再藏頭縮尾，罵你們的人多着呢，你們等着聽好了！」

卜天靈厲聲道：「小子，你知道你自己要受什麼罪嗎？」

南宮俊道：「沒有啊，我覺得很好，以前大家對你們太客氣了，明知道你們幹了那些見不得人的事，還對你們好言相向，希望你們能够稍具一點人性，把刦走的那筆賑銀還出來，其實像你們這些冥頑不靈的毛賊們，該好好地受點教訓才對！」

卜天靈赫赫冷笑道：「好，好！小子，你罵得痛快，老子要你嚐嚐罵人的滋味如何！」

說着話，手中的報君知朝前一探，點向南宮俊的前胸，東方倩見南宮俊毫無準備，怕他吃虧，早已蓄勢待發的大砍刀離鞘而出，封住了報君知的去路！

兩般兵器一觸，發出了叮然激響。還夾雜着一聲東方倩的一聲厲叱：「無恥！卑鄙！」

可是隨着這一聲厲叱後，居然又接着哎呀的一聲厲呼，那是發自一旁的萬人迷口中的。

她雙手掩胸，兩脚一跳丈許高，落下來時，整個屁股咚的一聲坐在地板上，口中怒罵着：「卜老三，臭算命的，老娘前天晚上身子不爽，沒讓你上床，你王八蛋的就記恨了。借機會報仇，把這要命玩意兒朝老娘招呼了！」

她已經疼得站不起來了，口中仍是葷素夾雜地罵個不停，把卜天靈的祖宗八代



都罵到了。

而在她的胸前的大肉球上，赫然揷着一支藍汪汪的無翼小鋼鏢，正是先前殺死禿頭鷹的那一種。

不用說，鏢是卜天靈發的，就在以報君知出手前點的那一刹發出的，暗襲的對象自然是南宮俊，可是被東方倩出手一封，鏢就轉了向，彈到一側的自己人身上去了。

這是旁觀者一致的看法，但只有兩個人明白的。

最明白的一個是卜天靈自己，可是他來不及分說，連忙過去，先掏出兩顆藥，塞進了萬人迷的嘴裏，然後伸手拔出了那枝鋼鏢丟在一邊，毫不停歇地伸手一撕。嘩的一聲扯破了她的胸衣，也不過這一刹那工夫，萬人迷中鏢的左奶已經變成了黑色。

這個女人的身材還眞不錯，一對肉球滾圓結實，挺在胸前，只是一顆烏黑，一顆雪白，形成了怪異的對比。

南宮俊朝東方倩作了一揖道：「好險，好險，多承女俠解救，替我擋掉了這一下，否則那兩鏢要是打在我身上，他們恐怕不會給解藥了。」

然後他轉過臉，朝向宇文雷道：「你是老大，居然允許手下的弟兄使用這種歹毒暗器，不僅如此，而且，在出手之前，運個招呼都不打，這種行爲實在太卑鄙了，而你若讓手下胡作非爲，罪過比他還要大。」

宇文雷自從卜天靈出手誤傷了萬人迷之後，臉色已爲之一沉道：「小子，你究竟是什麼人？怎麼練成了接引神功的。」

南宮俊笑笑道：「你倒眞會裝胡塗，我這兒在數說你的罪證，你却顧左右而言他，扯起武功來了！」

接引神功四個字使得慕容婉爲之一震，在旁的人，似乎只有她一個人聽得懂這種功夫。

宇文雷的脾氣更大了：「小子，我在問你的話，說不定你的師門跟我有點淵源，裝胡塗對你可沒好處……」

南宮俊却笑道：「你說的什麼，我一點都不知道！」

宇文雷冷笑道：「剛才我們老三攻你一招，那只是個幌子，眞正的目的是要發他的奪命鏢，出手兩支，分攻左右中盤，從來也沒有失手過，正面的一招雖然有人替你擋住了。其實擋不擋都沒關係，殺手在左右兩邊的鏢上，被你用接引神功，把鏢引向一邊去了！」

東方倩聽了臉色一變，抬眼看向南宮俊時，目中充滿了憤怒，厲聲道：「好！南宮俊，你敢戲弄本姑娘！」

南宮俊三個字，使得橫江一窩蜂都爲之一震，宇文雷微驚低呼道：「南宮俊？他就是南宮長樂的孫子，南宮信的兒子，南宮世家的第五代！」

南宮俊道，「不錯！我是南宮家的人。我的祖父跟父親雖然都先後死了，可是江南武林的盟主金令還是由我家執掌着，在江南地面上，武林中所發生的大小事務，南宮世家有責任要管的！」

宇文雷冷笑地道，「慕容女俠，敝人是因爲紅粉姊妹一向獨來獨往，不跟任何人搭帮，所以才答應了妳這場約會，那知妳却拉了個南宮家的人來！」

慕容婉微微一笑道：「宇文大當家的，這話就說得沒見識了，南宮爲江南武林第一世家，他們的人我拉得動嗎？尤其是這位南宮少主，閣下既然知道他的名字，自然也知道他的情形，他實在不能算是南宮家的人！」

宇文雷道：「這……倒是不錯，南宮世家似乎不願意這僅留的一苗再入江湖，所以沒有讓他參加江湖事務，連南宮家成名的魚龍百變劍法也都沒傳給他，可是他的功力却高得很，難道是南宮家的故意隱瞞嗎？」

慕容婉笑道：「這個問題我跟大當家的一樣不知道，因爲小妹跟南宮少主也是剛見到面，不過對於閣下說故意隱瞞一語，小妹倒有個解釋，南宮爲江南武林第一家，大概不至於做這種事，因此南宮少主的武功，可能是另有師承，據小妹所知，接引神功跟南宮世家扯不上關係！」

宇文雷點頭道：「是啊，我也在爲這個問題困惑不解。」

語畢又轉向南宮俊，雙手一抱拳道：「閣下既是南宮世家的少主，想必不會做那些藏頭露尾的事，對閣下的武功，可以作個明白的交代嗎？」

南宮俊想了一下道：「這沒什麼不可以的，我的武功另有師承，不是家學，而且我另外學藝的事，連家裏的人都不知道，這麼回答你滿意了嗎？」

宇文雷道：「不滿意，這只解釋了南宮家人沒有說謊，他們說你的武功平平，是不知道你另行投師，但是對你的師門淵源，却必須再說淸楚一點！」

南宮俊笑笑道：「這就怪了，爲什麼我非要作交代呢？一個人在武林中立足，在江湖上闖蕩，師門淵源並沒有很大的關係，重要的是本身的行爲！」

宇文雷道：「不，在今天這一會就非常重要，因爲你我的師門如有淵源，我就不能對你太絕情……」

南宮俊淡然地道：「你不必顧慮這些了，也還是不問的好，因爲我對你不會客氣的，卽使你是我的同門，我也不會放過你，非要你把那筆鏢銀吐出不可！」

宇文雷沉聲道：「小子！你別不識好歹，我可不是怕你，更不會怕你們南宮世家……」

南宮俊淡然道：「你不必提出南宮世家堵我的口，南宮世家所作所爲，仰可對天，俯不怍人。我雖是南宮家子弟，今天找上你，只爲的是武林正義……」

橫江一窩蜂中已經有幾個人不耐煩了，一個漢子道：「老大，我們跟他說這些廢話幹嗎，擺下他算了！」

宇文雷瞪了那漢子一眼道：「擺下他，你倒是說得輕鬆，怎麼擺？就憑你那兩手？」

這漢子居然一昂頭道：「老大，不是我賣狂，除了您老大我不敢比。此外還沒有我瞧得上眼的對手呢。假若是允許，就

把這點子交給我！」

「要是你不行呢？」

「我不行還有別人，他要有本事把我們橫江一窩蜂的十三個人都放倒了，還有您老大呢！」

東方倩立刻道：「不行！你們打算用車輪戰！」

宇文雷笑道：「東方女俠，橫江弟兄一出手但求勝利，從來也不管是什麼戰，江湖規矩，武林道義，對我們說來，都是別人的自縛手腳的笨事！」

那漢子也傲然地道：「不錯！我們以橫江一窩蜂爲名號，就是這個講究，誰要是搗了我們一下，我們就一擁而上，不講規矩，不擇手段，非把對方鬥倒爲止，蜂體雖小，蜂羣的數目跟人比起來，也少得可憐，可是每個人看見了蜂子，都遠遠地躲開……」

南宮俊道：「蜂螫之毒在尾上之利，你們呢？」

漢子傲然道：「我們憑仗的是手中的傢伙！」

南宮俊道：「很好，亮出你的傢伙來，我見識見識！」

漢子笑道：「你又說外行話了，蜂螫扎人前，可不是把尾刺先亮出來的。到了必要時才給你一下！」

他倒是不浪費時間，說動就動，話還沒有說完，身子已經搶進來，劈胸就是一拳！

這漢子從外形看，是粗豪一型的，從出手看，也像是沒什麼心機的人，這當胸一拳，打出來很氣勢，腳踏中宮，拳走胸坎，除了規規矩矩接下這一拳，看來別無花巧。

南宮俊果然接了下來，既不是用拳接，也不是用掌接，而是用他的那柄摺扇接的。

摺扇已經合攏了，就在拳頭快要臨身時，他才用扇骨輕輕地敲出去，每個人的神情都緊張起來了。

以漢子出拳的勢子而言，這一扇子是怎麼都擋不住的，東方倩儘管在心裏已經恨透了他，却又不禁擔心地代他啊地輕呼出口。

可是這番擔心又是多餘了，扇子敲在拳骨上，發出了叮的一聲輕脆的音響，竟像是敲在銅磬上的聲音。

那漢子也不知是自己煞住了拳勢，還是被南宮俊的內力給震了回來，居然一退兩步，呆呆地望着南宮俊，額上汗下如雨，臉色蒼白如病，於是橫江一窩蜂們都怔住了。

南宮俊鄙夷地看了那漢子一眼，冷冷地一哼，道：「朋友，你我沒有什麼深仇大恨，我不下絕手，你也不必死要面子活受罪，趕緊去料理一下吧，以後最好安份一點！」

宇文雷沒有開腔，那漢子也不敢走，只是用眼睛乞憐地看着宇文雷，額上汗流得更多，臉色却已轉爲鐵青，看似搖搖欲倒。

南宮俊冷冷地道：「宇文雷，你別以爲拚捨了一個人，就保住秘密了，我照樣能叫出來！」

宇文雷沉着臉道：「我自己的弟兄，我自然會照顧，但是你說你能叫出秘密，倒又使我不解了！」

南宮俊微笑說道：「原來你還想賴，以爲我不知道，那可怪不得我要替你抖明了！」

宇文雷道：「你抖好了，我並不認爲他有什麼秘密！」

南宮俊冷冷地道：「你這個弟兄外貌粗魯憨直，出手全無機心，看來像個實在人！」

「他本來就是個實在人，大家都叫他傻狗子！」

南宮俊笑道：「把他當傻狗的人才是傻鳥呢，他那一拳攻出中規中矩，攻人的部份都是無可閃避的，因爲他逼近發拳，當胸出招，往那一個方向都避不過，只有硬架硬接一途，這是一般人的對付方法，如果遇上想偷巧的對手，輕輕托開他這一拳，就勢反擊，就能反制住他了！」

宇文雷笑正色地說道：「吃虧就是佔便宜，佔他便宜的人，未必能佔到他的便宜！」

南宮俊道：「不錯，閣下這句才是老實話，存心想佔便宜的人佔不到便宜，吃他虧的人却吃定了！」

宇文雷道：「橫江弟兄向來是只賺不賠，只有我們吃人，那有便宜給人佔！」

南宮俊微笑道：「今天遇到了我，恐怕他就要賠次本了，而且賠得很慘，可以說是血本無歸！」

宇文雷笑笑道：「那也沒什麼，橫江弟兄也不是一直就駛足順風船的，多少年來，我們也折了十幾個弟兄，可是，在事畢後，我們把自己的傷亡弟兄都帶走了，沒留下一點痕跡而已，所以大家不知道，闖江湖嘛，就要闖得光棍，打落牙齒和血吞！」

南宮俊再看了那漢子一眼道：「你當眞不要你這弟兄活命了！」

宇文雷冷冷地道：「這個毋勞費心，我自然知道該如何處理，他的生死不是由我決定的！」

南宮俊詫然地道：「不是由你決定，由誰決定？」

宇文雷道：「你先說說看，你知道多少，我就告訴你，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死由誰去決定！」

南宮俊道：「你已經很清楚我知道多少了！」

「不然，這中間有許多細微末節，你只要有一點不清楚，往往就會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所以我想聽聽看！」

南宮俊道：「好！那我就全抖了出來好了！」

宇文雷道：「你儘管抖好了，此時不說，以後你也是會告訴別人的，我不相信你會替我們守秘密！」

南宮俊道：「不錯，我很少揭人隱私，但是有些事却必須說出來讓大家知道，免得以後有人再上當。」

紅粉姊妹中的老五柳葉青跟南宮俊算是比較熟的一個，她忍不住問道：「南宮



少主，你說了半天，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兩個大男人，講起話來婆婆媽媽，囉囉嗦嗦，拖泥帶水，比我們女兒還不如！」

南宮俊笑道：「柳姑娘說得對，其實，也沒什麼，那位仁兄的拳法很正經，只是用正經的方法招架那一拳，就會吃足大虧了！」

「怎麼，難道他的招式還有什麼古怪不成？」

「招式中沒有，只是他的中指上戴着一枚鐵指環，指環的表面是一具雕花的鬼頭！」

柳葉青道：「這個我倒沒注意！」

南宮俊道：「指環是他臨時才戴上的，戴好了就出手發拳攻擊，所以誰都沒注意，等他一拳攻出，對方用手一擋，鬼頭口中的兩枚獠牙就會射出……」

柳葉青哦了一聲道：「那上面是淬了毒的！」

南宮俊笑笑道：「那兩枚獠牙細如鋼針，假如不淬毒，刺在人身上很難有什麼感覺，尤其是在搏鬥中，這麼細微的一下刺痛根本不算什麼。」

柳葉青道：「這種手法太卑劣了，你是怎麼……」

南宮俊道：「我也沒怎麼樣費事，只是對準那鬼頭上一扇子敲回去，讓那兩枚獠牙反彈回去，扎在他自己的手指上，讓他自己也嚐嚐味道！」

紅粉姊妹連大姐慕容婉在內，都聽得臉上變色，她們做夢也沒有想到世界會有這種歹毒的手段。

慕容婉道：「宇文大當家的，貴弟兄這種手法太惡毒了，如此行爲是犯江湖之大忌的。」

宇文雷哈哈大笑道：「慕容女俠，妳別老是把這一套搬在口中，橫江一窩蜂在一般人心目中是怎麼一個看法，妳也不是不清楚，假如說是我們循規蹈矩，光是憑着武功來取勝對方，就有人會說我們好話了。」

慕容婉不禁默然，宇文雷又冷冷地道：「江湖上對我們既然已經恨之入骨，我們還講究什麼道義規矩，要想趕盡殺絕，不留痕跡，自然是越簡單省事越好。」

南宮俊無法否認這個事實，只有道：「疏急遺漏自所難免，爲人矇蔽，也不過祇有一時，而且在江湖上行事存心，當以仁厚爲主，對一個犯了錯的人，勸導比懲罰更重要，刑止無刑，國家立法也是本着這個精神的，我們希望他是改過，以後不再犯，而不是對已經做過的錯事來加以嚴懲……」

宇文雷冷笑道：「菩薩心腸可救不了世，就是你們姑息之下，巨奸大惡，才愈形猖獗，處身江湖必須要霹靂手段，一鞭一條痕，一掌一摑血，不管你們南宮家勢力多大，名聲多響，仍然制止不了人爲惡，可是只要橫江兄弟透露一點風聲，對那一個地方注意上了！那兒的人，個個都惶然不安，誰也不敢做半點虧心事！」

南宮俊冷冷笑一聲道：「你强辯的本事倒眞不錯！」

「我說的是事實，事實遠勝雄辯！」

南宮俊道：「橫江一窩蜂光顧的對象是以利爲先的，只有擁巨資的人，才會對你們的來到而心驚，跟做好事壞事沒關係，你們下手的對象全是有錢的人，却不見到全是做過壞事的人！」

宇文雷笑道：「不錯！金錢爲萬惡之源，只有那些有大錢的人，才能行大惡事而不受懲誡，也是此輩最可殺！」

「你們下手的對象，也有沒作過惡的人！」

宇文雷道：「防患於未然，我們以武林中人爲下手的對象，大致也差不到那兒去，闖江湖的人應該發不了財，靠江湖而致富的江湖人，他的錢多少有點血腥味，絕不會是辛辛苦苦，憑勞力去賺來的，所以，取之不傷廉，就算他這筆財富是承受自祖上的吧，財大本已氣粗，再加上又有一身好武功，做起壞事來，更爲可怕，所以……」

南宮俊不等他說完就道：「宇文雷，我不跟你抬槓。也不跟你打口舌官司，你說的也許不錯，可是你的行爲更可誅，因爲你們是爲利而殺人，而不是爲義而懲奸！過去那些事我並不十分清楚，不能用來作爲對你們的指責，可是金陵鏢局的這趟鏢，你們染指就是大大的不該！」

宇文雷一笑道：「有什麼不該的？」

「因爲方總鏢頭並不是這種人，他保的這趟鏢更是濟困的賑銀，是千萬人賴以活命的錢！」

宇文雷笑道：「沒錢的人就不能開鏢局，因爲丟了鏢要賠的，方世俊開設金陵鏢局二十年，不知道經手了多少的大生意，怎麼會沒錢呢，這筆銀子他就是一個人也賠得出，何況還不要他賠！」

方世俊忍不住道：「不錯：宇文大當家的，方某保鏢二十年，多少也積存了一點，可是每一分銀子都是我們冒死冒險，規規矩矩地賺了下來的！」

宇文雷沉聲道：「說得好啊，難道那不是血腥錢，鏢局名聲響亮，只表示你們殺的人多！」

「我們是爲了確保財貨的安全，對來意圖侵犯搶奪的人才予以擊退，這是正當的防衛！」

「武林中事，沒有什麼不正當，那些死在你擎天劍下的人，一樣也是爲了要賺錢而流血拚命！」

慕容婉忍不住道：「難道你們就不怕人家報復嗎？」

宇文雷大笑道：「當然怕，否則我們也不會每一次做了一票後，就高走遠飄，收拾得乾乾淨淨，不留一點痕跡了，我也知道，只要我們一公開露臉，天下的江湖人都會像潮水般的湧來找我們算賬。」

「這也難怪，貴弟兄的作爲實在也太過份了！」

宇文雷冷哼一聲道：「沒什麼過份不過份的，橫江弟兄儘管壞事做絕，却有一點值得自傲的，就是我們下手的對象，都是武林中人，從來也沒殺過一個不會武功的人！」

慕容婉沒開口，因爲這是事實，宇文雷又冷笑道：「江湖上以强凌弱，層出不

窮，有人學了幾手功夫，專門欺負一些不會武功的人，有許多强梁惡霸，恃勢凌人，家中養了武師打手，魚肉善良百姓，這種行爲沒見到那些大俠客伸手管一下，却獨獨來責備我們！」

他轉向南宮俊，臉色一沉道：「你們南宮世家被江南武林道尊爲盟主，家裏也有着不少門人弟子，以天下道義爲己任，但是只在武林人的圈子裏轉，解決一下江湖糾紛，如此而已，眞正該管的，要做的，你們做了沒有！」

南宮俊道：「這個我們祇要知道，絕不容許那種人繼續爲惡害人！」

宇文雷冷笑道：「說得好啊，你們以武林第一世家的招牌在外面招搖，那些人見到你們就收斂一點，更有些人壞事做絕，在表面上却還裝出了一副僞君子的模樣，你們却被矇在鼓裏……」

南宮俊道：「你這是强詞奪理，鏢客們流血拚命，是賺取正當的利潤，盜賊們流血拚命，則是不正常的掠奪。」

宇文雷笑笑道：「這祇是表面上的理由，但是從另一個立場來看，則沒有多大的分別，沒有了盜賊，就用不到鏢客，他們同樣也沒飯吃，而沒有鏢客，盜賊們一樣可以過日子，所以鏢客們是靠着盜賊們過日子的，說得深一點，鏢客是專爲對付盜賊而求生的，他們賺的銀子上，一樣沾滿了血腥氣。」

南宮俊道：「你到底還有個是非曲直的觀念沒有？」

宇文雷大笑道：「江湖上根本就沒有眞正的是非，武林道義是以拳頭大小爲準的，道理壓不死人，誰的技藝高，刀鋒利，誰就有理！」

南宮俊知道這個人已經無可理喻了，乾脆沉下臉來道：「好，現在我要你把那批鏢銀退出來！」

宇文雷淡然道：「可以，但是你先得把我們擺平了才行，就憑你們南宮世家四個字，還壓不住人！」

南宮俊道：「我當然會叫你們口服心服的！」

宇文雷一笑道：「橫江兄弟們有好處，技不如人，最好賠上一條命，口也不會服，心也不會服！」

南宮俊一看那些人道：「是我們兩個人對手就算，還是要把你們全數都放倒下來！」

宇文雷笑道：「放倒了我跟放倒我們全體都不作數，得把下手搶鏢銀的人放倒下來才行，我們身上沒帶着鏢銀，而且刦鏢銀的也不是我們！」

南宮俊倒是怔住了，他沒有想到對方以堂堂瓢把子之尊，居然會出爾反爾，說出這樣賴皮的話。

慕容婉也皺眉道：「宇文大當家的，剛才你自己說的話，怎麼不作數呢？」

宇文雷道：「在下說話沒有不作數。南宮俊要我吐出鏢銀，我說必須放倒我才行，這句話那裏不對？」

「可是大當家的又說放倒你們全體都不作數！」

宇文雷道：「這也是我的老實話，我是橫江老大，刦鏢的是我手下弟兄，這兩點我沒否認，我要是不點頭，誰也不敢違令，所以我答應把鏢銀退還，並沒有賴皮之意！」

南宮俊道：「可是放倒你之後，是否就能得回鏢銀呢？」

宇文雷笑道：「這可難說了，我活着的時候是老大，死了就不是老大了，我的弟兄們不會聽一個死人話的。」

聽他這麼一說，南宮俊也感到計拙了，慕容婉究竟江湖閱歷深，笑笑問道：「宇文大當家的，請敎我們該如何才能帮金陵鏢局收回失鏢！」

宇文雷老奸巨猾，哈哈大笑道：「在下只會刦鏢，却沒保過鏢，因此從來也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慕容女俠問錯人了，這個問題該去請敎方世俊才對！」

方世俊道：「依照江湖規矩，鏢局失鏢後，只要探明對方底細，有兩個方法，一個是情商，一個是力討！」

宇文雷道：「沒什麼好情商的！」

南宮俊道：「那就力討好了，方前輩，如何討法？」

方世俊道：「指名拜山，憑眞功夫一決上下！」

宇文雷笑了笑道：「方世俊，你說的那些江湖規矩對橫江弟兄毫無用處，我們不吃這一套！」

方世俊一怔，說道：「你們不接受拜山！」

「是的，橫江弟兄的住所是一個絕大的秘密，絕不能洩之於人。因此別說是拜山了，就是我們自己人受了重傷，寧可死於外面，也不准回去，免得被外人跟踪了去！」

南宮俊道：「這麼說來你們說什麼也不肯退回失鏢了？」

宇文雷道：「是的，正如吃下去的東西，痾出來已經成了屎了，你要我們退也沒辦法！」

南宮俊笑笑道：「白飯吃下去會消化成了屎，我不信你們把銀子也吞到肚子裏去！」

宇文雷道：「信不信在你，反正這筆銀子我們是很難再吐出來，要命的話，倒是有個十幾條！」

南宮俊道：「那也好，至少除了你們這批禍害後，可使武林中安定一陣子！」

宇文雷道：「南宮俊，儘管你不肯說，我也認出了你的武功來歷了，所以才不願意跟你力拚，但是你一定逼人太甚的話，我也不見得就輸給了你。」

他的目光一掃紅粉姊妹羣，然後目中殺機頓盛，厲聲道：「我橫江弟兄久聞紅粉三十六金剛之名，但在下只帶了這十來名兄弟赴會，倒不是看不起各位，而是我們有確信不吃虧的把握！」

東方倩不服氣，正要開口，宇文雷已經知道她要說什麼了，笑笑道：「東方女俠不要在意，橫江弟兄雖然每個人都有幾手不成氣候的武功，是用來練身體的，可不是用來殺人打架，用武功來傷人打架是最笨的事，一個人縱有霸王之勇，又能殺得了幾人。所以我們要殺人時，另有一套簡便省力的方法，因此一定要拚命的時候，我們自然也不惜使用那種方法的！」

東方倩道：「那又能如何？」

宇文雷狂傲地道：「不怎麼樣，但在下可以相信，我們決心要突圍時，至少可以有一半的人可以脫身，雖然會被留下一半的人，可是貴會姊妹賠上的性命，至少在四倍以上，大概也是貴姊妹的半數。」

東方倩大聲道：「那就試試看，紅粉姊妹不會被人嚇倒了的！」

宇文雷笑笑道：「同樣的，橫江弟兄也不會被誰所屈服，只是我這個做老大的人，不到萬不得已，總不願叫手下的兄弟們硬拚，相信慕容姑娘的想法也是一樣，因此要戰要和，希望女俠愼重考慮！」

看得出他這番話不是虛言恫嚇，慕容婉不得不愼重考慮了，頓了一頓後，她才向南宮俊道：「南宮少主意下如何？小妹想聽聽你的意見！」

南宮俊道：「這怎麼問到小弟呢？」

慕容婉道：「紅粉姊妹雖是今天的主會者，但是小妹自問沒有能力留下他們所有的人……」

南宮俊道：「小弟的目的是想追回失鏢，並不眞想殺死誰，何況現在殺光他們也找不回失鏢，小弟另想對策！」

東方倩嘴快道：「另想對策，還有什麼對策好想的！」

南宮俊微笑道：「東方姑娘，事情總有解決辦法的，現在一時間，我是拿不出什麼更好的法子，但是我相信過一兩天，我總能找到個解決之策！」

東方倩冷笑道：「過兩天？這些人都躲得鬼影子都不見了，你上那兒去找他們去！」

語氣近乎譴責，南宮俊皺皺眉頭道：「姑娘若是有什麼妙策，儘管提出來指正好了！」

東方倩不禁一怔，先前爲了口快，信口發語，現在人家眞問到了她身上，她同樣也拿不出一個更好的辦法，頓了一頓才道：「我總覺得無須拐彎抹角的，失鏢已知是橫江一窩蜂刦走的，這兒有橫江一窩蜂的人，就找他們要！」

南宮俊道：「我開口要過，對方的回答姑娘也聽見的！」

東方倩冷笑道：「大家都聽見了，也沒怎麼樣，難道幾句狠話就能把我們唬住了！」

「我相信他們說的不是狠話，每個人身上都帶着一兩種致命的暗器，拚起命來，恐怕要付很大的代價！」

東方倩道：「再大的代價我們也付得起，南宮少主，今天跟人訂約的是我們紅粉姊妹，任何事都由我們自己來做，拚命死傷，都牽不到你們南宮世家去！」

南宮俊訝然道：「東方姑娘，鄙人並沒有以南宮世家的身份來參與這件事！」

「但是誰不知道你是南宮世家的少主！你這一插進來，誰不認爲是南宮世家在插手此事，金陵鏢局保這一趟鏢雖然也托了你們帮忙，但是要到後天才輪到你們接手，現在還沒有到你們負責的時候……」

慕容婉插口道：「四妹！妳這是什麼話？」

東方倩道：「大姊，小妹認爲我們紅粉姊妹的聲勢雖然比不上他們武林第一世家，但是也用不到靠到他們……」

南宮俊不安地道：「姑娘言重了！」

東方倩說：「是我言重還是你們管的事情太多，好像除了你們，別人辦不好事似的，什麼事，都要你們來插一手，我就不信這個邪，看我們自己能不能辦好這件事！」

南宮俊怔了一怔後才拱手道：「東方姑娘，我很抱歉，今天我遇上這件事純爲巧合，事前根本不知道各位與橫江一窩蜂在此約會，而且姑娘也知道，我雖是南宮家的人，却從未參與過南宮家的事務，今天的事純屬我個人的行動，與南宮家無涉，現在引起了女俠的誤會，在下十分抱歉，從現在起，在下退出此事，再也不理如何？」

東方倩道：「你現在才說這句話不太晚了嗎？」

南宮俊道：「我只感到抱歉，好在兩造的人都還在，我可以把話交代清楚！」

說罷臉轉向宇文雷道：「宇文大當家的，你是明白的，傷了兩位貴屬下的都是我南宮俊，如果你……」

宇文雷見他們兩方忽而自己起了衝突，乃笑了笑道：「沒什麼，瓦罐不離井上破，我們既然吃上了這口飯，就得隨時準備着把腦袋提在手裏。別說只是傷了兩個人，就是殺了兩個人，我們也認命了！」

他似乎也不願意跟南宮俊當面衝突，能够避免就儘量避免了，所以語氣雖然强硬，但已有息事寧人之意！

南宮俊笑了一笑道：「你這樣說我很感謝，只是我還要重申一下我的意願，希望你能吐出鏢銀，你們以前的作爲我不管了，祇有這一次，我認爲做得很不上路，你們不該掠取賑災的義欵的，那就同從餓得快死的人手中，搶下食物，你們居心何忍！」

宇文雷哈哈一笑道：「銀子如果發放到災民手中，我們就不會下手了，現在我們只是借了劉老兒的銀子！」

「可是這筆銀子他已經捐了出來！」

「好事要做澈底，他如有心行善，就應該再捐一筆出來，我現在就提出保證，不但不動手，而且力保安全，他就是不交給鏢局，隨便找幾個挑夫，把銀子挑了去，我也敢寫下包票，不會少一分！」

南宮俊怔住了，宇文雷這傢伙有時强詞奪理，有時蠻不講理，但是他的强詞，還眞能奪了理去。

怔了半天，他才道：「人家爲甚麼要再出一份呢？」

「因爲他出得起，他的全部家財，約計五百萬兩，這祇去了他十停中兩停。」

「出不出得起是一回事，他並沒有義務要拿出來，就是這一百萬兩，已經很不容易了。」

方世俊道：「是啊！這是劉老大人變賣了一些家中的珍藏古玩才湊起來的，現在他的家中只有田地，臨時也變不出那麼多的現銀來。」

宇文雷冷冷笑道：「有土斯有財，他的田地在，過不了一兩年，立刻就可以賺回來了。」

歇了一口氣，他又振振有詞地道：「橫江弟兄行事向來不說明原因，任憑世人對我們如何看法，但求心中無愧就行了，但是今天我願意破個例，說明刦取劉老兒這一百萬兩的原因，我已經打聽清楚了，他的祖籍是淮陰，也是受災的地區，所以他才慷慨解囊……」

南宮俊道：「關心故老子弟，這也沒甚麼不對。」

宇文雷道：「他的祖產大部份也是在故園……」

「他的那片土地沒有受到災害。」這是方世俊的話！

宇文雷笑道：「看起來是如此，可是成千上萬的災民擁集在他的土地上，水退之後，那些人如若無力歸去，流連在他的田莊上，他的田莊別說有進項了，恐怕還得貼出糧食去養他們，否則饑生盜心，人到餓急了，甚麼事都敢做的，嘯聚爲寇，鬧將起來，首先遭殃的就是他的佃戶，無法在那兒安居，就沒有辦法爲他去耕作，縱有良田，還不等於是一片蕪土，所以他拿出這一百萬兩銀子來，等於是救自己的財產……」

「那……也沒甚麼不對呀！」

「可是他却不該假賑災之名，兩淮受災的人那麼多，他指定賑濟的地區，一定要在淮陰，就是居心有私。」

方世俊道：「他說災民太多，他一個人的能力有限，從桑梓着手看來近乎自私，但是此舉能激發其他災區的富戶起而效尤解囊，就收益宏效了！」

宇文雷冷冷地道：「當然是收益宏效了，因爲，他根本沒有損失，反而能有收益。」

這下子連南宮俊都不懂了，忍不住問道：「宇文大當家的，他爲保全本身的田地，賑濟災民，倒還可一說，至於還有收益，就叫人不懂了。」

宇文雷道：「他在淮陰一帶，設有糧號，布帛綢緞行，生意都做得很大，存貨也很充足，如果要賑災民，衣服，糧食是最實惠的東西，他大可以就近撥出大批的布帛，糧食去賑濟，不是更實惠，爲甚麼還要巴巴的運銀兩到那兒去發放呢！」

大家都不懂，只覺得他的話不無道理，宇文雷道：「運了銀子，那些人還是要就近向他的布行，粮行裏買東西，銀子並沒有流散出去，他依然收了回來！」

南宮俊這下子可懂了，想想笑笑道：「就算他把銀子賺了回來，也還是他自己的銀子，可是他却要拿出粮食布帛來賣給人家，這算甚麼收益呢？」

宇文雷道：「表面上是看不出，但是他的生意做得很多，保住了那些災民，等水一退，那些災民就要回去重建家園，勢必要向他的磚瓦窰裏買磚瓦來蓋房子，向他的木料行買木材，沒有銀子，略有家私的人，就會把帶走的細軟珠寶，廉價地賣給他的珠寶號，銀樓當舖，甚麼都沒有的人，就會高利向他的錢莊借取銀錢，然後逐年分還，替他拚命苦幹，十多年以來，兩淮發生兩次大水，他不知居間得了許多好處。」

方世俊道：「不對，據我所知，他做了二十年的官，家產反而有減無增，這怎麼會有好處呢？」

宇文雷道：「我調查得比你清楚，他賣了一些田地，是不錯的，可是却開設了多少家各種行號，他把固定入息的田產，改變成可圖大利的生意，你們只看見他賣田，却沒有去查查他的帳本，賺了多少金銀。」

方世俊道：「不對，他若是有錢，爲甚麼又要變賣珠寶珍玩古董才能湊足這一筆賑欵呢？」

宇文雷大笑道：「他那兒來的珠寶古玩？還不是上次水災時，用廉價收買進來的，然後又利用發賑的藉口，在金陵大倡善舉，使那些珠寶賣了個好價錢，誰都不便殺他的價……」

方世俊道：「這話不能隨便亂說，要有證據的！」

宇文雷道：「當然有，他賣給王百萬四姨太的那一對珠花，賣了五萬兩銀子，却是五年前以五百兩銀子，從一家逃難的災戶身邊買來的。」

南宮俊道：「明珠無價，若是在亂世，很可能換五升米都沒有人肯要，劉天鳴即使眞的居此圖利，也無可厚非，那是他的看法深，腦筋動得靈活，會做生意而已，縱然有所獲利，也是他應得的。」

東方倩却不以爲然地說道：「他利用人家的災難而發財，太可惡了，怎麼是應該的？」

南宮俊看了她一眼道：「那場水災可不是他造成的，他這麼做，雖然居間得到了好處，却也因此保全了很多的性命！」

宇文雷笑笑道：「我們並沒有說劉老兒爲富不仁，他的腦筋不錯，而且比那些不拔一毛的人好得多，他懂得如何用錢，更懂得如何去賺錢，是一把理財的好手，所以誰要動這位老太爺，我第一個就不同意，我們橫江弟兄也會盡力保護他……」

方世俊忍不住又道：「宇文大當家的，你既然如此說，就不該對那批鏢銀下手了！」

宇文雷道：「這是兩碼子事兒，我希望劉老兒長命百歲，就是因爲他有錢，而且看得開，想得遠，不會視錢如命，丟了這百萬兩銀子，不會急掉他那條老命，而且我說了那麼多理由，也告訴各位，他一定還會再拿出去的，這樣，才能把他失去的一百萬兩賺回來，在下言盡於此，告辭了。」

他泰然地拱拱手，招呼他的手下走出酒樓而去，大家似乎都爲他的言辭所動，沒有人再攔阻他。

宇文雷是走在最後的，等他到了門口，準備要啓步疾行時，南宮俊忽地開口道：「宇文雷你決心不退回這批失鏢，那就最好找個妥當的地方藏起來，十天之內，我一定會找上門來，用同樣的方法，把那批銀子奪回來。」

宇文雷怔了一怔，隨即哈哈大笑道：「好！好極了，橫江弟兄一向幹的是黑吃黑的勾當，閣下居然打算吃到我們頭上，這倒是件新鮮事，敝人恭候大駕了。」

他的身法很快，說完話，身子幌了幌，就從大家的眼前消失了，而他帶來的橫江一窩蜂，早已失去了蹤跡，連受了傷的兩個人在內，刹那間，一大羣人就沒了影子。

南宮俊看着他們失去蹤影，含笑不語，慕容婉則輕嘆道：「難怪橫江一窩蜂在江湖上能有這麼大的聲勢，談之色變，當之無愧，他們確實有過人之處。」

東方倩不服氣地道：「大姊，我們難道就此栽了？」

南宮俊道：「不算栽，各位是在談判的時候，對方已經得手了，這是他們卜手太早……」

東方倩道：「那是你的想法，紅粉姊妹却做不出這些賴皮的事，現在丟了，我們就是栽了。」

南宮俊笑道：「鏢局失了鏢不算栽跟頭，只要能把失鏢找回來，那比風平浪靜地把鏢送到地頭更光采呢，現在咱們還有機會把鏢截回來！」

東方倩瞪了他一眼道：「截回來，你說得倒輕鬆，人家當着面，你都沒能把人留下，眼睜睜地放走了，等人跑得沒影子了，你再想去截！」

她的話說得很不客氣，但是南宮俊的脾氣却出奇的好，笑笑道：「東方姑娘說得很是，只不過沒想到一點，失去的鏢銀並不在這些人身上，留卜他們毫無用處，此其一，而且這批傢伙個個都有一身歹毒的暗器，叫人防不勝防，一定要留下他們，恐怕要付出相當的代價，這太不上算了，此其二，最重要的一點是宇文雷的武功很高，根本留不下他，此其三，這三點理由綜合起來，要想取回失鏢，倒不如放他們離開的好！」

東方倩冷哼一聲道：「人都已經走了，你當然說得輕鬆，但是你有把握追得回失鏢嗎？」

南宮俊道：「這個誰也不敢說有絕對的把握，只有盡全力去爲而已。」

東方倩道：「你自己定了十天的期限，要是過了期限，你仍是沒有結果，那又得如何呢？」

南宮俊看了她一眼道：「東方女俠是否要我立卜重誓，假如辦不成就提頭來見呢？」

東方倩的心中不知是甚麼滋味，她對這個年輕人是很有好感的，他的武功，人品，機智，都够得上是極品之選，只是她生性高傲，從不知道如何去表示好感，更不知道如何去引人注意，只有一個方法，那就是故意去找他的麻煩，刁難他，壓倒他。

可是直到把事情弄得嚴重了，她又有點不知所措，所以見到南宮俊提出了這句話，她就不知道如何接嘴了。

慕容婉也覺得東方倩太過份了，連忙道：「南宮兄萬勿介意，我這個妹子心直口快，只是覺得鏢銀被刦，一口氣難平，所以才心急了一點，萬請少主原諒！」

南宮俊笑笑道：「慕容大姐言重了，剛才小弟斗膽放走他們，也是爲了要能取得鏢銀，此舉雖近冒昧，但也是無可如何之策，因爲那些人兇悍惡毒，強留下來，想作爲人質是不可能的，要就是殺了他們，但殺了他們，對取回鏢銀全無用處！」

慕容婉道：「這個小妹知道，再說句老實話，我們要想把來人全數放倒，也是很困難的事，第一是那個宇文雷的功力太高，除了少主之外，恐怕無人是他的敵手呢。」

南宮俊笑道：「大姐過獎了，小弟只不過先聲奪人，把他給唬住了，眞要動起手來，小弟也制不住他。」

「少主好像跟他頗有淵源似的，他一再地提到少主的師門，而且對少主的功夫很清楚！」

南宮俊沉思片刻才道：「小弟在事先對他毫無知悉，一直到他現身後，才看出他的武功與小弟師門出於一脈，再加上他說出了小弟所施的武功名目，對他的來歷，小弟可能略知一二！」

慕容婉忙問道：「他是甚麼來歷？」

南宮俊道：「如果小弟的猜測不錯，他應該是東佛門卜。」

「東佛？慧光大師？這怎可能呢？」

無怪乎慕容婉要吃驚了，因爲慧光大師是一代佛門奇俠，一身功力已臻化境，宇內無人能及，只是在五十年前就不再在江湖上出現，有人說他成佛而去，有人說他圓寂證果了，但不管怎麼說，宇文雷的年齡也不可能是慧光大師門卜人，再者慧光大師被江湖中人譽之爲佛，宅心仁慈，生平未曾殺過一人，即使是巨奸大惡之輩，他都以無邊法力，慢慢將之渡化，像那樣一位仁心的聖僧，也不會教出宇文雷這樣的弟子來的？

南宮俊道：「小弟只說他可能是藝出東佛，並沒有說他是東佛門人，而且，據大家所知，東佛一生亦沒有收任何弟子門人！」

慕容婉道：「小妹也是如此想，可是，東佛既無傳人，宇文雷怎麼會藝出東佛呢？」

南宮俊道：「沒有傳人，不見得就不會把武功傳下來，像小弟適才所施的接引神功，也是東佛的成名絕藝，但小弟不可能是東佛傳人吧！」

慕容婉啊了一聲道：「南宮少主果然施展的是東佛的絕藝，小妹先前還在懷疑忖測……」

南宮俊也頗爲訝異地道：「慕容大姐對東佛的武功也很熟悉嗎？」

「略知一二，算起來，我金剛頂，紅粉山莊與慧光上人還略有淵源，不知少主是如何習得東佛武功的！」

南宮俊頓了一頓才道：「大姐，這個很抱歉，倒不是小弟故作玄虛，不肯告人，實在是受了一項諾言的約束，目前還不便告人！」

慕容婉道：「少主既有此顧慮，小妹自是不能勉強，不過小妹也不是存心要探人隱秘，而是有個特殊原因，不知少主能否枉駕到金剛頂一行！」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文　盧令·圖

# 魔鬼牙（三）

## 砧上的魚肉　釜底的游魂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接受一項特別任務，往調查疑是很多年前的著名黑道首領復出，司馬洛受命後僞作應徵對方徵請保鏢工作，對方一戴黑眼鏡的男子帶他坐一輛巨大貨車，說是往目的地，幾個鐘頭後，司馬洛向對方斥白，說是依他推測，這幾個鐘頭之內，車子根本沒開動過——

那人凝視了他一陣，忽然哈哈大笑起來：「媽的，你好聰明，你是最聰明的一個！來，來，來，我帶你看一些東西！」他站起來，走過去把車子的後門打開了，跳了下車。

司馬洛也下了車，伸着懶腰，以舒展一下他那因爲坐得太久而發硬了的肌肉，一面四面望望。

他看見這車子原來是停在一艘大貨船的艙底，而停車的是一座很特別的架台，這座架台的形狀頗像一架坦克車，祇是沒有上截。車輪就是擱在「坦克車」的輪帶上，當車子開動的時候，車子不會前進，因爲祇是那輪帶給推動而已，這有點像養白老鼠的籠子裏的輪子，白老鼠爬到輪子上，拚命地跑，但不論跑得多麼快，身子還是留在原處，因爲祇有輪子轉動而已，跑得愈快，輪子也轉動得愈快。

「唔，」司馬洛聳聳肩，「我們變成白老鼠了。」

「既然騙你不倒，」那人說，「那我也不騙你了，下一次，我們得設計一架懂得轉彎的。」他轉身對門口處一個水手模樣的人叫道：「好了，開船！」

「你可以隔幾分鐘就把車子從這東西上面開下來，兜一個圈子，」司馬洛說，「這就可以把人騙倒了。」

這時，他可以感覺到船的馬達在發動了。

「好主意，」那人說，「下一次，我一定會這樣做！」

「自然，」司馬洛說：「你不會告訴我，這船是要開到什麼地方去了？」

那人再凝視了他一陣，說：「你知道嗎？司馬洛先生，我簡直有點喜歡你了，但不，我不能告訴你我們現在是要到什麼地方去。這是一個秘密，這個秘密是要保守的。來吧，我帶你到你的房間去！」

他領着司馬洛到了底艙盡頭，拉開一度門，裏面是一間小小的艙房，有一張簡陋的床和床頭几，還有洗手間，就是沒有窗子。

「我要在這裏住多久？」司馬洛問。

「到明天晚上而已，」那人說，「你不要出來，吃的東西會依時送來，假如睡不着的話，你看看書好了。」他指指床頭几上放着的一叠書。

司馬洛聳聳肩，踏進房門，那人關上房門，司馬洛聽見他在外面扭動門匙，把門鎖上了。

也許他要從裏面把門打開而出去，也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以他的本領，這件事情他是可以做到有餘的，但是他覺得沒有理由需要這樣做，因此他也沒有做了。

他祇是走進那簡陋得起碼的洗手間，發覺裏面有一個淋浴掣，他便脫下衣服，洗了一個淋浴，然後就祇穿着內衣褲躺在床上，因爲這裏實在熱，雖然近天花板有一個透氣槽，而換空氣的設備還算不錯，但到底沒有窗子，而這地方又顯然地是太接近機房了。

他拿起床頭几上的小說看看，有中文有英文的，他隨便翻開一本來看看，心却不是在小說的內容上，而是想着自己將要遭遇到的，他將會遭遇到的，大概也是林震曾經遭遇過的事情，而林震已因此而死掉了。至於老畢那些手下，他們是不是一如林震那樣死去了，祇不過沒有林震那麼幸運，連屍體也沒有了。

抑或他們是還在一個地方，無法與老畢聯絡的，他們還活着也不是出奇的事，他們的無綫電並不是衞星無綫電，祇是藏在鞋跟裏，藏在烟匣裏或者藏在手槍內的小型無綫電，雖然是由專家設計，不惜工本地製造出來的，有着很廣的聯絡範圍，但到底還是小型無綫電，假如到了太遠的地方，就無法聯絡了。

這也就是爲什麼司馬洛後來每經過一個關的時候，都想知道在他之前有沒有來者，以及有多少個來者。

後來，那本書上的字體開始搖幌起來，對他發生着催眠的作用，於是他也漸漸入了夢鄉了。



睡了幾個鐘頭，他給開門的聲音弄醒，一個水手拿着一隻盤子走進來，盤子上盛着的就是食物，司馬洛吃了之後又睡覺，因爲困處在這樣一間小小的房間裏面，除了睡覺之外，他實在是沒有什麼可以做的。

後來，在大約第二天晚上深夜的時候，門再開了，這一次出現的是那個戴着黑眼鏡的男人，還是戴着那副黑眼鏡，因此司馬洛還是沒有機會看到他的眼睛。他對司馬洛淡淡地微笑，說道：「好了，我們可以起程了。」

司馬洛穿上了衣服，跟他走，他們登上了這艘貨船的甲板上。天是墨般黑的，海似乎相當平靜，由於船身搖盪的程度一直都不劇烈，但是船是正在大海中心，因爲四望不見有海岸的燈光。

這裏可能是任何地方的海面，距離司馬洛登上貨車的地方，可能很近，亦可能很遠。

司馬洛說：「現在我們怎麼樣了？跳進海中嗎？」

「不是，」那人說，「我們等！」

司馬洛注意到有些水手正在把一艘摩托艇放下船邊的水面上，而且他聽到遠處隱隱傳來一架飛機飛行的聲音，於是他知道下一程，他們是要改乘飛機了。他沒有指出來，祇是站在那裏，扶着船欄，與那個戴黑眼鏡的人一起，默默地等着。

過了一會，他看見兩點一紅一綠的燈在黑暗的天空中移動着，這當然就是一架飛機的翼尖上的燈號了。吵鬧的引擎聲迅速接近，震耳欲聾地從頭上過去了，跟着那飛機兜了一個圈子，就在幾百碼外的海面上降落。那是一架水上飛機。

「好了，」那人說，「司馬洛，我們過去吧！」

司馬洛奇怪在這樣漆黑的夜晚，這人還戴着黑色的眼鏡，究竟怎能見物。但這個人戴着這副黑眼鏡，在視綫方面却似乎是一點困難都沒有的，他可以敏捷地領先爬下繩梯，到了那艘摩托艇上，司馬洛推測這副眼鏡上的黑玻璃很可能乃是一種特殊的玻璃，人家望過去是黑色，然而他從眼鏡之內望出來却是透明的。

他們到了那艘摩托艇上，由其中一個水手把摩托艇開動了，向那架水上飛機駛過去。天太黑了，看不見這飛機的模樣，他們祇是朝着飛機那亮起了燈光的門口駛過去。不過憑那門口的大小來看，這也不算是一架很小的飛機了。他們的摩托艇在飛機的門口靠近，那個戴黑眼鏡的人領先登上了飛機上，司馬洛也跟着上去了。

飛機的客艙是空的，一個人也沒有，把飛機門打開來的人已經回到了前頭的駕駛室去了，也許開門的工作是由機師兼任，也許開門的人是不願在司馬洛的面前露臉，這一點，司馬洛可是不得而知了。

而且他也有許多事情不知道的，例如那艘貨船叫什麼名字，以及這飛機的編號是那一型之類。在黑夜中行事對他們很有利，在黑夜之中，他要看的東西，多數都沒有辦法看到。

那人把飛機的門關上，那艘摩托艇已向貨船那邊開回去了。

「縛好安全帶。」那個戴黑眼鏡的人忽然吃吃笑起來，「這話本該由空中小姐講的，但既然這裏沒有空中小姐，祇好由我來提醒你了。」

司馬洛把安全帶在腰間縛好，這時候，那架水上飛機的馬達就開始發出吵耳的聲音，作起升空的準備了。

飛機在水上滑動，不久就升了起來，而後來，當機身平穩下來的時候，那人就解開安全帶，離開座位，走到酒吧那邊去，說：「你要喝點甚麼嗎？」

「威士忌加冰吧。」司馬洛說。

那人斟了酒回來，交給司馬洛一杯，坐下，靠在位子上，舒了一口氣，司馬洛說：「謝謝。」然後又說：「你似乎忘記了一件事情。」

「忘記了甚麼？」那人問。

「拉上窗簾。」司馬洛說道：「不然，也許我會看見，我們是要到甚麼地方去了。」

「我沒有忘記。」那人說：「而且我也可以告訴你我們是要到甚麼地方去。非律賓。」

「馬尼拉？」司馬洛問。

「不。」那人說道：「那祇是一座小島。」

司馬洛也笑起來了：「謝謝你告訴我。非律賓羣島一共有七千座以上的大小島嶼，有些連名字都沒有的，在黑夜裏或者即使在白天裏，在其中一座島上降落，我也不會知道究竟是那一座島。」

「這就是爲甚麼我告訴你。」那人淺淺地呷了一口酒，「而且，我們這座島是有名字的，魔鬼牙。」

「沒有聽過。」司馬洛說：「不過，那裏就是有名字的島也不少，我反正亦不能一一記住的。」

「你也不會聽過。」那人說：「這名字是我們自己改的，從空中望下去，這島的形狀就像魔鬼的牙齒。」

在別些時候，一個人終於知道自己要到甚麼地方去的時候，總是感到放心得多，但是現在，當司馬洛知道自己要到甚麼地方去的時候，他却是愈發不放心了，因爲這個人肯告訴他，似乎認爲他是不會活着離開了，既然不能活着離開，那就多告訴他一些也沒有所謂。

不過在表面上，司馬洛還是不露形色，他說：「那麼你呢，你又有名字嗎？」

那人忽然又哈哈大笑起來：「我的名字？撒旦如何？你知道，這也是聖經上來的名字，聖經上的名字，差不多每一個人都給應用過了，就是撒旦這個名字沒有，大概因爲撒旦就是魔鬼吧。」

司馬洛聳聳肩，一個叫撒旦的人，看來，他是要跟魔鬼交手了，他倒希望他的對手並沒有像魔鬼那麼大的法力。

他沒有再開口，而「撒旦」亦沒有再說話了。飛機繼續向前飛行。漸漸，司馬洛又閉上了眼睛。反正他相信他也是不會看到甚麼的。假如他能看到甚麼的話，那他們一定會把飛機的窗門遮起來的。既然他們沒有把飛機的窗門遮起來，這也即是說飛機降落之前，他是不會看到甚麼了。

當他剛剛開始墮入睡鄉的時候，「撒

旦」忽然又開口說：「噢，司馬洛，你睡着了嗎？」

司馬洛再把眼睛張開來，沒好氣地看着他：「在你開口之前我是睡着了的，但現在不是了。」

「好好地睡吧。」撒旦說：「你需要多睡一點。」

「爲了甚麼？」司馬洛問。

「因爲，」撒旦說：「當我們降落的時候，你就沒有機會再睡了。你要接受第一次考驗。」

「謝謝你。」司馬洛說：「我猜你不會現在就告訴我那是怎樣一個考驗吧？」

「當然不。」撒旦說：「我是要留起來，好讓你驚喜一下。」

「謝謝你。」司馬洛又說一次，然後就閉上了眼睛，讓自己再墮入夢鄉。

他並不緊張，因爲，緊張也沒有用處的，既然這人說他需要有充足的睡眠，那他就睡好了，不論他要應付的是怎麼樣的一個考驗，他都是需要充足的精神和體力去應付的。

後來，機身的忽然傾斜使他再醒過來，他知道飛機是正在降落，他看看腕錶，相信假如他們是在菲律賓羣島的區域的話，那麼大概還有兩個鐘頭才會天亮，雖然那個地方天是亮得很早的。

飛機降到海面上，停住了。撒旦還是坐在那裏沒有動。司馬洛望望窗外，除了一片黑暗之外，甚麼都看不見。即使外面有燈光的話，他亦是不容易看見的，由於飛機之內的燈光是太亮了。

他對撒旦說：「現在如何了？」

「現在我們等一艘船把你載到岸邊去。」撒旦說：「你不知道嗎，我們現在已經很接近魔鬼牙了。」

「這麼黑暗，我根本不可能看見甚麼。」司馬洛說：「即使近到我伸手出去就可以摸得着，我也看不見。」

「我不會跟你一起去了。」撒旦說：「我很可能不會有機會再見到你，所以你要好自爲之了。」

「我應該做些甚麼？」司馬洛問。

「你會得到指示的。」撒旦說：「假如你能通過這一次的考驗，那你就可以得到另一部份的酬勞。」他伸出右手：「祝你好運。」

「謝謝你。」司馬洛說。他與撒旦握了手。

跟着，在飛機的引擎停止了之後的寂靜之中，他聽到馬達的聲響漸漸接近，看來像是有一艘摩托艇正在駛過來了，撒旦伸手指指飛機的門口。

司馬洛走過去拉開飛機的門，望出外面那黑暗之中，現在他可以看到遠遠有一點燈光了，可能是岸邊一座小碼頭上的燈光之類吧。那摩托艇的馬達愈來愈近，這給了司馬洛一種詭異的感覺，就是因爲聽起來，這摩托艇開得太慢了。雖然是在黑暗之中，但既然有飛機的燈光在作爲指標，這摩托艇是沒有理由不能開得快一點的，除非駕駛摩托艇的人是個生手。

司馬洛等着，當摩托艇終於進入了飛機的燈光的光圈之內時，他那詭異的感覺更加變爲了毛骨悚然的感覺了，因爲他看到這艇上原來是沒有人的，是一艘無人駕駛的摩托艇。

「那是由無綫電指揮的。」撒旦說：「但你上去之後就可以担任駕駛員了。看到遠遠岸上那燈光嗎？」

司馬洛點點頭。

「你祇要向那燈光開過去就行。」撒旦說：「那裏是一座碼頭，你可以在那碼頭上登陸的。」

司馬洛又是點點頭，那艘摩托艇在接近飛機，到達了適當的距離之外時就自動關熄了馬達，乘着餘下的衝勢滑過來，不論操縱這摩托艇的人是誰。這個人似乎計算得很準確，而且簡直就像看得見這附近似的。

這摩托艇滑到機腹之下時就停住了。撒旦在後面說：「你現在可以去了。」

司馬洛跳下了那摩托艇上，回頭看見撒旦正在把飛機那度門推上。飛機的門既已關上了，他要回到飛機之內，也變成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飛機的引擎這時又轉動了起來，形成一股疾風，直吹向他，假如他還遲疑的話，說不定他就會給飛機的浮泡碰一下了。於是司馬洛摸索着，摸到了那摩托艇的開關掣，把摩托艇發動了，還好他是懂得駛快艇這玩意的，他們並沒有問過他。假如他不懂得駕駛摩托艇的話，那眞不知如何是好了。

艇的馬達發動了，向着遠處那一點燈光駛去，而那架水上飛機也在移動了，路綫與司馬洛的摩托艇的路綫成爲九十度角。很快，飛機的聲音就遠去，而且在遠處的空中消失。司馬洛的摩托艇則以相當緩慢的速度向那燈光繼續駛過去。他之所以不能快，乃是因爲他甚麼都看不見，假如前頭是有暗礁之類，他的摩托艇以高速撞上去，情形就不大妙了。也許他不會撞死，也不會淹死，但是誰知道這個地方的水中會不會有鯊魚，這種地方是鯊魚最喜歡出沒的地方了。而想起來，也許林震就正是在這個地方葬身魚腹的。一條巨大的白鯊，從這裏游到澳洲去，這在鯊魚而言並不是很困難的事情，而且在鯊魚而言也並不是很不合理的事情。正如老畢所講，以及他自己也知道的，鯊魚是一種非常難測的生物，牠可能會做出任何事情的。至於這條鯊魚會給在澳洲捉到，這是牠的不幸，也是撒旦這帮人的不幸。因爲假如這條鯊魚沒有被捉到的話，司馬洛就不會介入這件事情之中，但，也許這也是司馬洛自己的不幸，因爲他並不是穩操勝券的，說不定，他結果不能够活着從這事情之中脫身呢？

他終於接近了那座小碼頭，沒有暗礁，而接近了之後他就可以看到了，那是一座小而簡陋的木碼頭，碼頭上的燈光原來是在一隻無綫電擴音器之類的東西的頂上亮着的一隻燈泡，司馬洛把摩托艇拴好，爬上了小碼頭上，那擴音器之中就有聲音傳出來的。一把男人的聲音說：「司馬洛先生，歡迎你駕臨魔鬼牙。」

司馬洛不知道假如他答話，那講話的人會不會聽見。

但，司馬洛還是說：「我應該做些甚麼？」

那擴音器中的聲音說：「看看這無綫電的後面吧，那裏面有一隻包裹。」

司馬洛繞到無綫電的後面，發覺這無綫電是放在一張木桌子上的，而木桌子的後面還有一些空位，那裏就放着一隻膠袋，因爲是一隻透明膠袋，因此用不着把膠袋打開來，亦可以看到裏面裝着的是甚麼。一把手槍，一隻電筒，和一把刀子。

「這就是你的武器。」那擴音器中的聲音說：「你現在是沒有別的路可走的——」頓一頓，似乎預料到司馬洛會扭頭去望望那艘摩托艇。

司馬洛果然扭頭去望望那艘摩托艇，心裏在想：「爲甚麼說我沒有別的路可以走呢？我不是就可以乘坐這艘摩托艇離開嗎？」

那把聲音說：「你乘這船來，但你不能乘這船走。因爲這船在大約五分鐘之後就會爆炸了，拿了那些武器吧，你會找到一座山洞，直入洞裏，你就開始接受你的考驗了，這一次考驗，你一共有五個難關要渡過，渡過了這五重難關之後，我們可以再詳細地談談。你這槍裏祇有六顆子彈，另外還有那把刀子，你最好省一點用，因爲用完了槍彈之後，你就祇能用刀子了。而且你最好快點起程，你也不想被炸成肉漿的，是不是。」

這樣說完，無綫電頂上的燈光就熄滅了。司馬洛隱身於絕對的漆黑之中，甚麼都看不見，他連忙抓起膠袋，從膠袋內取出了那隻電筒，照着路，迅速離開了碼頭，到了陸地上，再向前照射，發覺前頭並沒有很多平地，他的前面大約一百呎就是一度幾乎垂直的山崖，而山崖上開着一個山洞，黑暗的。

司馬洛匆匆向那個山洞跑過去，剛剛到達洞口時，身後就「轟隆」一聲爆炸起來。

他看見火光一亮，但再回頭去巳看不到甚麼了，那聲音說小艇會爆炸，這當然就是小艇的爆炸，而隨着小艇的爆炸，那座碼頭也自然是化爲烏有了。

司馬洛站在山洞口，奇怪前頭會有些甚麼在等着他，也奇怪林震是否曾經到達這一關，而老畢那幾個手下，又是否曾經到達這一關。

就是這樣，司馬洛進入了這個山洞，渡過了這五個難關，可以說是僥倖地，但亦可以說是憑他自己的本事。

於是現在，他就躺在這個叫雲鳳的女人的身邊了，但是仍然不知道往後去究竟又會發生一些什麼。雲鳳沒有表示知道，也沒有表示不知道，她倒像是在對他表示，即使她知道，她亦不會肯對他講什麼。

後來，司馬洛自己也墮入了夢鄉了。既然她不會肯跟他談這件事，那他醒着也沒有用，看來他暫時的確不會有什麼危險了，那他還是睡覺好了。

當他醒過來時，他是給一陣「軋軋」的聲音驚醒的，似乎某處有一隻電鈴在響着。他張開眼睛，看見雲鳳巳經坐起來了。看來她是早巳醒過來了的，不過祇是坐在那裏不打擾他而巳。司馬洛習慣性地看看自己的手腕，但自然他的手錶是巳經不在那裏了。雲鳳自動提供說：「剛才那聲音是中午了，外面，我猜陽光定很好。」

「你猜？」司馬洛微笑道，「聽你的講法，你就像是已經許久沒有到過外面似的。」

她的臉部肌肉抖了一抖，就像發覺自已忽然講錯了話似的。她說：「你肚子餓了的話，現在就可以吃午飯，或者應該說是早飯。那是說，假如你不再需要其他服務的話。」

司馬洛看看她。她是很動人的。

由於她還沒有穿上衣服，而現在雖然是中午，這裏面的光綫却是和昨夜一樣，還是那些燈光，並沒有給人以任何中午的感覺。

他搖搖頭：「我看我還是吃早飯吧。並不是說我對你有什麼討厭之處，而是，我的肚子實在餓。當一個人肚子餓的時候，他就不能享受別的了。」

她點點頭：「洗一個澡吧，吃的東西馬上就來了。」

她下床，披上了一件晨褸，向房間的一邊牆壁走過去，這牆壁就忽然張開了，成爲一度門，讓她通過去。她出去之後門又關上。

司馬洛從床上下來，走向浴室，隨即又好奇地向她走的那個地方走去，但是走到牆壁的時候，牆壁還是原樣，看來這牆壁是不會爲任何人張開的。

他回到浴室之中，洗了一個澡，再出來的時候，她巳經推着一架餐車進來了。她巳經穿上了衣服，一件粉紅的襯衣，一條較爲深紅的牛仔褲。

餐車上的是一份歐洲式的西餐，那香味使正在腹如雷鳴的司馬洛垂涎欲滴了。

「唔，」他說，「這倒是件意外。」

雲鳳微笑：「難道你以爲這裏會有一個很糟糕的厨子嗎？我們的老板花得起這許多錢裝修一切，總不會花不起錢請一個好厨子吧？」

「我是說，」司馬洛說，「我們既然是身在菲律賓，我還以爲我會吃到一些菲律賓食譜。」

她明顯地震了一震，臉色也稍爲變了，而且動作也停頓了一秒鐘。她雖然馬上企圖掩飾，但這還是逃不過司馬洛的注意力。司馬洛說：「怎麼了，你就像不知道自己是在菲律賓？」

「誰在乎自己在什麼地方？」她說，「一個人祇要吃得好，住得好，什麼地方也沒有關係了！但，在吃之前，給我一個吻如何？我眞的喜歡你！」

「等不到吃完之後嗎？」司馬洛微笑道。

「吃完了之後，味道就會不同了，」她說道，「祇有食物的味道，沒有你的味道。」

司馬洛輕輕擁着她，溫柔地在她的咀唇上一吻，她的兩臂也勾住了他的肩，在他的耳邊低聲說：「請你不要多講不需要的話，你也不想害死我吧？」

「看來你也是被困在這裏的，」司馬洛也低聲說，「你不知道你是在菲律賓，而且你也沒有機會看見陽光。」

「能够活着巳經很滿足了。」她說。

他們好像正在纏綿，其實却是在低聲交談。

「我可以把你救出去，」司馬洛說，「如你告訴我這是怎樣一個地方的話！」

「我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你的，」她說，「我祇能告訴你，你得小心一點，你得很小心很小心，不然的話，你可能不會活着離開這裏了！」跟着她咕咕笑起來，捉着他的手，略爲提高聲音：「別動手，甜言蜜語都沒有用，我們先吃飯！」

「你不能怪我，」司馬洛說，「這是你的責任，是你說要來一個飯前吻的。」

「總之你得先吃飽，」她說，「不然你也不會有氣力做什麼了。」顯然她不願意繼續跟他談下去。

於是司馬洛默默地吃着，她也跟他一起吃，之後，她把餐具收拾好，站起來，推着餐車：「再見。」

「但我還需要你的服務。」司馬洛說道。

她搖搖頭：「對不起，現在不行了。你還有半個鐘頭時間，老板在半個鐘頭之後就要見你！」

「在這裏？」司馬洛說。

「也許吧，」她說，「我不知道，這並不是我的責任呀！」

她推着餐車，又向她來時的牆壁走過去，牆壁爲她分開，她出去了，牆壁又關上，她甚至用不着說「芝蔴開門，芝蔴關門。」

司馬洛坐在那裏，取出一根香烟來，點上了。那是在這床邊的抽屜中準備着的香烟。

他抽着香烟，等着，後來等得不耐煩，就索性在床上躺下來了。等人有時實在是一件非常悶的事情。

大約在半個鐘頭之後（因爲他沒有腕錶，他祇能知道是大約），門又打開來了，這一次却沒有人出現，祇是有一把聲音從一個藏在牆壁裏面而不知什麼部份的揚聲器中傳出來。這把聲音說：「出去吧，司馬洛先生，老板要見你！」

司馬洛把香烟和火柴放進了衣袋裏，站起來，走出那門口，看見外面又是一條那鋼的走廊，曲曲折折的。他沿着走廊走了好一陣，都看不見有什麼門口可以讓他進去。這走廊就像是沒有盡頭似的。

後來，忽然之間，前頭的天花板上垂下了一度鋼閘，「格登」一聲就把司馬洛的去路截斷了。跟着，司馬洛的左邊就打開了一度門，而門內是另一條走廊。看來這些走廊是妙用無窮的，人走在這裏面，可以永遠走個不完，而操縱的人可以開放這一截，關閉另一截，他現在走的路綫，很可能與雲鳳剛才所走的是完全不同的。

司馬洛走進了剛剛打開的那度門裏面，到了走廊盡頭，那裏又打開了一度門，司馬洛就可以看見陽光了。

經過那麼長的時間給困在黑暗之中，以及人造的亮光裏面，忽然之間接觸到了眞正的陽光，而且是正午的陽光，這使司馬洛一時睜不開眼睛了。他霎着眼，等自己的眼睛對那陽光習慣了之後才踏出去。

他發覺自己是到了一座平台上，而這座平台乃是一座大花園，地面祇是把本來的岩石地面剷平了而已，並沒有再加上人工的裝飾，比如說砌上花階磚之類，不過這樣看上去却是顯得更加自然了。而那裏的花木看來也是就着本來的花木經過修飾而成的，反正這裏是熱帶的海島，植物在這裏生長是一件相當容易的事情。

司馬洛一踏出去，第一個感覺就是目爲之眩，而第二個感覺就是燠熱。這時他才醒起原來他自進入山洞之後，一直都是在享受着空氣調節設備，亦即是冷氣設備，而這樣一個地方，這樣燠熱其實是理所當然的。

他看見平台的另一端，靠着一片山崖的部份有一座花棚，遮着那炙人的烈日，而那花棚下面的陰影裏有兩個人坐在椅子上，其中一人在向他招手。

司馬洛走過去，當走近的時候，他的心就大跳了起來。那是兩個年紀非常老的人，頭髮已經完全白了，臉上手上滿是皺紋以及雀斑。很奇怪，一個人到了這樣老的時候，就不大分得出種族了，除非是黑人。黃種人或者白種人老到這個程度，就相差無幾。他懷疑這兩個人究竟還有沒有氣力站起來。

他知道這兩個是西方人，因爲他認得他們是誰，不過，跟他在老畢那裏看到的照片則是已經相差很遠了。他在老畢那裏看到的施維爾和卡沙里的照片還是壯年的照片，而現在面前的施維爾和卡沙里却是老得發皺了，就像香烟包裏的錫紙，揑成一團之後再拉開來。

這兩個人是那麼老和那麼弱，司馬洛相信他用兩隻手指也可以把他們殺死。是呀，得來全不費工夫，他祇要用兩隻手指把他們殺死，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可惜問題却不是如此簡單，問題的複雜處是在於他們兩邊有四個拿着槍的守衛。這四個守衛，司馬洛即使有兩百隻手指亦無法解決的。因此他決定還是暫時不解決這個問題了。

「司馬洛先生，坐下來吧，」卡沙里說，「讓我來自我介紹。我是卡沙里，這是我的律師施維爾。而且，你也用不着假裝不認識我們！」

司馬洛在他們前面的椅子上坐下來，聳聳肩：「我不能否認我是聽過你兩位的名字，不過想不到會在這裏見到你們！」

「你早就預料會在這裏見到我們，」卡沙里說，「假如見不到的話，你會很失望了。」

「爲——爲什麼你會這樣想呢？」司馬洛問。

「因爲我們知道一切，」卡沙里說，「什麼事情都瞞不了我們的，」他現在仍然是以很不純正的英語在講話，西班牙口音非常之重，儘管他有一副聰明絕頂也邪惡絕頂的腦袋，但在語言方面，他却似乎並沒有那種天才的。而那聲音雖然是從一張老得縮了進去的咀巴吐出，却還是相當有力。

他的律師施維爾則祇是在旁邊微笑着，露出着寥寥幾枚牙齒。

司馬洛說：「知道什麼一切呢？也許你告訴我好一點。」

「你是爲了你的朋友林震而來的，」卡沙里說，「還有那個老畢，他託你做這件事情。我們都查清楚了，那個老畢，他以爲他很能幹！我在縱橫江湖的時候，他還在吃奶呢！」

「而我還沒有出世！」司馬洛說。

「對了，」卡沙里說，「以我們這許多年的經驗，你們怎麼有資格跟我們鬥？他叫你來對付我，是不是？假如不能生擒，就把我們殺掉！」

司馬洛一攤兩手：「你所問的問題，答案你自己全知道了，我看我其實也用不着否認或者承認了。看來，你既然已經知道了一切，你也會把我跟林震一樣處置，拿去餵鯊魚了？」

「也許你也會葬身魚腹，」卡沙里說，「那要看鯊魚有沒有胃口了。」

「告訴我，」司馬洛說，「林震並不是受任何人所託，他是眞眞正正地有意來賺你的錢的。爲什麼你却也把他拿去餵鯊魚呢？」

「那是他自己的錯，」卡沙里嚴肅地說，「他的本領經不起考驗。」

施維爾還是在旁邊微笑着，不做聲。雖然他是卡沙里的律師，但大概因爲現在並不是在法庭上吧，因此他也用不着代替卡沙里發言了。

「我已經經過了考驗，」司馬洛說，「但是我並沒有看到什麼鯊魚。」

「那是進一步的考驗了。」卡沙里說道。

「進一步的考驗？」司馬洛說，「究竟我還要經過多少重的考驗呢？不過，我猜我也不會有機會再經過什麼考驗了，我猜你要殺死我了。」

「我要殺死你的話，」卡沙里說，「你早就已經死了。我們早已查出你來這裏的眞正目的是什麼，因此我祇要下一個命令，就可以把你殺掉。但這樣做有什麼趣味呢？以前，這對我來說是相當有趣味的，但經過了這許多年……我猜你不會明白一個一百歲的人的心理是怎樣的，因爲你還沒有到一百歲的一半。」

「一百歲？」司馬洛詫異地看着他。

卡沙里點點頭：「我一百，施維爾九十九！」

施維爾吃吃笑起來：「我倒希望活到兩百歲，假如有足够的有趣事情能支持我們活到那個年紀的話。」

「我猜這就是你們認爲有興趣的事情了，是嗎？」司馬洛說，「我猜你們根本不是要請什麼保鑣，你們祇是找些人來玩你們的過關遊戲！」

「看！」卡沙里對施維爾桀桀笑起來，「我早說過了，這是最聰明的一個。」

「我希望他會贏。」施維爾說。

「贏什麼？」司馬洛問。

「你聽着，」卡沙里說，「司馬洛先生，我一點也不介意你替這個姓畢的工作，他不過是個小孩子吧了。重要的是你已經來了，你很適合我們的遊戲。」

「等一等，」司馬洛說，「雖然你們已經知道了一切，那我希望你不介意告訴我，在我之前，畢先生派來的手下究竟遭遇了什麼命運。」

「他們死了。」卡沙里說。

「過不了那五關？」司馬洛說，「給那巨人殺掉了，還是死於那個機械女人的手？」

「他們都過了那五關。」卡沙里說。

「這似乎是大有道理，」司馬洛說，「那個巨人，假如他們不是殺死那個巨人，就是那個巨人殺死他們了。難道這種巨人你們也有許多個？」

「你太低估我們了，」卡沙里說，「難道每一次的五關都要一樣？假如是一模一樣的，那還有什麼趣味可言呢？」

司馬洛聳聳肩：「看來你們的花樣是眞不少的。」

「我們喜歡趣味濃厚，」卡沙里說，「你不明白，人活到這樣的年紀，差不多什麼事情都經歷過了，要找到一件能够令自己感興趣的事情，實在不是容易！」他招招手，他那些保鑣的其中一個就把一座有脚架，而脚架上裝了輪子的電視機推過來。卡沙里上前一點，（他的所謂上前祇是把椅子移前一點而已，司馬洛發覺他這椅子的椅脚上是也有輪子的，但又不是輪椅），伸手去按那電視機的掣。電視機上的畫面不斷轉換，司馬洛可以看到那山洞的內部；那些走廊裏面；那間鋼的房間，他曾經在那裏面與那個巨人拚過命的，現在則已經空了，還有他與雲鳳渡過了溫馨的一夜那間豪華的睡房，還有那間他與那個假雲鳳渡過了一段毫不溫馨的時光的睡房。這座電視機是彩色的，上面有許多按鈕，顯然可以按鈕看到這座地下機關的每一個部份，而且性能極佳，那些地方都是沒有爲了電視機播映而設的特殊燈光設備的，然而畫面却還是那麼地清楚。

最後，卡沙里把畫面扭到了幾間司馬洛從未見過的房間上，而終於在其中一間房間上定住了。司馬洛看見那是一間簡陋得難以置信的房間，就像監房一樣，光禿禿的，但是設備則是連監房都不如，祇有一張小桌子，和一堆乾草作爲睡床，桌子上放着一隻盤子，可能就是用以盛載食物的了，這堆乾草上就睡着那個巨人，現在頭上被拔去了頭髮的地方已經貼着膠布藥棉，而他的其中一條腿子已經用重重的膠布包紮起來了，卡沙里指着那畫面，格格地笑着：「這就是你的傑作，我得承認你的確是一個一流頂好的高手，我早知道你是一個一流好手，所以我才把這巨人派給你。但你的本領顯然還超過我的估計。」

司馬洛看着電視機的螢幕之中那個巨人，不由自主感到一陣憐憫，他說：「你起碼也該給他一張舒服一點的床吧？」

「爲什麼？」卡沙里問。

「爲什麼？」司馬洛說，「他到底是替你做事的呀。」

卡沙里搖頭：「我的字典上沒有仁慈這個名辭，祇有勝利者和失敗者。世界上祇有三種人，一種是勝利者，一種是失敗者，一種是仍然在掙扎中，未分勝敗的人，但這最後一種，終於還是要歸納在前一種裏面的。」

「你的意思就是說，」司馬洛道，「失敗者是不值得同情的。」

「我從不同情失敗者，」卡沙里說，「我亦不喜歡失敗者。這是一種奢侈，假如你對失敗者喜歡或者同情，那你很快就會受到感染，連你自己也變成失敗者了。我從不受到感染，因此我到現在還是成功的。」

「那麼，」司馬洛說，「我這個勝利者又如何呢？」

卡沙里又格格笑起來：「這的確是一個問題，司馬洛先生。你這個勝利者，我

是特別喜歡你的，假如不是因爲你的特殊身份，我可能會給你一份特殊的職位。但是因爲你的身份特殊，這就使我比較頭痛了。」

「假如我說我願意爲你工作，」司馬洛說，「你大概也不會相信吧？」

「當然不相信！」卡沙里說，「你自己也不相信的事情，你叫我相信？」

「那麼這個頭痛的問題如何解決呢？」司馬洛問。

「我早已有了解決的辦法，」卡沙里說，「那就是照原定計劃行事，我不過覺得這樣做有點可惜吧了。」

「你這個計劃似乎是要我死了？」司馬洛說。

「你可能不死，」卡沙里說，「我會給你一個機會的。第一步，我答應過你的另一半酬勞，也已經存進了你的銀行戶口了——假如你有機會提出來應用的話。」

「看來我是不容易活着離開這裏了。」司馬洛說。

「機會還是有的，」卡沙里說，「就是微一點吧了。讓我解釋下一步吧，凡是應徵而過得了關的人，都是在這裏玩一個遊戲——打獵。」

「獵些什麼？」司馬洛問。

「你是獵物。」卡沙里說。

「而你是獵人？」司馬洛問。

「我？我太老了，」卡沙里搖搖頭，「而且我是元帥身份，你幾會見過元帥拿槍上戰場的？他們祇是躲在安全的地方，收聽戰情而已。不，我不是獵人。這座島，除了這一部份之外，全部都是森林，當然，最適宜捉迷藏了。在這島上分佈着十五個槍手，他們就是要獵你的人，你要逃避他們。假如有本領的話，你可以把他們完全消滅，或者他們消滅你。祇有勝利者和失敗者。」

「一個人對十五個人？」司馬洛問。

「是的，」卡沙里說，「而且他們有槍，你沒有。」

「你是個瘋子！」司馬洛說。

卡沙里不以爲意地聳聳肩，還是微笑着：「天才總是給稱爲瘋子的。」

「我還是不會稱你爲天才！」司馬洛說。

「我倒很希望能有這個光榮，被你稱爲天才。」卡沙里說，「我相信你贏的機會並不太低。」

施維爾在旁邊桀桀地笑起來。

司馬洛咬着下唇，道：「一個人對十五個？我贏的機會不太低？當然也不能算高了。」

「總之，」卡沙里說，「在一個鐘頭之後，你就要給送到獵場去了。還有什麼問題嗎？」

「我有多少時間？」司馬洛問，「我的意思是，這場狩獵要進行多久？」

「這件事是沒有時間限制的，」卡沙里莊嚴地說，「繼續到其中一方勝利了爲止。」

「假如我勝利了呢？」司馬洛問。

「你不會勝利的。」卡沙里搖搖頭。

「對了，」司馬洛說，「一個人跟十五個人對抗，而且我還是沒有槍的。」

「但你一定會盡你的能力。」卡沙里說，「沒有人甘心就這樣被殺掉的，你一定會盡你的能力掙扎，這就是這個遊戲最可愛的地方了。」

「你們看得見？」司馬洛問。

「有時看得見，有時看不見，」卡沙里又調弄着那電視機的掣，電視機上出了一個凝固的畫面，「呀，我看你是有權先研究清楚這個的，司馬洛先生，這就是魔鬼牙的形狀了。」

司馬洛可以看到那是一張俯瞰的照片，果然它是拍出了整座島的形狀，而且果然可以看到這是牙齒狀的一座島，一隻猿牙的形狀，但假如講得好聽一點，說它爲新月形亦無不可。不過這裏的主人却是偏偏喜歡稱之爲魔鬼牙。

「我們就是在牙齦的部份，」卡沙里說，「你得小心別給逼到牙尖去。到了那裏的話，你就無路可逃了。」

司馬洛馬上把這座島的形狀記得一清二楚了。

還好他有着攝影般的記憶力，他要記住的，他就記得很清楚。

跟着卡沙里又再弄着那些按鈕，電視機上出現各種大同小異的畫面，都是森林中的景物。卡沙里說：「當然不是全部看到，但是多數地方都可以看到。不過即使看不到，也不要緊，當我的槍手獵到了你的時候，自然會搬到一個讓我看得見的地方。」

「唔，」司馬洛點着頭，「原來這就是你的花樣了。但是鯊魚呢？鯊魚在什麼地方？」

「什麼鯊魚？」卡沙里皺眉看着他。

「林震是給鯊魚吞了下肚的。」司馬洛說。

「哦，哦，這個，」卡沙里又得意地微笑了，「鯊魚並不是我的主意，他祇是犯了規吧了。你看，他企圖逃走，游泳離開，一條鯊魚把他咬了一口，就是這樣了。林震是個傻瓜。他游得到什麼地方去呢？最接近這裏的一座島也是在——在一個人游泳不到的距離之外。」

「原來是這樣。」司馬洛點點頭。

「因此，」卡沙里說，「你最好也不要作這樣的企圖。」

「我不會做這樣的傻事的，」司馬洛說，「但再告訴我一些事情吧，卡沙里先生。你們兩個，還能夠站起來嗎？」

「站當然可以站起來，」卡沙里說，「不過就是站得不久。我們太老了。」

「那你還攪這個幹什麼？」司馬洛說，「究竟有什麼目的？」

「我不是講過了嗎？」卡沙里一攤兩手，「娛樂，這就是娛樂。假如沒有娛樂，人活下去有什麼意思？」

司馬洛深呼吸着。雖然殺人是他最不喜歡做的事情，他現在却是極想殺死這個老傢伙，可惜那幾個拿着槍的保鏢却是一直用槍對着他，對電視機的畫面完全不感興趣，而注意力也絕對未曾分散。司馬洛根本沒有採取行動的機會。不過現在他又向這幾個保鏢的身上打主意了。他指指他們，說：「那麼，你怎能保證這幾位兄弟不能控制你們呢？你們的財產那麼多，他們大可以作反，挾持你們，叫你們簽支票，那他們豈不是可發大財？」



「唔，這是法律問題，施維爾，你告訴他！」

施維爾又桀桀地笑着。返老還童這話是講得不錯的，一個人老了，就會漸漸恢復近似兒童了。施維爾就是這樣，現在，他的笑也是相當近似一個小孩子的。他說：「法律嘛！這就是我最擅長的事情了。這幾位哥兒，他們都是逃犯，簡直可以說，這世界上沒有地方可以容納他們的。假如他們離開了這裏，他們就會受到不停的追捕，有錢也沒有用，而在這裏呢，他們可以過舒服的生活，吃得好住得好，亦有女人作伴。」

「雲鳳之類？」司馬洛問。

「是的，雲鳳之類。」施維爾說。

「但是，」司馬洛說，「他們不同你們這種老頭子。他們是不能永遠留在一座荒島上的，他們一定懷念城市，懷念其他的人類，他們到底都是人類。」

「夠了！」卡沙里喝道，「講得夠多了！」

「而且，」司馬洛還是繼續煽動着，「你們兩個是更大的逃犯，也許他們不知道，假如把你交給警方的話，他們的其他罪行也許會給忘記了！」

「我說夠了！」卡沙里喝道，「閉上咀巴！難道你想現在就給槍斃吧？」

司馬洛閉上了咀巴。但是反叛的種子已經種下了，他希望已經種下了，希望這些種子會發芽。

卡沙里又慢慢地再說：「我沒有看錯，司馬洛，你果然是最聰明的一個。即使是現在，你已經在企圖消滅我們了。但是沒有用，他們不敢對我們反叛，因爲還有我的孫兒呢。」

「你的孫兒？」司馬洛奇異地看看他說，

「是的，我的孫兒，」卡沙里說，「你跟他也已經見過面了，不是嗎？我的孫兒是一個很厲害的人，沒有什麼人願意跟他成爲敵人的。」

「不錯，」司馬洛點點頭，「我已經有機會看過他了。我也相信他是一個很厲害的人。而且還有你的兒子？」

「我沒有兒子，」卡沙里說，「我的兒子已經死了。他是死在病床上的。他就是沒有我那麼長壽。不過也已經夠了。我有這個能幹的孫兒，他可以秉承父風。」

「就可惜樣子不像，」司馬洛說，「他一點不像西班牙人，假如你告訴人家他是西班牙人，也不會有人相信！」

卡沙里的臉脹紅起來，似乎也是一件會令他憤怒的事情。他吼道：「他是西班牙人！他的父親是西班牙人，他的祖先也是西班牙人，他也就是西班牙人！」

司馬洛聳聳肩：「好吧！他是西班牙人。你也用不着這樣生氣的，我不過是跟你討論一下吧了！」

「你現在就去！」卡沙里揮揮手，也是顯得暴躁地，剛才得意洋洋的神情是不見了。

「我現在就去，」司馬洛點點頭，「很好，但是去什麼地方？怎麼走法？別忘記，我到底還是第一次到這裏吧了！」

「那邊，」卡沙里伸手一指，「一直走過去！」

他所指的就是這座平台的盡頭，崖壁開始的地方，那崖壁幾乎是垂直地開上上面去的，而司馬洛亦看不見前頭有什麼可以走的路，不過既然卡沙里叫他走過去，大概也不會錯了，這裏既然有這許多如此奇妙的機關，那麼，當他走過去的時候，那裏會有一個門口自動張開，讓他進去，亦不會是出奇的事情的。

司馬洛向那山壁一直走過去。他猜得沒有錯！當他到達的時候，那裏果然有一塊石頭移動了，露出一個山洞，就像天方夜譚裏的「芝麻開門」似的，祇不過這個洞口裏的走廊則是亮了燈而且鋪設鋼壁的！這則不是天方夜譚裏面會有的景物了。

司馬洛在這洞口處停下來，遲疑着，又回頭望望卡沙里。卡沙里冷峻地說：「我給你三十秒鐘時間走進去，不然你就死在這裏！」

手一揮，二個保鏢便拿槍上前兩步。看來三十秒鐘之後，他還不動身的話，這二個保鏢就會開槍了。

司馬洛無法抵抗，因爲相隔太遠了，而他亦沒有別的路可以逃走，看來他也祇有踏進這走廊之中了。

即使他進入走廊之後會被烤，那他也還是要踏進去的。

於是他踏進了走廊之內。

那塊石頭又移動，把進口堵住了，不過從裏面看則看不出是一塊大石，而祇是一度鋼的牆壁而已。

他伸手推推那被堵住了的地方，却是推不動。這也是意料中事了。而且也一如他意料中的，這裏面亦沒有可以把門打開的按鈕之類。

卡沙里的聲音從某處一隻揚聲器中傳出來，吼道：「走！向前走！」

顯然，卡沙里還是可以通過一副隱藏的電視眼看見他。於是，司馬洛沿着走廊一直向前走，到達了走廊的轉角，再轉左，又轉右，就像處身於一座八陣圖之中似的。

最後，他到達了走廊的盡頭了，這時他已經迷失了方向，不知道他究竟距離剛才進入口的地方有多遠。很可能是距離很遠，但亦很可能是近在咫尺的。無疑地，這些曲折的走廊，佈置的目的也就是使他迷失了方向，這種方法是早已習慣了，而這似乎也是卡沙里公孫二人最喜愛的辦法。他們就是喜歡這樣九曲十三彎的，使人無所適從。

到了這裏的盡頭，司馬洛面對着牆壁站了一陣子。出口處的外面也是一片崖壁，看來他在出去了之後，一塊石頭又會自動移回原位，使他看不出那裏是有一度門可以打開的。而門一打開，吵聲便擊進他的耳鼓。那是雀鳥的吵聲。外面那林中是充滿了雀鳥的，這是熱帶的樹林，亦是雀鳥們生存的天堂，不過却不是人類生存的好地方，尤其是這是一個正在被追殺的人類。

「出去！」卡沙里的聲音又通過揚聲器在喝道，「不然，我要關上門和關掉所有的通氣洞，使你窒息而死了！」

司馬洛還是停在那裏沒有動。

卡沙里的聲音又大喝道：「我給你二十秒鐘！」

（未完）

遊俠傳奇故事／朱羽・文
盧令・圖

# 插翅難飛（六）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鄧彬往赴葛通宴會，遭遇伏擊，雖把黑心老人打死，但鄧通也身受三處刀傷，血流不止，桂蘭芳往援，無能阻止藍長飛等的追擊，桂蘭芳情急之下，高聲向杜復軍求救，願答應他的要求，杜復軍乃加入戰團，將藍長飛等人擊退，要桂蘭芳立刻跟他走，不許他照顧傷重就要昏倒的鄧彬，幸商琳適時到來，桂蘭芳遂把照顧鄧彬的責任交予商琳，她含淚隨杜復軍而去。商琳扶鄧彬回房後，往找傷科大夫，途遇十三太保的常老九，向商琳吐露苦衷，說是不願鄧彬受到傷害，但又不願背叛藍長飛，心中爲難至極——

## 汩汩鮮血淌　漫漫黑夜長

商琳道：「我相信，因爲剛才他們圍殺鄧彬的時候你沒有出面。老九！我很奇怪，你的快槍在塞上是出了名的，隨便你在那兒埋伏，一响冷槍，鄧彬就了帳，你們藍老大怎麼沒有想到呢？」

「我的匣槍口壞了。」

「槍怎麼會壞了？」

「商琳！不瞞妳說，我卸下撞針，槍沒有撞針就打不响……我……我突然厭倦殺人，我眞不知道要怎麼辦才好。」

商琳道：「常老九，我知道你這個人心地好……」

「商琳，我準備好了一輛套車，兩匹快馬，水，乾粮……什麼都有，你帶着鄧彬趕快離開花馬池，好嗎？」

「常老九，你可願跟我們一起走？」

「不，我說過的，絕對不會背叛我們藍老大。」

「常老九，爲什麼這樣傻？」

「商琳，妳不會了解我……」

「好了，我不逼你了，可是，我也不知道鄧爺的傷勢是否經得起一路顛簸，待會兒我們再碰碰頭，好嗎？」

「好吧，下午夜我再想法子去找你……」常老九左右看了一下，匆匆離去。

商琳重重地嘆了一口氣。

蒙古大夫療傷的手法很俐落，很快就將鄧彬身上的刀傷包紮妥當，臨走他告訴商琳，鄧彬所受的刀傷並不重，只因爲失血過多，身子虛弱，也許十天半月都復不了元。

商琳又問道：「他可以受車馬勞頓之苦嗎？」

「不行，只怕傷口崩裂。」

商琳並不失望，因爲她知道，即使鄧彬可以移動，他也不願走。

蒙古大夫拿了塊金子歡天喜地的走了。他眞希望花馬池一天到晚殺來砍去，這



樣他才有進帳。

一回到家，却發現有人在等他。是王十一。

蒙古大夫不免暗暗吃了一驚，不過，他並不過份恐懼，十三太保也有需用他的時候，絕不會殺他。

「大夫！出診啦？」王十一的態度很輕鬆。

「嘿嘿！走了一趟金陵酒家。」

「姓鄧的？」

「是呀，」蒙古大夫的漢語說得挺俐落，「這單買賣還不是你們栽培的。」

「姓鄧的傷勢怎麼樣？」

「很重。」

「很重？只是很重？」

「死不了，不過，十天半月絕對起不了床。」

「大夫！你可要說實話。」

蒙古大夫道：「十一哥！我敢在你面前說假話嗎？」

「好！回見。」

王十一匆匆走了，蒙古大夫開始收藏起那塊金子，他猜想藍長飛一定會乘機撲擊，這對他來說，是多少有點兒損失的。

王十一的消息一帶到，藍長飛非常振奮，他決定乘勝追擊，鄧彬躺在床上，除了閉目等死之外，還有什麼轍兒？

柳十郎在一邊冷冷地說：「藍老大，我不贊成連夜再出動一次。」

「怎麼啦？你嫌累？」

「藍老大，金陵酒家的情形我們完全沒摸清楚，冒失行動，太危險了。」

藍長飛道：「鄧彬傷重不起，這個消息就够了。」

「可是，你忽略了另外兩個人。」

「誰？」

「桂蘭芳和杜復軍。」

「對！」藍長飛也想到了，「這兩個人，如今是什麼態度，一定要先摸清楚，柳十郎，還是你想得週到，還是你跑一趟吧！」

× × ×

杜復軍與桂蘭芳正在飲酒，這大概就是杜復軍所說的「慶祝」，桂蘭芳神色很開朗，似乎就將鄧彬忘得一乾二凈了。

有人推門進來，是商琳。

杜復軍冷冷地問：「妳來幹什麼。」

「桂姑娘！」商琳根本就不理會杜復軍。「我來求妳一件事情。」

「什應事？」桂蘭芳的態度很冷淡。

「鄧爺傷得很重，如果藍長飛再來一次，鄧爺根本就沒有招架之力……有人爲我妥備了車，可是大夫說，鄧爺的傷勢不宜顛簸，我眞不知道怎麼才好。」

「難道我就有法子嗎？」桂蘭芳的態度仍很冷淡。

「桂姑娘！妳見多識廣，總比我有主見。」

桂蘭芳道：「商琳！妳不希望鄧彬死，是不是？」

「是的，他是個好人。」

「如果妳眞的不希望鄧彬死，只有一個法子。」

「妳說說看。」

「走！」桂蘭芳用力地說。

「桂姑娘，眼面前他又不能走，我想，能不能先找個地方先藏起來。」

「花馬池我是初來步到，妳比我熟，這還用得着問我嗎？商琳，鄧爺是妳的人了，好好的照顧他吧，不干我的事，妳從今以後也不用煩我……」桂蘭芳回頭舉起酒杯。「杜爺，我們喝酒。」

商琳氣得臉色發白，原來桂蘭芳是這樣一個水性楊花的女人，算鄧爺走運，早就把她看透了。

商琳氣呼呼地走了。

杜復軍問道：「蘭芳，妳眞的就把鄧彬忘得乾乾凈凈了嗎？」

「杜復軍！」桂蘭芳冷冷地說：「別以爲我是一個隨便的女人，我只是守信，守約。這邊，我跟你杯酒言歡；那邊，我又跟那姓鄧的勾勾搭搭，我算什麼？你又算什麼？」

「有理！有理！」杜復軍很高興的乾了一杯，然後又問：「以妳看，藍長飛他們會不會蓄勢反撲？」

「那是早晚的事。」

「今晚絕不會。」

「哦？你有把握？」

「藍長飛沒有摸清楚我的動向之前，絕不敢輕舉妄動，何況，今兒夜裏是我倆……」話剛說到這裏，杜復軍突然停口不語。

突聽外面有人說：「杜爺，柳十郎有事前來請敎，請勿誤會。」

「進來！」杜復軍沉叱一聲。

柳十郎推門而進，他將兩手一攤，又緩緩斂開短褂子，表示他沒有携帶任何武器。

杜復軍冷冷地說：「有什麼事，你就站在門口說。」

「是是……」柳十郎表現得非常恭敬。「方才杜爺捲入戰團，我們兄弟並未力戰，立卽退去。一方面固然是不敢摘杜爺的鋒銳；另一方面也是不明白杜爺的動向，所以，我們藍老大特地敎小的來聽杜爺一句話。」

「要我表示什麼？」

「杜爺是不是要過問這件事。」

「方才你們藍老大也聽見了，我是因爲這位桂姑娘才捲進去的，鄧彬的事我不會管。」

「多謝杜爺。」柳十郎連忙打躬作揖說。

「不過，有句話要請你帶回去。」

「杜爺吩咐。」

「我喜歡清靜，更不希望桂姑娘受驚。你們不管幹嗎，都請遠點！」

「是是！絕不敢驚吵杜爺。」柳十郎又是打躬作揖，然後走了。

在他們談話的時候，桂蘭芳始終沒有揷嘴，也沒有任何表情。

柳十郎走後，桂蘭芳開口了：「這麼說，今晚他們就要行動了。」

「怎見得呢？」

「現在，他們不是把你的動向摸清楚了嗎？」

「唉！今天是我們大好日子，管那些

幹什麼呀?喝完了這杯酒，我們也該歇下了。」

「杜爺！把話說清楚點。」

「哦?」杜復軍瞪大眼睛。

「我們都該歇下了?是各回各的房，還是要我上你這張床?」

「蘭芳，妳說過一切都聽我的……」

「我是說過，我也絕不後悔毀約，不過，也要有個分寸。」

「難道還需要大紅花轎?……」

「那倒用不着。」

「那……?」

「杜爺，你也算是一個很正直的人，你說，壞人應不應該受到責罰?」

「應該。」

「在我的心目中，壞人只有兩個：藍長飛與葛通，他們兩個什麼時候死，我就什麼時候完完全全成爲你的人。我的杜爺，你聽明白了嗎?」

在西廂，危機和憂愁仍然籠罩着商琳的身心。

鄧彬睡得很沉，在短時間內似乎還不會甦醒過來，十三太保當中任何一個人來，鄧彬都死定了。

商琳將每一扇窗戶都楔好，又將桌子頂在門背後，她作了最安全的準備，其實這些措施抵擋不了任何一個兇惡的敵人。

突然，窗戶上响起了彈指之聲。

「誰?」商琳抓一把剪刀在手裏作爲武器。

「我，紀隊長。」

「紀隊長?你……」

紀標道：「商姑娘，我有幾句話，要告訴妳……」

「我開房門，隊長進來坐坐。」

「不必了，我說完話就走……商姑娘，鄧彬的傷勢很重嗎?」

「不算輕。」

「今天晚上藍長飛要全力反撲，來勢銳不可當……慚愧得很，我這個自衛隊隊長只是聾子的耳朵——擺飾。一點也幫不上忙，充其量也只能派幾個人在酒家門口擺擺樣子，使藍長飛那夥人不敢明目張膽而已，那根本就不管用，你得趕緊想想法子。」

「我沒有法子可想呀！」

「換一間房……」

「那有什麼用?金慶陵最不是東西，他跟葛通，藍長飛互通聲息，根本就是他們的狗腿子。」

「去求求姓杜的……」

「算啦，一對狗男女，我寧可眼睜睜地看着鄧彬被藍長飛殺死，我也不去求他們……紀隊長，你去跟藍長飛說一聲，鄧彬的傷勢稍好，我們就走人，教他們不要趕盡殺絕。」

「商姑娘，快別打這種主意了，藍長飛不殺死鄧彬，他是不會安心的。」

「紀隊長，你總不能見死不救呀！」

「唉！我實在是沒法子可想來告訴你一聲，也只是盡盡心意而已。」

「紀隊長……你……?」

沒有回應。原來紀標已經走了。

「紀隊長！」她大叫。

仍是沒有回應。

商琳無助地用雙手環抱胸前，以前，在藍長飛的淩辱與威脅之下她都不曾恐懼過，現在，恐懼卻像浪潮般不停地襲擊着她……一層層，一陣陣，綿綿不絕。

夜漸深，商琳的恐懼也漸漸加深。

夜深，可是葛通還沒有安歇。聽說鄧彬沒有死，他就不會安寧過。

彭福遠匆匆地跑了進來。

「八爺！」

「福遠，你見過藍長飛了嗎?」

「見到了……」

「你沒有替我罵罵他?眞是飯桶，我替他安排得這麼好，竟然還讓鄧彬死裏逃生，眞驢，眞驢。」

「八爺，您不知道，姓杜的中間揷手啦！」

葛通道：「哦?這小子說過不管的，怎麼又……」

「八爺，您也不必急，現在都弄妥了，剛才藍長飛還派人去問過姓杜的，姓杜的說，他一定置身事外……」

「不可信，不可信，他也對我說過這種話。」

「姓杜的揷手是有原因的，有個唱戲的妞兒是他相好的，帮上了鄧彬的忙，眼看那妞兒生命危險，他只得揷手啦！」

「哦?有這麼囘事?」

「如今藍長飛已經安排好了，等到夜深人靜，立刻就去金陵酒家，鄧彬躺在床上，昏迷不醒，除了挨刀，他還能怎麼樣呀?」

「唉，一個塞上流浪漢，竟然費了那麼多手脚，傳揚出去，藍長飛今後如何在邊城混?我又怎能迫着人家，喊我一聲八爺?」

「八爺！」彭福遠陪着笑臉兒說：「您累了一天，也該歇下，趕明兒您起了身，漫天的風雲也就散啦！」

葛通打了個呵欠，然後揮揮手，彭福遠立刻識趣地退下。

葛通眞是太累了，就沒有再回到後院，反正前面那間管事房裏也有床鋪，將就一夜吧。

說是將就，其實他還是有了提防。

他將門窗全部關好，將馬燈捻得亮亮的，這才脫衣上了床，儘管彭福遠說鄧彬傷勢嚴重，昏迷不醒，但他心裏仍然有些嘀咕。

邊城的氣候日夜差異很大，葛通伸手想拉開薄被覆蓋身體，想不到卻拉到了一隻手。

那隻手還生着濃濃的手毛。

葛通張嘴欲叫，却被另一隻手將他的嘴吧掩住了。

「八爺！」一聲輕輕的呼喚。

葛通轉過身去，赫然發現那人是杜復軍！

「八爺，我怕你一個人寂寞，所以我來陪陪你。」

葛通想說好話，可是嘴又被掩上，他甚至想下跪求饒，但他是躺在床上的！

「八爺！」杜復軍那種神態，就好像跟老相好話家常，可是，他說出的話卻令



人打寒顫。「有一件事您恐怕還不明白，我不是收購駝毛的商人，我是專門收購人命的勾魂使者。」

葛通的兩隻手還能動，但他也只會一個動作——打躬作揖。

「八爺，如果你答應不嚷嚷，我就放開手，咱們好生聊聊。」

「唔，唔！」葛通連連答應。

「瞧，」杜復軍亮出了一把鋒利的七首：「這玩意兒在我手裏可眞管用，你一張嘴，它就能將你的嘴堵上。」

葛通又是連連點頭。

杜復軍鬆開了手，葛通連連喘氣，不用說他不敢叫嚷，就算他有心吼嚷，他也發不出聲來。

「八爺，我方才就說過了，我是專門收購人命的……人命挺值錢的，十月懷胎，父母辛辛苦苦地養大，這可眞難，老實說，我很尊重人命，可是，那些盜賊的賤命在我眼裏卻分文不值。偏偏我又專門收購這種不值錢的人命。他們也眞够神氣的，殺人，放火，無所不爲，老百姓看見他們，就像遇見了獅虎。可是呀，他們一見到我，我就是獅虎了，一刀，一槍，立刻就了帳……唉……多不值錢呀！」

「是是……」

「八爺，有人要我殺你……」

「杜爺，您千萬不能……」

「八爺，你是見過世面的人，在邊城，在塞上，呼風有風，喚雨得雨，你沉住氣，別打我的岔兒，行嗎?」

「行，行。」

「八爺，方才我一再說過，我專殺盜賊，可是，你又不是盜賊……」

「是呀，我是規規矩矩的買賣人。」

「哦，你是規規矩矩的買賣人，那倒失敬了呀！」

「眞格的，我是規規矩矩的皮毛商，這家『池上號』，是祖傳的，童叟無欺，公平交易。」

「哦，童叟無欺?公平交易?」

「是呀！」

「葛通！」杜復軍那張臉立刻拉了下來。「少在我面前裝聖人，你的確不是盜賊，不過，在我眼裏你比盜賊都不如。盜賊打家刼舍，殺人越貨，還冒着性命危險。你却是利用別人的性命爲你撈錢。葛通，我不是殺你，是我覺得你這條命太卑賤，你的髒血會沾污我的手，會弄髒了我的刀子。」

「杜爺！您說得對，您說得對，我這條狗命太不值錢，太不值得您動手啦！」

「可是，」杜復軍煞有介事地皺起了兩道濃眉。「教我殺你的這個人管着我，我又非得聽他的不可。葛通，你給我想想法子，我該怎麼辦呢?」

「杜爺，那個人對我一定有誤會……杜爺，我也不讓你在中間爲難，您替我說說情，讓我孝敬，孝敬，賠個罪……」

「葛通，你又犯老毛病啦，你以爲有錢能使鬼推磨，是不是?告訴你吧，這個世界上也有看錢不入眼的人，你呀，趁早別想這種歪心思吧。」

「那麼，您杜爺吩咐一聲，我該怎麼辦?」

「你呀，要澈底悔改。」

「是，是，是，往後我一定要規規矩矩作人，公公平平作生意。」

「嗯，我相信你是一個知錯能改的人，老實說，有這麼多財富，却在中年蹬了腿，那實在太可怕……」杜復軍的話鋒突然一轉：「對了，我問你一件事……」

「什麼事?」

「葛通，你可得老實說啊。」

「杜爺，您放心，要嘛我不知道，只要是我知道，我幹過的事，我一定老老實實招供。」

「好……大概是去年秋天吧，蘭州來了一個皮毛商，活着到花馬池，却是死了被人抬回去的……」

「他姓什麼，叫什麼來着?」

杜復軍道：「他姓高，因爲排行而被稱爲高四爺。」

「哦，高四呀……」

「你認識?」

葛通突然打了個冷顫。

「葛通！」杜復軍咄咄逼人地說：「你方才答應過，要老老實實招供的！」

「是是是，杜爺，是這麼囘事……高四我認識他十幾年了，如今他在蘭州發了跡，我跟他商量，他在蘭州的皮毛買賣我佔一半股兒，這邊收購的事宜由我全權負責，也免得他兩頭跑……」葛通喘了一口氣，才又接着說下去：「這老小子是個槓子頭，說什麼也不幹。我就給點顏色讓他瞧瞧。喝，這老小子去年來的時候，竟然帶着槍隊，這不是存心煞我的威風嗎?」

「嗯！」杜復軍的神態很沉靜。「往下說。」

「杜爺，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我要在花馬池混，就不得不下殺手啦。」

「你就把他宰啦?」

「杜爺，實在不敢瞞你，情勢所逼，不得不如此。」

「你親自下手幹的?」

「杜爺，我那有那種本事呀?是藍長飛幹的，那老小子帶領的槍隊是中看不中吃，一塊兒了帳啦！」

「對，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幹得好，幹得好……葛通，你眞的沒有親自動手嗎?」

「沒有。我沒有那個本事。」

「消息傳到蘭州，高四爺的老婆暈了過去，就沒起過床。他的兒子前來花馬池收屍，馬兒蹶蹄，摔斷了他的腿，連蘭州城門都沒有出。後來，還是高四爺的女兒秀雲前來收屍，是嗎?」

「這……這就不太清楚了。」

「葛通！」杜復軍手裏的刀子在葛通的胖臉上幌來幌去，「你眞的不清楚?」

「哦，我想起來了，是他女兒來花馬池收的屍。」

「葛通，盜也有道這話你懂嗎?」

「哦，哦，請杜爺您指教。」

「高四爺不理你的碴兒，又帶着槍隊到花馬池來煞你的威風，你憤而殺人，是爲了一個『氣』字，人，都有氣……人家女兒清清白白地來，回去卻變成了殘花敗

柳，這是人作得出來的事嗎？」

「杜爺，您說什麼呀？」

「葛通，你眞不懂？」

「杜爺！您……」

鋒利的七首倏地抵上了葛通的咽喉。

「葛通，這把刀子能够割斷你的喉管，這你總該懂吧？說，爲什麼要糟蹋人家高秀雲？」

「杜爺，這……這都是藍長飛出的鬼主意。」

「事兒是誰幹的？」

「是我……是……我……」

「眞是你幹的嗎？」

「是我幹的，當時喝了點酒……事後我好後悔。」

「哦，那可眞難得。……你想知道下文嗎？」

「下……下文……」

杜復軍道：「人家高姑娘忍辱將亡父的靈柩運回蘭州，七七剛滿，就在靈堂懸樑自盡了。」

「哦？」

「葛通，不要裝腔作勢，你幹過的缺德事有多少？這又算得了什麼？」

「杜爺，我眞的很難過。」

「葛通，我却很高興，我終於找到殺你的理由了。」

葛通想叫，可是，却來不及了。

約莫半個鐘頭以後，彭福遠發現了這件事。血從房內流到走道，他聞報趕來查看的。

彭福遠第一個反應就是跑去找藍長飛，他並非告警，而是想藉藍長飛的實力保護自己的性命。

藍長飛正準備出發，彭福遠的消息簡直將他震昏了。

半晌，他才問：「彭總管，你是不是作了惡夢呀？」

「藍老大……你開什麼心呀？血流成河，滿屋子都是，不信你去瞧瞧……」

「是誰幹的？」

「那還用說，一定是鄧彬幹的。」

「鄧彬？」這個名字就像魔咒，藍長飛一聽頭皮就發炸。

柳十郎在一旁揷嘴：「藍大哥，一定是鄧彬，杜復軍答應過我，絕對不過問這件事……」

「老九！」藍長飛沉叱一聲。

「大哥！」常宣大步向前，不過，他多少有點兒畏怯。

「去放那個蒙古大夫的血！」藍長飛咬牙切齒地說：「這小子，竟敢帮着鄧彬在我面前耍花樣。」

王十一連忙接嘴說：「大哥，這件事莽撞不得，這個大夫醫術高明，咱們還用得着他，再說，鄧彬也可能故意裝成傷勢很重的樣子矇騙了他……」

「胡扯，憑他的經驗，眞傷，假傷，重傷，輕傷還看不出來的嗎？」

「大哥，」王十一仍然堅持他的看法：「人總有走眼的時候，何況鄧彬身受三處刀傷，血流得那麼多，誰還想得到他還有力量可以再殺人呢？」

藍長飛顯然被說服了。

「大哥，」拚命十三郎說：「當初你殺鄧彬十七刀，他都沒有死，由此可見，這傢伙眞是個殺不死的妖精，幸虧……」

他也許發現下面的辭兒不太妥當，又停住了。

「幸虧什麼？」藍長飛偏要問下去。

「大哥，這話實在不該說……我的意思是，幸虧鄧彬殺了葛八爺讓咱們了解了眞正情況，要不然，咱們這一去，準定會全軍覆沒。」

「拍！」拚命十三郎挨了一個重重的耳光。

「大哥！」拚命十三郎流下了淚！「你就是再打我，我也要這麼說，明着幹，咱們絕不是鄧彬的對手。」

「氣死我了，氣死我了！」藍長飛大吼大叫，最後竟然痛哭失聲。

柳十郎，王十一，木谷十二郎，拚命十三郎都跟着哭了起來，只有常老九木無表情地站在那兒。

× × ×

鄧彬仍然沉睡未醒，夜又偏偏那樣漫長。商琳那種緊張而又沉重的心情實在沒法子形容！

篤篤篤，有人敲門。

「誰？」雖然只有一個字，也抖成了三截。

「我，紀標。」

「紀隊長？」

「是我，快開門。」紀標的語氣非常急促。

商琳自信不會聽錯，如果是藍長飛那夥人來，也用不着冒充紀標的大名。

她將門背後的桌椅搬開，拔開了門閂，剪刀還在手裏。紀標進來後，她關上門，又要把桌椅抵上，紀標却將她攔住了。

「商琳，別來這一套了，」紀標的臉色鐵青，語氣慍怒。「我這個隊長沒用，我承認，我這個隊長是葛八爺的狗腿子，我也承認。可是，我還有點兒良心，也還有血性，妳難道不明白？幹嗎將我也蒙在鼓裏。」

「紀隊長！」商琳滿頭霧水，結結巴巴地說：「這……這話是從那……那兒說起呀？」

紀標大步走到床前，伸手揭開了鄧彬身上的棉被，吼叫着說：「鄧彬，你別跟我裝死了，起來……咱們把話說明白。」

鄧彬一點反應都沒有。

商琳慌忙跑過去，又將棉被爲鄧彬蓋上，以哀求的語氣說道：「紀隊長，我求求你行不行？大夫交代過，千萬不能受風寒……」

「商琳，妳還在我面前唱戲？」

「紀隊長，我說的是實話呀，鄧彬躺上這張床之後，還沒有睜過眼睛哩。」

「妳騙鬼去，鄧彬的傷勢眞有那麼重嗎？」

「眞的呀……」

「商琳，我這個隊長雖然不管用，若要將你倆擣出花馬池，還有這個權柄……鄧彬沒睜過眼，可是，他跑到『池上號』，把葛通給宰了。」

「紀隊長，你說什麼？」



「鄧彬跑到『花馬池』去把葛通給宰了，妳會不知道？商琳，眞人面前不說假，妳這是幹嗎呀？」

「紀隊長，我向你發誓，鄧彬受傷回房後，沒睜過眼，也沒動過，藥汁兒還是我撬開他的嘴吧灌下去的……你說葛通被殺了，沒弄錯吧？」

「唉！怎麼會弄錯呀，我親眼看到了屍首，不是鄧彬，難道會是杜復軍？」

「姓杜的，哼！他會那麼熱心呀！」

「商琳！」紀標不放心地又問一遍：「妳眞的沒騙我？葛通眞不是被鄧彬殺死的？」

「紀隊長，你是個好人，我又不是不知道，我幹嗎要瞞着你？鄧彬動都沒有動過。」

「唉，葛通一死，反倒把鄧彬給救了。藍長飛那夥人早就要來了，後來聽說葛通被殺，就判定鄧彬是假裝重傷，這才打消了原訂的計劃。」

「他們又怎能肯定葛通一定是被鄧彬殺死的呢？」

「他們認爲能够殺死葛通的只有兩個人，除了鄧彬，就是杜復軍，可是，藍長飛曾派人去問過杜復軍，姓杜的說，他絕不過問這檔子事……」

「哼！那一對狗男女……」

「妳在罵誰？」

「杜復軍跟桂蘭芳呀，兩個人關在房裏飲酒作樂，我想請他們帮忙照顧鄧彬，甩也不甩我，眞是氣人！」

紀標道：「這麼說，杜復軍也不會殺葛通囉？」

「哼，我包管不會這麼勤快，有桂蘭芳那種風騷的娘們陪着，他是什麼也不想幹。」

「那麼，」紀標自言自語地說：「殺害葛八爺的人又是誰呢？」

「怎麼？你還要抓兇手？」

「商琳！」紀標聳聳肩頭，自嘲地笑着。「我也沒那麼勤快，老實說，葛通被殺，我連高興都來不及……等這些惡霸，歹徒都死了之後，我又可以恢復邊城，塞上良好的秩序了。」

商琳道：「可是，你剛才一來，就怒氣沖沖的……」

「商琳，我是氣鄧彬爲什麼這麼蠢？既然傷無大碍，就該等着藍長飛那夥人來自投羅網，爲什麼急着去殺葛通而讓他們有了警覺哩？」

商琳沒吭聲。

紀標又說：「商琳，妳正好將計就計，有人問，就說鄧彬傷無大碍，照樣叫店家送吃的，喝的到房裏來，愈多愈好，藍長飛一定會派人打聽的。」

「這……是幹什麼呀？」

「商琳，妳受了那麼多的罪，還沒有得到教訓嗎？讓藍長飛認爲鄧彬仍然勇猛如昔，他才不敢蠢動呀，要是被他了解了眞實情況，鄧彬還想活嗎？」

「紀隊長，難爲你想得這麼週到。」

「唉，說來慚愧，這些年來鄧彬所殺的人都該由我去殺的，我却躲在『古樸齋』喝悶氣，生閑氣……如今我是不是該爲鄧彬辦點事兒？」

商琳投以感激的微笑，她的笑就像多天的陽光那樣珍貴。

紀標和商琳道了別，又來了東廂，此行並沒有什麼目的，只是下意識的行動。

杜復軍房裏還亮着燈，紀標猶豫了一下，還是輕輕地叫了一聲：「杜兄，睡了嗎？」

「請進！」

杜復軍一個人在喝酒，並不如商琳所說的還有桂蘭芳，杯筷也只有一副。

「深夜駕臨，必有要事，」杜復軍的神態冷漠，語氣倒很溫和！

「前來報個消息。」

「哦？」

「葛八爺死了。」

「哦？急驚風？還是絞腸痧？」

「被人用利刀抹了頸子。」

「該殺！」杜復軍乾了一個滿杯。

「該殺？這話怎麼說？」

「他請人家吃飯，却預先佈置了埋伏抽冷子想要人家的性命，如果我是鄧彬，我也饒不了他。」

「哦，照這麼說，你認爲殺害葛通的人是鄧彬？」

「紀隊長，」杜復軍滿臉都是冷笑，「你倒是挺負責任的，深更半夜還在辦命案呀，紀隊長，我只是猜想，可沒有把握，也沒親眼看見，別當眞！」

「就算眞是鄧彬幹的，我也不會逮捕他。」

「哦？」

「我的想法跟你一樣，葛通該殺。」

「紀隊長，你眞有這種想法？」

「我用不着騙你。」

「那麼，你何不躲到床上去睡大頭覺？跑到這兒來閑幌蕩幹什麼？」

這種語氣激起了紀標滿腔怒火，他冷冷地說：「杜兄，我只想問問：你到花馬池來究竟是爲什麼？」

「你不知道？」

「我知道何必要問你。」

「我來，是爲了辦一樁事。」

「辦妥了嗎？」

「妥了。」

「那就該走啦！」

「是該走了，不過，我還要順便辦一樁事。」

「希望你也能辦妥，活着來，我也希望你活着走。」

「以往，有不少活着來，却被人抬着回去，紀隊長，你怎麼不關心？」

紀標扭頭就走，身後响起了杜復軍的爆笑。

經過中庭，有人叫住了紀標，是桂蘭芳。

「紀隊長，」桂蘭芳輕輕地問：「你剛才去看過鄧彬，他的傷勢怎麼樣？」

「桂姑娘關心他？」

桂蘭芳道：「談不上關心兩個字，只是隨口問問。」

「桂姑娘，妳來到花馬池之後的動靜我都清楚，聽說，爲了鄧彬的傷勢，商琳去向妳求助，妳只顧陪杜復軍喝酒，理也

不理……」

「這是實情。」

「妳爲什麼變得這樣快?」

「因爲我要遵守信諾。」

「信諾?什麼信諾?」

「當時鄧彬身受三處刀傷，又被藍長飛的人圍困，我無力救援，求助於杜復軍，他幫忙了，可是有一個附帶條件……」

「我明白了，要妳從此斷絕與鄧彬的感情，跟他要好，是不是?」

「是的。」

「男女之間的感情，可以以條件交換嗎?」

「紀隊長，現在說這些幹什麼呀?我是個守信的人，我答應別人的事就一定作到。」

紀標道：「可是，妳現在仍然不能忘情於鄧彬……」

「紀隊長，別對我太苛求，我不是聖女，更不是……」

紀標道：「桂姑娘，我覺得杜復軍是個小人。」

「我承認。」

「那麼……?」

「紀隊長，求你不要再談這件事，只求你告訴我，鄧彬的傷勢怎麼樣?」

「妳爲什麼不自己去看看他?」

「不，我不能去，這是我跟杜復軍的約定。」

「桂姑娘，你表面上不再跟鄧彬接觸，心裏還是想着他，這樣妳豈不是也變成了小人。」

「紀隊長，我是小人，方才我就說過了，我不是聖女，我跟杜復軍是爛鍋配爛蓋，你還要怎麼樣?」

紀標深深吸了一口氣，他發現，桂蘭芳已經傷透了心，他又何必再去刺激她?

「桂姑娘，鄧彬的傷，一點兒也不要緊。」

「眞的嗎?」

「眞的，他剛才還作了一件教妳想不到的事。」

「什麼事?」

「他跑到『池上號』去，把葛通給宰了。」

× × ×

房頂上伏着一個人，是王十一。

王十一的報告使藍長飛下定了決心，暫時按兵不動，待機而圖，他這一輩子都不知道隱忍是怎麼囘事，鄧彬却將他教會了。

葛通一死，藍長飛再也吃不了安穩飯，他必須恢復以前的流浪生活，那更需要實力。僅有的這幾個小兄弟就不能再作無謂的犧牲了。

藍長飛靠在牆角落裏拿着酒瓶猛往嘴裏灌，他與別人相反，酒喝得愈多的時候反而愈冷靜。

他一隻手捻弄着鋪在地上的麥稈，這就是他的床，他也好幾天沒有豪賭，豪飲了，這都是鄧彬所賜與的。這也是他自己在十年前留下的這把火，如今這把火竟然燒着了他的屁股，沒有別的法子，只有靠他自己去熄滅這把火。

常宣輕輕地挪到藍長飛的身邊，囁嚅地問：「藍老大，我們就這樣一直隱藏下去?」

「老九，」藍長飛的一隻手搭上了常宣的肩頭，「爲什麼不去睡一下?瞧，他們都睡着了。」

另幾個人都東倒西歪地睡在麥稈上。

「老大，我想……我想跟你聊聊。」

「哦!」藍長飛很認眞地看着常宣。

常宣道：「老大，花馬池還有什麼好留戀的?」

「花馬池沒有什麼好留戀的嗎?」

「八爺歸了天，咱們又得自己去闖江山啦!」

「老九，現在我的心情特別好，趁着這個機會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你可得老老實實地回答我。」

「是的。」

「鄧彬殺死那麼多弟兄，他爲什麼不殺你?」

「這……」

「老九，你一定非常明白，鄧彬有機會宰了你，而他却將你放過了。」

「那一次，鄧彬說得很明白，他要我活着爲他傳信。」

「他只要殺了你，就是比任何言辭都還要嚴厲的警告……我想，他是不願宰了你。」

常宣沒有答話，他很機警，他似乎已經發現藍長飛不是隨便扯個話題來打發時間。

藍長飛道：「老九，方二哥被殺，你不想報仇嗎?」

「老大，」常宣眼眶濕潤了。「我怎麼不想報仇，只是，這個仇恐怕沒法子報復了。」

「爲什麼?」藍長飛的聲音逐漸轉輕，目光却逐漸嚴厲。「爲什麼這個仇報不了?是因爲他太喜歡你，你也很喜歡他，是不是?」

這是一個危險訊號，常宣冷靜地保持緘默。

想不到，藍長飛却笑了。

「老九，我太了解你，在咱們十三太保當中，你最尊敬的是方二哥，我這個老大還排在第二位，如今你的方二哥死了，我該成爲你心目中最尊敬的人了吧，其實不然，我倒變成第三位了。」

「錯了，」常宣突然大吼一聲。「錯了，任何時間，我都對你忠心耿耿，絕無二心……藍老大，你不相信嗎?」

「老九，如果我不信任你，你還能活到現在嗎?」

「藍老大，我個人的生死並不重要，反是我覺得不管生，或死都要有個道理，我認爲，鄧彬的事可以了斷了，何必還再糾纏下去呢?」

「你有這種想法，動機何在?」

「藍老大，我坦白地說，有一半是爲了鄧彬……憑良心說，當年，你連殺他十七刀却沒有將他置之死地，到底是爲了什麼?」

藍長飛道：「我以爲他活不了，這是我犯的大錯。」

（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高皐·文　盧令·圖

# 狂飈（七）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黃九峯爲挽武林浩刦，探查左四公子下落，不惜委屈求全地僞拜黑星爲師，由左右雙姬暗中相助，服下寒露冷霜，冀能把黑星所授絕藝哂蟬神功迅速學會，那日，黃九峯和皇甫菁菁隨着楊金台，在一山間小酒家中，遇到擄走左四公子的方仲達手下總管辜辛的同門雲飄飄，楊金台除令隨行劍童發出旗花信號，召集東廠高手到來，然後向雲飄飄喝問方仲達下落，雲飄飄不特詐懵，更且乘楊金台不備發出暗器偷襲，幸黃九峯橫裏插手，把楊金台救下，而雲飄飄乘機逃去，事後黃九峯向楊金台詢問是否繼續趕路——

## 拚作負義客　圖作挽危謀

楊金台道：「方仲達太狡猾了，由此前去，只怕是險阻重重，此時天色已經不早了，要趕到住宿之處，還得走一截夜路，爲了避免不必要的冒險，今晚咱們就歇在這兒吧。」

酒店沒有主人，但有房間，有食物，十幾個人的食住，倒不會發生問題。

問題是他們已經逐步走進方仲達的陷阱，不走夜路未必就能安全。

自然，楊金台不是一個省油的燈，由路上的伏弩，及雲飄飄的襲擊，他明白方仲達實在不易對付。

方仲達自然不易對付，否則他怎敢與天下武林爲敵。

可是楊金台並不十分重視方仲達，他雖然不敢走叢林中的夜路，却認爲當今之世，沒有人敢公開與他爲敵，因此，他只派了兩名武士巡視酒店前後，便以爲萬無一失。

× × ×

夜涼如水，還刮着涼颼颼的寒風。

天空沒有月色，只有幾顆孤星在明滅不定的閃爍着。

這，正是夜行人出沒的夜晚。

約莫三更將盡，一溜火光忽然射向酒店。

不，那不是一溜火光，而是百十枝火箭，四面八方向酒店發射。

這是蓄意放火，似乎存心要將楊金台一行燒死在酒店之內。

而且火箭之中還夾着連珠強弩，兩名巡視武士來不及向楊金台報警便已被弩箭射殺。

其實，不必巡行的武士報警，當第一枚火箭射中酒店時，店中宿客已經有了發覺。

就在楊金台等紛紛奪門而出之際，一聲震耳欲聾的爆炸震得屋瓦四飛，呼喝哀嚎之聲也同時响成一片。

這是一個十分毒惡的陷阱，方仲達存心要將楊金台等擺倒在這兒。

酒店中藏着不少火藥，震耳欲聾的爆

炸之聲在此起彼落的响着。

酒店四週的連珠强弩像雨點一般向中心攢射，縱能自爆炸餘生之人，也將無法逃避這陣箭雨。

方仲達這一招果然十分成功，可惜他想不到楊金台這一行之中有幾個極為突出的高手。

楊金台身具佛門功力，臨機獨斷也高人一等。

他一身當先，撥打射來的弩箭，並找到了一個箭雨不易射到的死角，向樹林中猛衝。

黃九峯與皇甫菁菁在左右掩護，虎倀章栖遲在最後跟進。

這是一個堅强無比的隊形，他們雖有損傷，祇不過斷送五名武士的生命而已。

接着經過一陣搜索，伏擊者已悄然遠行，現在他們是安全了，只是酒店已毁，馬匹非死即傷，環顧同伴，全是一副狼狽的神色。

楊金台忍不住吼哼了一聲，道：「姓方的好狠，楊某如不將他碎屍萬段，勢不甘休。」

虎倀章栖遲道：「公子，咱們這一行的力量似乎單薄了一點，要不要將另兩撥人馬召來?」

楊金台道：「不必，你派人將傷亡的處理一下，咱們立刻上道。」

上道之後，楊金台對黃九峯苦笑一聲道：「不想走夜路結果還得走，太小心反而會出岔子。」

黃九峯道：「看來方仲達頗不簡單，他算準了咱們會歇在這兒，今後咱們不按常規，他就無法測忖咱們的行動了。」

皇甫菁菁道：「那也並不盡然，如果咱們走夜路，他還是會佈置陷阱的。」

楊金台道：「師妹說的不錯，今後咱們當要多加一份小心。」

他們果然一路小心，好在黑幕在逐漸隱去，他們的心情也開朗起來。

約莫辰初時分，他們走上一片亂石縱橫，荒草處處的山坡，前行的武士忽然啊了一聲道：「小心，有野獸！」

野獸還值得如此大驚小怪?在他們這般武林高手的眼中，老虎不過是一隻小貓而已。

而且，那名武士瞧到的野獸，只是一頭黑熊，老虎都不在乎，又何在乎一頭黑熊?

不過，當他們縱目一瞥之後，幾乎每一個人都心頭一緊。

敢情那不是一頭黑熊，只見荒草之中，山石之旁，樹蔭之下，只要目光所及之處，都有一頭黑熊在那兒伏着。

這一行之中，除了黃九峯，每一個都是久走江湖，見多識廣之人。

但這般見多識廣之人，却沒有見識過如此龐大的熊陣。

由於黑熊是伏着的，加上荒草山石的掩護，他們原先誰都沒有注意，此時發現了，都已進入熊陣的中心。

令人怪異的是那些伏着的黑熊仍在伏着，他們瞧到的只是一顆顆熊頭。

楊金台道：「這般黑熊似無傷人之意，咱們照常前進，不要惹牠就是。」

跟住皇甫菁菁身後的蔡芸兒忽然哼了一聲道：「那些黑熊不是活的，但比活的還要可怕。」

楊金台一怔道：「什麼，牠們不是活的?」

蔡芸兒道：「只有熊頭，自然不是活的。」

楊金台仔細一瞧，發現那些黑熊只有一顆熊頭，死熊頭為什麼會比活的還可怕?難道蔡芸兒在故作驚人之說?

楊金台知道蔡芸兒不會，因而問道：「我也覺得事有蹊蹺，芸兒，妳快說。」

蔡芸兒道：「我想那些熊頭的雙眼可能發射暗器，所以牠比活的還可怕。」

虎倀章栖遲道：「那有什麼好怕的，難道咱們連閃避暗器的能力也沒有麼?」

蔡芸兒道：「如果牠射出的是毒烟毒水呢?」

虎倀章栖遲一呆道：「這個……」

楊金台道：「芸兒，妳可有防範的法子?」

蔡芸兒道：「我沒有，我想楊公子倒是有此能力。」

楊金台目光一轉，神色上立即顯出了一股令人莫測高深的變化。

看情形，楊金台的確有防範的能力，只是他好像有些顧忌。

蔡芸兒微微一笑道：「楊公子，那些熊頭必是以機關控制的，他們不知為什麼還沒有發動，但防範的時機稍瞬即逝，千萬猶豫不得！」

他們置身之處，至少有十個以上的熊頭，如果熊頭發射弩箭，還可以伏身亂石之後，要是毒烟毒水呢?那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蔡芸兒說的不錯，危機已經迫在眉睫，防範刻不容緩，楊金台既有防範之能，自然沒有猶豫的必要。

楊金台的確沒有猶豫，他只是向熊頭打量一眼，立即作了一個驚人的決定。

隣近的熊頭共有一十四隻，最具威脅之力的是前面的七個，於是他指定七名武士，吩咐他們每人對付一個熊頭。

無論熊頭發射的是何種暗器，它必然霸道無比，楊金台只叫他所屬的武士一人對付一頭，這是代表着一種什麼含義?

當楊金台下達此一命令之時，人們的心頭同時一震，因為這是跳火坑，下地獄，這七名武士必然有去無回。

然而，楊金台統率的是東廠武士，東廠武士吃的是官糧，他們既然身在公門，生死榮辱那就由不得他們自己了。

現時靜悄悄的，幾乎落針可聞，只有那七名武士的脚步，好像空谷足音一般，一記記敲在人們的心頭。

赴難就死，無論它是為利為義，總是很難的，人只有一條生命，生命畢竟是可貴的！

因而這一段歷程十分緩慢，人們的心情也始終處於緊張的狀況之中。

但無論如何，那七名武士與熊頭之間的距離在不斷縮短，而且終於達到了可以攻擊的距離。

幾乎在同一時間，這七名武士飛了起來。

他們自然不是飛上天空，而是撲向當面的熊頭，手中刀光急閃，向那獰惡的熊



頭猛劈。

只要他們擊中熊頭……

只要熊頭不射出暗器……

這是希望，人，總是存着希望的。

不幸的是當那七名武士揮刀欲劈之際，熊頭的雙目忽然噴出兩蓬急流。

那是毒水，色呈烏黑，氣味惡臭得中人欲嘔。

他們正當其衝，毒水噴得全身盡濕。

幾聲悽厲欲絕的慘呼，蕩漾在這危機四伏的山野之中，七具剛剛躍起的軀體，也同時摔了下來。

這就是楊金台的防範，以七具活生生的人體，擋着毒水的噴射。

這是殘忍的，雖然他終於獲得成功，但在人道上却法不足取。

其實說他是成功的有點言之過早，因為方仲達設下的機關是牽一髮而動全身，這七隻熊頭射出了毒水，其他的熊頭也在狂射。

祇不過那些熊頭距離較遠，無法射到他們罷了。

楊金台心機深沉，縱然面臨危難，也很難瞧出他神色上的變化。

他們目前的處境，雖然是驚心動魄，但毒水既是噴射不到，可以說處危實安，楊金台的神色自然更不會有什麼變化了。

但，他却偏偏面色一變。

敢情毒水射不到他們，毒烟都可以順風吹來，處在他們上風的熊頭，正在狂噴毒烟。

更不幸的是他們在不知不覺之中已經中毒，此時發覺為時已晚。

楊金台是一個狂妄自大的人，今晚竟栽在方仲達的手裏，他焉能不怒火塡胸，面色數變！

蔡芸兒却微微一笑道：「不要着急，楊公子，這點毒難不倒咱們。」

她取出丹藥先獻給黃九峯及皇甫菁菁，然後再分給楊金台等每人一粒道：「吃下去運運功就可以了，保管萬無一失。」

蔡芸兒不愧出身唐門，果然是藥到毒除。

楊金台雙拳一抱道：「多謝妳，芸姑娘。」

蔡芸兒道：「一點小事嘛，楊公子何須客套。」

虎倀章栖遲道：「公子，此地不宜久留，咱們走吧。」

楊金台道：「不，咱們還不能走。」

虎倀章栖遲道：「為什麼?公子。」

楊金台道：「咱們損兵折將，這筆債必須討它回來。」

虎倀章栖遲道：「討價也不能呆在這裏，咱們必須找到姓方的。」

楊金台道：「他會來的。」

虎倀章栖遲知道楊金台一向料事如神，及扭頭四望，却瞧不到半個人影。

楊金台道：「方仲達沿路設伏，費了如此多的心機，如果不瞧到楊某的屍體，他只怕連飯也吃不下去。」

黃九峯道：「師兄說的是，但咱們不能站在這裏。」

楊金台道：「對，咱們坐下來。」

他們坐下來了，一面調息，一面默察四方的動靜。

片刻之後，一陣輕微的脚步之聲忽然傳入耳鼓，由經驗判斷，來人約莫十七八個。

在三丈之內，他們停了下來，其中一人道：「噫，他們居然還活着！」

楊金台一躍而起道：「楊某的人頭重得很，朋友你拿得動?」

來人大吃一驚，道：「你……你沒有中毒?」

楊金台向來人打量一眼，見是一個年約四旬，滿面橫肉的黑衣漢子，他身旁高高矮矮立着十幾名大漢，好像全都不是什麼善男信女。

眉頭一皺，楊金台哼了一聲道：「你很失望吧?朋友，方仲達呢?叫他來見楊某。」

黑衣大漢哈哈一笑道：「方大俠無暇見你，要麼先過了我這一關再說。」

楊金台道：「想動手麼?朋友，只要你告訴我姓方的在那裏在下一定奉陪。」

黑衣大漢道：「這個麼，那你就伸長脖子吧，讓大爺砍下你的人頭，你不是就能見到方大俠了麼?」

血掌王逵道：「稟公子，此人是黑道上的一名悍賊，名叫鬼爪張千，公子不必跟他浪費時間，廢了他，也會找到方仲達的。」

楊金台道：「好，給我殺！」

他語聲未落，首先撲了上去，左手一伸，以電光石火般的速度一把勾着鬼爪張千的右腕，同時右掌急吐，猛撞對方的前胸。

這幾下動作一氣呵成，鬼爪張千來不及作任何應變的準備，他那龐大的軀體便已飛了起來。

血雨四洒，軀體橫飛，這名黑道上的悍賊，自然已一瞑不視了。

楊金台在擊飛鬼爪張千之後，並未再瞧他一眼，身形一幌，另一名黑衣大漢立即揚起一聲慘呼。

他像一頭瘋虎，不斷的向人叢撲噬。

只要他足跡所至，必然會血肉橫飛。

連他的侍童路兒，也變做催魂奪命的煞星，另外還有虎倀章栖遲，血掌王逵，這兩人也是心狠手辣之輩，招招都向敵人致命之處招呼。

楊金台這一枝人馬，連他自己在內只剩下四個，但這四人功力之高，決不是來人所能望其項背的，經過一陣追奔逐北，鬥場之中已是橫屍處處，再也找不到一個活着的敵人了。

當敵人就殲之後，楊金台瞅着黃九峯哈哈一陣豪笑道：「怎麼啦?師弟，你不想過過手癮?」

殺人叫過手癮，楊金台心腸之狠，實在令人不寒而慄。

不過無論黃九峯如何不滿，他總不便形之於色，只是微微一笑道：「師兄威猛如天神，那裏還需要小弟獻醜。」

楊金台道：「別損我了，師弟，小兄這點莊稼把式，怎敢與啞蟬神功相比。」

語音一頓，回頭對血掌王逵道：「咱們要在兩日之內趕到阿爾山溫泉，你先走，有事之時可用旗花信號連繫。」

血掌王逵道：「屬下遵命。」

× × ×

阿爾山是大興安嶺森林中的一個小鎮，山頂生長着稠密的樺林，山脚衡宇相接，構成一個小小的山鎮。

此地的溫泉十分著名，可以治療疥癬，風濕，痲痹，關節等症，每到夏季，遠近的牧民都到阿爾山來療養，因而市鎮雖然不大，客棧却十分之多。

此時正當夏季，鎮上的客棧自然是家家客滿了。

祇不過那般客人決不是牧民，他們也不是爲了療養疾病而來。

因爲牧民決不會人人携帶兵刃，神情上也不至像他們如此驃悍。

那麼他們必然是武林人了，除了江湖豪客，誰會有這般景象。

不錯，他們的確是江湖豪客，而且門派之多，幾乎囊括了當代的黑白兩道。

這般人不是爲了一張藏寶圖而追逐方仲達的麼?爲什麼他們會齊集山鎮，而和平相處呢?

所謂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方仲達不僅能使這般黑白兩道和平相處，而且與他們同仇敵愾，共同對付黑星以及東廠的狗腿子。

當楊金台抵達阿爾山鎮之際，江湖黑白兩道正在鎮前列隊相候。

爲首的是方仲達的屬下白髮閻君辜辛，其餘的是朱衣帮萬象堂主符信，高陽堡總管金鼎，排教舵主石岩，黑道霸王赫連武的屬下任畢修，唐門首徒姜運財，淮陽八雄的老三冷雲。

這些都是各門派的第二流人物，對楊金台來說仍是一項榮幸。

不過楊金台明白，這不是迎接，是示威，是向他說明天下黑白兩道爲了對付東廠，已經風雨同舟，完成了史無前例的大結合。

楊金台的嘴角輕輕挑了一下，面不改色的向迎候者緩緩走去。

白髮閻君辜辛雙拳一抱道：「楊少俠辛苦了。」

楊金台淡淡道：「走點路算不了什麼，只是讓各位久候倒使在下有點不安。」

白髮閻君辜辛道：「好說，老夫奉方大俠之命，已爲少俠準備了房間，請先歇息一下咱們再作長談。」

楊金台道：「多謝。」

他正欲舉步入鎮，唐門首徒姜運財忽然越衆而出，向蔡芸兒一揖道：「弟子參見師嬸。」

蔡芸兒慘然一笑道：「不要多禮，你師父也來了麼?」

姜運財道：「爲了尋找師叔師嬸，師父帶着侄兒兄弟，走遍大江南北及黃河兩岸，現在總算找到師嬸了，師叔他老人家呢?」

蔡芸兒道：「此處說話不便，待會我會找你師父的。」

姜運財道：「師嬸，妳不跟侄兒一道去?」

蔡芸兒道：「不。」

姜運財呆了一呆道：「師嬸……」

蔡芸兒道：「什麼事?」

姜運財吶吶道：「姓楊的正與天下武林爲敵……」

蔡芸兒道：「我知道，你不要多說了，去告訴你師父吧。」

姜運財道：「是。」身形一轉，放步急馳而去。

當他們侄嬸相見之時，皇甫菁菁不便插嘴，此時，忍不住咳了一聲，道：「芸兒……」

蔡芸兒道：「夫人有什麼吩咐?」

皇甫菁菁道：「妳該跟他去的。」

蔡芸兒道：「不。」

皇甫菁菁嘆息一聲，不好再說什麼，逕自隨着楊金台住進一家「天泉客棧」。

天泉客棧是鎮上設備最好，房間最多的客棧，除了楊金台一行七人，還住有朱衣帮及高陽堡兩帮的人馬。

蔡芸兒在侍候皇甫菁菁盥洗之後，忽然雙膝一屈流淚滿面的道：「夫人……」

皇甫菁菁一把拉起蔡芸兒道：「芸兒，有話起來說。」

蔡芸兒道：「小婢千里追隨，希望夫人替小婢作主。」

皇甫菁菁道：「好，妳要我怎樣?妳說。」

蔡芸兒道：「適才迎接咱們的那般人中，有一個是巫山行宮之人。」

皇甫菁菁道：「哦，他是誰?」

蔡芸兒道：「立在白髮閻君身側的黃衣文士。」

皇甫菁菁一怔道：「此人是高陽堡的總管金鼎，怎會是巫山行宮之人?」

蔡芸兒道：「此人曾經數度糟蹋小婢，他縱然燒成了灰小婢也不會看錯。」

皇甫菁菁略作沉吟道：「如此說來，此人縱然不是殺害妳丈夫的主兇，也必然有所關連，咱們只要將他擒住，就可能問出一點端倪。」

蔡芸兒道：「小婢也是如此想法，只是此人功力過高，生擒將十分不易。」

皇甫菁菁道：「待會妳去約他本晚二更在後山敍舊，我帮妳將他生擒下來。」

蔡芸兒道：「多謝夫人。」

黃九峯道：「聽說高陽堡是當今武林的名門正派，堡主龍爪柳無病更是急公好義，名滿江湖，不論金鼎是不是巫山行宮之人，妳們都必須特別愼重。」

皇甫菁菁道：「不必担愁，我會小心的。」

他們說話之際，房門忽然響起剝啄之聲，黃九峯道：「誰?」

叩門之人道：「兄弟唐駝，有事求見少俠。」

蔡芸兒道：「是先夫的大哥，小婢可否讓他進來?」

黃九峯說道：「當然讓他進來，快開門。」

蔡芸兒打開房門，只見一名長像威猛，背部微駝的中年大漢正當門而立，他身後還有一名面目秀麗的青衣婦人，及唐門大弟子姜運財。

蔡芸兒神色慘然，衝着駝背大漢襝衽一禮道：「弟婦參見門主。」

駝背大漢道：「弟妹不必多禮，我那兄弟呢?」

蔡芸兒雙目一闔，兩行清淚已沿着粉頰滾滾而下，不必她再解說，這位背部微駝的唐門門主，已明白他的兄弟遭到了不幸。



他向前迫進一步，聲如洪鐘的大喝道：「是誰幹的?快說。」

蔡芸兒咽嗚着道：「是……巫山……行宮……」

唐駝說道：「巫山行宮?那是些什麼人?」

皇甫菁菁道：「此事一言難盡，唐門主請進來坐坐咱們再慢慢的聊。」

蔡芸兒道：「進來吧，門主，弟婦替你引見兩位高人。」

唐駝目光向黃九峯夫婦一掃，口中答了一個好字，便舉步跨了進來。

蔡芸兒先介紹了黃九峯夫婦，再引見唐駝夫婦，原來那位青衣婦人就是唐駝的夫人聞蓉蓉。

待雙方坐下之後，蔡芸兒才講述他們夫婦在巫山遊歷受害的經過，然後悲聲一嘆道：「如非黃大俠夫婦相救，不止是弟婦生命難保，我們受害之事也將無人能知而落得寃沉海底了。」

聞蓉蓉道：「弟妹，那巫山行宮之人，妳一個也不認識麼?」

蔡芸兒道：「巫山行宮是魏閹的秘穴之一，這般人大都戴着面具，弟婦怎能認出他們，不過……」

聞蓉蓉道：「不過怎樣?」

蔡芸兒道：「不過弟婦終於瞧出其中一人的面貌，但此事太過重大，還得作進一步的證實。」

唐駝道：「是誰?」

蔡芸兒道：「門主，請先不要問，在一二日之內，弟婦當可查個水落石出，那時……」

唐駝道：「妳爲何不先告訴我，咱們總可帮帮妳呀。」

蔡芸兒道：「查證不需人多，還得秘密進行，不情之處，請門主多多担待。」

唐駝長長一吁道：「好吧，不過有一點弟妹應該明白，此處並非善地，一場暴風雨即將橫掃這座山嶺，查證之事，千萬不可遲延。」

蔡芸兒道：「這個弟婦知道，門主前來阿爾山，是否也爲了那左四公子?」

唐駝目光一瞥黃九峯夫婦道：「咱們走遍江湖，只是爲了尋找你們夫婦，不過，四川唐門也是當代武林的名門正派，義之所在決不後人。」

聞蓉蓉道：「走吧，弟妹，有些話在此處不太方便。」

蔡芸兒道：「黃大俠夫婦不是外人，有什麼話不便說的?」

唐駝冷冷道：「道不同不相爲謀，有些話自然不便說了。」

蔡芸兒一怔道：「門主忘了，黃大俠夫婦是弟婦的恩人!」

唐駝道：「我沒有忘記，但弟妹也應該記得本門的門規。」

蔡芸兒道：「門主是說本門子弟嚴禁與官府往來那一條?」

唐駝道：「不錯。」

蔡芸兒道：「但黃大俠身在江湖，與官府扯不上半點牽連。」

唐駝哼了一聲道：「本門那條規定，也包括爲官府賣命的狗腿子。」

這話太重了，如果黃九峯夫婦當眞是爲官府賣命的狗腿子，唐駝豈不是當面罵人!

雖然他們不是，但神色似爲之一呆，然後雙雙投目一笑，恢復了像往常一樣的平靜之色。

唐駝不傻，否則他怎能担當一派掌門的重任。

他雖然不傻，却因黃九峯夫婦安詳的神態而十分詫異。

被人當面辱罵，竟然不慍不火，如果說這對年青人已經具有唾面自乾的功夫，唐駝實在不能相信。

於是，他目光一轉，向蔡芸兒瞧了過來。

蔡芸兒微微一笑道：「門主還是那副火爆的脾氣，只是你怪錯人了。」

唐駝道：「哦，請問，他們不是楊金台的朋友?」

蔡芸兒道：「這有什麼關係，盜跖不是也有朋友麼?」

唐駝道：「此話怎講?」

蔡芸兒道：「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弟婦只是希望門主，不要斷章取義罷了。」

聞蓉蓉道：「也許是咱們見事不明，請黃大俠不要見怪。」

皇甫菁菁道：「好說，咱們不會放在心上的。」

聞蓉蓉道：「弟妹是不願跟着咱們了，門主，咱們走吧。」

蔡芸兒道：「殺夫之仇，決不亞於喪弟之痛，而弟婦身受之慘，更不能用任何語言所能形容，如非爲報亡夫之仇，弟婦早已隨他於泉下了，難道門主及大嫂還不能原宥弟婦?」

唐駝一嘆道：「好吧，弟妹要怎樣便怎樣，咱們不問就是。」

蔡芸兒悲不可抑的襝衽一禮道：「多謝門主。」

皇甫菁菁目送唐駝夫婦離去的背影，輕輕咳了一聲道：「芸兒，妳該跟他們去的。」

蔡芸兒幽幽道：「唐代門中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該門極重禮教，決不容留不貞之人。」

皇甫菁菁道：「哦，但巫山行宮之事過不在妳。」

蔡芸兒道：「不，芸兒應該死，生死事小，失節事大，芸兒不該爲唐門帶來汚點。」

皇甫菁菁道：「妳如果一死，你們夫婦就會寃沉海底，無從報復了，世間很多事是無法兩全的。」

皇甫菁菁語音未落，楊金台的侍童路兒忽然匆匆奔來道：「稟公子，家主人有請。」

黃九峯問道：「路兒，師兄找我作什麼?」

路兒道：「家主人請公子及夫人，大概是商議一點什麼。」

黃九峯道：「好的，你先去，咱們就來。」

路兒剛剛離去，一名店伙，又匆匆走來。

皇甫菁菁目光一亮，回顧蔡芸兒道：「咱們的計劃不變，妳先下去吧。」

待蔡芸兒退下，那名店伙，立即閃身而入，同時雙拳一抱，說道：「參見大哥大嫂。」

皇甫菁菁面色一紅，說道：「二哥，你……」

敢情這名店伙，是蒯沅所喬裝，他這一聲大嫂，幾乎使黃九峯、皇甫菁菁無地自容。

蒯沅接着微微一笑道：「兄弟說話莽撞，請大哥不要介意，不過，四妹能嫁大哥，算是深慶得人，兄弟的苦心總算沒有白費。」

皇甫菁菁撇撇嘴道：「原來是你在計算我！」

蒯沅道：「大哥天縱之姿，世間無人能匹，難道四妹還有什麼不滿？」

黃九峯尷尬的一笑，道：「咱們一路之上，都想與二弟連路，可是一直找不到你們。」

蒯沅道：「大哥的一切，咱們都十分瞭解，爲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所以沒有現身，現在情況有了極大的變化，才來向大哥稟報。」

黃九峯道：「什麼變化？」

蒯沅道：「左四公子是假的。」

黃九峯皇甫菁菁同時一呆道：「什麼，你說左四公子會是假的？」

蒯沅道：「方仲達說服了黑白兩道，願意將藏寶公開勻分，惟一的條件，是集中黑白兩道的力量對付黑星及東廠。」

黃九峯道：「原來如此，但，這與左四公子眞假何關？」

蒯沅道：「由於方仲達聯合了黑白兩道，咱們才能接近左四公子。」

皇甫菁菁道：「咱們十三把刀也與方仲達聯合了麼？」

蒯沅道：「不，咱們只是借重朱衣帮，十三把刀從不與任何門派合作。」

的確，十三把刀雖是名滿江湖，却從不與任何一個門派交往，所謂借重朱衣帮，只是蒯沅與朱衣帮的私人交誼而已。

黃九峯很想知道如何發覺左四公子是假的，但蒯沅以時機迫切，無暇細敍，只請黃九峯夫婦立即返回天津，便閃退了出去。

黃九峯略作沉吟道：「四妹，妳看怎麼辦？」

皇甫菁菁道：「二哥要咱們回天津，他決不會無的放矢。」

黃九峯道：「可是楊金台怎會放過咱們？」

皇甫菁菁道：「這個麼，咱們只好不辭而別了，不過我已經答允芸兒，必須將她的事辦妥咱們才能離開。」

黃九峯道：「好吧，咱們去見楊金台看他說些什麼。」

他倆走進楊金台的房間，目光所及，不由神色一呆。

敢情楊金台並不是單獨邀請他們商議，這間客房之內，已然高手雲集。

上首坐的是黑星，左右雙姬，分坐兩側。

在下一列長櫈，是高陽堡主柳無病，總管金鼎，天龍堂主姚番地虎堂主傅戰。

右側是楊金台，以及名列東廠三大頂尖高手的剝皮王福峙，八手羅刹秦姣，虎倀章栖遲。

這般人無一不是當代喧赫一時的絕頂高手，黑星、柳無病更是黑白兩道的領袖人物。

難道這是鴻門宴，正邪兩道爲解決目前危機而舉行的會議？

還有，楊金台對人手的聚散與運用，當得是神出鬼沒，他的手下原已傷亡殆盡的，祇不過倏忽之間，連黑星也已在座。

這些只是黃九峯踏入客房之時第一個感觸，但因黑星在座，不得不收束心神，並與皇甫菁菁加快脚步，上前叩見黑星。

「參見恩師！」

「好，好，不要多禮，坐下。」

「謝恩師！」

黑星十分喜愛他這一對徒兒，他那佈滿冰霜的面頰，只要瞧到黃九峯夫婦，就像春風解凍一般，立即綻出一片笑容。

右姬的身旁原有兩個空位，是專爲黃九峯夫婦而設的，他們自然坐到右姬的身旁去了。

當他們坐下之後，楊金台就站了起來，他雙拳一抱，向在座的作了一個羅圈揖道：「師叔，柳堡主，各位先進，晚輩想將當前的形勢作一報告，作爲各位決策的參攷。」

黑星道：「很好，你說吧。」

楊金台道：「方仲達答允與各派平分寶藏，聯合了聚集在阿爾山的黑白兩道準備對付咱們。」

黑星冷哼一聲，道：「么魔小丑，再多一點，也算不了甚麼，只有一點我不太明白。」

楊金台道：「師叔，您有那一點不太明白。」

黑星道：「方仲達能有多少財寶，會使這麼多的傻瓜聽他的？」

楊金台道：「當年蒙古鐵騎橫掃歐亞，掠奪的寶物之多，可以說世無其匹，如果那藏寶圖當眞在左家孽種的手上，方仲達又願意公平分派，的確能使他們替他賣命。」

黑星哈哈一笑道：「這麼說你也動了心了。」

楊金台道：「師叔說笑話了，不過這批寶物應該屬於朝廷，咱們總不能讓它落入宵小的手中。」

黑星道：「說的也是，你準備何時下手？」

楊金台道：「方仲達不是常人，他既是先禮後兵，咱們也不必急在一時，侄兒已派人把守四處要道，不許任何人離開此地，待明日見到方仲達，他如是不知好歹，咱們就讓他瞧點顏色。」

高陽堡主柳無病道：「少俠是要迫使方仲達交出左國材？」

楊金台道：「是的，憑師叔及柳前輩的聲威，晚輩認爲，方仲達不敢不聽咱們的。」

柳無病嘿嘿一笑道：「那麼咱們還是依照原定計劃？」

楊金台道：「是，無論情況如何變化，咱們原定計劃依然不變。」

柳無病道：「好，老夫先行告退。」

說話之間，他已長身而起，雙手向黑星一拱，逕率所屬退出了客房。



由於柳無病的告退，表示會議已告結束，但會而未議，在表面上這場會議並未商討什麼。

不過黃九峯夫婦明白，在他們還未到達之前，楊金台已經作了某種重大的決定，此時祇不過作人員介紹而已。

譬如：高陽堡主認識了黃九峯夫婦，黃九峯夫婦也認識了高陽堡的幾名重要人物。

但，皇甫菁菁的柳眉却皺了起來，而且胃部發酸，好像有一種噁心的感覺。

她答允過蔡芸兒要替她擒着金鼎，迫問殺害她丈夫的元兇。

她明白金鼎是高陽堡的紅人，也知道高陽堡主柳無病名滿江湖，武功絕代，儼然是白道的領袖人物。

但她決未想到柳無病竟會投靠東廠，賣身求榮。

皇甫菁菁冰雪聰明，智慧極高，她想到柳無病適才所說的原定計劃，可能是一個十分可怕的毒惡陰謀。

她雖然還無法了解是什麼陰謀，却已爲這般聚集阿爾山的黑白兩道担心，由於心情過於緊張，竟引起了生理上的反應。

她是一個絕色的美人，美人是容易引來他人注意的。

因此，黑星第一個關切的詢問道：「怎麼啦？菁菁。」

皇甫菁菁道：「稟師父，弟子好像不太舒服。」

黑星關懷道：「哦，快過來，讓師父瞧瞧。」

左姬微微一笑道：「山主，你雖是頗明醫道，但菁菁的病你却瞧看不出。」

黑星一怔道：「爲什麼？」

左姬道：「因爲她害的不是病……」

黑星道：「不是病？不是病爲什麼會這樣？」

右姬道：「這是一件喜事，我要向山主道一聲恭喜。」

黑星道：「少賣關子，右姬，到底是怎麼回事？」

右姬微微一笑道：「你有了一對祥麟威鳳般的徒兒，又將有一個活潑可愛的徒孫，你說該不該恭喜？」

黑星先是一呆，隨即哈哈一陣狂笑道：「好，好，九峯，快帶菁兒去歇息。」

黃九峯道：「多謝師父！」

右姬道：「走，我送你們回房去。」

黑星道：「別忙，妳將這個，交給他們。」

他交給右姬的是一個小小的布包，看來並不十分起眼，但他神色却異常莊重。

右姬接過布包，立即交給黃九峯道：「九峯！快謝謝師父的恩典。」

黃九峯不明白布包之內包的是什麼，但由黑星那莊重的神色，及右姬的語氣猜想，這個毫不起眼的布包必然十分貴重。

拜黑星爲師是從權，在他的內心根本就不承認這麼一個喜吃人腦的殘暴師父。

黑星教了他啞禪神功的口訣，已經使他有些不安，如果有一天當眞要與黑星爲敵，豈不是忘恩負義，恩將仇報了。

雖然那是爲了天下無數的生命，但他總不能再度接受黑星的賜予，因此，當右姬遞過來布包之時，他在遲疑着。

黑星忽然面色一沉道：「你是怎麼啦，九峯，師徒如父子，你難道還要跟爲師的鬧客氣？」

右姬急忙將布包塞進他的手中道：「不要惹師父生氣，快謝恩。」

黃九峯知道在如此情形下是不能再予拒絕，只得接下布包道：「謝謝師父！」

黑星微笑道：「好，你們去吧。」

回到客房，蒯沅已先在房中相候，蔡芸兒在招待這位客人，兩人的神色全都十分凝重。

黃九峯介紹了右姬之後道：「二弟！有事麼？」

蒯沅向右姬瞧了一眼道：「這……」

黃九峯說道：「此處沒有外人，你說吧。」

蒯沅道：「阿爾山已被重兵包圍，沒有人能離開此地一步。」

黃九峯愕然道：「有這等事？」

蒯沅道：「憑咱們兄弟的武功，縱然是千軍萬馬也擋咱們不住，但那些官兵全都持有火器，咱們如非及時撤退，幾乎被轟天雷所傷！」

黃九峯眉頭一皺道：「果然是一個可怕的陰謀！」

右姬道：「不錯，這的確是一個極端毒惡的陰謀，在場武林各派，將面臨一場空前的大屠殺！」

皇甫菁菁大吃一驚道：「他們要殺盡在場之人？」

右姬一嘆道：「他們要誅除異己，獨吞寶藏，不殺盡在場之人，怎能堵天下悠悠之口！」

蔡芸兒怒道：「咱們跟他們拚了。」

右姬道：「黑星武功之高，天下無人能當他全力一擊，高陽堡主柳無病，是當今白道之中的絕頂高人，有他們兩人聯手，硬拚不過是飛蛾撲火自速其死而已。」

皇甫菁菁道：「我有一點愚見……」

右姬道：「說說看。」

皇甫菁菁道：「由大哥與我去找黑星，先以師徒之情，勸他改過遷善，如若他執迷不悟，咱們就趁他不防聯手將他除去，剩下一個柳無病就較易對付了。」

右姬道：「好，我帮你們。」

蔡芸兒道：「我也去。」

皇甫菁菁道：「不，妳另有重要的工作。」

蔡芸兒道：「多謝夫人，但大義當前，小婢只得先公而後私了。」

皇甫菁菁略作沉吟道：「好吧，妳去找唐掌門，叫他連絡在場各派作好應變的準備，我想咱們只要制着楊金台就不必懼怕阿爾山之圍不辭。」

蔡芸兒道：「小婢遵命。」

待蔡芸兒離去，皇甫菁菁再回顧蒯沅道：「二哥，咱們的人是否全在此地？」

蒯沅道：「除了八弟，全在此地。」

皇甫菁菁沉聲道：「小妹跟大哥去找黑星，將是咱們十三把刀存亡絕續的一次考驗。」

蒯沅道：「我知道，四妹，儘管放心，小兄當立即率領咱們的兄弟姐妹，前往馳援。」

皇甫菁菁點頭，道：「好，大哥，咱們走。」

（下期續完）

武林軼事

# 太極門開技散葉

希華

吳家太極拳，在東南亞各地，可以說是盛極一時，香港、星加坡、曼谷、吉隆坡等，都有鑑泉太極拳分社，另有不少社團，所敎的都是太極拳，不是由吳金佑流傳的就是由吳鑑泉敎授出來的門徒。

說到吳家太極的源流，那是在清代咸豐年間，起源於吳金佑宗師，吳宗師是河北省大興縣人，當時在大內管差，時值楊露禪和他的兒子班侯在那裏敎授太極，吳金佑因此學到太極拳技，不過，班侯的太極拳是有兩套的，一套是大圈子，只是敎清廷皇子貝勒學習，使他們健身，反弱爲强，另外一套圈子較小，那是比較實用的拳脚，故此，不輕易敎人。

吳金佑在營中每天跟隨楊班侯學技，可是，楊班侯有一種習慣，非打不敎，在推手的時候，常常把對方推跌或推倒，使對方折肢斷臂，痛楚不堪，因此許多營兵捱不起這種苦頭而停止學武，其中只剩下凌山、萬春和金佑三人，金佑也曾被班侯打到微跛，但他毫無怨言仍是苦心學習。

一天，班侯因事返鄉，由楊露禪代敎，練武時發覺吳金佑的脚微跛，問他何故，金佑直言，說是和班侯推手時被他抛推上樑上跌下來弄跛的，露禪聽了便知道班侯沒有把太極拳的實用功夫敎授給他，所以露禪向他解釋清楚大圈子和小圈子的拳法，從新傳授太極拳中的小圈子拳法給他。吳金佑自從得到楊露禪的秘傳之後，天天苦練，拳技猛進，三年後，楊班侯從鄉間回來，見金佑比前更結實，神氣活現，想試試他的武功是否有進步，於是跟他推手，怎料班侯想發勁推跌他時，他却很輕巧把他化解，這時，班侯才知道父親已經把小圈子的功夫敎授給他了，憤然離開，入內找着父親，見面即說：「楊家太極，今後不爲我們專有了。」

楊露禪很悠閒的說：「楊家的太極，何嘗不是陳家發揚的呢？你必須知道，我們不肯敎授清廷皇子這套拳脚，因貝勒是異族，而金佑却是我們同族人，難得他肯這樣苦心學習，我怎能不把眞功夫敎他呢？」楊班侯亦覺得此言有理，不再做聲。

數年後，楊露禪因年老退休還鄉，皇子貝勒以及跟他學藝的弟子，都紛紛贈送老師禮物，以留紀念，並送至永安門，楊露禪才登車而去。

楊露禪所坐的車輛離開京城不遠，忽然發覺有人在後面飛奔而來，這個身穿布衣的平民，脚踏快靴，背負着一個包袱，冒着風雪，緊隨在車後，車伕發覺，疑是響馬歹徒之類，急告楊露禪，露禪回頭一望，認得是吳金佑，便問他何以追隨車後，金佑直言不諱，說自己想跟隨老師回鄉繼續學技，露禪明白他意思，以爲自己尚有更高深的武藝深藏着，故此要跟他回鄉學習，這種學技精神是值得嘉獎的，所以楊露禪臉露微笑，說：「金佑，我把小圈子拳技敎你，沒有敎錯，你的上進心是值得讚賞的，我更覺心慰有此子弟，不過，坦白告訴你，我的功夫已經全部敎授給你，希望你和三叔健侯互相切磋，將來把太極拳發揚光大，不辜負我的期望。」

說完便叫車夫策車而去，金佑目送老師傅，依依不捨，直至車輛消失於寒風中，才黯然離去。

此後，吳金佑就在京中設館授徒，自創吳家太極拳，在他門下學藝的多數是平民，故此，門徒愈來愈多，吳家太極自此崛起。

不久，吳金佑返回原籍大興縣，閉門敎子習武，其子鑑泉，別字愛紳，自幼便得到父親的眞傳，金佑授拳之法，也是非打不敎，和鑑泉推手之餘，把太極拳的棚、履(手旁)、擠、按、採、倒、肘、靠、進、退、顧、盼、定等十三勢運用起來，勁力一施，便把對方拋至丈高過外，然後緩緩跌下，鑑泉在父親悉心指導之下，便得到金佑的眞傳功夫。

清末初期，許禹生等人知道吳鑑泉已經得到父親的眞傳，便親自拜訪，請他出來敎授太極拳，鑑泉亦覺有此責任，把吳家太極拳發揚光大，於是同到北京，成立鑑泉太極拳社，那時他父親已歸道山，他便獨當一面，故此取名鑑泉拳社，表示吳家和楊家也有界限，這時楊班侯也在京中，初時在國術講習所授技，後來也自立門戶，用楊家太極拳社名義授徒。

京中雖有兩間太極拳社設立，可是，鑑泉太極拳社的日子比較悠久，有二十年的歷史，門下弟子極衆，那時吳金佑還有一個高足夏功甫，對太極拳也有很深的造詣，尤其出色的是槍法，他雖然不是正式設館授徒，但是，他在京中開設了一間磚瓦店，經常聚集一班人在店中研究太極拳技，他敎授出來的能手也不少，故此，夏功甫也算是發揚吳家太極拳的功臣之一。

吳鑑泉和楊班侯同是敎授太極拳，因爲班侯是鑑泉父親的師父，故此，鑑泉對他十分尊敬，而楊班侯的兒子澄甫，那時是在上海發揚楊家太極的，他組織一個叫做致柔太極社，鑑泉却在北京設館，因而彼此不會對立，後來鑑泉想把吳家太極傳到南方，剛巧那時他的兩個兒子也長成了，兩人都學到很好的功夫，鑑泉便把京中的館務交給兩個兒子料理，而他却承中央精武體育會主持人陳公哲先生之請，到上海一行。

陳公哲因爲想在精武體育會成立一個太極拳班，初時是想邀請楊澄甫做師傅敎授武功的，只因澄甫本身已經有了一間致柔社在上海，恐怕他不能分身，而當時與澄甫的太極拳齊名的人只有一個吳鑑泉，故此他邀請吳鑑泉到上海一遊，目的是跟他商量此事。

鑑泉知道凡是在精武會敎拳的名家，不管是那一門派，都要先敎精武十套基本拳的，而這位敎師也要先自學習，不過，吳鑑泉的太極拳却是例外，不需要敎十套基本拳法。



這時追隨吳鑑泉左右的是他的孫兒吳大揆，大揆是吳公儀的長子，雖只有十歲，但生得精乖靈活，鑑泉非常疼愛他，故此要他在身邊侍候自己，同時敎他學拳，大揆因爲自小就住在精武會，因而認識許多精武會的人，那時李佩弦也加入精武會的太極班，所以常常跟大揆見面，故此，李佩弦對於太極拳的源流知得很清楚，這是李佩弦口中所述的吳家太極源流。

過了一個時期，吳大揆忽然南下，到佛山去，他是由廣州去佛山的，住在一位成藥商的家中，那時李佩弦也在佛山，知道吳大揆南來，便去找他，兩人見面後，暢談往事，言談中，吳大揆把別後十年間的事告訴李佩弦，自稱一直都追隨祖父在上海精武會居住，後來因爲南京的中央國術館已經籌備成熟，館長是張之江，副館長是李景林和褚民誼，褚民誼以前是在北京吳鑑泉開設的太極社學習太極拳的，對吳家太極拳的奧妙知道得很清楚，他覺得中央國術館有此需要，便聘請吳鑑泉前去主持太極敎務。隨後舉辦全國國術考試，大會中也聘吳鑑泉爲評判員。

自此太極拳在武術界得到更多人對它認識，當時褚民誼更憑自己對吳家太極拳的學習與經驗，寫了一本書，是研究太極拳的，這套太極操經過吳鑑泉參訂後，印成課本，給全國學校用來作國操科的敎材，這也是太極拳在國術界有崇高地位的原因之一。

中央國術館成立了不久，湖南省主席何鍵，也是得到張之江的屬意，籌組兩湖國術館的，籌備期中，極力物色人材，褚民誼建議請吳鑑泉的兒子吳公藻主持太極拳班，原則上籌備會已通過，問題是吳鑑泉肯讓公藻前往與否，當時公藻和公儀兄弟二人同在北京太極拳社主持的，鑑泉認爲北京拳社有公儀座鎭準可勝任，便答應讓公藻到湘協助兩湖國術館的籌備工作。

公藻在兩湖國術館服務不久，北京淪陷，公儀迫於把鑑泉太極社結束，携同家眷逃至湖南，在長沙居住，這時吳鑑泉知道政府有遷至重慶的意思，才舉家搬到長沙去，那時大揆也跟隨祖父到湘，一方面學技，同時讀書，因環境關係，大揆年紀雖輕，却見過不少武術界高手。

當時戰局甚緊，國軍頻頻撤退，知道長沙不久就會劃爲戰區，不能久居，想全家遷港，於是到港察看，怎料抵港後，很快就得到門徒趙中博和鄭光榮的協助，在洛克道租得一層樓宇開設鑑泉太極拳社。

鑑泉抵達香港數年間，已經敎導了不少弟子，只因他年事已高（七十七歲），同時因爲香港成爲淪陷區，四處奔走，未免操勞過甚，後來去到上海，卒因病在滬逝世。

鑑泉去世後，公儀便把鑑泉太極拳社招牌除下，自己却到澳門的分社敎拳。那時汪政府已經成立，日寇對於淪陷區居民稍爲放寬一點，所以公藻趁着公儀在澳敎拳之便，自己抽空携同大揆一齊到廣州觀察。到了廣州，碰見個老朋友，他們都知道公藻是吳家太極嫡傳人，便向他求敎，於是，他和大揆在廣州分別敎授幾個人學拳，這次大揆到佛山一行，只是探望門徒性質，因而與李佩弦見面。李佩弦爲了希望佛山人士對太極拳有更多深刻認識，便和大揆商量，他的意思是請大揆在罡置堂表演一套「太極劍」給大家欣賞，大揆很爽快的一口就答應，於是立刻選定日期，李佩弦通知了佛山的武術界人士，請他們屆時前往參觀。

那天，罡置堂裏面擠滿了人，不管是愛好國術界的人抑普通市民，俱是想看看太極拳的神妙，這時大揆穿了一件白熟紗長衫，脚踏薄底鞋，年紀雖輕，却風度翩翩，當場表演了一套太極劍，翩若驚鴻矯若游龍，倘若對劍術有認識的人，都知道他的劍術不凡，故此，表演完畢，觀衆掌聲如雷。在掌聲雷動之下，突然有幾個人湧上台前，要跟他較量高下，因爲這個表演武會是李佩弦主持的，當然不想因此鬧事，便即趨前制止。

可是，大揆正當年少氣盛，那肯示弱呢？自願跟他們較量，還很自負的說，一定把他們推跌，言中有必勝之意，事已至此，李佩弦也無法阻止這場打鬥，只得靜觀其變。

這幾個有點武功的拳界人士，以爲大揆年紀這樣輕，必無戰鬥經驗，如果能够把他當衆擊倒，不但令他丟臉，還藉此出風頭。不料數人跟大揆先後交手，竟然全部敗於大揆手下，一個個的被他推倒，跌到頭破血流。

挑戰的三個人當中，有一個人從前是在佛山精武會學過一個時期，學的是潭腿門，算是北派的好手，其餘兩個是南派拳師，在進場打鬥中，可以說得是南北兩派的拳師都敗在大揆的太極拳下，因此，太極拳的聲勢更加浩大，不但佛山人對它另眼相看，甚至各地武術界對太極拳也有重新估計的必要了。

大揆自從這次在佛山比武後，在廣州也曾有幾次和其他門派拳師較技，俱是他獲勝，直至抗戰勝利後，大揆才重返香港，復組鑑泉太極拳社。公藻却因廣州復員的軍政大員，都是舊相識，同時他也有一班門徒在廣州，故此留穗敎拳。

上述的太極門是指「內太極」而言的，後來由鄭天熊發揚光大的，另外一種太極，叫做「外太極」，把太極拳的原理運用於硬拳硬馬方面，打得很出色。

鄭天熊還有「太極功」，把腹背的肌肉鍛鍊得非常堅實，不怕別人偷襲，太極門發展到這個階段，內外俱備，更加聲譽卓著。

隨後李英昂赴日交流國術，帶了一本書去，這本書是他自己寫的，叫做「李氏精簡太極拳」，另有英譯本，拜訪「全日本太極拳協會」的會長太瀧一雄，互相聯絡，希望把太極拳看做亞州的精品，能够打鬥和練習不輟，達到壽而康的境界，老少咸宜。

目前在美國有許多人學習太極拳，認爲它是保健當中最理想的一種，可見它已經揚威海外，至於香港九龍，每天早上有人打完太極拳然後到辦公室辦事，亦有人在晨運登山後練習之，各有各的一套，差不多公認它是最理想的健身術了，太極門的後輩愈來愈多，那是意料中事。（完）



新派武俠長篇



# 魚躍鷹飛

蕭逸・文 盧令・圖



## 虎柙逃猛虎 龍山聚蛟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向陽君與靜虛老方丈一場激烈的拚搏後，靜虛老方丈終因所練澄波返渡玄功未能夠時練足，輸給了向陽君，被向陽君施出碎玉功所傷，向陽君在靜虛老和尚臨危前，他心中似有不忍，向靜虛老方丈詢問，可有什麼後事要交待的，靜虛老方丈說有一個請求，向陽君立即截口說，任何事都可答允，就只不能放過郭彤，靜虛訝然問故，向陽君答稱，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絕不能養虎爲患，又說靜虛老和尚因傷重而影响目力，無法看出當前的形勢，靜虛老方丈不明向陽君在說什麼，而又看出什麼來——

「看出來他那一雙眼睛對我所懷的仇恨！」向陽君接着說道：「如果我現在一時心軟，饒過了他……日後他必將放不過我……」

「哼！」老和尚幾乎已經沒有氣力了：「這麼說你是怕他了？」

向陽君一聲朗笑：「平生不作虧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門，金某一生行事只問正直，不畏其他，但是却也不幹傻事！」

老和尚苦笑了一下，淚眼闌珊的向着一隅的郭彤看了一眼，後者那雙沉痛的眼睛也正在注視着他，兩者目光交接之下，老和尚再也忍耐不住，悲痛的淚水，由他眸子裏汩汩的淌了出來！

向陽君微微一笑：「你很愛這個弟子吧？」

老和尚微微點點頭：「不錯……我只是對他感到愧疚而已！」

「爲什麼？」

「因爲他雖然是我門下的人……而我却沒有見過他幾面，更沒有傳授過他一天功夫……」老和尚吶吶的道：「而現在他却因爲維護我這條老朽性命，而喪生在你的手裏……他太無辜了！」

向陽君冷笑了一聲：「人生在世，就是這麼回事，當生者生，當死者死，天道循環，——這一點，老和尚你們佛門中人，應該比我看得清楚多了。」

「當死者死——當生者生……你說的不錯！阿彌陀佛……」老和尚雙手合十，再次喧着：「南無阿彌陀佛——」

向陽君忽然一笑道：「生離死別，人生痛苦之事，我料想你們師徒有許多話要說——老和尚，你剩下的時間不多了，這麼吧，金某就做一次好人，要你們師徒在臨去之前說上幾句體己話吧！」

微微頓了一下，他冷冷的道：「我就在殿門前佇候，待你撒手而歸之後，再來取他性命！」

老和尚聆聽至此，無限感激的點點頭：「阿彌陀佛，果眞如此……你也算功德無量了。」

向陽君那雙銳利的眸子，四下裏打量了一眼，確信郭彤無能闖出此殿——他自信他本人把守門前，小小一個郭彤插翅難飛！

是以，他毫不顧慮其它，當下右手凝具「五行眞氣」，緩緩的向着一隅的郭彤推出一掌。

這一掌貫力內送，除非當事人本人之外，局外人簡直是莫測高深，這一股貫力貫注入郭彤之後，只見他身形霍然爲之搖動了一下，頓時血和脈開，恢復了本身行動！向陽君果遵諾言，就在郭彤身形一經恢復行動自如之後，身形微微一閃，已飄身殿門之外——

門裏門外，足足有一段相當距離！當他一經離開之後，這座佛殿裏立刻就只剩下了老和尚與郭彤師徒二人！

郭彤在他確定筋骨眞的已經恢復行動之後，立刻撲向趺坐在血泊中的「靜虛」老和尚！

「方……丈大師！」只說了這幾個字，再也忍不住淚水漣漣滂沱直下——「弟子無能！弟子罪該萬死……」郭彤悲痛至極的說道：「這都怪弟子學藝不精，護衛無能。」

「你已經很不錯了！」老和尚鎮定的道：「聽着，三件事你務必遵行。」

「弟子遵命。」

老和尚說話的神情精力，顯然不像方才所呈現的那等虛弱——這是他早已儲備而用的！

「第一，我已必死，你不可過於傷心，你我有此一緣，已屬佛祖的恩典……老衲於此也算是差堪告慰了！

「第二，你千萬記住，不可試圖爲我復仇，只有最最愚笨的人，才會有這個念頭……

「第三……」老和尚喘的那麼厲害：「第三……你……你應該還記得，我所關照你的話吧？」

郭彤固然沉痛到了極點，聆聽之下，倒能鎮定，他點頭道：「弟子記住了！」

老和尚眼睛睜得極大：「記住……活命第一……拿着我的這串念珠……到鄂省狠牙山，七紫坪……去見崔奇，崔……奇……記住我以前對你所說的那些話……記住！」

郭彤一句話也沒有說，只是緊緊的咬着牙，牙齒深深的都咬進到唇肉裏，咬得幾乎都要淌出了血來！

——他實在忍不住心裏的悲痛——不知何時他的手緊緊的已經握住了老和尚的手——那隻手是那麼的冷，那麼的冰！這使他大吃了一驚。

當他目光再次注視向面前的老和尚時，才突然發覺到後者已經死了。

死相很怪——郭彤目睹之下，幾乎爲之麻木了！

却只見老和尚面黃如蠟，雙目下簾，一雙眼皮深深的搭垂下來，整個身軀都有如一塊腐朽的木頭，看上去極其輕微，像是絲毫也沒有份量，而在他的一雙鼻孔下，深深的垂下來一種白色的東西——像是很濃的鼻涕，却不知是怎麼回事，是什麼玩藝兒？

郭彤心裏陡然間昇起了一陣子恐慌，一剎時只感覺到六神無主，簡直全身都麻木了。

「方丈師父……方丈師父……」

一連搖晃了幾下，老和尚身子却是紋絲不動。

郭彤只覺得心裏一陣淒慘，由不住伏在老和尚肩上啜泣了起來！

身後微風輕襲——向陽君已然去而復入。

郭彤一隻手緊緊握住了老和尚所留交給他的那串念珠，忽然才覺出，那串念珠的份量，竟然是那麼的沉重，雖非是金鐵所鑄，却大別於一般尋常僧人所持用的木質念珠，像是一種玉石所鑿而成！

他已經感覺到向陽君就在身後，但是却沒有立刻回頭去看上他一眼！

「怎麼——老和尚圓寂了？」

「嗯！」郭彤緩緩的點了一下頭：「他死了！」

他仍然沒有回頭看上一眼。

向陽君鼻子裏哼了一聲，緩緩移步，逕直來到了老和尚面前。

兩隻精光閃爍的眸子，瞬也不瞬的注視着老和尚——他臉上表情極其驚詫。

——突然他趨前一步，蹲下身子來，仔細的在老和尚臉上打量着，神色甚是莊重。

「想不到他的武功造詣，竟是如此精湛，實在是太……可惜了！」

不知如何，他竟然會說出這麼一句話，使得郭彤不禁對他的行爲大感驚訝，不自禁的把目光轉向他臉上。

向陽君手指着老和尚鼻下那兩根像煞是鼻涕一般的東西，冷冷的道：「你可知道這是什麼？」

郭彤自忖必死，却也不再懼怕，他麻木的看了他一眼，麻木的搖了搖頭，表示不知道。

「這是『本命玉膏』——唉唉……」他連續的嘆息了兩聲：「想不到他的功力造詣，竟然達到了如此境界，如果再假以時日，必將大成其功，那時候即所謂『金剛不壞其軀了』！」

郭彤冷冷一笑，他雖然沒有說話，但是那意思已經甚爲明顯，像是在說，「到了現在你還說這些幹什麼？」

然後，郭彤緩緩站起身來，他只是靜靜的看着他，一言不發！

向陽君目光烱烱的看着他：「現在該輪着你了。」

郭彤一哂道：「生死原是不足爲惜，只是我只覺得就這麼死在你的手裏，有點不太值得了。」

「爲什麼？」

「因爲我們只是第一次見面——」郭彤冷冷的說：「我們之間可以說還是那麼的陌生……憑心而論，我們彼此間瞭解了多少？」

這一問倒使得向陽君也爲之一呆！

他微微皺了一下眉頭：「這話倒也不假——我們彼此認識得太淺了。」

郭彤冷笑一聲道：「就因爲我是老方丈師父門下弟子，所以你要殺死我？」

向陽君呆了一下：「那倒也不是——我只是直覺的感覺到你是一個可怕的人，所以我不能放過你！」

「你已經決定了？」

「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說吧！」向陽君道：「告訴我你希望怎麼死，我一定成全你。」

郭彤冷冷一笑：「你還沒有問我，方丈師父臨死之前，對我說些什麼？難道這些你一點也不關心？」

「有什麼好關心的，反正你已難逃一死。」

郭彤道：「方丈師父死前，曾交待我一句話，這一點我一定要爲他做到。」

向陽君冷冷一笑道：「這恐怕不是你所能做得了主的，你說出來我聽聽看！」

郭彤嘆息一聲道：「方丈師父乃係一個酷愛自然之士，他老人家希望能將身後色身歸還自然。」

向陽君微微一楞，吶吶道：「原來他是一個自然愛好者——這一點，我倒確是不知道。」

郭彤道：「所以，方丈師父特地交待我，要將他屍體暴於自然！」

向陽君哼了一聲道：「這個自然，隨便找處荒山野地一拋了事——」

微微一笑，他接道：「這是最起碼的一點小小請求，我豈有不答應的道理？」

郭彤站起來，雙手合十，微向向陽君一揖道：「謝謝你——既然這樣，在下現在就去了。」

向陽君搖搖頭：「我想這件事不須你親自勞駕，我足可代勞，嘿嘿……包括你的屍體在裏面，我俱都可以一併處理！你大可放心！」

郭彤冷峻的道：「在下不敢苟同——你方才曾經親口答應方丈師父一個最後的要求，想必以足下之聲望，當還不致於自食其言吧！」

向陽君想了想：「你小子很聰明，要是下象棋一定很會將人家的軍，不錯，我是說過這句話——」

微微一頓，他偏頭想了想道：「——奇怪，這小小一件事，還值得老和尚臨終授意麼？奇怪——」

接着他心裏忖道：「難道這其中還有什麼陰謀不成？」

——走過去伸手把了一下老和尚的脈門，確實證明對方的脈搏是不跳了，由於對方『本命玉膏』的下垂，已使他無可置疑，對方必然是死了——這一點，絕無可疑！

那麼又能還有什麼花樣？

心裏這麼轉着念頭，眼睛可就移向郭彤的臉上——事實上這個少年人的純樸與武技，對於他可以說根本就够不成威脅，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豈能容他現出什麼花招？——倒不如樂得放大方一點的好！

郭彤目光炯炯的注視着他：「怎麼，你不肯？」

冷笑一聲，他吶吶的接下去道：「其實這也原是在我意料之中的事——既然你言而無信，我也無可奈何——只是——」

說到這裏，微微一頓，輕輕的嘆息了一聲。

「你爲什麼嘆息？」

「這不關你的事！」郭彤黯然道：「我只是心裏感覺到無比的遺憾而已——」

「遺憾？」

「當然——我只是覺得有愧於方丈師父臨終的託囑，衷心只覺得愧疚難當。」

向陽君由不住發出了一聲朗笑：「這麼說起來，我倒是要成全你了——哼哼，金某人言出必行，豈能對死者失信？既然老和尚死前說過這個話，自然要成全他，好吧，他的身後就由你處置吧！」

郭彤一言不發的上前，爲老和尚整理衣容，然後緩緩把他的雙手抱起來。

向陽君說：「你這是要去那裏？」

「後山。」

「後山那裏？」

「這個——」郭彤打量了他一眼：「一定要告訴你麼？」

「你要弄清楚，不但要告訴我。」向陽君冷冷笑道：「而且，我還要跟你一起去！」

郭彤搖搖頭：「這……方丈師父臨死之前，並沒有說要閣下護送。」

向陽君一笑：「這可就由不得他了！如何？」

郭彤冷笑道：「既然你堅持如此，我也無話可說，那咱們就走吧！」

一面說，遂即向側門行出！

向陽君問道：「爲什麼不走正門？」

郭彤道：「前院僧侶衆多，一旦發現了方丈師父身故圓寂，豈不要大亂了？——方丈師父交待，不許驚動這寺裏的任何一人。」

向陽君想了一下，點點頭道：「這話倒也有理——唉！」他輕嘆一聲，接道：「就某一方面來說，老和尚仍不失爲一個可敬的長者。」

郭彤理也不理他，大步向後側門踏出。他前進了一段距離，卻未曾聽見向陽君的脚步聲，不禁甚是奇怪，回頭一看，才發覺到向陽君與自己少說間隔着有十步開外的距離——

這是一段不算短的相當距離，何以他對自己如此放心？

轉念一想，他心裏也就雪然了。

因爲向陽君其人功力之精湛，他已有所領略，對方所以故意把距離拉得這麼遠，必然是有絕對的把握預防自己，換句話說，自己如果眞的胡塗到認爲眼前這個情況是可趁之機，那就大大錯了，或許自己只要略顯形跡，即可能死在對方極其精湛的劈空掌力之下。

當然，以向陽君方才所表現的一切，如果他有意要向自己下手的話，就目前這個距離來說，他要想取自己的性命，套句俗話來說，那可眞是簡單的如同「探囊取物」！

好在郭彤並沒有存下這個意圖——

他胸有成竹，一切計劃全在意念之內，當下按照事先早已與「靜虛方丈」研究好策略，朝着一定的目標路綫繼續前進。

一前一後，一進一隨，轉瞬間，已登向山道！

約莫有小半盞茶的時間，前後二人已登上了中峯一個突出的高地。

這裏風勢甚大，天風冷冷！呼呼的勁風，揭動着二人身上的長衣，當空的驕陽固是耀眼生輝，只是卻也並不覺得炎熱！

郭彤抱持着老和尚的屍體來到了一棵拔起當空的巨松之下，覺得抱持着老和尚的那雙手有點痠痛，遂即將方丈屍身慢慢放下來，一面用袖子揩着臉上的汗珠。

向陽君目光直直的盯着他：「地方到了？」

郭彤點點頭。

「很好！老和尚的眼光不錯，金某雖然不是什麼五行之術的高人，對於勘輿之學，倒也有些涉獵——」

一面說時，他目光在附近轉了一轉，頻頻點頭道：「好地方，左青龍，右白虎，遠山面水——嗯，此處當係此山之龍脈所在之地，老和尚選擇了這個地方，保存他身後的色身，倒眞是好見識！」

郭彤道：「這地方是方丈師父早已看好了的！」

「嗯！」向陽君讚賞道：「高明！」

郭彤道：「此擧的特別之處，即在『孤峯獨峙』！」

說到「孤峯獨峙」時，他的聲音特別強調了一點，向陽君其實早已注意到了，左右看了一眼，最近的隣峯也都在數十丈以外，且峯與峯之間的澗谷，都在千仞高下。



換言之，如非脇生雙翅，欲想轉登彼岸，簡直是夢想中事。

當然，來到這裏，向陽君就更爲放心了。

其實已無所謂放心不放心，他甚至打算就在這個地方，將郭彤的性命結果。

當下，緩緩向前一步，道：「郭小兄弟，我們是有言在先，就在這裏，你就陪着老和尚長眠吧！」

一面說，緩緩擧起了一隻手掌，暗聚力道，正待向對方郭彤擊出。

郭彤忽然冷笑一聲道：「且慢！」

向陽君推出了一半的手掌，忽然停住：「怎麼，你還有什麼話說？」

郭彤道：「方丈師父囑我安置之處，並不在這裏，且容我將方丈師父屍身安置完畢之後，再與你解決生死之事如何？」

向陽君皺了一下眉：「要怎麼安置才謂妥當？」

郭彤擧手向正面一指，十丈外，也就是這座孤峯頂端，有一座小小石塔。

那石塔十分矮小，看起來像是早已興建長年久立，表面長滿了苔蘚，且受風蝕，看來斑蝕點點，幾與附近岩石完全一樣，如非特別指出，簡直看不清楚。

向陽君看了一眼，點點頭道：「嗯——想不到還有這麼一個所在，這石塔又是什麼玩藝兒？」

郭彤冷冷一哂道：「這個你就不明白了——這石塔豎立此峯，據說已數百年，在『達雲寺』建寺之前，就早已有了！」

「幹什麼用的？」

「達雲寺的前身，名叫『青雲寺』——」郭彤知悉甚清的徐徐道來：「青雲寺的祖師名叫青雲長老！」

向陽君冷笑插口道：「你嘮嘮叨叨說這些事又是爲何？」

郭彤道：「你既然問，我當然要說的很清楚。」

向陽君冷哼了一聲，沒有再說話。

郭彤道：「據說青雲長老選中了此地，就是認爲這裏風水極佳，乃是由數百里外追趕來此，才發覺到這裏乃是龍脈所在，所以才親手用本山所產之岩石，興建了這麼一處石塔。」

「我問你是幹什麼用的？」

「用以置放屍身而用，據說，身後色身置設於此，放於石缸之中，可以永不腐朽！」

微微一頓，郭彤才又接下去道：「是以這幾百年來，本寺的方丈長老一經圓寂之後，即將屍身置放於此！靜虛方丈師父也不例外，如其說格外向閣下要求，倒不如說是依例而行來的恰當！」

「原來如此——」

向陽君四下打量了一眼，確信對方少年無能脫逃，也沒有不信任他的理由，點點頭道：「好吧，你就照辦吧！」

郭彤點點頭，重行將方丈師父屍體搬抬起來！遂即向峯峭那座小小石塔行去！

向陽君緩緩在後面跟着他——二人來至在石塔正前！

——那石塔不過只有三丈高下，共分四層，雖然明稱爲塔，其實却絲毫也沒有「塔」的形狀，不過是四四方方的一堆罷了！

郭彤抱着老和尚屍體走在塔前，向陽君却在他身後丈許以外！——

這個距離實在已是很近很近了。

二人站在這裏可以很清楚的看清楚塔裏的一切——

原來那石塔共有四扇石門，俱是敞開無阻，中間設有一根螺旋打轉的石柱，那石柱也就是供以攀行向上的石梯了！

他二人站在外面，很清楚的看見置於底間的許多石缸，石質奇古，看來表面也多已風蝕——雖然實際上毫無異狀，可是，下意識裏，却令人與出一種陰森森的感覺！

石塔正面還懸有一方石匾——如非仔細辨認，你簡直難以看清那方石匾上還有四個字——「大千法華」，不知係何年何月出自何人手筆，只覺得筆力雄渾，走筆如龍蛇飛舞，稱得上貫力萬鈞！

站在當門丈許以外，向陽君打量着塔內所陳設的一座座石缸，想像着這些石缸內所盛置的一具具屍身，不禁一時興起萬般感慨——一種「人生如夢」的感慨！

就在這時，郭彤說話了！

「閣下是否要陪同我一併登塔，處置方丈師父的靈體？」

向陽君抬頭看了一下當前的塔身，搖搖頭道：「不必了，你去吧，我就在這裏站着等候！」

「好吧！」郭彤冷笑道：「在下須要按照佛家坐化姿式，將方丈師父處置石缸，足下不嫌要等候一段時間麼？」

向陽君道：「無妨，你去吧！」

說罷，遂即面向着陽光，盤膝坐了下來！

郭彤等他坐下之後，這才雙手捧着靜虛老和尚的屍身，緩緩的，一步一步的登上石塔！

塔分三層！——第一層內陳設有十具石缸，第三層陳設有八座，第三層——也就是郭彤現在登臨的這一層！共有四座石缸！

這四座石缸，有三座都是空的！

郭彤不慌不忙的將老和尚屍身小心的放置在一座空缸之內，然後密封——

這一些雖然做來瑣碎，但是郭彤却盡可能的以最快速度做好！

然後，他輕輕走向石塔正中——那裏也陳設着一座石缸，——他早已得到了方丈師父的指示，當下將石缸的蓋子推轉開來，立刻現出了一條秘道！

那是一道漆黑如墨，直通向谷底的秘道，有數不清的石堦！——缸蓋啓開時，散發出一股透骨的冷風！

郭彤知道自己的性命能否逃過，端的可就在此一擧了，當下毫不猶豫的潛身而入，一面輕輕闔上缸蓋，就此遁去無踪！

× × ×

約莫有半盞茶之久，向陽君忍不住站起來，向着石塔打量一陣——

雖然他坐處距離石塔在丈許以外，可是耳朵却極其靈敏的能聽清塔內所發生的細微聲音！

現在他忽然發覺到聲音已經沒有了。

換句話說，他認爲郭彤已經把老和尚屍身之事處理妥善了！

他繼續又聆聽了一下，忽然神色一變

道：「不好！」

倏地縱身而起，身形幌處，翩若驚鴻，只一閃已縱上了塔頂，再一閃，已進入塔內！

上下三層，很快的走踏一遍，那裏有什麼人的踪影？——郭彤那小子早就逃得沒有影子了！

向陽君一言不發的停立在這間塔樓內——內心充滿說不出的一種懊惱！

最後他終於找到了那條秘道，只是當時却已經太晚了！他確信這是他出道江湖以來上當最慘的一次，從而也使他認識到「郭彤」這個少年的智勇雙全，對於這樣的一個人，不能不使他引爲來日之大患！自此「郭彤」二字，在他腦子裏留下了深刻的記憶，實實的刻在了他的心版上！

× × ×

南嶽衡山！——

衡山週八百里，有七十二峯，主峯「祝融」，高一千二百九十七公尺——「祝融殿」孤立峯頂，鐵瓦石壁，雄偉絕倫！

時令入秋，這附近的楓樹葉都變了顏色，像是黃色，却又有些兒紅，山風過處，散發出一片悉瑟之聲，波伏而起的叢葉，有如萬馬奔騰，更像是上潮時那陣子急滾的潮水！

如果你是一個目睹者，你的感覺絕不僅限於一個「美」字，那是雄偉，壯觀，融合了天地之間的鍾靈氣息，那是自然界的一種「奇跡」，它是那麼强烈意態的震撼着你，吸引着你，而又迷惑着你！

然而，如果你僅僅只是一個凡夫俗子，情形可就又另當別論了。

話可又得說回來，如果你眞是一個「凡夫俗子」，你也就絕無此雅興，絕無此勇氣，而翻越叢林；來到此「祝融」一峯了——

就像這位先生吧，他就獨自個兒的來到這裏很久很久了——大概是「日出」以前到的，此刻却已是「日上三竿」，身處在四週濃密的樹林子裏，對於日光的感觸是敏銳的！只須注視着遍佈於地面上那些類如蛛網也似的綫條，你即能達到心情上自然的一種「開朗」與「和諧」！

於是，你就有機會開始靜下來，從事於一項思索，或是一種自我的檢討！

這個時候，無論你從事什麼，都會有益於身心，你會感覺到，很有收穫！很值得！

這個人——四十七八的年歲，白淨的面皮，一身寶藍衣衫，眉清目秀，神凝氣和——

只要你向他瞄上一眼，你就會立刻體會到他絕不是一個普通的人——如非飽學之士，也必屬當世一個奇人！

事實證明，果然如此！

當他打開了手裏那個長形的布包兒，現出了那口飄有杏黃劍穗的青鯊皮長鞘；而略呈弧形的長劍時，他的身份已經暴露了！

原來他就是當代極負盛名的一位劍士——「終南劍客」夏平江——在能人輩出的武林江湖裏，能够爲各方所矚目，突出同儕，而被公認爲當代最傑出的人物，掐遍手指，數遍了江湖，不過只得二十一二人而已，這個數字的確太稀少一點了——

「終南劍客」夏平江居然就是這少數人士當中的一個，當知其身份之迥異，劍術高超境界之一斑了！

這個地方太妙了！

四週圍生滿了楓樹，一條畢直的通道直達「祝融殿」，就在這座「祝融殿」前面十數丈處，竟設有這麼一塊方圓里許的平地，這裏獨攬江山之盛，巧奪天地之妙，登立此峰，居高臨下，那白雲伸手可掬，眞個的「飄飄乎羽化而登仙」，踏遍洞庭南嶽此峯之最稱奇妙，實係不爭之事實了。

「終南劍客」夏平江獨個兒展示了一下他那口劍，遂即又收回到鞘裏！

這時候却由三四不同的登山山道處，忽然上來了三個人——

一個面相清奇的全眞道人。

一個白髮皤皤的老人！

一個風度翩翩的長身少年！

在時間上，似乎是不着先後，三個人同時抵達，但在脚步上，顯然却有快慢之分。

道人第一，老人第二，那風度翩翩的少年，却跑了個第三——

由於山道的崎嶇長短不同，差別甚大，就算是三個人商量好，同時起步，却也不能以此來衡量何人輕功爲佳，第一個到的不見得果眞就是他輕功最好，最後到的那一個，也不見得就是輕功最差！只是有一點可以證明的；那就是三個人的輕功俱都不差！

非但「不差」，甚至於簡直可以誇口俱都當得上輕功一流身手！

只看着這老少三個人面不紅氣不湧，那種神態自若的形像，都可猜想到此三人非但是輕功一流，即使其它方面的功力，也必屬極見傑出！

三人彼此抱拳一笑——那道人目光一掃，看見了先來的藍衣文士，呵呵笑道：「貧道等三人只當是來得最早了，想不到夏兄更是佔先一步，幸會幸會！」

被稱爲「終南劍客」夏平江的藍衣文士站起抱拳道：「鐵肩道兄久違了，小弟日出之前即已先來，無非垂戀南嶽之景象，心仰日出之盛景而已！」

白髮老人聆聽至此，呵呵一笑道：「夏兄眞個雅興不小，老朽早已聞祝融日出之盛，原也同夏兄抱有一樣心情，不知半路遇見了牛鼻子與我瞎扯淡一通，後來又見了『青冠少俠』，三人結伴而行，邊談邊說，可就把時間給耽誤了！」

被稱爲「牛鼻子」的道人，乃係來自巴蜀的「赤眉道長」，遠看倒不甚顯著，近看他那雙眉毛，確實够紅的！諦聽之下，道人獰笑一聲，反唇道：「朱老頭你少撇清吧，你那點鬼心思，瞞得過別個，却瞞不過我，赫赫，道長也不與說破，咱們往後瞧吧！」

白髮老人姓朱名農，亦是身列爲海內二十七奇人之一的傑出之士，人稱「一掌飛星」，這個綽號得自於他所擅長的獨特暗器打法！

至於那個翩翩風采的長身青年，正是前文所曾提及的「青冠客」鄧雙溪！——這些人俱都是爲應「五柳先生」之邀，來此參與三年一度的盛會！



前文亦曾提及參與此會的宗旨——也就是說，這場盛會裏，各人要憑藉所學，互相較量一番，公推出一位領袖天下武林的人物！

當然，有此見地，這些人來的意圖也就至爲明顯了。

這類人士各懷絕技，有的平素遊戲人間，突梯滑稽，有的深沉固執，不喜多言，總之，凡是來到這裏的人，都絕非簡單人物！

這附近散置着數十座石磚，各人擇其一，紛紛落座。

「終南劍客」夏平江目光向着「青冠客」鄧雙溪一轉，微微笑道：「老弟台英雄出少年，愚兄近年聽說青城武功，老弟已盡得精髓，此番前來，料必是大有可爲了。」

夏平江就年歲上看來，實較鄧雙溪要大上許多，但言談之間，却並不以前輩自居，可見其涵養修爲，再者以此而衡量，「青冠客」鄧雙溪實亦非等閒之輩了。

諦聽之下，「青冠客」鄧雙溪抱拳一揖道：「鄧前輩對區區在下之誇獎，實在是愧不敢當，倒是前輩之劍術已深入至高堂奧，在下對前輩之精湛造詣，欽佩之至，極望能够得前輩指示一二，必當收益不淺！」

「終南劍客」夏平江諦聽之下，呵呵一笑，說道：「老弟台這麼說，可就實在不敢當了——」

一旁的「赤眉道長」聆聽至此，由鼻子裏「哼」了一聲道：「小子嘴甜的很，只怕有些個口是心非吧！」

「青冠客」鄧雙溪面上一紅，微微向着道人抱了一拳，冷笑道：「道長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赤眉道長「哧！」的一笑：「大家的招子都不含糊，沒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小兄弟你要是眞的以爲技不如人，今天你也就不會來了，是不是？」

「一掌飛星」朱農赫赫一笑，道：「這麼說，牛鼻子你定然是心存必勝的把握才來囉？」

赤眉道長挑動一下紅眉，怒視着他冷冷的道：「朱老頭你不要老跟我過不去，你那一掌飛星的絕技，固然是自鳴得意，嘿嘿！道爺我却是並不曾看在眼睛裏，等一會道爺定然要向你請教一二！」

朱農呵呵笑道：「不敢，不敢，朱某只是會嘴皮子，一說到講打的時候，可就只有裝孫子的份兒了，老道你千萬可以當眞，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赤眉道長生就的火爆性子，被「一掌飛星」朱農眼前這麼的一激，頓時火冒三丈。

——只見他霍地由石磚上站起，大聲道：「朱老頭太也可惡，來來來……道爺等不及衆兄前來，這就先要請教請教，看看你到底有什麼了不起的高招。」

一面說，道人右手五指聚力，看來就像是要向朱農一掌擊出。

一旁的「終南劍客」夏平江忽然阻止道：「赤眉道長請了——還請稍安勿躁的好！」

赤眉道長那隻原將探出來的手，在聆聽到夏平江的勸阻之後，強忍怒氣的緩緩收了回來——

「夏兄既爲朱老頭緩頰，貧道倒不好出手了！」他一面說時，那雙被怒血亮紅了的眼睛，狠狠的看向朱農：「等一下諸兄到齊之後，貧道一定要向你討教！」

朱農嘻嘻一笑：「牛鼻子——你可眞是一張紙畫個鼻子——好大的臉，老夫恭維客氣幾句，你却當成了眞，豈以爲我就眞個的怕了你不成？」

赤眉道長頓時漲紅了臉，正要發作，「終南劍客」夏平江搖搖手，微笑道：「二兄毋須爲此些許小事爭持不下，今日之會，正是龍虎風雲際會，以小弟推想，只怕五柳先生今年再想保住不敗，勢將萬難了！」

這幾句話一經說出，在場各人俱不禁都爲之吃了一驚。

赤眉道長翻着他那一雙紅眼道：「怎麼！夏兄莫非聽見了什麼新鮮的消息？」

夏平江微微一笑：「我想二兄應該有所耳聞，今年五柳先生請柬之內，似乎多了兩個人！」

「多了兩個人？」

「一掌飛星」朱農似乎怔了一下：「……這個老夫倒是不知！」

赤眉道長翻着一雙紅眼道：「多了那兩個人？——噢！莫非是早已落髮爲僧的任秋蟬這個老和尚，終於被說服，也不甘寂寞了？」

「終南劍客」夏平江搖搖頭：「不是！不是！」

朱農道：「是了——這麼說莫非是任老頭那個死對頭『野鶴』崔奇出來了？」

「也不是！」夏平江冷冷一笑：「二兄的腦子裏，莫非只認識幾個過去的舊人？須知『長江後浪推前浪，一輩新人換舊人』，嘿嘿，如今江湖武林，很出了一些傑出青少年人物——」

一說到這裏，他那雙眸子向着一旁的鄧雙溪一掃，微微一笑又道：「就拿這位鄧少俠來說，他的蜚聲武林，豈非不是這兩三年的事情麼？」

微微一頓，他遂即接下去道：「——以此而思，如今的年輕人，大是不可輕視，我這麼一說，二兄當可知道大概是什麼人了吧？」

朱農皺了一下眉，吟哦的道：「年輕……人？」

赤眉道長轉向鄧雙溪道：「老弟台——你可知是誰麼？」

「青冠客」鄧雙溪點點頭，面上神色忿忿的道：「二位如果連這兩個人也不曾聽說過，實在未免太孤陋寡聞一些——」

夏平江嘻嘻一笑道：「這麼說——鄧少俠對此二人料必是有耳聞了？」

鄧雙溪冷冷一笑道：「豈止是有所耳聞，簡直是『如雷灌耳』——不過在下倒是不知道五柳先生竟然也對此二人分別發出了邀請函柬！」

朱農皺了一下眉，實在是想不出來是誰，只是看着鄧雙溪發愣——

鄧雙溪哼了一聲道：「朱老莫非連『向陽君』這個人都不曾有所耳聞麼？」

「向陽……君？」朱農仰頭思索着，吶吶道：「噢——我好像是聽說過有這麼個人！」

一旁的「赤眉道長」冷笑一聲道：「老弟說的這個人，敢莫是如今三湘地面上繪影圖形，意圖捉拿的那個殺人大盜？」

鄧雙溪點點頭，說道：「不錯，正是此人——」

赤眉道長嘿嘿一笑：「我當是什麼驚天動地，了不起的人物，不過是這麼一個角色——五柳老兒可眞是越活越回去了，連這類江洋大盜，竟然也致函相邀，哼哼，看來這天下眞個是沒有能人異士再好邀請了！」

「青冠客」鄧雙溪冷森森的笑了一聲：「道長你知一不知其二，不錯——這個向陽君果然是聲名狼藉之人，只是要論及此人那一身傑出武功，只怕在座……咳咳，這個在下可就不便說了！」

他雖然沒有說出來，可是言下之意實在已很明顯，一時之間，除了「終南劍客」臉上仍能保持着原有的笑容之外，「一掌飛星」朱農與赤眉道長二人，俱都大爲不忿——

赤眉道長登時由石礅上霍地站起來道：「你這話是怎麼說的？」

鄧雙溪抱拳道：「道長請暫息雷霆，在下還有後文不曾道出！」

赤眉道長說：「你說——」

鄧雙溪嘻嘻一笑道：「方才夏前輩曾談到五柳先生此次函邀了兩位年輕傑出之人，在下只不過說出了一個，還有一個未曾說出呢！」

朱農耐不住冷笑道：「你既然知道，怎不快說？快說快說！」

「青冠客」鄧雙溪抱拳道：「朱老稍安勿躁，在下這裏正要道出！」

一面說，他目光轉向「終南劍客」夏平江道：「前輩所指的另一個人，不知可是一個姑娘人家？」

「終南劍客」夏平江諦聽之下，點點頭道：「鄧少俠眞可當得上是見聞廣博，不錯，這個傑出之人，正是一位年輕的姑娘！」

「那麼，這個姑娘必然就是出身天山『冷魂谷』的畢無霜，畢姑娘了？」

「不錯，就是她！」

「畢無霜？」

「畢無霜？」赤眉道長一雙紅眼睜得滾圓滾圓的：「噢——這個姑娘，我倒是久仰了！」

一面說時，他的一雙眼睛瞇成了兩道細縫：「哦——哦——這倒是一件新鮮的事情！」

「終南劍客」夏平江道：「道長有什麼高見？」

赤眉道長神色驚惱的道：「夏兄豈能忘記，當年流傳江湖的兩句詩句——」

「道長說的是『天山代有傑人出，冷劍無情天下寒』這兩句流傳？」

「不錯！」赤眉道長神色凝重的道：「那『煉魂先生』當年退隱天山冷魂谷時，曾經發下狂言，有朝一日江湖上出現了『冷魂谷』的門人，也就是武林各派該遭刦難之時，貧道在巴山時，經接有署名畢無霜的一封函柬，告以不日將要請教我巴山派的不世絕功，是貧道由函柬結尾的一顆印記上察知有『冷魂谷』三個梅花小篆，始知這個署名『畢無霜』的姑娘，原來竟是天山冷魂谷的傳人——」

他好像被鄧雙溪的忽然一提，才突然觸及到「畢無霜」其人，而又由「畢無霜」這個姑娘的出現，想到了天山「冷魂谷」武功的可怕，總共不過瞬息間的差別，却使得這個言詞輕狂，目無餘子的狂妄道人，儼然判若二人！

他的威風似乎在一聽到「畢無霜」其名的一刹那，早已消失於無形，說聲一歇，「噤若寒蟬」！

緊接着那位看來與「赤眉道長」同樣狂妄的老人——「一掌飛星」朱農，也像是受到了無形的感染——

「哦——」長長的吐了一口氣，朱老頭神色凝重的道：「這倒是無獨有偶，老夫也曾經在年初之時，接到這同樣的這麼一封函柬——這個畢無霜姑娘，後經老夫多方的打聽，證實確實是天山『冷魂谷』的傳人——只是這位姑娘顯然並未依言踐約……實在是奇怪的很——」

「畢姑娘絕非是失信之人！」終南劍客夏平江微微一笑道：「夏某人也不例外，同樣收有二兄所謂的那麼一封戰書，如果夏某沒有曲解這位姑娘的原意，今日此刻，實在也就是畢姑娘踐約之時！」

「啊——」赤眉道長愕了一愕，忽然雙眉一分，重現盛氣的道：「夏兄說的不錯，看來正是如此了，好吧！就讓她來吧，道爺我就接她一陣，看看他們天山冷魂谷到底又有什麼胆敢睥睨武林羣雄的罕世武功？」

「終南劍客」夏平江微微一笑道：「道長放心，如果夏某猜的不錯，這位畢姑娘一定會來的！」

「青冠客」鄧雙溪冷笑一聲道：「那要看另一個人是否能來！」

赤眉道長追問道：「誰？」

「『向陽君』——金貞觀」，鄧雙溪徐徐的道：「如果他來，那位畢姑娘必然會來，如果他不來，看來畢無霜來的興趣就不會太大！」

赤眉道長挑了一下眉毛：「這是什麼道理？」

鄧雙溪冷哼了一聲：「有人說這位畢姑娘眼睛裏只有一個人才是她的對手！」

「誰？」

這句話顯然同時由朱農，赤眉道長兩個人嘴裏溜出來——

「向陽君——」鄧雙溪十分肯定的說出這個名字！

「豈有此理！」赤眉道長凌聲道：「這是什麼玩藝兒？——嘿嘿，道爺眞巴不得這個向陽君馬上就來，好讓我領教一下他到底有什麼驚天動地的本領！」

「終南劍客」夏平江輕輕一嘆道：「道長且莫要小看這個金貞觀，請恕夏某人說一句長他人志氣的話，這一男一女兩個年輕人的忽然出現，足可使武林易幟——你我這些昔日老手的存在，勢將都要面臨嚴重的考驗，那就是優勝劣敗，適者生存了！」

他平和的語氣，凝重的神態，慢條斯理的說出了這幾句話，更使得聽者在諦聽之下爲之猝然動容！

夏平江微微一笑——他的修養似乎已經達到了「斧鉞加項而不變其色」的地步



，如果武功與修養相輔有關，那麼由此似可證明這個夏平江的武功必然也高出在座諸人許多了！

「今日夏某人早來了這『祝融峯』片刻，觀查了一下地氣，」夏平江繼續的道：「……發覺到這片峯頭赤氣瀰漫，從而想到今日之會，勢將有異於往年，只怕有失五柳先生所提倡的『以武會友』之宗旨……嘿嘿！這件事只怕有些不妙——」

話聲一頓，他目光一揚，又道：「有人來了！」

各人隨着他目光望去，即見正前方通向峯頂的主道上陸續的上來了三男一女。

三個男的，看起來俱都很有一把子年歲，一個是身揹大笠，一身莊稼人打扮的老漁夫，一個是青皮少肉，雙顴高聳的瘦高老文士，另一個却是大腹便便的矮胖華服老人……

至於那個唯一的女人，却是一個方項平眉的華髮老尼姑！四個人簡直可以說得上是完全不同典型的四種身份，却偏偏結爲一道，稱得上奇怪之事！

雙方俱是舊相識，老遠的彼此一打招呼，紛紛趨前寒暄——

自然，能得「五柳先生」函邀，得登祝融之人俱是一方之俊，大非等閑之輩，所來四人亦不例外！

走在最前面那個面色黝黑的漁夫模樣老者，姓谷名楓，世居江漢，人稱「老漁人」，乃是內家「鐵琵琶門」如今僅剩的唯一傳人！

那個看來「青皮少肉」雙顴高聳的老文士，却是名噪「陝南」，人稱「南嶺一鷗」的尙萬近，此人以一身傑出輕功傲視武林，稱得上是個中翹楚，至今尙不見有什麼人能在輕功一道上能出其右！

再後面那個大腹便便的矮胖華服老人，却是家財萬貫的武林巨賈，人稱「黃金如來」的左胖子左大莊！

左大莊說起來雖然是一個善於理財的市賈，但是難得的是此人精於武功，所練「莽牛氣功」亦稱得上個中翹楚！鮮有人能在這門功力上與其匹敵！既蒙五柳先生邀聚，當然這些人都絕非凡士！

最後談到那個老尼姑，却是來自西崑崙「放鶴庵」，人稱「無爲庵主」的老尼姑——

這些人素日散居天下，鮮有往來，如非得自五柳先生的柬邀，簡直難以聚集一起，彼此乍見，寒暄一通之後，紛紛各就散置面前的石礅坐好！

赤眉道長目注四人道：「我等平素甚難一見，說來却是該感謝主人寵召——」

「老漁人」谷楓呵呵一笑道：「說曹操曹操就到，各位請着——主人來了！」

大家聞言，順其手指處看去——是時朝陽一片，正照向青葱翠嶺，即見曲盤山腰的羊腸小道之間，行走着一人一騎——

一個青衣小僮手拉着一頭全身黑毛的小驢，却在那頭小毛驢的驢背上，側身坐着一個紅衣散髮的老人！

彼此距離甚遠，難以看清那紅衣老人的模樣如何！只是那一頭皤皤白髮，與對方飄洒在胸前的一部五柳長鬚却是極其醒目，也就不啻說明了主人的身份！

各人看在眼中，俱都甚感興奮！

「黃金如來」左大莊呵呵一笑，忽然皺了一下眉道：「這是怎麼回事？莫非外傳主人翁玉體見安之說是眞的不成？」

「老漁人」谷楓一笑道：「自然不會是假的了，不過看起來却也不像傳說的那般嚴重，各位請看他的腰幹還能挺得這麼直，即可想知與傳說的中了『風毒』大是不符！」

來自西崑崙「放鶴庵」的老尼「無爲庵主」聽到這裏，冷哼了一聲道：「谷大俠這麼說，顯然是忘記了五柳先生深湛的醫術！」

頓了一下，這個老尼姑冷着一張三角形的尖臉，繼續道：「據貧尼所知，天下只有兩個人，能够醫治這種絕症，其中之一就是五柳先生本人！」

赤眉道長怔了一下，說道：「另一個呢！」

「無爲庵主」冷漠的看了他一眼：「另一個各位自然也不陌生，那個人就是早已退身武林，一心侍禪的『靜虛』老上人——阿彌陀佛——貧尼幾乎有十年不曾聽過這位師兄的消息了！」

佇立一旁的「青冠客」鄧雙溪聽到這裏，忽然冷笑了一聲，緊接着發出了一聲浩嘆！

「無爲庵主」偏過頭看了他一眼，那張三角臉上，就像是罩下了一片秋霜：「鄧少俠何故不屑，敢莫是老尼言語有所冒犯不成？」

鄧雙溪聳了一下肩頭，黯然一笑：「庵主不要誤會，在下只是聽了庵主的話，衷心有所感動而已！」

老尼姑目聚稜光，冷冷一笑：「貧尼乃是有幸與那位『靜虛』上人同屬佛門中人，加以當年曾有過道義之交，故此乃發故人之思，此乃人之常情，鄧少俠你這番感傷，似乎略嫌多餘，却是大可不必！」

「哼！那可不見得……」鄧雙溪冷冷的一哼，說道：「庵主是道義之交，在下師門却是與這位前輩亦有交往，念及此老的身遭不測，自然有所感傷，這也使不得麼？」

此言一出，各人俱都情不自禁的吃了一驚！

十數道目光，幾乎同時之間俱都向着鄧雙溪身上聚積過來！

最稱驚訝的却是眼前這位來自西崑崙的老尼「無爲庵主」！

諦聽之下，即見她霍地自位子上站起來，一雙三角眼裏銳光畢露，「你……爲什麼？身……遭不測……？莫非靜虛師兄他……？」

「庵主顯然還不知道！」鄧雙溪冷冷一笑：「這位昔日的武林名宿，今日的沙門高僧，早在月半之前，已經圓寂了！」

「啊——？」

同時發出興嘆的，顯然不止老尼姑一個人，只是「無爲庵主」顯然較諸其他各人表現得更爲激動而已！

「你說什麼？」老尼姑雙眼發直的道：「這是眞的？……你怎麼知道的？」

鄧雙溪輕起左手，把老尼姑緊抓着自己的一隻手，用力的推開，一面冷冷的道：「自然是眞的，庵主先請勿要過於激動，在下才好有下文稟告！」（未完）

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在百花山莊，王平等除了紅衣殺手及仇總管後，楚小楓也在一舉間制服了百花莊主，楚小楓原擬在百花莊主口中迫問一點內情，但那百花莊主只是一名傀儡，只知奉命行事，莊中最高負責人却是他的妻子，然而他的妻子此時却已率衆逃去，只留下一杯毒酒和一把短刄，留書要百花莊主自戕，百花莊主自忖難逃死刦，遂飲毒死去，楚小楓下令搜索，除少數金銀財寶外，並沒一點有用綫索，楚小楓命人帶來石七，携着搜來的財物，着他隨便要一些，石七聞言一怔，不敢置信地問可是眞的——

## 揮劍破方陣　大意落籠牢

楚小楓笑道：「此時何時，此情何情，我爲甚麼要騙你。」

石七道：「公子，我……我……」

楚小楓接道：「本來，你可以跟着我們走，但我們以後還會和他們碰頭，再見到你，他們決不會放過你，倒不如取些金錢，找一個安全的地方，埋名隱姓過一生安適生活吧！」

石七道：「公子大仁大德，小的是沒齒不忘，不過，我相信，他們還是不會放過我。」

楚小楓道：「自然不會，但你在他們之中，也不是很重要的人物，他們不會放過你，但也不會用很多心力去找你，只要你走遠一些，保住後半生的機會很大。」

石七突然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對楚小楓叩了一個頭，道：「小的現在才看清了好人，壞人，君子，小人，原來有這麼大的一個分別。」

楚小楓道：「拿些金銀去吧，現在，他們還沒有時間找你，借機會遠走高飛，去吧！」

石七取過一筆金銀，轉身而去。

望着了石七的背影，王平輕輕吁了一口氣，道：「公子，眞的就這樣放他離去麼？」

楚小楓道：「他作了不少的壞事，對麼？」

王平道：「不錯，這個人，是那羣殺手中最壞的一個。」

楚小楓道：「王平，冥冥中，自會有一股天道力量，他逃不了的。」

王平低聲說道：「公子，咱們現在如何行動？」

楚小楓道：「現在，想法子帶足金銀，這些不義之財，不要白不要，帶上這些金銀之後，立刻撤出百花莊。」

王平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望望身側的成方，華圓，楚小楓緩緩說道：「你們找找看，他們這裏甚麼地方養有鴿子。」

成方，華圓，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遣走了成方，華圓之後，楚小楓緩步行入了一座臥室之中。

那是一間佈置的很豪華的臥室，鴦帳金鈎，綾被鴛枕，白綾幔壁，黃毡鋪地。

楚小楓四顧了一眼，緩步行到了一座木櫃前面。

隨手打開了木櫃。

木櫃中都是衣服。

楚小楓撥動衣服，果然找到了一個門戶。

木櫃底下，有一個翻起的木㭒，直向下面通去。

那只是可容一個人通過的洞口。

片刻之後，王平等帶着人行了回來。

成方、華圓，各自帶了一隻鴿子，行入室中。

楚小楓笑一笑，指着地下的洞口，道：「他們就是從這個地方逃走的。」

王平道：「這地方能走幾個人，這座百花莊，似乎是人數不少。」

楚小楓道：「事情很明顯，他們早就準備了撤走的路綫，只要一聲令下，或是一個暗號，他們就可以立刻撤走了。」

王平道：「公子，難道他們早就準備撤走了？」

楚小楓歎息一聲，道：「厲害處，也就在此了，咱們還一直認爲自己很精明，人家早就計算好了，仇總管的埋伏，項莊主的出現，都不過是人家爭取時間的一部份，這證明了，他們還是很早就得到了消息。」

王平道：「公子，咱們要趕緊追啊，看情形，他們不會走的太遠。」

楚小楓微微一笑，道：「追也來不及了。」

王平道：「公子，是不是已經成竹在胸了。」

楚小楓答非所問的道：「現在，咱們可以走了吧。」

王平道：「可以了。」

轉身向前行去了。

楚小楓緊隨在身後，直出了百花莊。

一出莊門，楚小楓立刻搶在前面帶路，把幾人帶入了一座山林之中。

楚小楓四顧了一眼，突然舉步行到了一片草叢之中，取出了幾套顏色陳舊的衣服，笑道：「大家都換上舊衣。」

楚小楓似是早有準備，很快的把隨行之人扮成了各種不同的身份。

楚小楓仍然帶着成方，華圓，當先而行。

王平等分成三股，各自穿着不同的衣服，不同的身份，有幾種暗記，維繫着彼此連絡。

楚小楓扮作了一個中年落第秀才，成方，華圓，扮作了兩個村童。

楚小楓仍是心有所本，每走了一段時間，都停下來看看。

這一口氣，走了有十幾里路。

行程很奇怪，一直在繞着獨山轉。

大部份，都走在荒草，亂石堆中。

這時，正行在了一個山谷口處。

獨山並不太大，而且，形勢也不險要，而且，獨以產玉著名，山中有不少採玉的工人。

這片山谷中，正是產玉的重要地方之一。

所以，谷口處，有很多工人搭建的房子。

但此刻，很清楚，所有的工人，都在谷中工作。

楚小楓發覺那記號，竟然直向谷中指去。

谷口處，隱隱可以聽到谷中的開山擊石之聲。

成方，華圓，很快的跟了上來，低聲道：「公子，有甚麼可疑之處麼？」

楚小楓道：「照記號的指示，他們似乎是進入這座谷中去了。」

成方道：「公子，爲甚麼不進去瞧瞧呢？」

楚小楓道：「這谷中是獨山玉場，現在似乎是正在工作，照說，百花莊的人，不應該撤入此谷。」

成方道：「小的看過地形，照說，百花莊距此不遠，但他們都繞了一大圈，才到了這個地方，也許，這是他們早作的佈置。」

楚小楓點點頭，道：「不錯，表面上看去，這地方一點也不隱密，事實上，這山谷中很安全，沒有人能逃開兩側的工人監視，這是一個陷阱。」

成方道：「對！一個陷阱。」

楚小楓道：「不管是不是陷阱，咱們也得進去瞧瞧。」

成方道：「我陪公子進去，華圓留在洞口等他們。」

楚小楓道：「既是無法保護隱密，咱們就這樣進去吧。」

就在兩人進去不久，兩丈外一座竹屋的房門，忽然大開。

一個人影，像怒矢一般直撲出來，寒芒如電，直襲華圓後肩。

華圓霍然轉身，揮出一劍。

噹的一聲，一把牛耳尖刀，被華圓一劍震開。

執刀的也是一個年輕人，不過十六七歲的童子，穿着一身灰色的勁裝。

衣服和山石顏色一般，一旦伏在山石中，就很難瞧得出來。

灰衣童子一擊不中，立刻由懷中取出一把短劍。

刀，劍交錯，展開了快攻。

他好像擔心華圓喝叫，所以想快速的攻勢，殺了華圓。

那知華圓並未呼叫，只是緊守門戶，守多攻少。

事實上，華圓心中明白，這周圍有很多的竹屋茅舍，很可能隱藏了不少的人。

如若他一劍殺死這灰衣少年，必會招致來更多敵人的圍攻。

所以，他不急於求勝。

何況，王平等一行人，很快會到。

雙方搏鬥了三十餘合，仍然保持着一個不勝不敗的局勢。

還是灰衣人忍不住開了口，道：「好小子，你倒沉得住氣啊。」

華圓笑一笑道：「那是因爲你那兩下子太差了，用不着在下叫人帮忙。」

灰衣少年道：「哼！現在，你就算叫他們，他們也回不來了。」

華圓道：「不用他們回來，我收拾你只不過是舉手之勞。」劍勢一緊，展開反擊。

這一攻，華圓全力反擊，劍勢快如閃電，攻勢銳厲異常。

灰衣少年原本很凌厲的攻勢，突然間頓挫下來，勉強接下五劍，第六劍就被華圓刺中咽喉，立刻倒地死亡。

一劍刺死了灰衣少年之後，華圓平劍橫胸，凝神待敵。

他自己早有估計，認爲殺了這個灰衣少年之後，立刻會遭到圍攻，那竹舍，茅屋之中，定然湧出很多的人來。

但事實上，却大出了他的意料之中，竹舍，茅屋中竟然沒有一點動靜。

等了片刻，華圓突然高聲說道：「你們聽着，大家已然已經亮了傢伙，照了面，也用不着再藏頭露尾。」

一連呼叫了數聲，不聞有回答之聲。

他年紀不大，但却有了相當豐富的江湖經驗，和機智，並沒有向竹屋，茅舍中搜索，反而選擇了一個山壁的死角，就算是再有强敵來攻，也可以減少後顧之憂。

他年紀雖小，但處事却膽大心細，從容，謹愼。

再說，楚小楓帶着成方，進入山谷，深入十丈左右，轉過一個彎子，景物忽然一變。

只見兩側的崖壁，分佈了四五十個工人，執着鐵錘，鋼鑿，不停的擊石開山。

金鐵和山石相擊，發出震耳的鏘鏘之聲。

看到了楚小楓和成方，倒有一半工人放下手中工具，把目光投注在兩人身上。

楚小楓低聲道：「小心一些，這些工人，十分可疑。」

成方點點頭，運氣戒備。

突然，兩個工人執着鐵錘迎了上來，道：「兩人是……」

楚小楓接道：「遊山玩水的，信步至此，打擾了諸位工作。」

那工人笑一笑，道：「兩位好興緻，不過，到這裏就要止步了。」

成方道：「爲甚麼，這好像不是禁地啊。」

那工人道：「不是禁地，不過，再往前走，就是咱們存放玉石的地方，外人不便過去，這倒請兩位多多擔待了。」

成方笑一笑道：「朋友是……」

那工人道：「在下李遠，是這裏的工頭。」

成方道：「原來是李工頭，失敬，失敬。」

李遠道：「不用客氣，後面有玉之處，只不過幾間茅屋，這地方除了產玉之外，是一片窮山，談不上甚麼風景，兩人想看看麼，只好瞧瞧開玉的工作了。」

回頭看看楚小楓，並無阻攔之意，成方的膽子一壯，道：「李工頭，大白天的，咱們就算手脚不乾淨，也不會拿這麼重的要命的石頭，但咱們既然進谷，到後面瞧瞧，總是應該的。」

李遠道：「小兄弟，這個很難通融，兩位最好死了這條心。」

成方道：「這地方有沒有王法？」

李遠道：「有啊，咱們是安善的居民，自然是要守王法了。」

成方道：「那就好，這地方既有王法，大概咱們就可以進去了。」

李遠冷冷道：「小兄弟，你年紀不大，脾氣倒是倔的很啊！」

成方道：「好說，好說。」

李遠道：「不能進去。」

成方道：「你不是守王法的人了。」

李遠冷笑一聲，道：「就算不是吧，兩位可以死了心啦。」

成方哈哈一笑道：「咱們走過地方不少，也見過一些市面，這片小小的山谷，也難道還眞能把咱們唬住不成？」

李遠道：「兩位如是一定要進去，只有一個法子。」

成方冷聲道：「請指點指點，有什麼法子？」

李遠道：「把我們殺了。」

成方道：「殺了，這成什麼話，咱們又不是殺人的兇手。」

李遠道：「如若你們要進去，偷走了我們的玉石，那比殺了我們還要厲害。」

成方哈哈一笑，道：「李工頭，這是撒賴，在下看的多了，諸位是就這樣想攔阻咱們，只怕會失望的。」

李遠臉色一變，雙目露出了兇光，冷冷說道：「這辦法也不成，在下只好用最後一個辦法！」

成方道：「哦！最後一個辦法，又是什麼了？」

李遠道：「最後一個辦法，那就是在下殺了你們。」

成方道：「這才是諸位心中的如意算盤，不過，這中間，要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那就是諸位要有殺我們的辦法。」

李遠道：「殺人，好像不是一件太難的事，咱們雖然沒有殺過人，但舉起鐵錘敲下去，咱們還是會的。」

成方笑一笑，道：「只怕那一錘敲的不好，會丟了自己的老命。」

李遠冷笑一聲，道：「咱們不過是打石工人，命也不會很値錢，只怕萬一傷了兩位爺們，那時……」



楚小楓冷冷說道：「諸位的戲，演完了吧？」

李遠冷冷說道：「還沒有，兩位只要不肯退出山谷，咱們就這樣演下去。」

這時，所有的打石工人，都放下了工作，緩緩圍了上來。

楚小楓神情冷肅，說道：「成方，給我殺。」

成方應聲出劍。

寒光閃動，鮮血濺飛，立時有兩個走在最前面的工人，倒了下去。

成方出劍太快，快的兩個工人來不及舉起手中的鐵錘封擋。

但這兩劍，也殺出了一個名堂，所有的工人，立刻四下移動，擺出了一個拒敵方陣。

陣勢有條不紊，顯然是經過了嚴格的訓練而成。

成方冷笑一聲，道：「狐狸終於露出了尾巴。」

右手一抬，又刺出了一劍。

兩柄鐵錘，同時飛了起來。

嘡的一聲，封開了長劍。

同時，方陣也開始轉動。

成方笑一笑，道：「諸位原來都是老手。」

長劍一擺，向前攻去。

但見寒光流動，響起了一陣金鐵交鳴之聲。

成方劍勢快速，片刻工夫，已經攻出了四五十劍。

但他仍然在原地方。

這些工人的武功，雖然不算太高，但他們陣勢的移動却很快速，人接人，錘接錘，所以，成方攻了數十劍，仍是無法向前推展一步，也無法傷到任何一個人。

楚小楓一皺眉頭，說道：「成方，退開！」

成方收劍而退。

楚小楓緩緩拔出長劍，迎了上去，冷冷說道：「你們聽着，你們這陣法不錯，但你們的武功等級，却是九流脚色，我不想殺你們，最好你們讓開些。」

這時，李遠正站在方陣中心，厲聲說道：「螞蟻多了咬死象，你們兩個人，就算是三頭六臂，也未必能闖過方陣。」

楚小楓道：「好！不教而殺爲之卑虐，如今，我已經把話說明白了，不肯讓路，別怪我劍下無情。」

右手一抬，呼的一劍，劈了出去。

兩柄鐵錘，橫裏飛來，嘡的一聲，震開了劍勢。

楚小楓冷冷說道：「看來，諸位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了。」

說話之中，長劍已然收回攻出，連續攻出十二劍。

這十二劍，幾乎是連成一劍擊出。

遠遠的望去，只見光影閃動。

四個工人倒了下去，都是齊腕斷了右手。

原來進退有序的方陣，也因這四個人的受傷，受到了阻碍。

成方借機揮劍，攻了過去。

劍招伸縮，片刻又刺傷五人。

整個的阻敵方陣，忽然間崩潰了。

成方的劍勢，更顯然凌厲，片刻之間，又傷了十餘人。

四十幾個人，被傷了一半。

這一陣激烈的刺殺，不但殺傷對方的人，也殺消了那些人的勇氣。

餘下的人，全都停下了手退到一側。

楚小楓傷了四個人後，阻滯了對方陣勢的變化之後，就未再出手。單是成方這一支劍，在拒敵方陣受阻之後，就殺的那些工人，人仰馬翻。

楚小楓低聲道：「成方住手。」

成方停下了手，平劍當胸，當先向前行去。

楚小楓早已還劍入鞘。

數十個工人，雖然還執着兵刃，但却沒有一個人，再敢出面阻攔。

楚小楓很快的進入了谷中。

只見十幾間茅舍，搭連在一處。

兩面山壁夾持，後面是一片林木！

其中有四五間茅舍，門窗未閉，可以看到茅舍中堆積了不少的石塊。

成方低聲道：「公子，那裏面，好像都放的是石頭。」

楚小楓嗯了一聲，直向一間茅舍中行去。

室中除了堆積的石塊之外，好像別無他物。

成方仔細查看了一眼，道：「公子，都是石頭。」

楚小楓道：「成方，如若這茅舍之中，眞是石頭，那他們會不會不惜流血，阻止咱們進來。」

成方道：「不錯，看來，這中間，確有一些問題。」

楚小楓道：「一間一間的看。」

兩人一連看了六七間，都是堆積的石頭。

楚小楓暗暗數了一下，這茅舍合共十二間，每一間，都有獨自的門窗。

如若只是存放着石頭，實在用不着這樣搭建。

成方也感覺得出來。

所以他未再多問。

第八間茅舍的門，緊緊的關閉着，成方一推，竟然發覺門是裏面拴起來，不由精神一振。

他未再推門，却推開旁邊一扇窗子。

那窗子很容易被推開。

成方一彎腰，躍入石室。

石室中有一張床，床上睡着一個人。

那人似是睡的很熟，連成方打開了窗，躍入室中，這個人竟然還不知道。

成方未理會那個人，只是防着他的偷襲，先打開了木門。

楚小楓緩緩行了進來。

楚小楓回顧了一眼，發覺這地方，除了一張床之外，還有一張桌，兩張竹椅。

輕輕吁一口氣，楚小楓緩緩說道：「朋友，可以起來了。」

那人仍未作聲。

楚小楓冷笑一聲，道：「成方，找一碗水，把他潑醒。」

水缸就在旁邊。

成方拿起水瓢，滿滿一瓢水，潑了過去。

那睡着的人仍然沒有動一下。

這人的沉着，實在是已經到了泰山崩於前而目不眩的境界。

這樣沉着的人，只有兩種，自己不能動的人，或是死人。

床上那人，已經死了。

成方搬過來那人的身軀，只見他臉色蒼白，身軀僵硬，似是已經死了不少天。

成方道：「公子，是個死人。」

楚小楓道：「他知道自己非死不可，所以，跑回來，關上門躺在床上！」

成方道：「這情形說不通。」

楚小楓冷笑一聲，道：「到下面一間房子裏去瞧瞧。」

第九間茅舍，也在關閉着。

成方不再猶豫，飛起一脚，踢在了木門上。

木門被撞開。

裏面也放着一張床，也躺着一個人。半身蓋着被子，面內而臥，和第一間茅舍中一樣，連睡的姿態也一樣。

成方道：「哼！又是一個死人。」

伸手抓去。

楚小楓低聲道：「成方小心。」

成方縮回了手，改用劍，長劍出鞘，撥過了那個人。

是石七，果然已經死了。

他的前胸上，附有一張血箋，寫着背叛者死。

楚小楓心頭震動了一下，暗道：「三間茅屋，難道綠荷，黃梅，紅牡丹，也遭到了毒手。」

急急說道：「成方，快！到下面一間看看。」

第十間茅舍，也有一張床，不過沒有躺人，一個人盤膝坐在床上。

而且是個女人。

穿着一身大紅吉服，滿頭珠翠，玉花，打扮像個新娘子。

但偏偏在頭上，戴了一塊白布，白布垂在臉上。

大紅吉服，配上一塊白布，怎麼看也不調和。

楚小楓心頭一震，道：「成方，取下她臉上的白布。」

成方應聲出劍，挑起了那女人臉上的白布。

白布挑落了，但她的頭，垂的太低，低的無法看清楚她臉型。

但就可見的臉色而言，一片蒼白，很像也是死去的人。

楚小楓吃了一驚，道：「成方，小心些看一看，她是死人，還是活人！」

成方很小心，右手長劍平平伸出，直到那女人的下顎上，劍上用力，抬起了她的頭。

蒼白的臉色，緊閉的雙目。

放下臉吁一口氣，道：「公子，這個人，恐怕也已經死了。」

楚小楓道：「成方，你看她像不像綠荷她。」

成方聽得一呆，道：「綠荷姑娘。」

楚小楓道：「我是說，他們三個中的任何一個。」

成方道：「剛才，小的沒有瞧清楚，我現在仔細瞧瞧。」

伸手向那紅衣女人下顎托去。

那紅衣少女卻悄無聲息的一揚雙手。

錚錚兩聲輕微斷斷之聲，成方，楚小楓，同時失聲而叫。

紅衣女人，陡然出手，閃電奔雷一般的快速招法。

雙手發出了細微的毒針，楚小楓應聲抱腹而蹲。

成方的距離近，更是讓避不開。

紅衣女子一手點中了成方的穴道，另一隻手却也點中了楚小楓的穴道了。

只見她一躍而起，飛下木榻，格格一笑道：「你們兩個奸似鬼，也要喝老娘的洗脚水。」

舉手互擊了一掌，叫道：「妳們出來吧！」

簷下堆積的乾草分動，兩個女婢，飛竄而出。

紅衣女子已脫了下大紅吉服，露出了一身淡青勁裝，笑一笑，道：「春花，秋月，把兩人給我細起來。」

兩個丫頭早已經準備了索繩，牢牢的把兩人給綑了個結實。

勁裝女子，用濕巾拭去了臉上所塗上的白粉，露出來一張俏麗的臉兒。

望望楚小楓，笑道：「小伙子，你就是迎月山莊的莊主。」

楚小楓道：「不錯，這是區區在下，姑娘是……」

青衣女子道：「我麼……說我是項夫人也好，叫我八姑娘也好，你們想怎麼叫，就怎麼叫吧！」

楚小楓道：「項夫人，那是百花莊的夫人了。」

項夫人笑一笑，道：「聽說，你們把拙夫給殺了。」

楚小楓道：「咱們沒有殺他，但夫人留下了毒藥。」

項夫人道：「他服毒死了。」

楚小楓道：「大約是夫人的令諭下的很嚴厲，他好像不敢不服毒了。」

項夫人笑一笑，道：「總算不算太丟人，也不枉我陪了他好幾年。」

楚小楓道：「其實，他只不過是一個傀儡，夫人才是眞正的主事人。」

項夫人道：「不錯，可惜你明白晚了一些。」

楚小楓道：「夫人在前面兩間茅舍中故佈疑陣，使咱們疏於防範，致遭所乘，這一點很高明。」

項夫人道：「誇獎，誇獎，我這點小設計，還不算太錯吧。」

楚小楓道：「夫人，還有幾點不瞭解的地方，請予指導。」

項夫人道：「好說，看在你這股英俊的味道上，請說吧！」

楚小楓道：「夫人主持百花莊，很多年了。」

項夫人道：「不太久，只是五年左右吧了！」

（未完）

# 功效第一　銷量冠軍

THE ROYAL GOLD

寧神固本

紫金丹

主治：
風濕骨痛，機能衰退
腰酸背痛，工作過勞
夜多小便，貧血頭暈
病後失調，陰虛盜汗
功能固本培元，寧神
養陰，常服更可轉弱
爲强延年益壽，堪稱
功效第一之男性補品
由于紫金丹葯效超著
，用者交相稱頌，銷
量已躍居全港之冠。

永安公司　總批發 ☎ 5-223283
港九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H-445643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
盒巴南京街5號